

道藏精華第十六集之二
文山遯叟蕭天石主編

道德經名注選輯 (六)

自由出版社印行

道德經名注選輯六序

蕭天石

老子哲學，在形式上似無明顯之思想系統，實則極爲嚴整縝密，自宇宙論、本體論、以至人生論、智識論，乃至政治論、君學論，莫不有其一貫之條理體系。老子單提一「道」，卽以一道總賅萬事，總稽萬理，總領萬行，而圓融無礙。其宇宙觀，是道之宇宙觀；其人生觀是道之人生觀；因而其理想世界，亦可名之爲「道世界」，一切皆在道中行。由一道而演繹成其整個思想體系。至其所謂「德」，德者，道之得也。一切行爲上之德，皆道之所出：凡夫見二，聖人見一。老子之所謂道，其道不二，而又能涵融一切。正所謂「一微塵含大千界，大千界入一微塵」者是。且復有體有用，有本有末。就其體用言，卽體可以顯用，卽用可以原體；就其本末言；卽本可以窮末，卽末可以反本。以一枝葉扶蘇之樹喻之，其隱而不可見者，猶樹之根也；其本旨巍然而獨立者，猶樹之幹也；其散而肆應無方者，猶樹之枝葉也。究老子之要，貴先得其宗旨，握其根本，尋其系統，此是學者入門處。不然，如理亂絲，愈理愈紊，終不能有得！歷來研究老子者，不少人病在未能從其整個思想系統入手，故雖言之成理，而漫無綱宗；衍之成文，

而散無體系；故參究老子書，宜以「道」建立其哲學思想體系，道爲天地始，爲萬物母，宇宙間一切，唯道是從，唯道是立，故老子應可稱之爲「唯道主義」者。亦爲萬德萬行萬理萬法之綱宗。此爲參究老子者，應知之第一基本原則。

次須從五千言所揭示之原理原則中，參悟出其最高而又最基本之中心思想。本其中心思想以爲綱宗，如蜘蛛之作網然，由其核心直至四面八方，路路直達，有條不紊，且又可互連旁通，縱橫無礙。又如北辰之居其所，而衆星拱之，照臨萬方，而毋遠弗届。任何一大哲學家大思想家，均有其不變之基本思想與中心思想，本此而研究其一切學術文字，方不致有曲會有誤解，甚至因而產生矛盾。研究古典哲學如老子者尤然，因經文中有不少處滲入後世注文，或爲後人所依託附麗故也。老子以「唯道主義」建立其絕對不變之思想概念，而「道法自然」之自然法則，實爲其全書之神髓與神用；故其中心思想是「自然主義」，以自然立其「道」之客觀規律與法則，而宇宙間一切皆可一準自然所適」。有此基本思想與中心思想爲基礎爲骨幹，則一切問題方可圓融無礙，逐途皆通矣。否則徒事摘句標玄，斷章割義，則易失其經，甚至背道而馳；如此又何能得其「真老子」？韓非子顯學篇云：「孔墨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今之究老子者千百家，儒家解之謂之儒，法家解之謂之法，

縱橫家解之謂之權謀，神仙家解之謂之丹道；同時，道教解之則爲道教化老子，佛教解之則爲佛教化老子，禪宗解之則爲禪學化老子，帝王家解之則成爲了統治哲學。宗又衍宗，派又分派，萬千門庭，不起老子於九泉，其誰定之？參究老子者，如能以「自然主義」爲其中心思想，並貫通全經，則自可本末兼賅，體用無遺矣。此爲參究老子者，應知之第二基本原則。

研究老子思想，宜把握其「唯生主義」之哲學思想，實爲其最基本之基本理論。生之謂易，生生之謂道。道者，生之體，亦生之用也；捨生則無以爲道，不生則天地或幾乎息矣。老子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及其「天地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與「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又曰：「道生之，德畜之，勢成之？」通貫全書，無不以「生」爲其道之中心思想，而亦以「生生無息」爲其宇宙天地萬物生成之進化史觀。亦即是說：其宇宙史觀爲唯道與唯生之宇宙史觀，而其歷史觀與自然史觀，莫不以「唯生主義」爲其中心思想。後世丹宗與神仙家中之重「長生久視」者，其養生、養性、養心、養命之理論重點，概以「生」爲其中心思想；捨「生」無以見易，亦無以見道。此爲參究老子者，應知之第三基本原則。

研究老子哲學，數千年來無人能指出其「無元論」之哲學思想，爲世界上有史以來

迄未有人提出之整體「哲學原理」，且爲具有絕對性之本體論之特定名詞。盡人皆知在哲學史上，有一元論、二元論、多元論，而老子特指出宇宙天地萬物之始生，起源於無，由無而生有，有有卽有一，有一卽有二，有二卽有三，有三卽有萬。如云：「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天地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最後，有復歸無。由無生有，有復歸無；循環不已，周行不殆。老子以無爲體，且亦以無爲用；且其爲無也，先天地生，復能生天生地生萬物；故無爲生生之母，而非寂滅體。其宇宙觀、人生觀、歷史觀、三世觀，莫不可以「無」貫通之以爲體用。有無之對立爲二元論，而有無之統一，卽二元對立之統一爲一元論。由二生三，衍而至萬，爲多元論；多元之統一，卽萬復歸一，故老子重得一抱一，冥一復歸於無；萬物出於無有，而入於無有；故終始皆可以「無」爲體用。如言體則曰無體，言用則曰無用，言爲則曰無爲，言治則曰無治，言知則曰無知，言事則曰無事，言行則曰無行；推而至內聖外王與聖功神化，莫不可概舉而納入於「無元論」之範疇中（詳參道德經聖解），而一以貫之。此基本原理，由其宇宙史觀，推而應用之於政治，卽由之而建立其政治史觀，盛衰存亡，莫不本之。應用之於社會，卽由之而建立其社會史觀，興廢治亂，莫不因之。應用之於人生，卽由之而建立其人生史觀，得喪禍福成敗死生，莫不根之。過去現在未來三世，亦莫不可作如是

觀。此爲參究老子者，應知之第四基本原則。

研究老子，宜把握其相對主義之論證觀點。老子以「道」爲絕對體而建立其絕對論之哲學。然由道而生一，由一而生二；復由二而生三（新一），遞相爲生，以至於無窮。卽由此「絕對而相對」之基礎上出發，認萬物皆相對而生，相對而存在，相對而運行。有一必有二，有此必有彼；有陰必有陽，有剛必有柔；以至億萬數事物理法，莫不如是。此卽相對主義之哲學基礎。所以他對宇宙間一切之研究觀點，不是絕對性孤立性主觀性者，而是相對性綜合性客觀性者。惟老子哲學於此尙有一特殊性之觀點存在，卽其相對主義是由絕對主義而來，故雖主張「究其一，必知其二（相對）」，「然而又主張「知其二，必守其一（絕對）」」。卽是「知其相對，守其絕對」，「用其相對，成其絕對」之相對主義者；亦卽綜覽全般性之客觀事物，而建立其自我之主觀法則；其主觀基礎，乃建立在客觀上。復因宇宙間一切皆相對而立，相對而運行，亦卽相對而動，所以他主張：「爲之於其所欲之反對的一方。」欲之於此，則爲之於彼；欲之於彼，則爲之於此。此卽由其「相對原理」而產生「用反原理」，亦卽「反用原理」。全部道德經，無不充份發揮此二基本中心思想，而極其妙用，極其神奇。此爲參究老子者，應知之第五與第六基本原則。

復次，研究老子，宜把握其「變通原則」。一部大易，乃以「不易」爲體，「變易」爲用；一部道德經，也是以「不變」爲體，「變通」爲用，而「唯變是適」。且二者均莫不由其「變易」「變通」之大用，方顯其無限之偉大與神化。變通即變易也，宇宙天地之神奇，即在其變動不居、變化無窮之妙運。唐相陸希聲謂「老子得大易之變通」，最得神髓。老子哲學中，可見其變通爲用者，如有無之變通，正反之變通，名實之變通，往復之變通，理事之變通。無不相倚相變，相變相倚，互爲其根，而概以通變爲用。此義不曉，則難期闡暢玄旨，而得其大用，並由之而知老子實爲一實用主義者，一切以變爲用。此爲參究老子者，應知之第七基本原則。

最後，研究老子，宜把握其爲一積極主義者之原則。世多謂老子爲消極主義者，實則不然。其「清靜無爲」之主張，外似消極，實內蘊有無限之最高積極精神。須知：唯清靜乃能握天下之大動，洞天下之大變；唯無爲乃能極天下之有爲，通天下之大化。故曰：「清靜而天下正，無爲而天下化。」其清靜，作用在無爲上；而其無爲，並非是取消一切，而是作用一切。即消極而即積極，即無爲而即有爲；故曰：「爲無爲」，「無爲而治。」且唯無爲，乃能大有爲，而無所不爲；故曰：「無爲而無不爲。」若事於有爲，則必「有爲而有不爲」矣；正所謂：即有爲而即無爲，即積極而即消極矣。此爲研

究老子哲學者，應知之第八基本原則。

以上雖僅舉其犖犖大者，以示一端，惟能本上諸原則以參究老子，則不致有大失矣。否則，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愈究而離道愈遠，欲其有得，其憂憂乎難矣哉！

本輯共選刊明焦竑之老子翼，陸潛虛之老子玄覽，張洪陽之老子註解，及王夫之之老子衍，共凡四種。茲以付印伊始，編修會諸君子，以余既已序前五輯矣，則斯編亦不可闕如；力促爲撰新義，揭前人之所未揭，而參究老子又不可不共守之原則，略舉數端，以爲後之來者，有個入門處，而免老死於故紙堆裏，且不必拘束於序體，隨興而本所得以告來者可耳。石不敏，敢不奉命！特爲贅數語如上，聊用以爲序焉。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戊午仲夏月文山遜叟於編修會

道德經名注選輯(六)提要

老子爲周守藏室史，得盡窺三代以下王官所藏之典籍，與歷朝之禮制，爲治之法度，及盛衰治亂存亡之得失因果關係；用能得睹三代文化之精華而集其大成。孔子曾云：「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老子年長於孔子，復爲周柱下史，遠非孔子之見聞所得而及；此孔子問禮於老子之有以也。老子觀周之衰，廼就出。不遇關令尹喜，彊其著書，則卽一字亦不留，又何有乎今之五千言哉？余嘗謂史稱孔子問禮於老子，及深究莊子，始知孔子乃問道於老子，問易於老子，故盛贊老子之不可知也猶龍（詳參卷首老子新傳）。老子不但深於禮，深於易，尤深於治，深於史，尤深於道。蓋禮者，三代之所以爲治，而孔子之所問也，易者，中華文化之源，天地萬物百家思想之所出，又實爲禮之大本也。治者，乃君人者用以爲治之術與法，帝王學之所應守以爲經也。史者，歷代爲政者，得失禍福、盛衰強弱、治亂存亡之歷史法則，而可爲後世之殷鑑者也。道者，包舉宇宙，彌綸天地，化育萬物，綱紀人生，而爲造化人類歷史文化，不可以道，不可以名之宇宙天地萬物之母也。無以名之，而名曰道也。

故老子以道設教，以道化人，以道垂統，以道化世，以道救天下萬世！而爲後世尊爲道家之開祖，此其學之所以爲博大高明，而能所存者神，所過者化也。故孔子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故老子之道，大無不包，小無或遺。其書雖僅五千言，然師法其片言隻字，亦足以終身取之而不窮，用之而不竭。用舍行藏，無施而不宜；不可徒以帝王學視之也。歷代註老子者多矣，余於上業已選刊五集，覺猶難能盡其精要於萬一。故特再於明版珍籍中，輯刊四種：計爲焦竑之老子翼，陸西星之老子玄覽，張位之老子註解，王夫之之老子衍。以上撰著者，均爲有明一代儒道兩家大有成之飽學之士，惟夫之爲明末清初人，以其一生不肯仕清，不願爲清民，卒前自署其墓碑曰：「明遺臣王夫之之墓。」爲全其志，故將是書亦列入於本輯也。茲分別簡爲各書撰提要於左：

一 老子翼

明·焦竑撰

焦竑，明江寧人，字弱侯，號澹園，博極羣書，善爲古文。萬曆中殿試第一，官翰林修撰。是編老子翼，乃其手撰。竑以「聖人之可以明道，不必皆已出也。」故亦述而不作，「第取前人所疏，手自排綴爲一編，而一二膚見附焉。」其所取前人所疏，係采輯韓非解老喻老以下六十四家釋注老子之言。其編撰方式，係以所引用各家精語，首尾

完整，自成段落者，按年代先後，各標舉姓名，次第列於本章之後；如音義訓詁，但取一字一句者，則連綴其文繫於本章末句之下。雖分上篇下篇，但不立道經德經之名，每章亦不立名目。去取精密，主於闡發玄言，務明清靜自然之道，不采爐火飛昇神仙方術之言。末附筆乘，卽焦氏自言之「膚見」也。書分三卷：卷一采摭書目及上篇。卷二下篇。卷三附錄考異。焦氏於老莊思想之注疏，尙有莊子翼，亦可觀。本名著集成所收係影印中央圖書館所藏善本書，每半葉十行，每行二十字，遠較坊間流行本爲佳。

二 老子玄覽

明·陸西星撰

陸西星，字長庚，號方壺外史。其撰老子道德經玄覽也。以道德五千，決非儒術；谷神玄牝，六經無說，如一以儒說窺之，是乃大謬。以遡大道之宗，窮性命之隱，究混沌之樸，復眞常之道，捨老子之書，而無由求得。又以提挈陰陽，主張造化，致中和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皆老子得一之貞。又以古人著述，皆前有師承，道德五千皆本於陰符經。力求發明經意，不落言筌，眞索象外，全書二萬餘言，命之曰玄覽。共二卷分爲上下篇，不立篇名。亦不立章名。釋文後綴以韻文數句。若佛家之偈語；惟字數句數均不定。另著南華經副墨八卷，焦竑莊子翼多引其說。本集所收，係借印自由出版社印行

之蕭編「道藏精華」中方壺外史叢編本。

四

三 老子註解

明·張位撰

張位，字明成，號洪陽，明新建人。隆慶進士，官吏部尚書，改武英殿。位初官翰林，聲望清華，名重士林，及任卿相，招權示威，素譽漸衰，坐事除名，貶謫爲庶民，天啓中復官，死諡文端，其注道德經也，以儒佛老「三家發端雖異，至其繕性理情，畢竟無殊。」故其注折中調合三家之說，而又以老子書與陰符經相表裏。陰符經一書，大要自「陰陽五行，返還太極」之理，幾經變演而與後世道教之丹法爐火，產生微妙關係。由是可知是書之梗概矣。書分上下兩卷，仍按八十一章次第，每章以開首一句標名。本名注所收，係借印自由出版社之玄宗內典本。與上書同被選刊入蕭編「道藏精華」中。

四 老子衍

明·王夫之撰

王夫之，字而農，號薑齋，明衡陽人。崇禎十五年舉於鄉。明亡隱於衡陽之石船山，學者稱船山先生。明末張獻忠爲亂，蹂躪湖南，欲羅致之，義不從賊，幾死。桂王稱帝於肇慶，建號永曆，大學士瞿式耜，薦授行人職；是時朝廷流離，紀綱紊亂，結黨自

爲，故爲王化澄所排，又幾死。晚年吳三桂起兵於雲南，亦欲羅致。船山曰，「安用此不祥之人哉？」旋三桂敗，故得免禍。總之，船山自甲申（崇禎十七年）後，崎嶇嶺表，發讜論，攻險邪，備嘗艱辛，以抵死不肯薙髮，竄伏窮山數十年，一歲數徙居處，故國之痛，死生不忘；刻苦博學，志節皎然，與顧炎武、黃宗羲齊名，世稱明末清初三先生。然船山不同於明末忠貞諸儒；他人肥遯自甘，聲望炳著，雖薦辟皆以死拒，而名滿天下。公卿交譽，著述大行於世，而船山竄身猺峒，席棘飴茶，聲影不出林莽；門人故舊又無一有氣力者爲之推輓，歿後四十年、其子抱遺書上之督學潘宗洛，方得列史館，立傳儒林。綜其一生，志卓行苦，大節凜然，可標榜百代者也。

船山之治學，以漢學爲門戶，以宋五子爲堂奧，上承孔孟，宗本儒術，論易不取京房，以陳搏先天諸圖爲不足信。由此可見其治學之精神。著有周易內、外傳，周易大象解，周易稗疏，書經稗疏，尚書引義，詩廣傳，詩經稗疏，春秋稗疏，禮記章句等多種。其撰老子衍也，以「王輔嗣（弼）、何平叔（晏）」，合之於乾坤易簡；鳩摩羅什、梁武帝濫之於事理因果，則支補牽合」爲誣；亦不以「陸希聲、蘇子由、董思靖，及近代焦竑，李贄之流，益引禪宗互爲綴合，取得所謂教外別傳者，以相揉雜」爲是。以爲深究老子五千言，大可自釋其道；而莊子內外篇，神乎其道，復又雄乎其文，是又莊之爲

老釋矣。舍其顯釋，而強儒以合道則誣儒，強道以合釋則誣道。觀乎此，可以知船山注老之旨矣。其書不分上下，亦不列章數，按原有次第排比，原文後列其注文而已，原文中亦偶有字句之詮釋。船山尚有莊子解、莊子通，亦得莊生之旨。本名注所收，係借印自由出版社庋藏之船山遺書八十冊線裝本，原書係前湖南政府主席何鍵，資助上海太平洋書店，據曾國藩、曾國荃兄弟所梓行，加以整理補輯而出版者。現是書並已印入增訂本船山遺書全集中。謹附誌其因緣如右，以示不忘耳。

道德經名注選輯(六) 目錄

老子翼

明·焦竑撰

自序.....一——八

原目錄.....九——十

采摭書目.....十一——十八

卷之一(上篇).....十九——四四

卷之二(下篇).....一四五——二七六

卷之三(附錄).....二七七——三七二

老子玄覽

明·陸西星疏

趙宋序.....三七三——三七六

陸西星序.....三七七——三八〇

趙忭序.....	三八一—三八二
讀老子宗眼（姚更生）.....	三八三—三八四
上篇（一一—三七章）.....	三八五—四五二
下篇（三八—八一章）.....	四五三—五二六

老子註解

明·張位撰

自序.....	五二七—五三〇
卷之上.....	五三一—五五八
卷之下.....	五五九—五九〇

老子衍

明·王夫之撰

自序.....	五九一—五九二
老子衍.....	五九三—六四四

道藏精華第十六集之二
文山遯叟蕭天石主編

老
子
翼

自由出版社印行

老子翼序



老子明道之書也。而唐王真也者。至以爲譚兵而作。豈其佳兵。藉戰之言。夾有以后之歟。余曰。老子非言兵也。明致柔也。天下之喜強者。莫逾於兵。而猶欲以柔詔也。卽無之。而不柔。可知已。柔也者。剛之對也。道無不在。而獨主柔。而賓剛。何居。余曰。老子非言柔也。明無爲也。柔非卽爲道而去無。

爲也近。剛非外於道而去無爲也遠。故自
柔以求之而無爲可幾也。夫無之不能不
有。猶之柔之不能無剛也。而建之以常無
有。夫建之以常無有。則世之仁義聖智不
至絕而弃之不止也。是亦歸於舉一而廢
百者耳。余曰。老子非言無之無也。明有之
無也。無之無者是舍有以適無者也。其名
爲乾。斷有之無者是。卽有以證無者也。其

學爲歸根。苟物之各歸其根也。卽芸芸並作。而卒不得命之。曰有此致虛。守靜之極也。蓋學者知器而不知道。故易明器卽道。見色而不見空。故釋明色卽空。得有而不得無。故老明有卽無。審知有之。卽無也。則爲無爲。事無事。而爲與事。舉不得以礙之矣。斯又何絕弃之有。故曰老子明道之書也。余幼好剛。使氣讀老子。如以耳食。無異

也。年二十有三聞師友之訓，稍志於學而苦其難。入有譚者，以所謂昭昭靈靈引之，忻然如有當也。反之於心，如馬之有銜勒，而戶之有樞也。參之近儒，如契之有合也。自以爲道在此矣。顧二十季以來，觸塗成窒。有窒必有疑，考古多乖。有乖必有反，蓋未嘗暫去於懷也。頃歲困衡，旣久，浸以成疴。偃息之餘，俄有獨寢，乃喟然嘆曰：鄉也。

未嘗不非意識。而或思滅識以趣寂。未嘗
不貴無心。而不知本心之自無。知慕清淨
而不知無垢之非淨。知有真我。而不知無
物之非我。皆譚者有以誤之也。自此馳求
意見寂無影響。而余大幸爲無事人矣。時
友人翟德孚好言老子。間舉呂相訊余以
近寤。疏之德孚。未嘗不擊節也。屬余章爲
之解。因取家藏老子。故暨道藏。所收徧讀。

之得六十有四家博哉言乎其間叛道離
經之語雖徃徃有之而合者爲不少矣吟
言迴環繼以太息嗟乎老氏五千言或以
爲盡容成子書列子又言谷神不死爲黃
帝書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
老彭古之聖人可以明道不必皆已出也
況余之於斯秋毫之端萬分未處一者乎
於是輟不復作第取葺人所疏手自排纘

爲一編而一二膚見附焉德孚亦方解陰
符未竟也俟其成當竝出以示學者今姑
敘之藏於家

告

萬曆丁亥冬仲焦茲弱侯書

老子翼目錄

卷之一

米撫書目

上篇

卷之二

下篇

卷之三

附錄

考異



老子翼

采摭書目

洪武御註

開元御註

政和御註

開元疏

開元廣疏義

韓非子

有解老喻老二篇

河上公註

嚴君平指歸

鍾會註

王輔嗣注

鳩摩羅什註

肇法師註

傅奕校定古本

唐太史令有老子註
今惟古本一篇存

杜光庭廣聖義

後蜀廣德先生
天復辛酉著廣聖義五十卷

陸希聲註

唐相

李約註

唐兵部郎勉子

顧歡註

李榮註

司馬氏論四卷

溫公

王介甫註

蘇子由註四卷

元符庚辰造

陸師農註

宋中大夫
知亳州時造

張文潛義

呂吉甫註四卷

元豐間進

王補之義

元咎

王元澤註

程俱老子論

見北山集

陳象古註二卷

丞議郎建中靖國間造

陳碧虛藏室纂微 熙寧間造

薛致玄纂微開題科文疏

李息齋註 嘉謀著道德經先天道德經二解

强思齋玄德纂疏二十卷 乾德間造

章安解義十卷 政和間進

江澂疏義十四卷 政和間進

鶴林彭耜集註十八卷

董思靖集解

饒陽李霖取善集

趙志堅疏義

邵若愚直解

本來自紹興間造

程泰之註

大昌吏部尚書龍圖閣學士乾道間造易老通言

趙秉文集解

宋學士

時雍全解

龍興觀碑次解

無名氏

葉夢得解

劉仲平註

劉巨濟註

涇宋職方郎中

劉辰翁點校道德經

黃茂材註

知荆門軍事淳熙間造

林虞齋口義

希逸翰林學士景定間造

白紫清老子解

玉蟾

劉師立節解

真靜子紹熙間造

劉惟永集義

大德間造

丁易東解

石潭大德間樞密院編修

吳幼清註

激

林志堅註

盱江危大有集義

鄧錡道德三解

大德間造

張嗣成訓頌

至治間造

李道純會元

至元間造

杜道堅原旨

當塗人大德間造

原旨發揮

薛君采集解

蕙亳州人考功郎中嘉靖間造

王純甫老子億

道武城人祭酒禮部侍郎嘉靖間造周易億四卷老子億四卷

李宏甫解老

載贊溫陵人姚安太守所著有李氏春秋老子解莊子內篇解心經

提綱

焦氏筆乘

余舊讀書所劄記間及老子者今悉附入

書目終

老子翼卷之一



北海焦 竑弱侯輯

秣陵王元貞孟起校

上篇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道可

如禮不虛道之道常者恆久不變也母者言物自此生也欲如性之欲也之欲猶意也情也徼竅通物所出之孔竅也又邊際也歸也陳景元曰大道邊有小路曰徼丁易東云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或以無名始制有名是或可以無與有為讀然老子又曰道常無名始制有名是或可以無與有為讀乎常無欲以

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有常無常有爲讀者有無
欲有欲爲讀者莊子曰建之以常無有正指老子此
語則於常無常有斷句似也然老子又曰常無欲可
名於小是又不當以莊子爲證據老子以讀老子可
也

程俱論

可道之道以之制行可名之名以之立言至
於不可道之常道不可名之常名則聖人未
之敢以示人非藏於密而不以示人也不可得而示
人焉耳故西方之聖人其所示見設爲乘者三演爲
分者十二命之曰教若夫傳於教外者則其不可道
與不可名者也中國之聖人祖唐虞憲文武以訂詩
書禮樂之文命之曰經若夫其所以言猶履之非述
者則其不可道與不可名者也故老子著五千之文
將以示天下迤後世蓋非退於道冥而獨於已者故
其發言之首以謂可道之道可名之名者五千文之
所具也若夫千聖之所
不傳者不可得而言也

蘇子由註

莫非道也而可道不可常惟不可道而後
可常耳今夫仁義禮智此道之可道者也

然而仁不可以爲義而禮不可以爲智。可道之不可
常也。惟不可道。然後在仁爲仁。在義爲義。禮智亦然。
彼皆不常而道常不變。不可道之能常如此。夫道不
可道。況可得而名之乎。凡名皆其可道者也。名既立
則圓方曲直之不同。不可常矣。自其無名形而爲天
地。天地位而名始矣。自其有名播而爲萬物。萬物育
而名不可勝載矣。故無名者。道之體。而有名者。道之
用也。聖人體道以爲天下用。入於衆有而常無。將以
觀其妙也。體其至無而常有。將以觀其微也。若夫行
於微而不知其妙。則麤而不神。留於妙而不知其微。
則精而不變矣。以形而言。有無信兩矣。安知無運而
爲有。有復而爲無。未嘗不一哉。其名雖異。其本則一。
知本之一也。則玄矣。凡遠而無所至。極者其色必玄。
故老子常以玄寄極也。言玄則至矣。然猶有玄之心
在焉。玄之又玄。則盡矣。不可有加矣。衆妙之所從出也。

呂吉甫註

凡天下之道。其可道者。莫非道也。而有時
乎而殆。則非常道也。凡天下之名。其可名
者。莫非名也。而有時乎而去。則非常名也。萬物芸芸
各歸其根。而不知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爲道而

至乎常則心凝形釋物我皆忘夫孰知道之可道而
名之可名哉則常道者固不可名也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
身不殆常名者固不可名也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
去不殆不去是之謂常道常無名則無名之始太初有無
地之所自而始也故曰無名天地之始太初有無
有無名有無無則一亦不可得無名則一亦不可得
矣名爲一而有形也既謂之二則雖未有名形且已有名
此生矣故曰有名萬物之母知常曰明明則無所紛紛自
見也故惟常爲可以觀方其無欲可名于小矣方其有
無疵于此觀其妙故曰常無欲可名于小矣方其有
欲也則萬物並作而芸芸于此觀其微故曰萬物皆
往歸焉而不知主可名于大矣惟小所以見其妙惟
大所以見其微也此兩者其出則同顧其名異而已
其名異也其實未嘗異其實未嘗異則有欲之與無
欲求其所出皆不可得則其所以出也故同謂
之玄玄之爲色黑與赤同乎一也天之色玄陰與陽
同乎一也名之出玄有欲與無欲同乎一也
固妙矣然妙乎一矣未妙乎多也妙乎我矣未妙乎
物也玄之又玄則同者亦不可得同者不可得則一

之與多。此而巳。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所以

季息齋註

變者不變之謂也。物有變而道無變。物之

所謂道則無始無終。天地有盡而此道無盡。是之謂

非常道。使其不可名。即非常名。自未始有天地而真常

之理已具于無名之初。故無名爲天地之始。及天地

既判。高下之名生。萬物自是而茲。故可以名者。物之

母也。聖人體真常之道。以出入于有無之間。故妙者

大道也。無也。微者小道也。有也。吾欲觀其妙。則與妙

同。入而歸於無。吾欲觀其微。則與微同。出而遊于有

妙。即微。微即妙。妙有。即空。空即有。其本同。其末異。故同

爲有。然有欲必有盡。及其盡也。極而無所更往。必復

言蓋無之爲無。不待言已。方其有欲之時。人皆執以

三十一

歸于無斯與妙何以異哉故曰此兩者同謂之玄雖然老子亦不得已為未悟者言耳實非舍有以求無也苟其舍有以求無則是外更有無安得為無蓋當其有時實未嘗有此乃真無也故不滅色以為空色即空不捐事以為空事即空不然其所謂無者為對有之無而所謂有者為對無之有亦惡得謂之常無常有哉噫彼得知常者而與之一論此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聲音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傾不平也生成形傾和隨皆以喻美惡善不善相形而有處上

聲夫
音符

陸希聲註

夫人之所謂美惡皆生於情。以適情爲美。逆情爲惡。以至善不善亦然。然所美者未必美。所惡者未必惡。所善者未必善。所不善者未必不善。如此者何情使然也。夫人之性大同。而其情則異。以殊異之情。外感于物。是以好惡相繆。美惡無主。將何以正之哉。在乎復性而已。何則。情之所生。必由於性。故聖人化情復性。而至乎大同。所謂有無之相。生者。情性也。情性之相。因猶難易之相。成也。夫爲治者。以情化性。則難成。以性正情。則易成。所謂長短之相。形者。美惡也。美惡之相。奪猶高下之相。傾也。所謂聲音之相。和者。善不善也。善不善之相。資猶先後之相。隨也。於乎世之多故。由此六者。天下所以不治。萬物莫得遂性。聖人將復其性。先化其情。善者固已善。不善者吾亦因而善之。使善信者固已信。不信者吾亦因而信之。使信。故用無弃物。教無弃人。使在物無惡。在人無不善。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易曰。其道大矣。百物不廢。此之謂也。是以聖人體無名。則無爲。而事自定。用有名。則不言。而教自行。使萬物各遂其性。若無使之然者。如天地之生物。而不有其用。如百工之爲器。而不恃其成。如四時之成歲。而不居其所。

夫惟如此是以其道可常其名不去也

蘇註

且天下以形名言美惡其所謂美且善者豈信美

之相生相奪皆非其正也方且自以爲長而有長於我者臨之斯則短矣方且自以爲前而有前於我者斯則後矣苟從其所美而信之則失之遠矣當先之爲斯則無爲之矣當教而言無言之則失之意夫是以事而爲無爲之度離于先後之數非美非惡非善非不出于長短之度離于先後之數非美非惡非善非不善而天下何足以知之萬物爲我作而我無所辭我生之爲之而未嘗有未嘗恃至于成功亦未嘗以自居也此則無爲不言之報聖人且不知其爲美且善也豈復有惡與不善繼之哉聖人居于貧賤而無貧賤之憂居于富貴而無富貴之累此所謂不居也我且不居彼尚何從去哉此則居之至也

呂註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善之爲善而欲之知惡與不善而惡之然自離道言之則雖美與善皆離

乎道矣自出于道言之則雖惡與不善皆非道之外也由是觀之則美斯惡善斯不善豈虛言哉是故天

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無。是之謂有無之相生。難事。作于易而。易亦由難之。故無難。是之謂難。易之相成。有鶴脰之長而後知有鳬脰之短。有鳬脰之短而後知有鶴脰之長。是之謂長短之相形。以高爲是而百谷爲川瀆之源。則下有以傾乎高。是之謂高下之相傾。爲百谷之歸。則下有以傾乎高。是之謂高下之相傾。黃鍾爲君。則餘律和之。餘律爲君。則黃鍾和之。是之謂聲音之相和。自秋冬而望春夏。則春夏後是之謂前後之相隨。凡此六者。當其時。適其情。天下謂之惡。謂之不善。夫豈知所謂至美至善哉。則美與惡。善與不善。亦迭相爲往來興廢而已。豈常也哉。是故聖人知其如此也。以常道處事。而事出于無爲。以常名行教。而教出于不言。事出於無爲。則終日爲而未嘗爲。教出於不言。則終日言而未嘗言。則美與惡。善與不善。吾何容心哉。若然者。無往不妙。無往不妙。則萬物之作。吾不見其作。與作之者。不見其生。與生之者。不見其爲。與爲之者。則雖作不作。雖生不生。雖爲不爲。吾何辭何有。何恃哉。此所以功成而不居也。夫有居則有去。存已

無居夫將安去哉

陸農師註

美之爲美。真善散。斯天下之眞善也。眞美離。斯天下皆知以言乎其道。難易者。以言乎其位。聲音者。以言乎其體。高下者。以言乎其始終。此勢之然也。夫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者。將以使人冥于眞善。混于眞美。復歸于朴。而與天地爲徒。與造化爲友者矣。若然者。萬物之息。與之入而不逆。萬物之作。與之出而不辭。吾何容心哉。

王无咎

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彼無心于爲也。吾亦與之作而不辭。萬物之生也。吾亦與之生而不有。萬物之爲也。吾亦與之爲而不恃。萬物之成也。吾亦與之成而不居。蓋其作也。爲也。成也。皆順性命自然之理。因物與時。而非我作也。則吾亦何必辭。何必有爲。而何恃功。成而不居。故曰。萬物並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作然後生。生然後爲。爲

然後成此其序也

息齋註

老子五千言。上可以通于妙。下可以通于微。身則身安。其言常通。於是三者。此其所以微妙玄通。深不可識者歟。此章言吾之本性。自未始有物。孰為美。孰為惡。孰為善。孰為不善。及有生。既立。形名遂分。人皆知美之為美。而不知不美之名。已從善起。蓋天下之物。善之為善。而不知不美之名。已從善起。蓋天下之物。未有無對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有其自然。無為。無事。二聖人知之。必立于物之先。順物自然。無為。一終日為未嘗為。終日言未嘗言。是以萬物並作。吾從而與之。作而不辭。萬物並生。吾從而與之。生而不有。方其有為。非我之為。順物而已。故為而不持。及其有功。非我之功。應物而已。故功成而不居。由其物不居。于未而居于先。以吾所居者。不可得而去。是以能去。

吳幼清註

五者皆言其偶獨聲音不言者蓋止曰聞

則其有闕翕清濁則人不知其為言聲音也言聲音
言其偶也聖人以不事而事故其事無所為以不教
而教故其教無所言無為不言則雖有美有善而不
不知是以其美其善獨尊獨貴而無可與對若有為
之事有言之教則人皆知其為美為善而美與惡對
善與不善對非獨尊獨貴不可名之美善矣老子一
所言之中凡諸章

所言皆不出此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
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
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
無為則無不治

治去聲無知之知如字知者之知去聲夫音符王輔嗣曰心懷智腹懷食

虛有智而實無知也骨無知以幹故強之志生事以亂故弱之

蘇註

尚賢則民取于不若而至于爭貴難得之貨則民病于無有而至于盜見可欲則民患于不得而至于亂雖然天下知三者之爲患而欲舉而廢之則惑矣聖人不然未嘗不用賢也獨不尚賢耳未嘗棄難得之貨也獨不貴之耳未嘗去可欲也獨不見之耳夫是以賢者用而民不爭難得之貨可欲之事畢效于前而盜賊禍亂不起是不亦虛其心而不害腹之實弱其志而不害骨之強也哉今將舉賢而尚之寶貨而貴之術可欲以示之則是心與腹皆實也若舉而廢之則是志與骨皆弱也心與腹皆實則民爭志與骨皆弱則無以立矣不以三者術之則民不知所慕澹然無欲雖有智者無所用巧矣卽因三者之自然而不尚不貴不見所謂爲無爲也

呂註

聖人知夫美斯惡善斯不善而我無容心焉故雖縻天下之爵因任而已而賢非所尚也聚天下之財養人而已而難得之貨非所貴也民之爭常出于相賢知賢非上之所尚則不爭矣故曰舉賢則民相軋民之盜常出于欲利知貨非上之所貴則不爲盜矣故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君子之所欲

者賢也。小人之所欲者貨也。我皆不見其可欲。則心不亂矣。然不尚賢者。非遺于野而不用也。不貴難得之貨者。非委之地而不收也。內不以存諸心。外不以遺其迹而已矣。是以聖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心藏神而腹者。心之宅。虛其心。則神不虧。而腹實矣。腎藏志而骨者。腎之餘。弱其志。則精不搖。而骨強矣。虛其心。而腹實。則常使民無知也。弱其志。而骨強。則常使民無欲也。智者知賢非上之所尚。而貨非上之所貴。則為之非所利。故不敢為也。夫唯如此。則為無為而無不治也。

李宏甫註

志亂矣。惡能治乎。太上於此。豈真有以治之哉。亦曰不見可欲而已。夫腹之所以不充者。心累之也。今一之。所以不剛者。志敗之也。今一不取為悖亂爭盜之事。則志弱而骨自強矣。所以然者。無欲故也。夫民生有欲。無知則已。聖人者。又日引之。使有知也。陳之仁義禮樂。導之法制禁令。設為宮室衣服車馬冠婚喪祭之事。以啓其無涯之知。而後從。而節其無窮之欲。

是猶汎濫滔天而徐以一葦障之也。胡可得歟。太主則不然。常使混沌沌沌無有知也。無有欲也。縱有聰明知識者出。欲有所作為而自不敢。則天下皆歸于無為矣。夫無為由于無欲。無欲由于無知。夫一人何以能使民之無知哉。曰。太上者固自謂未嘗有知也。固不見有可以治乎民者。而使吾心之欲之也。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

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其誰之子。象

帝之先。

冲本作盅。器之虛也。李約云。帝生物之主也。羣化皆處後。唯道獨居其先。象似也。道性謙

故不言定處其先而云似。

蘇註

夫道冲然至無耳。然以之適衆有。雖天地之大山河之廣。無所不遍。以其無形。故似不盈者。淵

兮。深眇。吾知其為萬物宗也。而不敢正言之。故曰似萬物之宗。人莫不有道也。而聖人能全之。挫其銳。恐其流于妄也。解其紛。恐其與物構也。不流于妄。不構于物。外患已去。而光生焉。又從而和之。恐其與物異

之者

呂註

子象帝之先蓋有吾有知有誰而道隱矣吾不知誰則亦不知吾矣此真道之所自出也生天以先象神帝以始帝則其為形器之先可知矣

息齋註

道沖虛而妙迫而取之若不可得故曰或道盈然其深妙愈用而愈不窮物物自道而道

未嘗物故曰似萬物之宗古之學道者未嘗有進而必為之志往其鏡者不必為也未嘗有畏而不為之心解其紛者無不為也未嘗取善而為美和其光者不取善也未嘗惡惡以為非同其塵者不捨惡也湛然自住而不住于湛然故似或存吾不知其始故不知誰之子吾不知其先故象帝之先

邵弁註

鏡者所以爭挫其鏡則解紛矣光者所以辨和其光則同塵矣上二其字以已言下二其

字以人言

宏甫註

夫沖漠而不盈者道也而用之者或見其盈則失其所以沖漠者矣故淵乎常止雖萬流

歸之而不見其盈聖人體道於身淵深靜遠無有涯涘一似萬物之宗而非有以宗之也故常挫其鏡以

三子集

卷之一

示不能解其紛以示不用和光以遊于世同塵以諧于俗湛兮常寂似亡若存焉耳然此果伊誰之子乎吾恐此道也雖黃帝未易當之意者其在帝之先歟夫海爲衆流之宗而海無有也但見其淵乎而已矣聖人爲萬物之宗而聖人無有也但見其湛矣而巴矣彼騁能挾才露光駭衆者皆自以其有而求通于物者也非萬物之宗矣夫惟無其宗者乃可以爲萬物之宗而其誰能信之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

窮不如守中

橐他各反橐籥冶鑄所用致風之器也橐者外之積所以受籥也籥者內之管

所以鼓橐也屈鬱也抑而不申之意數音朔屢也

蘇註

天地無私而聽萬物之自然故萬物自生自歿非吾虐之生非吾仁之也譬如結芻以爲狗

設之于祭祀盡飾以奉之夫豈愛之時適然也既事而奔之行者踐之夫豈惡之亦適然也聖人之于民

亦然特無以害之則民全其性歿生得喪吾無與焉
雖未嘗仁之而仁亦大矣排之有橐與籥也方其一
動氣之所及無不靡也
籥則何為哉蓋亦虛而不屈是以動而愈出耳天地
之間其所以生殺萬物雕刻衆形者亦若是而已矣
見其動而愈出不知其為虛中之報也故告之以多
言數窮不如守中之不窮也

呂註

夫道冥于象帝之先而不知誰之所自出則體
此道者仁惡足以名之哉夫仁人心而已矣天
地體此道者也無所事仁以百姓為芻狗芻狗之為物無所
道者也無所事仁以百姓為芻狗芻狗之為物無所
事仁而畜之者也萬物者與天地同體者也百姓者
與聖人同體者也天地聖人自視猶芻狗則其視萬
物百姓亦若是而已則生之畜之長之育之何所事
仁哉夫唯不仁是之謂大仁然則天地之間其猶橐
籥固可見矣蓋橐籥之為物唯其虛而不屈所以動
而愈出者也則人也而體此道者言出于不言而已
言無言則為無為可知也發于聲而為言見于事而
為為或言或為其實一也何則言為之體如是而已

不知此則言不出於不言言不出于不言則異乎橐籥之虛動矣其多而數窮不亦宜乎孔子曰夫今之歌者其誰乎知此則知言出于不言矣言出于不言人莫不然而不能者以其心不麗乎有則麗乎無不麗乎取則麗乎捨不能適與道相當故也不有不無不取不捨而適與道相當者是之謂守中守中而不已則知言之所以言矣則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之爲務也

王純甫註

芻狗喻聖人過化之妙橐籥喻聖人存神飛之言也蓋道本不可言而斥之以不仁道本不可名而狀之以橐籥知者固得意而忘言矣不知者不睹其真而徒與我曉曉也則吾說窮矣中也者不虛也無也不可言且名者也守此而心思路絕言語道斷其何窮之足慮老子著書談道而其言如此則其不得已之心爲何如也後世學者果不得于芻狗百姓之言而遂疑其有土芥斯民之意且曰申韓之慘刻原于道德也自史遷已然況其他乎此卽多言數窮之一驗也老子蓋預知之矣

谷神不歿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

存用之不勤。

谷喻也。以其虛而能受。受而無微。妙莫測。故曰谷神。牝能生物。猶前章所謂

母也。謂之玄牝。亦幽深不測之意。薛君采曰。老子書其遺詞多變。文以叶韻。非取義于一字之間也。如是謂玄牝。則讀牝如七。以叶上句。曰玄牝之門。則特衍其詞。與下句相叶。或隨語生解。既什玄牝。又指一處為玄牝之門。則失之矣。

蘇註

谷至虛而猶有形。谷神則虛而無形也。虛而無形尚無有生。安有歿邪。謂之谷神。言其德也。謂

之玄牝。言其功也。牝生萬物。而謂之玄焉。言見其生之而不見其所以生也。玄牝之門。言萬物自是出也。天地根。言天地自是生也。綿綿。微而不絕也。若存存而不可見也。能如是。雖終日用之而不勞矣。

呂註

谷有形者也。以得一故。虛而能盈。神無形者也。以得一故。寂而能靈。人也能守中而得一。則有

形之身。可使虛而如谷。無形之心。可使寂而如神。則有形與無形合而不歿矣。古之人以體合於心。心合

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說是也合則不灰不灰則不生不生者能生是之謂玄牝玄者有無之合牝者能生者也故曰谷神不灰是謂玄牝道之生天地由此而已故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以爲亡邪則綿綿而未嘗絕以爲存邪則惡觀其存哉若存而已若亡而非絕若存而非存則吾之用之存之無所容心脗合而已何勤之有哉

杜道堅註

列子亦有此章然不言出于老子而言黃帝書則知老子五千文引用墳典古語爲多如經中凡稱是以聖人稱古之所謂稱建言有之稱故聖人云稱用兵有言是皆明述古聖遺言故孔子述而不作竊有比焉惟信而好古者可與言此道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蘇註

天地雖大而未離于形數則其長久蓋有量矣

然老子之言長久極于天地蓋以人所見者言之耳若夫長久之至則所謂天地始者是也天地生物而不自生立于萬物之外故能長生聖人後其身而先人外其身而利人處於衆人之表故能先且存如使天地與物競生而聖人與人爭得則天地亦一物耳聖人亦一人耳何以大過之哉雖然彼其無私非求以成私也而私以之成道則固然耳

呂註

長短形也久近時也天以時行者也嫌不足于形故以長言之天地之根出于玄牝玄牝之體立于谷

以久言之天地之根出于玄牝玄牝之體立于谷之神不滅不滅則不生不生者能生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不自生故能長生猶谷神而已矣然則聖人豈以其有其身爲累哉緣于不得已而物莫之能害故曰後其身而身存身先立于無何有而物莫之能害故曰外其身而身存身者吾之私也後其身外其身則公而無私矣無私也乃能成其私

程俱論

天地人之所以爲人固同而天地之能長且久

而人獨不然何哉天不知其為天地不知其為地合
一受其形而為人則認以為己曰人耳人耳謂其養
生不可以無物也則騁無益之求謂其有身不可以
不愛也而營分表之事厚其生而生愈傷養其軀而
身愈病其不為中道天者亦幸矣老氏之旨如此而
未之思者以謂黃老之徒率畏死而求長生者豈不
惑哉夫人而無生道安所載然世之喪其生者蓋反
以有其生為累有其生者且猶老氏之深戒而謂其
外于道而求生者乎未之思也

息齋註

天施地生施生之道在天地未嘗一日捨由

未嘗息其生是之謂不自生由其不自生萬物恃之
以生故能長生聖人亦然知此心不變不壞浩然與
天地同流故于此身無可愛者一心之運知無不為
舉措之間無非善利由其所得以非身為身故天下
之有身莫我若也是謂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
存人所以不能成物者以其自私也我無自私故能
成人之私物得具私
我得其得是謂兩得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于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

處上聲惡去聲幾平聲治去聲夫音符尤過也

蘇註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天以一生水蓋道運而爲善猶氣運而

生水也故曰上善若水二者皆自無而始成形成故其理同道無所不在無所不利而水亦然然而既已麗于形則于道有間矣故曰幾于道然而可名之善未也若此者也故曰上善避高趨下未嘗有所逆善地也空虛靜默深不可測善淵也利澤萬物施而不求報善仁也圓必旋方必折塞必止決必流善信也洗條羣機平準高下善治也遇物賦形而不留于一善能也冬凝春泮涸溢不失節善時也有善而不免于人非者以其爭也水唯不爭故兼七善而無尤

呂註

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謂之繼則已離道而非道之體矣上善者道之所謂善者

也非天下皆知善之爲善者也故若水焉蓋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而上善亦然則雖未足以爲道幾于道矣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下之也故以居則善地蛻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故以與則善仁行險而不失其信故以言則善信其派爲川谷其委爲瀆海故以政則善治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故以事則善能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故以動則善時要之出于不爭而以居善地爲本故曰夫唯不爭則天下莫能與之爭故無尤

吳註

上善若水者蓋水之善以其灌溉浣濯有利萬物之功而不爭處高潔迺處衆人所善則居之善必

地故幾于有道者之善也彼衆人所善則居之善必得地心之善必如淵淵謂靜深與之善必親仁與謂伴侶仁謂仁人言之善必有信政之善貴其怡事之善貴其能動之善貴其時時謂當其可七者之善皆擇取衆人之所好者爲善可謂之善而非上善也天唯有道者之上善不爭處上而甘于處下有似于水

教人無尤之者尤謂怨咎衆人惡處下而好處上欲上人者有爭心有爭則有尤矣

宏甫註

言天下之善者莫善于水而聖人之善若之何謂善蓋凡利于物者或不能以無爭而能不爭者又未必能澤于物也水之善固利萬物而不

爭者也何以見其不爭也衆人處上彼獨處下衆人處高彼獨處卑衆人處易彼獨處險衆人處順彼或處逆衆人處潔彼或處穢所處盡處衆人之所惡夫誰與之爭乎不爭則無尤矣此所以爲上善也居善地七句皆聖人利萬物而不爭之實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

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

道擣初委反遺唯季反持而盈之謂盈而持之也左右以杖之謂銳而持懼其

折而節量以治之曰持懼其

蘇註

知盈之必溢而以持固之不若不盈之安也知銳之必折而以揣先之不知揣之不可必恃也

若夫聖人有而不有尚安有盈循理而後行尚安有
銳無盈則無所用持無銳則無所用揣矣日中則移
月滿則虧四時之運成功者
去天地尚然而泥于入乎

呂註

持所以防溢而盈之則重溢也如欲勿溢則如
勿盈故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所以慮失而
銳之則重失也如欲勿失則如勿銳故曰揣而銳之
不可長作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持而盈之則金
玉滿堂莫之能守矣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揣而
銳之則富貴而驕自遺其咎矣然則何以免此患哉
法天之道而已矣蓋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此所以
無私而成其私也封人之告堯曰退已其法天之道
之謂乎

元澤註

持而盈之有意于有所以失之唯忘有有之
為有而有之以為有則無失無溢矣揣者巧
于度情銳者利于入物且事物無盡而吾持一身以
遇其變則揣銳之工有時而困矣豈可長保乎故至
人因時乘理而接以無我則其出無方而所應不窮
也寒暑相推物極則返陰陽代運天道固然而世之

愚者一遭其變一犯其名則終身有之認以為已曾不知造化之密移吉凶之倚伏故終至于坐蒙憂患無以自存唯至人不然藏金玉而不寶居富貴而不榮凡物之來寄者如陰影集身宵然不知其在彼邪在我邪然則豈持盈以為慎揣銳以為為工乎苟非無我之妙其何以與于此天之道大矣而莫尚乎是

劉師立

盈則必虛戒之在滿銳則必鈍戒之在進金玉必累戒之在貪富貴易淫戒之在傲功成名遂必危在乎知止而不失其正此言深欲教人謂

非必處山林絕人事然後可以入道雖居功名富貴之域皆可勤而行之

息齋註

知其盈而持之不若未嘗盈之為善也知其銳而揣之不若未嘗銳之為得也知盈而持

知銳而揣已為不善況盈而不持銳而不揣者乎盈而益貪銳而益驕金玉滿堂莫知其止富貴而驕未能驕物先喪已心是為自遺其咎四時之運動成者退天道如此泥于人乎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

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開闔能爲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

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載乘也。營如經營。恆營之營。白虎通曰。營營不定。貌是也。

營魄雖滯載而乘之言無住著也。訓營爲魂爲衛爲止。皆于義未協。言魂載魄者雖近。但不曰魂載魄而曰載營魄。後人亦何從而知其指言魂也。況以此載被離而二之。亦非抱一之旨乎。條如水之濯除如糞之除。天門以此心而言開闔以心之運動變化而言。莊子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本此畜許六反。養也。長上聲。

宰制也。

蘇註

魄之所以異于魂者。魄爲物。魂爲神也。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魄爲物。

故神而止。魂爲神。故一而變。謂之營魄。言其止也。蓋道無所不在。其于人爲性。而性之妙爲神。言其純而未雜。則謂之一言其聚而未散。則謂之樸。其歸皆道也。各從其實言之耳。聖人性定而神凝。不爲物遷。雖

以魄爲舍而神所欲行魄無不從則神常載魄矣衆人以物役性神昏而不治則神聽于魄耳目困以聲色鼻口勞于臭味魄所欲行而神從之則鬼常載神矣故教之以抱神載魄使兩者不相離此固聖人所以修身之要至于古之真人深根固蒂長生久視其道亦由是也神不治則氣亂強者好鬪弱者喜畏不自知也神治則氣不妄作喜怒各以其類是之謂專氣神虛之至也氣實之始也虛之極爲柔實之極爲剛純性而亡氣是之謂致柔嬰兒不知好惡是以性全性全而氣微氣微而體柔專氣致柔如嬰兒極矣聖人外不爲魄所載內不爲氣所使則其滌除塵垢盡矣于是其神廓然玄覽萬物知其皆出于性等觀淨穢而無所瑕疵矣既以治身又推其餘以及人雖于愛民治國一以無心遇之苟其有心則愛民者適以害之治國者適以亂之也天門者治亂廢興所從出也既以身任天下方其開闢變會之間衆人貴得而患失則先事以微福聖人循理而知天命則待唱而後和易曰先天而天弗違非先天也後天而奉天時非後天也言其先後常與天命會耳不然先者必蚤後者必莫皆失之矣故所謂能爲雌者亦不失時

而已內以治身外以治國至于臨變莫不有道也非
明白四達而能之乎明白四達心也是心無所不知
然而未嘗有能知之之心也夫心一而已苟又有知之
者則是二也自一而二蔽之所自生而愚之所自始
也今夫鏡之于物來而應之則已矣又安得知應物
者乎本則無有而以意加之此妄之源也其道既足
以生畜萬物又能不有不恃不宰雖
有大德而物莫之知也故曰玄德

呂註

夫夫人之有其身久矣而欲退之以體天之道而

生始化曰魄魄與精為一則寂然而已既生魄陽白
魂與神往來而魄旁精出入則魄隙而不營一離
而不抱矣載者終而復始之謂也營者環而無隙之
謂也豈已為人矣而載營魄抱一湛然無為如其生
之始化則能無離矣能無離則專氣而不分致柔而
無忤而能如嬰兒矣能如嬰兒則滌除晦吝玄覽觀
妙凡動之微我必知之而能無疵矣所以養中者如
此則雖愛國治民不知之以事累其心而能無為矣內之
滌除玄覽而無疵外之愛民治國而無為則天門開
闔常在于我而能為雖矣不將不迎應而不藏則明

白四達而能無知矣道至于無知則真知也是其所
以人貌而天也夫何功名之累哉生之畜之生而不
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者乃其所
以爲天也玄德無他天德之謂也

息齋註

載初也營造也魂者人之陽魄者人之陰自
乎嬰兒者陽氣未散內和以柔非嬰兒之能然乃專
氣之效不期致而致之故專氣致和一而不雜能如
兒子乎超然玄覽非不善也然此心未忘則不足以
語道故能除玄覽使之無疵乎以愛愛民愛始不
周以事治國國始不治清靜臨民民將自化故曰能
無爲乎陽動而開陰靜而闔一開一闔變化所出然
動而不已必窮動已而闔守靜養動故曰能爲雌乎
內外明白中心洞然雖不涉事爲然猶爲靜塵所累
必能自知無自然後知不爲礙故曰能無知乎聖人
于物生之若父母畜之若子孫然生而不取以爲有
爲而不恃以爲功長而不自
以爲主非體玄德不能矣

宏甫註

人知魄之載神而不知神之載魄載魄則神
營魄載之則不神然則一神焉耳矣抱元守

一則神魄自不相離而庶乎知神之爲矣營營辭也夫嬰兒百無一知也而其氣至專百無一能也而其氣至柔專氣致柔能如嬰兒則可爲抱一矣瑕疵未滌則玄關不開玄關不開則形質雷陽滌除玄覽而能無疵則可爲抱一矣愛民治國非神其誰爲之而不能以無爲也故知抱一者不欲分心以愛民務愛民者不免役神以治國是二之也安能抱一而無離乎天門開闔非神其誰主之而不能以自主也故有開則將不待迫之而自起有闔則逆不能無事而常定是內淫也安能抱一而無離乎此無他皆起于不知神之所爲故也夫神至虛也虛則自然明白神至靈也靈則自然四達而其誰能離之然惟其有知也是以無知能無知斯知之矣有知則魄載神無知則神載魄神載魄則一魄載神則二故不可以有知也又不可以不知也知此者是謂玄德夫玄德深且遠矣是故可生而不可有可爲而不可恃可長而不可宰嗚呼盡之矣

筆乘

古者魂魄或合而言之左氏心之精爽是謂魂魄是也或分而言之左氏人生始化曰魄既生

魄陽曰魂是也。大氏清虛則魄卽爲魂。住著則魂卽爲魄。如水凝則爲冰。泮則爲水。其實一耳。夫魄之營營日趨于有。而此云載者。知七情無體。四大本空。如人載於車舟。載於水。乘乘然無所歸也。如此則化有爲無。滌情歸性。衆人離之。而爲二。我獨抱之。而爲一。入道之要。孰切于此。專氣致柔者。老子曰。心使氣曰強。莊子曰。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蓋心有是非。氣無分別。故心使氣則強。專於氣而不以心間之。則柔。夫專氣致柔。所謂純氣之守也。非嬰兒其孰能之。玄覽玄妙之見也。疵病也。衆人之疵。粗而易除。學者之疵。微而難遣。何以故。道之所謂疵。則學者徂之。爲獨見者也。金屑雖精。入眼成翳。以覺爲礙。以解爲縛。可勝病乎。是故當滌除之也。老子之示人。可謂盡矣。然智者除心。不除事。昧者除事。不除心。苟其誤認前言。不至以輓斷爲學。者幾希。故又示之曰。我言載營魄者。非拱默之謂也。卽愛民治國而能無爲也。所謂爲無爲也。專氣致柔者。非鬱閉之謂也。卽天門開闔而能爲雌也。所謂雄守雌也。滌除玄覽者。非晦昧之謂也。卽明白四達而能無知也。所謂知不知也。夫愛民治國。天門開闔。明白四達。其

于生之畜之爲之長之皆不廢矣而無爲也爲雖也
無知也則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者也非玄
德而何關尹子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莊子曰老子
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其說亦甚明矣絀老子者猶
謂其弃人事之實而獨任虛無也則未攷
其文而先有意以誣之者耳豈不妄哉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
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

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轂古木反輪所轆也考功記
口轂也者所以爲利轉也當

平聲埏始然反埴市力反考功記曰埏和埴
和也和水土埴以爲陶也半門曰戶牖窻也

蘇註竭知盡物以爲器而器之用常在無有中非有
則無無以致其用非無則有無以施其利是以

聖人常無以觀其妙常有以觀其微
知兩者之爲一而不可分則至矣

呂註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車吾所乘也
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器吾所用也

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室吾所居也乘則觀
乎車用則觀乎器居則觀乎室其用未嘗不在于無
其則不遠矣至于身則不知吾之所以用者何邪故
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有有之爲利而無無之爲
用則所謂利者亦廢而不用矣有無之爲用而無有
之爲利則所謂用者亦害而不利矣是故聖人入而
未嘗有物也所以爲無之用出而未嘗無物也所
以爲有之利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
以崇德也

吳註

輻輪之轆也轂輪之心也無空虛之處也埏和
土也埴土之黏膩者爲器謂以水和黏膩之土

爲陶器也凡室之前東戶西牖戶以出入牖以通明
車載重行遠器物所貯藏室人所寢處故有此車有
此器有此室皆所以爲天下利也故曰有之以爲利
然車非轂館空虛之處可以轉軸則不可以行地器
非中間空虛之處可以容物則不可以貯藏室非戶
牖空虛之處可以出入通明則不可以寢處車以轉
軸者爲用器以容物者爲用室以出入通明者爲用
皆在空虛之處故曰無之以爲用人之實腹有氣所

以存身所謂為利也虛心無物所以
生氣所謂為用也故取三物為喻

薛君采

章內雖互舉有無而言顧其指意實即有而
發明無之為貴也蓋有之為利人莫不知而

無之為用則皆忽而不察
故老子借數者而曉之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

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

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今並平聲爽平聲差也行去
聲鳩摩羅什曰不知即色之

空與聲相空與聲自何異為腹猶易艮其背之意不
為目猶陰符機在目之意李約云目無厭聖人不為

腹知足聖人為之目視外
故云彼腹實內故云此

蘇註

視色聽音嘗味其本皆出于性方其為性而未
有物也至矣及目緣五色耳緣五音口緣五味

奪於所緣而忘其本則雖見而實盲雖聞而實聾雖
嘗而實爽也聖人視色聽音嘗味皆與人同至于馳

騁田獵未嘗不爲而難得之貨未嘗不用也然人皆以爲病而聖人獨以爲福何也聖人爲腹而衆人爲目目貪而不能受腹受而未嘗貪故也彼物之自外至者也此性之凝于內者也

呂註

目之所以爲目者色而非色也屬乎五色則失其所以爲目而無異乎盲矣耳之所以爲耳

者聲聲而非聲也屬乎五音則失其所以爲耳而無異乎聾矣口之所以爲口者味而非味也屬乎五味則失其所以爲口而無異乎爽矣萬物無足以撓之者心之所以靜而聖也逐乎外則罔念而發狂矣事莫不然而馳騁田獵爲尤甚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行所以全也求乎外則辱殆而行妨矣物莫不然而難得之貨爲尤甚腹無知者也目有見者也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有見有欲之追求取此無知無欲之虛靜也

息齋註

目能視色然目以色盲耳能聽音然耳以聲聾口能嘗味然口以味亡田獵馳騁取貨無

厭皆由心能取而生然亦由能取而喪蓋神藏于內而耳目心口分神之用爲視爲聽爲嘗爲知若視不

出色是以色奪視也聽不出聲是以聲奪聽也嘗止于味是以味奪口也心止于取是以取奪心也四者奪于物則目猶盲也耳猶聾也口猶爽也心猶狂也曷若返而求之使見不以色見為目聞不以聲聞為耳嘗不以味嘗嘗為口知不以心知為心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腹者受而不取納而不留易足以無情非如目之無厭愈見而愈不足也目馳于外腹止于內聖人專內而忘外故去彼取此

吳註

凡所欲之外物皆害身者也聖人但為實腹而養己不為悅目而徇物也故悉去彼在外之諸

妄而獨取此在內之一真上言目盲耳聾口爽心狂行妨五者下但言不為目蓋舉一以包其四董思靖曰前章言虛中之用此則戒其為外邪所實然目必視耳必聽口必味形必役心必感是外不可必靜惟動而未嘗離靜則雖動而不著于物乃湛然無欲矣渠塵逐境皆失其正而要在目是以始終言之夫子四勿必先曰視釋氏六根眼色居首皆此意也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為下得之

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者。可以託天下。

為吾之為去聲。貴大患若身。當云貴身。若大患。倒而言之。古語類如此。

蘇註

古之達人。驚寵如驚辱。知寵之為辱。先也。貴身如貴大患。知身之為患。本也。是以遺寵而辱不。及忘身而患不至。所謂寵辱非兩物也。辱生于寵。而世不悟。以寵為上。而以辱為下者。皆是也。若知辱生于寵。則寵固為下矣。故古之達人。得寵若驚。失寵若驚。未嘗安寵而驚辱也。所謂若驚者。非實驚也。若驚而已。貴之為言難也。有身大患之本。而世之士難于履大患。不難有其身。故聖人因其難于履患而教之。以難于有身。知有身之為難。而大患去矣。性之于人。生不能加。歾不能損。其大可以充塞天地。其精可以蹈水火。入金石。凡物莫能患也。然天下常患亡失。本性而惟身之為見。愛身之情篤。而物始能患之矣。生

疾之變攻之。于內寵辱得失之交。攫之于外。未有一物而非患也。夫惟達人知性之無壞。而身之非實。忽然忘身。而天下之患盡去。然後可以涉世而無累矣。然人之所以驚于權利。溺于富貴。犯難而不悔者。將以厚其身耳。今也祿之以天下。而重以身任之。則其忘身也至矣。如此而以天下與之。雖天下之大不能患之矣。

呂註

寵者畜于人者也。下道也。寵而有其寵。則辱矣。既得之。則驚失之。若吾無驚。吾有何辱。則寵之有辱者。亦若是而已。貴者畜人者也。上道也。貴而有其貴。則有患矣。吾之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故吉亦我所患。凶亦我所患。若吾無身。吾有何患。則貴之有大意者。亦若是而已。言身則知驚之為心。言驚則知身之為累也。無心則無驚。無驚則無辱。無身則無累。無累則無患。昔者舜以匹夫而友天子。則可謂寵矣。而若固有之。則何辱之有。巍巍乎有天下。可謂貴矣。而不與有焉。則何大患之有。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寵而招辱。則賤其身矣。非可以寄天下者也。愛

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貴而懼患則危其身矣。非可以託天下者也。若夫寵而不有其寵貴而不有其貴如舜者乃真可以寄託天下者也。

元澤註

貴者在物之上而有國家有之而不能忘則爲患大矣。譬人有身而珍之則寒暑疾疢集

緒皆作豈非大患乎。市南子有曰堯非有人非見有于人也。貴者有人寵者見有于人。唯聖人能免此二者。萬物與我爲一則與道玄同而萬變皆忘。吉凶息矣。而愚者不能自解恃形爲己故形之所遭觸途生患。老子先明寵貴之累而寵貴之累皆緣有身而生。故因譬貴之若身遂及無身之妙。莊子曰忘其所不忘而不忘其所忘是之謂誠忘。忘亦明此意而孔子毋我理與是同。學期于此而已。然所謂無者豈弃而去之乎。但有之而未嘗有則不累矣。且崇高莫大乎富貴誠能有之以無有則聖人所爲濟世也。亦何患之有其于寵也。亦若斯而已矣。

筆乘

人情率上寵而下辱不知辱不自生。生于寵也。則寵爲下矣。寵爲下故得寵失寵皆若驚然驚

者觸于物而無著者也過則虛矣貴重也謂難之也
人情率有身而難患不知患不自生生于身也無其
身則無患矣由此言之世之上寵者是上辱也驚寵
與辱同則何辱有身者是有大患也貴身與貴患同
則何患夫不以身視身而以大患視身無身者也而
顧可以無患所謂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也
譬而言之如不輕以身爲天下者天下反可託則知
不有其身而可寄惜以
身爲天下者天下反可託則知不有其身而可寄惜以
可保也莊子曰越人三世弑其君王王子搜援綏登車仰
丹穴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
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
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
夫王子搜搜惡爲君而越人愈迫欲得之
則不有其身而身可有也復奚疑哉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
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
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

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

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搏音團執也詰契吉反噉

古曉反明也

李約註

夷平也漠漠然無異見也希無也少也或終身不得或亦得之微細也妙也彷彿似有追

之又失此三者不可致詰不可致詰則一尚不立何況于三凡物皆上明下暗道無上故不噉無下故不味繩繩長遠不絕也及責其實復歸于無故曰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恍有也惚無也謂有不可謂無不可故以恍惚名之不見其首無來時也不見其後無去日也自古有之謂之曰道今欲執之未得其方

惟虛其心道將自至然後執之以御羣有無不理矣

蘇註

視之而見者色也所以見色者不可見也聽之而聞者聲也所以聞聲者不可聞也搏之而得

者觸也所以得觸者不可得也此三者雖智者莫能詰也要必混而歸于一而可爾所謂一者性也三者

性之用也人始有性而已及其與物構然後分裂四
出為視為聽為觸日用而不知反其本非復混而為
一則日遠矣若推廣之則佛氏所謂六入皆然矣首
楞嚴有云反流全一六用不行此之謂也物之有形
者皆麗於陰陽故上嗽下味不可逃也道雖在上而
不嗽雖在下而不味不可以形數推也繩雖運而不
絕也人見其運而不絕則以為有物矣不知其卒歸
于無也狀其著也象其微也無狀之狀無象之象皆
非無也有無不可名故謂之惚恍道無所不在故無
前後可見古者物之所從生也有者物之今則無者
物之古也執其所從生則進退疾徐在我矣

呂註

視者無有也故視之不見雖不見也然能玄能
黃不可名之以無色也曰夷而已聽者無有也
故聽之不聞雖不聞也然能宮能商不可名之以無
聲也曰希而已搏者無有也故搏之不得雖不得也
然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
歛能暑能涼能浮能沈能出能沒能甘能苦能羶能
香不可名之以無形也曰微而已凡物求之而不得
者或可以致詰而得之此三者終不可致詰者也不

可以致詰則陳聰明離形去智而吾得之矣則視也
聽也搏也混而爲一矣視以目聽以耳搏以心混而
爲一則耳如目目如耳心如耳日矣夫失道者上見
光而下爲土吾得之也其上非光也故不燬其下非
土也故不昧繩繩兮調直而有信雖有信也而不可
名故復歸于無物而已雖無物也是謂無物之狀無
物之象而未嘗無物也是謂惚恍惚則不昧不昧則
疑于無物也而非無物也其始無前故迎之而不見
其首其卒無尾故隨之而不見其後無前無後則不
古不今矣雖不古不今而未嘗無古今也則長于上
古而不爲老者吾得之以日用矣故曰執古之道以
御今之有所謂古者非異于今也以知古之所自
始也所謂今者非異于古也以知今之所從來也誠
知古之所謂自始則知今之所從來矣始無所自來
無所從所謂無端之紀也紀者道紀也道不可執也
得此則可執之以爲德矣執德之謂紀

元澤註

三者本一體而人所以求之者或以視或以聽或以搏故隨事強名雖然所用求者與夫

所欲求者未嘗不一也唯了吾一則與彼一昭然為
一矣推而上之至于無初之初乃知物無所從來則
道之情得矣

李榮註

三者希微夷也俱非聲色並絕形名有無不

自一由三

故一三不自三由一故三由一故三三是不

一三由三

故一三不自三由一故三由一故三三是不

息齋註

視之不見不可以色求也聽之不聞不可以

形器之所圍則所謂元明者乃一精明耳方其未散

混而為一雖寄可明而不可謂明故曰其上不微雖

不可謂明亦不可謂不明故曰其下不昧未嘗須臾

可離可去也故曰絪縕不可名復歸于無物雖歸于

無物不可謂之無物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

惚恍惚恍者出入變化不主故常之謂也其來無始

故迎之不見其首其去無終故隨之不見其後試執

古道以御今有則今猶古也以今之猶古則知古之

猶今是謂道紀道紀者
無去來古今之謂也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
強爲之容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水
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
以靜之徐清就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
盈夫唯不盈故能敝而不新成強其丈反豫猶皆獸名
猶象能前知其行遲疑犬先人行尋又回轉故遲回
不果謂之猶豫儼矜莊貌渙散也木未斲曰樸曠空
也冬涉川常難之也畏四鄰慎自持也儼若客不敢
潛也水將釋如恐陷也若樸質而無文章也若谷虛
而無所藏也若濁晦而不分明也皆所謂強爲之容
也能敝不新成邵弁曰能敝能不新能成也不盈則
若敝缺能敝也無事更改能不新也同然皆得能成
也純甫曰能讀如耐耐敝者雖舊不壞新成再造之

也

蘇註

麤盡而微微而妙妙極而玄玄則無所不通而深不可識矣戒而後動曰豫其所欲為猶迫而後應豫然若冬涉川逡巡如不得已也疑而不行曰猶其所不欲遲而難之猶然如畏四鄰之見之也若客無所不敬未嘗惰也若水將釋知萬物之出于妄未嘗有所留也若樸人偽已盡復其性也若谷虛而無所不受也若濁和其光同其塵不與物異也世俗之士以物汨性則濁而不復清枯槁之士以定滅性則安而不復生今知濁之亂性也則靜之靜之而徐自清矣知滅性之非道也則動之動之而徐自生矣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今所謂動者亦若是耳盈生于極濁而不能清安而不能生所以盈也物未有不蔽者也夫唯不盈故其蔽不待新成而自去

呂註

古之善為士者將以成聖而盡神也則其為士也雖未至于聖神所以成聖而盡神者其聞之固已全盡矣微妙玄通深不可識乃所以成聖而盡神也微而後妙妙而後玄玄而後通則深不可識矣

唯不可識則其形容安得以擬議哉強爲之容而已
豫若冬涉川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也猶若畏四
鄰閑邪存其誠非物將之則其心凝形釋骨肉俱融
爲主也渙若水將釋方終之以心凝形釋骨肉俱融
也敦兮其苦樸復其初也曠兮其若谷應而不藏也
濁以靜之徐清者乎徐清則無所不照矣人皆取先
也孰能安以動之徐生者乎徐生則無所不出矣蓋
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也乃所以徐清也緣于不
得已平氣也順心也乃所以徐清也緣于不得已乃
所以徐生也此士之所以能成聖而盡神也道之體
沖也者陰陽之和而盈虛之守而休此道者不欲
盈則虛而已然不曰虛而每曰不盈者恐人之累于
虛也累于虛則不虛矣故曰或不盈不欲盈而已天
下之物有新則有敝有敝則有壞則有壞無所容心
是以雖敝不敝不壞不壞不新不新不敝不敝不壞
夫唯不盈則新敝成壞無所容心是以雖敝不敝不
敝則不壞不壞不敝不壞不新不新不敝不敝不壞
壞則不新不新不敝不敝不壞不壞不新不新不敝

元澤註

士者事道之名微而妙玄而通有此道而退
藏于密密者性本之內故無迹可見當時爲

士者異于此矣故稱古之善爲士者豫者先事而戒
之謂至人無心于物迫而後動冬涉者臨事逡巡若
不得已也莊子曰不從事于務可以無戒而猶戒曰
猶至人靜密幽深不出性宅故常如畏鄰斂行而不
縱也儼若客不以事爲已任故其容寂也人生之始
同于大空凝爲我體如水有水故爲道有水解凍釋
者事至于此其容已不滯于一體渙然將釋矣竊嘗
原之人性如水爲造化所凝故結而不通彼釋者反
本而已矣材未爲器謂之樸喻性之全體由水釋之
後乃能存天性之全而不雕于人僞故若樸也性全
不虧而不自有其全故曠然空虛如谷之受且應也
水性本清而濁者混于物至人不自潔于物故渾然
若濁者也澄性與澄水同加功則動而除濁唯靜以
俟之則徐自清矣有道之士所以物莫能濁者以其
靜之徐清歸于寂定感而遂通故徐徐以生終則有
始也動之徐生則變動不居非物能止夫誰能安之
爲此者信陰陽之理乘自然之運而無心其間故皆
曰徐言濁則知安之清言安則知動之濁與上篇微
妙之文同不盈之盈乃大盈也如見道之後盈而有
之則是自有此道違道遠矣道本無體非器所盛用

則有餘求之不得故有道者未嘗盈而其用不窮也
得道者未嘗盈則成道者未嘗新也道之為用通萬
物而不敝以其無敝無新不成不敗故也敝生于新
敗生于成士雖成道而常若敝敗矣苟得道之初矜
其新成則與道異意非大成也經曰大成若缺其用
不敝此篇句句有序以至于成成而若敝則盡之矣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竝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
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
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
道乃久沒身不殆開元疏致者令必自來如春秋致
師之致作動也如日出而作之作
芸芸作之狀也常即常道之常以其為
萬象主故曰王以其為眾父父故曰天
蘇註致虛不極則有未亡也守靜不篤則動未亡也
存虛猶未離有守靜存靜猶陷于動而況其他乎不
極不篤而責虛靜之用難已虛極靜篤以觀萬物之

變然後不爲變之所亂知凡作之未有不復也苟吾
 方且與萬物皆作則不足以知之矣萬物皆作于性
 皆復于性譬如華葉之生于根而歸于根濤瀾之生
 于水而歸于水苟未能自復于性雖止動息念以求
 靜非靜也故唯歸根然後爲靜命者性之妙也性可
 言至于命則不可言矣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聖
 人之學道必始于窮理中于盡性終于復命仁義禮
 樂聖人之所以接物也而仁義禮樂之用必有所以
 然者不知其所以然而爲之世俗之士也知其所以
 然而後行之君子也此之謂窮理雖然盡心以窮理
 而後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事物日構于前必求而後
 能應則其爲力也勞而其爲功也少聖人外不爲物
 所蔽其性湛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物至而能應此
 之謂盡性雖然此吾性也猶有物我之辨焉則幾于
 妄矣君之命曰命天之命曰命以性接物而不知其
 爲我其以寄之命也此之謂復命方其作也雖天地
 此河之六未有不變壞不常者惟復于性而後湛然
 常存矣不以復性爲明則皆世俗之智雖自謂明非
 明也夫不知復性則緣物而動無作而非凶雖得于一
 時而失之遠矣方迷于妄則自是而非彼物皆吾敵

吾何以容苟知其皆妄則雖仇讐將衰而憐之何所不容哉無所不容則彼我之情盡尚誰私乎無所不公則天下將往而歸之矣無所不懷雖天何以加之猶有形至于道則極矣然而雖道亦不能復進于此矣

呂註

係此道者不欲盈致虛而不極守靜而不篤則非不盈之至也衆人之于萬物也息而後見其復衰而後見其歸根而我以虛靜之至故見萬物之所以作與其所以復也方其所以芸芸在我而不在彼其所以歸根也乃其所以復也方其所以芸芸者乃其所以歸根也故以其所以復而觀其復則方其芸芸而各復歸其根也然則所謂虛者非虛之而虛也直莫之盈故虛也所謂靜者非靜之而靜也夫物芸芸各歸其根而不以生而莫足撓心故靜也故歸根曰靜命者吾之所受以生者也夫唯靜則復其所以生而能命物矣故靜曰復命道至于能命物則常而不去矣故復命曰常自常觀之則吉凶悔吝常見乎動之微明孰加焉故知常曰明不知常者反此則所作不免妄而已能知常而體之則萬物與我爲一矣故知常容萬物與我

爲一則不內其身而私矣故容乃公萬物與我爲一而無私焉大也夫則聖內聖外王故公乃王聖然後至于神故王乃天天則神矣道者所以成聖而盡神也故天乃道爲道而至于常則盡矣故道乃久沒身不殆久而至于沒身不殆者常之謂已

筆乘

致虛而不知實之即虛虛未極也守靜而不知動之即靜靜未篤也若此者觀無于無而未嘗于有觀無故耳試觀萬物方其並作若動且實而實無纖毫動與實者能如是觀是爲觀復復者復其始也夫未能觀復即止動求靜欲靜轉動當物芸芸復歸其根則一切諸念當處寂滅不求靜而自靜乃真靜也靜則復命矣不曰性而曰命者性可言也命不可言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夫理性非不妙矣而猶有妙在焉舉此而窮之盡之了不可得斯爲至命則命又非性之方矣有作必有變復命則作而無作謂之真常此非明者不能知也知常則靜則吉不知常則妄作則凶方其迷于妄也自是而非彼必不能容知常則善惡兩忘是非無朕何所不容哉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即命也至此于道乃全而可以

久可以不死
特其餘事耳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信不足。有不信。猶兮其賁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

自然。

不知有之一作下知
有之今從吳幼清本

陸希聲註

上古有德之君。無為無迹。故下民知其

義為治。天下被其仁。故親之。懷其義。故譽之。仁義不
足以治其心。則以刑法為政。故下畏之。刑法不足以
制其意。則以權誦為事。故眾庶侮之。於乎心之有孚。
謂之誠。言之可復。謂之信。誠既孚。言則不復。而猶
貴重爽。言謂之誠。信可乎哉。道德既隱。仁義乃彰。仁
義不行。刑法斯作。而猶尊尚末術。謂之道德。可乎哉。
聖人則不然。執古御今。斲雕為樸。功成而不執事。遂
而無為。有法無法。因時為業。使百姓咸遂其性。皆曰
我自然。然而然。則親譽畏
侮之心。皆不生于世矣。

蘇註

以太上以道在宥天下而未嘗治之民不知其所

德可懷其功可見故民得而親譽之其名雖美而厚
薄自是始矣又其次以政齊民民非不畏也然力之
所不及則侮之矣吾誠自信則以道御天下足矣唯
不自信而加以仁義重以刑政而民始不信聖人自
信有餘其于言也猶然貴之不輕出諸口而民信之
矣及其功成事遂則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
呂註 執大象天下往由天下方且釋我而忘之其迹
以尚之故謂之太上則親之譽之者其次畏之侮之
又其次可知已何以論之今夫父子愛銘不言而喻
之賓主之際朋友之交欲致其飲之之意必有以文
之而後喻何則信之足與不足而已則親之譽之已
出于信之不足而有不信者况于畏之侮之乎然則欲
使信至足而不至有不信者空何如哉猶其貴言以
復乎道而已貴言者行不言之教也行不言之教則
處無爲之事可知已至夫功成爭遂百姓謂我自然
而莫知爲之者則孰得而親譽之哉

吳註

太上猶言最上最上謂大道之世相忘于無為

民不知有其上也其次謂仁義之君民親之如父母及仁義益著則不但親之而又譽之矣又其文謂智慧之主民畏之如神明及智慧漸窮則不但畏之而又侮之矣信者大道之實也自大道之實有所不足不能如上古之時則君之于民有不以其實者焉而日趨于華於是一降則用仁義再降則用智慧也此下言大上不知有之之事猶如見前章貴實重也然如此也寶重其言不肯輕易出口如犬行之疑遲退却蓋聖人不言無為俾民陰受其賜得以各安其生及其功既成事既遂而百姓皆謂我自如此不知其為君上之賜也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

家昏亂有忠臣

六親王輔嗣云父子兄弟夫婦也孝慈孝子慈孫也

蘇註

大道之隆也仁義行于其中而民不知大道廢而後仁義見矣世不知道之足以澹足萬物也

而以智慧加之于是民始以偽報之矣六親方和親非孝慈國家方治孰非忠臣堯非不孝也而獨稱舜

無瞽叟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獨稱龍逢比干無桀紂也涸澤之魚相吻以沫相濡以溼不如相忘于江湖

王介甫

道隱于無形名生于不足道隱于無形則無

之別仁者有所愛也義者有所別也以其有愛有別此大道所以廢也智者知也慧者察也以其有知有察此大偽所以生也孝者各親其親慈者各子其子此六親所以不和也忠者忠于己之君謂之忠忠于他人謂之叛

呂註

道不可名名之為道已非道也則又分而為仁

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服及有眼而內視內視則賊矣則智慧出固所以有大偽也偽者德之反也有仁義則其弊至于六親不和而有孝慈矣有大偽則其弊至于國家昏亂而有忠臣矣是故有瞽叟之頑暴有龍逢比干此無他去本日遠而已矣

息齋註

道散則降而生非偽勝則反而貴道降者道之微反者衰之極也方道之未散仁義潛乎其間不可分別指數及其煦煦爲仁而人以煦煦懷其仁子爲義而人以子懷其義使大道之行以公天下則仁義又何足以進于其前哉不幸而又有小智小慧者竊仁義而行之則僞自此滋亂自此始是之謂降而生非及其末流人僞既多無非非者羣非之中稍有自異于是從而貴之故六親不和然後知有孝慈國家昏亂然後知有忠臣是謂反而貴道方其散則見其似而忘其全及其衰則蕩然無餘而貴其似此其所以每降而愈下也

絕聖弃智民利百倍絕仁弃義民復孝慈絕巧弃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

樸少私寡欲

令平聲屬之欲反

蘇註

非聖智不足以知道使聖智爲天下其有不足以御物者乎然世之人不足以知聖智之本而

見其未以為巧勝物者也於是馳騁于其末流而民始不勝其害矣故絕聖弃智民利百倍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仁義所以為孝慈矣然及其衰也竊仁義之名以要利于世於是子有違父而父有虐子此則仁義之迹為之也故絕仁弃義則民復孝慈巧所以便事也利所以濟物也二者非以為盜而盜賊不得則不行故絕巧弃利盜賊無有世之貴此三者以為天下之不安由文之不足故也是以或屬之聖智或屬之仁義或屬之巧利蓋將以文治之也然而天下益以不安曷不反其本乎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而天下各復其性雖有三者無所用之矣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此則聖智之大仁義之至巧利之極也然孔子以仁義禮樂治天下老子絕而弃之或者以為不同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孔子之慮後世也深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使中人以下守其器不為道之所眩以不失為君子而中人以上自是以以上達也老子則不然志于明道而急于開人心故示人以道而薄于器以唯學者惟器之知則道隱矣故絕仁義弃禮樂以明

道夫道不可言可言皆其似者也達者因似以識真而昧者執似以陷于僞故後世執老子之言以亂天下者有之而學孔子者無大過因老子之言以達道者不少而求之于孔子者常苦其無所從入二聖人者皆不得已也全于此必墜于彼矣

呂註

聖人知天下之亂始于迷本而失性惟無名之樸爲可以鎮之絕聖弃智絕仁弃義絕巧弃利

乃所以復吾無名之樸而鎮之也夫絕聖弃智絕仁弃義則不以美與善累其心矣絕巧弃利則不以惡與不善累其心矣內不以累其心而外不以遺其迹則民利百倍民復孝慈盜賊無有固其理也蓋絕聖弃智絕仁弃義不尚賢之盡也絕而弃之則非特不尚而已絕巧弃利不貴難得之貨之盡也絕而弃之則非特不貴而已人之生也萬物皆備于我矣則有至足之富能絕聖弃智而復其初則其利百倍矣民復孝慈則六親皆和而不知有孝慈矣盜賊無有則國家明治而不知有忠臣矣不尚賢使民不爭民利百倍民復孝慈則非特不爭而已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盜賊無有則非特不爲盜而已聖智也仁

義也巧利也此三者以爲文而非質不足而非全故絕而奔之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乃其所屬也見素則知其無所與雜而非文抱樸則知其不散而非不足素而不雜樸而不散則復乎性而外物不能惑而少私寡欲矣少私寡欲而後可以語絕學之至道也

息齋註

聖者不自以爲聖智者不自以爲智使聖智

不自以爲義使仁義而可絕皆非仁義也仁者不自以爲仁義者其巧大利不見其利使巧利而可絕皆非巧利也聖人用其實不取其文故其見于外者無其形衆人竊其似以亂其真故令見于外者有所屬無其形者利物而物不知有所屬者徒足以亂天下而已聖人惡僞之足以亂真故欲絕其本原以救末流之弊使天下之人不復懷利心而竊聖智之行假仁義而奔孝慈之實用盜賊而奔巧利之便惟以素樸先民民見其見素抱樸則不敢以文欺物不以私欲示民民見其少私寡欲則不敢以文自欺

筆乘

屬如莊子屬其性乎仁義之屬猶附著也聖智仁義巧利三者繇世道日趨于文故有此名自

知道者觀之此文也。文不足以治天下，不若使之屬意乎見素抱樸。見素抱樸則少私寡欲，而天下無事矣。素未受采，樸未斲，器此所謂性之初也。實也夫。遊于性之初，故雖有身而實無身，其有私焉者少矣。雖有心而實無心，其有欲焉者寡矣。然則見素抱樸，乃聖智仁義之精也。焉用文之？蓋老子絕之于彼，正欲其屬之于此。學者不察其意，而但知其絕而弃之，猥云老子之論蕩而不法也。斯所謂不得於言者乎。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怕兮其未央。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兮若晦，寂兮似無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

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唯上聲阿烏何反皆應聲唯恭而阿慢也荒廣

遠也怕古泊字靜也兆如龜兆之坼動之微也孩小兒笑也笑則情動而識生矣有歸必稅駕而不乘乘分外也無所歸無住著也馬巨濟曰性無餘欠有餘皆分餘遺失也沌如渾沌之沌無知也一作純小明為昭察苛細也悶莫奔反頑不知痛痒也古謂都為美郊為鄙食音嗣食母乳母也見禮記內則篇

蘇註

益為學日益為道日損不知性命之正而以學求益增所未聞積之不已而無以一之則以園害

方以直害曲其中紛然不勝其憂矣患夫學者之至此故曰絕學無憂若夫聖人未嘗不學而以道為主不學而不少多學而不亂廓然無憂而安用絕學邪學者溺于所聞而無以一之則唯之為恭阿之為慢不可同日言矣而況夫善惡之相反乎夫唯聖人知萬物同出于性而皆成于妄如畫馬牛如刻虎雉皆非其實潛焉無是非同異之辨孰知其相去幾何哉苟知此矣則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

無足怪矣。聖人均被我一同異其心。無所復畱。然豈以是忽遺世法。犯分亂理。而不顧哉。人之所良。吾亦喪之。人之所爲。吾亦爲之。雖列于君臣父子之間。行于禮樂刑政之域。而天下不知其異也。其所以不嬰于物者。惟心而已。人皆徇其所知。故介然不出畦畛。聖人兼涉有無。無入而不可。則荒兮其未可央也。人各溺于所好。其美如享太牢。其樂如春登臺。翬然從之。而不知其非唯聖人深究其妄。遇之泊然不動。如嬰兒之未能孩也。乘萬物之理。而不自私。故若無所歸。衆人守其所知。各自以爲有餘。聖人包舉萬物。而不主于一超。然其苦遺也。沌沌若愚。而非愚也。世俗以分別爲知。聖人知羣妄之不足辨也。故其外若昏。其中若悶。忽焉若海。不見其津涯。漂然無定。不見其止宿也。人各有能。故世皆得而用之。聖人才全德備。若無所施。故疑于頑鄙。道者萬物之母。衆人徇物忘道。而聖人脫遺萬物。以道爲宗。譬如嬰兒無所雜食。食于母而已。

呂註

上絕弃乎聖智仁義之善。下絕弃乎巧利之惡。不以累其心。則絕學矣。絕學則無爲。無爲則神。

神也者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也故曰絕學無
憂唯之與阿出于聲一也其相去幾何善之與惡離
乎道一也其相去何若此所以雖聖知猶絕而弃之
不以累其心也憂悔吝者存乎介震無咎者存乎悔
則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荒兮其未央哉未央者以
言其大而無極則不獨畏人之所畏而已何則人之
所畏不可不畏所以同乎人也荒兮其未央哉所以
同乎天也衆人熙熙則不知塞其兌閉其門也如享
大牢則不知夫淡乎其無味也如春登臺則不知夫
視之不足見也我獨怕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則
塞其兌閉其門而無味之足嗜無見之足悅也乘乘
兮若無所歸以言唯萬物之乘而在已無居也衆人
如享大牢如春登臺故皆有餘我獨怕兮其未兆如
嬰兒之未孩故獨若遺凡此者以言其遺物而離形
也我愚人之心也哉以言其無知也純純兮以言其
不雜也俗人昭昭我獨若昏則異乎俗人之昭昭俗
人察察我獨悶悶則異乎俗人之察察矣忽若晦晦
則都無所見也都無所見則非特若昏悶悶而已其
動也乘乘兮若無所歸其靜也寂兮似無所止俗人
昭昭俗人察察故皆有以我獨若昏我獨若悶故頑

似鄙凡此者言其去智而忘心也夫視聽思慮道之所自而生者也故于道爲子而道則爲之母衆人逐物役智以資其視聽思慮則養其子而已而我則遺而去之凡貴養母故也故曰我獨異于人而貴食母夫老子神矣何所事養而與衆人俗人爲異而已欲使爲道者知如此而後可以至于道故也然則絕學之大指可知矣而先儒以謂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其未知所以絕學無憂之意矣

息齋註

學不至于無所學非絕學也道以無得爲得而可學皆名數也故聖人以無得爲得道以無學爲真學故曰絕學無憂若未至于無學則天下之學無窮得其一而遺其二得于此而失于彼則必以得爲喜失爲憂無時而息矣道之本原未始不同若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則未必至于大異且唯之爲恭阿之爲慢方其唯阿之間其相去幾何及其爲恭與慢則相去遠矣嚮理爲善背理爲惡方其嚮背之間相去幾何及其爲善與惡則相去遠矣聖人嘗觀其始知其本同故反慢而爲恭反惡而爲善在俄頃之間耳若知唯阿善惡之本同則造于絕學有不難者然聖

人出而應世豈能易一世之所欲以隨吾之所欲同
一世之所見以齊吾見人之所樂吾亦從而樂之人
之所畏亦從而畏之但所以異于衆者衆人荒樂無
央熙熙然其樂如春登臺其美如享太牢其明昭昭
然謂莫我若其智察察然謂莫我過蓋其心實以爲
樂實以爲美實以爲明實以爲智昧于心性而惟實
之知故心外無所見聖人心遊于道其應物者非其
實也故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
歸忽兮若海漂兮若無所止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豈真愚人之心哉蓋我所
異于衆人識本達原不
流于末是謂貴食母

筆乘

人之爲學憂不得善也吾能絕學則奚憂之有
然非強絕也知性本無善也彼爲善者雖異于

惡而離性則一其少異者如唯與阿之間耳夫以善
惡之同而聖人亦不廢善者蓋人之所畏不得不畏
所謂吉凶與民同患也至其心游于性初方且荒兮
未央而豈若善之有涯涘可限量哉故人之樂善如
享太牢春登臺而我獨泊兮如嬰兒之未孩無朕兆
也乘乘兮無所歸無棲泊也人之得善皆有贏餘而

我獨若遺若愚人之沌沌無知識也人皆昭昭察察
皆若有所以而我獨昏也悶悶也忽兮若海漂兮無
所止也此豈聖人真頑且鄙哉以衆皆逐其子我獨
貴其母不能不與衆異耳蓋性無善惡而善惡萬法
皆從此而生
故謂之食母

董思靖

或曰唯阿同出于聲善惡同出于爲達人大
觀本實非異正如臧穀亡羊之說也此故太

上忘情是非俱泯者之所爲然學者直須于善惡不
可名處著眼始得若直以爲善與惡同耳則是任天
下至于惡而不
之顧豈理也哉

純甫註

天非日無以煜物人非學無以致道故曰學
者心之白日也聖人乃曰絕學無憂豈誠莽

莽然無所用其心哉蓋所絕者世俗之學而所貴者
食母之學也母者何也德者萬物之母而道又德之
母則聖人所謂母兼道德而言之也食者味之以自
養也味道德而自養則無爲而無不爲而其樂不可
量矣又奚暇爲彼俗學以自取憂
也哉聖人所以異于人者以此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

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孔大也窈烏了反恍惚

鑄云恍惚便是物非恍惚之中更別有物經云無狀

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恍惚恍是也窈冥便是精非窈冥

之中更別有精張平叔云窈冥莫測是真精是也王

輔嗣曰信驗也閱自門出者一一而數之言道如門

萬物皆自此往也漢書此如傳舍所閱多矣陸機賦

川閭水而成川世閱人而為世其用字之義並同一

謂經歷亦同此義

蘇註

道無形也及其運而為德則有容矣故德者道

者也道非有無故以恍惚言之然及其運而成象著

而成物未有不出于恍惚者也方有無之未定恍惚

而不可見及夫有無之交則見其窈冥深渺雖未成形而精存乎其中矣物至于成形則真僞雜矣方其有情不容僞也真僞既雜自一而爲二自二而爲三紛然錯出不可復信矣方其有精不吾欺也古今雖異而道則不去故以不去名之唯未嘗去故能以閱衆有之變矣甫美也雖萬物之美不免于變也聖人所以知萬物之所以然者以能體道而不去故耳

呂註

呂註 其遺物離形至于若遺其去智忘心至于若鄙
已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方惚而恍恍則不昧不昧則
明明則疑于有物也然其中有象象者疑于有物而
非物也故曰無物之象又曰大象無形方恍而惚惚
則不暾不暾則晦晦則疑于無物也然其中有物物
者疑于無物而有物者也故曰無狀之狀又曰有物
混成恍惚則不測不測則神矣窈冥者神之又神者
也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精
者得道之一而不雜者也天下之物真而不僞信而
不忒常而不變未有加于此而天下之始吾于是乎
聞之故曰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以閱衆甫故爲道者不暵不昧存其恍惚無視無聽
致其窈冥有象此有物有物此有精有精此有信爲
道至于有信則與吾心符而至物得矣欲知天地萬
物之所以爲天地萬物者莫不始于此而已故曰吾
何以知衆甫
之然哉以此

息齋註

而孔者大也德之大者其容亦大起以道起吾不知

其起滅以道滅吾不知其滅道之爲物恍惚窈冥而
不可常然于恍惚之中有象于恍惚之中有物于窈
冥之中有精則無中無不有也有中之有衆皆以爲
有不知有本不實有中反無無中之有人所不知而
初不知無中反有蓋有中之有有之粗者也唯無中
之有然後爲有中之真唯其真而不假故不以有而
存不以無而亡是謂有信自古及今不變不異其精
不去聖人所以能觀羣有之始而知羣有之所由然
以其體于至無
故能觀衆有也

純甫註

孔德之容卽前章泊兮未兆以下是也惟道
是從言此盛德容貌皆從道出此聖人所以

貴食母也下乃反覆形容道體之妙恍惚窈冥皆幽
深微渺不可爲象之意物卽象也真卽精也信卽真
也變文叶韻與詩體相似逐句而爲之說則鑿矣閱
歷也衆甫天地萬物凡自道而出者皆是也衆甫與
化遷流而道則終古自若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以閱衆甫然指閱而言此指恍惚窈冥而言言吾何
以知衆甫爲道所閱哉正以道體恍惚窈冥無可變
壞故衆甫往而道常存若傳舍之閱過客然也蘇子
瞻曰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
長也與此意合至禪伯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
能爲萬象主不逐四
時彫則更明白矣

筆乘

道無形容一可形容卽屬之德然知德容則道
亦可從而識如所謂恍惚窈冥是也人之學道
喜于有作至恍惚窈冥類苦其茫蕩難于湊泊矣不
知恍惚無象卽象也恍惚無物卽物也窈冥無精卽
精也如釋典云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也暫爲假
常爲真恍惚窈冥則不以有而存不以無而亡夫孰
真且信于此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也昧者乃謂
恍惚窈冥之中真有一物者夫恍惚窈冥則無中邊

之謂也。而物奚麗乎？況有居必有去，又何以亘古今而常存乎？然則曷謂閱衆甫也？甫始也，人執衆有爲有而不能玄會于微妙之間者，未嘗閱其始耳。閱衆有之始，則知未始有始，知未始有始，則衆有皆衆妙，而其爲恍惚窈冥也一矣。是以知衆有卽真空者，以能閱而知之故也。釋氏多以觀門示人悟入老子之言，豈復異此？故閱衆始則前際空，觀其微則後際空，萬物並作，觀其復則常處空。一念歸根，三際永斷，而要能以能觀得之學者，誠有意乎知常也，則必自此始矣。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夫音
符

窪鳥
瓜及

蘇註

聖人動必循理理之所在或直或曲要於通而已通故與物不迕不迕故全也直而非理則非

直也循理雖枉天下之至直也衆之所歸者下也雖欲不盈不可得矣昭昭察察非道也悶悶若將蔽矣而日新之所自出也道一而已得一則無所不得多學而無以一之則惑矣抱一者復性者也蓋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皆抱一之餘也故以抱一終之目不自見故能見物鏡不自照故能照物如使自見自照則自爲之不服而何暇及物哉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皆不爭之餘也故以不爭終之世以直爲是以曲爲非將循理而行于世則有不免于曲者矣故終篇復言之曰此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夫所謂全者非獨全身也內以全身外以全物物我兼全而復于性則其爲直也大矣

呂註

能知衆甫之然則能抱一一致柔能抱一一致柔則能曲能枉能窪能敝矣曲者曲之自然者也枉

者曲之使然者也天下之物唯水爲幾于道一西一東而物莫之能傷是曲則全也避礙萬折而必東是枉則直也善下而百谷歸之是窪則盈也受天下之垢而莫清焉是敝則新也唯得一者爲足以與此故

目少則得衆人所以不能然者以其不一故也故曰
多則惑制財用必有式傳土木必有式所持者約而
所應者博也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亦如是而已故
可以曲可以枉可以窪可以敝無往而非一也故因
天下之所見而見之而我不自見也則所見無不察
故曰不自見故明因天下之所是而是之而我不自
是也則所是莫之能蓋故曰不自是故彰歸天下以
功而我不自有也故有功任萬物以能而我不自矜
也故長如是者無他得一則無我無我則不爭夫唯
不爭天下莫能與之爭矣古之所謂曲則全其要如
是而已知所以曲則全則知所以枉則直窪則盈敝
則新矣而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
不自矜故長皆由是也
豈非所謂全而歸之哉

息齋註

物不可以終曲故曲則全物不可以終枉故
枉則直窪則必盈敝則必新少則易得多則
易惑此盈虛之至理也古之聖人所以能爲萬物宗
者以其抱一也抱一者常與道俱故不自見而因人
之見不自是而因物之長唯其不自有其功而因人之
不自矜其長而因人之長唯其立于物之獨而不與

物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聖人循理而動求其不全
不可得以未嘗不全而又能致曲以養之其全之也
至矣是謂
誠全歸之

宏甫註

夫人無不欲全也而失其所以全之道往往
以全求全而卒不能全者此天下之通弊也
不知五臟六腑四肢百骸至曲也而人賴以全若不
曲則不能全矣引繩而直之故以繩爲直而不知其
枉也苟非枉安能直哉海窪也而常盈日月舊也而
常新飲酒食肉少也而以飽以適若務多不已則吐
噦隨而反傷矣是惑也知此則知聖人抱一之道矣
夫一之能多也猶少之能得漱之能新窪之盈枉之
直曲之全也是倒行逆流之理而聖人之所以爲式
于天下者惜乎其不知也由觀之學道者可以反
矣夫目至明也而不能自見其目使其見目則不見
明矣安能明然則不自是者人必是之不自功者人
必推功不自長者人必以爲長不爭者人必不與
之爭皆曲全之道也嗚呼能全而歸之者果誰乎

筆乘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凡以明少則得
也一少之極也抱一而天下式則其得多矣故

一國三公不知誰適十羊九牧詎可得
芻喪生者絲其多方亡羊者苦于岐路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

天地尚不能久而況于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

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道者道亦樂得

之同于德者德亦樂得之同于失者失亦樂得之信

不足有不信

飄風疾風也驟雨暴雨也自旦及晡為終朝自早及莫為終日風雨震蕩飄忽

必不能久岐伯所謂亢則害承乃制也樂入聲

蘇註

言出于自然則簡而中非其自然而強言之則煩而難信矣故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

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此所謂希言矣陰陽不爭風雨時至不疾不徐盡其勢之所至而後止若夫陽亢于上陰伏于下否而不得洩于是為飄風暴雨若將不勝然其勢不能以終日古之聖人言出

于希行出于夷皆因其自然故久而不窮世或歌之以爲不若詭辯之悅耳怪行之驚世不知其不能久也孔子曰苟志于仁矣無惡也故曰仁者之過易辭志于仁猶若此而況志于道者乎夫苟從事于道矣則其所爲合于道者得道合于德者得德不幸而失雖失于所爲然必有得于道德矣不知道者信道不篤因其失而疑之于是益以不信夫唯知道然後不以得失疑道也

呂註

聽之不聞名曰希言而知其所以言則言出于不言而聽之不聞矣故曰希言希言者以道言

也故曰自然飄風驟雨成之暴戾非出于常然也故雖天地爲之尚不能終朝終日之久人之言不出于自然則多而數窮空矣故唯從事于道者爲能無我則道也德也失也吾不見其所以異故道者我則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而挾詭譎怪通爲一也夫唯不見其所以異而與之同則彼雖有以異我而未嘗去我也故曰同于道者道亦得之同于德者德亦得之同于失者失亦得之唯其信不足則于是乎有道有德有失而不信同矣故曰信不足有不信

筆乘

道以自然爲至而世希言之者喜于作也有作必有輟惡能久乎卽飄風驟雨之不能久焉亦可見也從事于道者不然從事于道則自然矣自然則本無可得亦復何失無得無失而隨世之得失故爲德爲失皆信其所至而無容心焉無不同矣無不同亦無不樂乃其理也夫無不同則求其信且不可得況不信乎苟離道而爲德不能同于德而欲其同爲失不能同于德矣不能同于德同于失而欲其同于道者未之有也所謂信不足焉有不信也皆飄風驟雨之類也或曰首楞嚴言非因緣非自然而老氏以自然爲宗有以異乎余曰無以異也夫所惡夫自然者有所自而有所然也然也者有所自而有所然然而然則是自然也在有物之上出非物之下是釋氏之所訶也老聃明自然矣獨不曰無名天地之始乎知無名則其自也無自其自也無自則其然也無然其自無自其然無然而因若緣曷能固之故曰精覺妙明非因非緣非自然非不自然離一切相卽一切法蓋所謂不可道之常道如此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

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

故有道者不處。

歧與企同。薛云舉踵曰歧。張足曰踰。立欲增高則反害其立。行欲增闊則

反害其行。贅疣贅也。行當作形。古字通也。食餘人必惡之。形贅人必醜之。左氏人將不食吾餘。莊子附疣

縣贅出乎形而侈于性。是也。惡去聲。處上聲。

蘇註

人未有不能立且行者也。苟以立為未足而加之以跛以行為未足而加之以跨。未有不喪失

其行立者。彼其自見自是。自伐自矜者。亦若是矣。譬如飲食適飽則已有餘。則病。譬如四體適完則已有

贅則累。

呂註

跛之為立非立之常也。跨之為行非行之常也。則不可久。故雖立不立。雖行不行也。道固無我

無我。則不爭。則夫自見自是自矜者。亦非其常也。故其為道也。為餘食贅行而已。夫俗人皆嗜之矣。而吾復取焉。是餘食也。性本無是而特侈之。是贅行也。餘食贅行。物或惡之。則有道宜其不處也。夫道處眾人

之所惡而曰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何也蓋卑虛
柔弱者衆人之所惡而去之者也故有道者處之見
是矜伐者衆人之所惡而爭之者也是
以不處則或處或不處其爲不爭一也

息齋註

石無足而立風無足而行蓋由立者不知其
立行者不知其行也足不至地曰跂足越于
行曰跨立而跂立必不久行而跨行必不長古之學
道者必全于天及其遇物而應不作思慮如人手足
耳目內應于心無使之者若使手足耳目思而後應
則舉動之間莫知所措矣是以自見者不明自是者
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由其有自心也學道
而有自心是爲餘食贅行夫食者適于飽行者適于
事既飽之餘勿泰滿前唯恐其不持去行不適事雖
仲子之廉尾生之信猶可厭也故食之餘與行之贅
此二者物或惡之有道者常行
其所自然故食不餘行不贅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
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

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太。天太。地太。王亦太。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

法道。道法自然。混渾通先悉薦反強上聲介甫云寂止也寥遠也羅什曰妙理常存故曰

有物萬道不能分故曰混成鍾會曰廓然無偶曰獨立古今常一日不改無所不在曰周行所在皆通曰

不殆
蘇註夫道非清非濁非高非下非去非來非善非惡

有知其生者蓋湛然常存而天地生于其中耳寂兮無聲寥兮無形獨立無匹而未嘗變行于羣有而未嘗殆俯以化育萬物則皆其母矣道本無名聖人見萬物之無不由也故字之曰道見萬物之莫能加也故強為之名曰大然其實則無得而稱之也自大而求之則逝而往矣自往而求之則遠不及矣雖逝雖遠然反而求之一心足矣由道言之則雖天地與王皆未足大也然世之人習知三者之太而不信道之

大也故以實告之人不若地地不若天天不若道道
不若自然然使人一日復性則此三者人皆足以盡
之矣

呂註

有氣也有形也有質也而天地人之位分可聞
也可見也可搏也而耳目心之官辨是物也未
見氣與形質者也氣形質渾淪而未相離者也而視
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搏之不可得則其形不可得
而見也故吾不知其名而命之其義可言也故字之
曰道不知其名以心契之也字之曰道以義言之也
道之為物用之則彌滿六虛而廢之莫知其所以大
豈足以名之哉強為之名而巳大則周行而無不在
不止于吾身而已故太曰逝逝則遠而不禦故逝曰
遠遠而不禦則吾求其際而不可得也復歸其根而
未始離乎吾身也故遠曰反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在六合之外則大不足以言之所謂四大者域中而
已王者人之復命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者也故域
中者四大而王處一焉王者人道之盡者也人以有
形而合于無形于地亦然則地之所至人亦至焉故
曰人法地天之所至地亦至焉故曰地法天道之所

至天亦至焉故曰天法道道則自本自根未有天地
自古以固存而以無法為法者也無法也者自然而
已故曰道法自然

息齋註

謂之有物者不可名也謂之混成者不可脩
也先天地生不見其始不見其終則獨立不改然雖獨立未嘗獨立周行
終既無所不入而無有危殆天下之物無不由之而
萬物無所不入而無有危殆天下之物無不由之而
出生生不窮故可以為天下母然謂之獨立非獨立
謂之周行非周行謂之天下母非天下母吾皆莫知
其名字之曰道強名之曰大謂之大矣然其大未嘗
見大而嘗化故曰逝謂之逝矣然其實未嘗去無所
不周故曰遠謂之遠矣然其一念之間無所不具故
曰反由其大而能逝遠而能反故非大非細非遠非
近皆不可名是之謂道及道降而生物天地區分域
中四大自世人言之則王之大不及天地之大天地
之大不及道之大而此言四大王居一焉遂以王配
道若無難者夫以一人之身喜怒哀樂之節尚可位
天地育萬物而況于王乎苟能轉以相法人
法地地法天天法道則王之配道又何難哉

李約註

道大天大地大王道亦大是謂域中四大蓋王

下得之而安故謂之德凡言人屬者耳其義云法地
地如地之無私載法天如天之無私覆法道道如
道之無私生成而已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例也
後之學者謬妄相傳皆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
法自然則域中有五大非四大矣豈王者只得法地
而不得法天天法道乎天地無心而亦可轉相法乎又
況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然是道為天地
之父自然之子支離決裂義理疎遠矣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雖

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

則失根躁則失君

根本也躁者動之甚而煩擾也君
主也韓非云制在已曰重不離位

曰靜重則能使輕靜靜則能使躁故曰重為輕根靜為
躁若管子曰動則失位靜則自得離去聲輜莊持反
古者凡吉行乘乘車師行乘兵車皆有輜車在後輜
車衣車前後有蔽所以載行者之衣食器械以其累

重故稱輜重榮觀紛華之觀也公羊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處上聲燕處猶燕居超然高出而無繫著也奈如也乘去聲失根一作失本一作失臣非今從王輔嗣本

蘇註

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鎮大不行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故輕以重為根躁以靜為君行欲輕

而不離輜重榮觀雖樂而必有燕處重靜之不可失如此人主以身任天下而輕其身則不足以任天下矣輕與躁無施而可然君輕則臣知其不足賴臣躁則君知其志于利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呂註

輕者先感重者後應應者感之所自生則重為輕之根矣靜者役物躁者役于物躁常為靜之

所役則靜為躁之君矣是以君子終日之間其行為可以約齋矣然猶不離輜重則輕之不可以無重也雖有榮觀為足以適矣而必有超然之燕處則躁之不可以無靜也終日之行與其榮觀猶且如此況乎萬乘之主任重道遠以觀天下其可不靜且重乎蓋迫而後動感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則重矣無為焉則靜矣苟其動常在于得已之際而不能無為則是以身輕天下而不重不重則躁而不靜矣故曰上無

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
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
道則不主蓋輕則任臣之勞而代之而臣則無爲而
與上同道則不臣不臣則是失臣也躁則忘君之逸
而爲天下用則君亦有爲而與下同道則不主
不主則是失君也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息齋註

輕必歸重躁必歸靜故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無所不至而不離其

本也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無所不爲而常無爲也奈
何萬乘之君不自量其重而徒以身驅馳于天下之
細故若以細故自嬰則一物足以役之矣又何足以
牢制天下邪雖然輕與躁皆足以爲病而躁之病猶
甚于輕蓋輕者役其心淺而躁者役其心深輕之失
不過失于所輕而止躁之失則中君內擾失靜之全
故輕則失臣

躁則失君

宏甫註

有輜重則雖終日行而不爲輕何也以重爲
之根也常燕處則雖末觀而不爲躁何也以

靜爲之君也故輕則
失重根躁則失靜君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
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
救人。故無弃人。常善救物。故無弃物。是謂襲明。故善
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

資。雖知大迷。是為要妙。

瑕玉玷也。謫直革反。責也。籌策計數者所用之筭。以竹為

之。楗其偃反。拒門木也。橫曰關。豎曰楗。結繫也。繩索也。約束也。襲相傳襲也。一作掩襲之。襲言密用也。傳奕云。是以聖人常善救人。二十字獨見河上本。古本無之。

蘇註

乘理而行。故無迹。時然後言。故言滿天下。無口過萬物之數。早陳于前。不計而知。安用籌筭。全

德之人。其于萬物如母之于子。雖縱之而不去。故無關而能閉。無繩而能約。彼方挾策以計。設關以閉。持繩以結其力之所及者少矣。聖人之于人。非特容之又善救之。我不弃人。而人安得不歸我乎。夫救人于

危難之中。非救之大者也。方其流轉生死。爲物所蔽。而推吾至明。以與之。使暗者皆明。如燈相傳。相薰而不絕。則謂善救人矣。聖人無心于教。故不愛其資。天下無心于學。故不貴其師。聖人非獨吾忘天下。亦能使天下忘我。故也。聖人之妙。雖智者有所不喻。故曰要妙。

呂註

車行則有轍。徒行則有迹。則行固不能無轍迹。無轍迹。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則言固不能無瑕謫者。也。知言之所以言。則言出于不言。故曰善言無瑕謫。

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筭。唯得一而忘言者。爲能致數。致數則其計不可窮矣。故曰善計不用筭。筭。天門無有。闕闕在我。我則不闕。誰能開之。故曰善閉無闕。鍵而不可開。天下有常然者。約束不以經索。因其常然而結之。故曰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故行而不以此。則行不能無轍迹。言而不以此。則言不能無瑕謫。計也。閉也。結也。而不以此。則雖用筭。筭而亂。雖有關。鍵而開。雖有繩約。而解。所有于已者。不能無蔽。何暇人物之救哉。聖人唯能體道以善此五者。是以常善救人。而無弃人。言善救物。而

無弃物矣何則此五者性命之理所同然者也雖聖人以知常之明而救之于所同然之際耳行之言之計之閉之結之而莫知其所以然則其明襲而不可得見故曰是謂襲明唯其善救也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明人之不善何弃之有哉雖然志道者忘心善人者雖不善人之師而吾不知其資之為可貴也不善人雖善人之資而吾不知其資之為可愛也不貴其師不愛其資則雖智者有所不知而遠迷矣夫唯以智求之而不得此道之所以為要妙也故曰雖智大迷是謂要妙之

董註

輪輾地為轍迹夫與道為一何迹之有謫過也

謂善計無門無房四達皇皇而天地之大亦不能出乎其外是謂善閉妙本湛然不為法縛不求法脫堂密密了無間然所謂不可須臾離也苟溺于刻意尚行執言滯句用心計度以求道而不達方便之門則反為教相所縛不能徹見萬法根元矣所謂善結者無為而已夫救人于危難特救其形耳而且未必能博豈足善哉惟彼方執著有為迷其性于暗蔽之中而我以兼容容之以先覺覺之使彼之天光自發

息齋註

如明燈之傳襲無盡而在我者既以與人已愈多則其明亦何限量哉故曰常善常之為言無時不然也
行未有無迹言未有無瑕計未有非籌筭閉
以足故無轍迹言不以口故無瑕謫計不以心故無
籌筭閉不以關鍵故不可開結不以繩約故不可解
由其以至常為體而妙于用常故能無所不善常之
為道人人而有物物而得既謂之常則不以人而多
不以物而少由人與物雖有常而失其真常故聖人
每以真常救之以真常救人則人無弃人以真常救
物則物無弃物然亦豈聖人能為此哉由人與物皆
有此明聖人還以其元明示之故曰是謂襲明至于
襲明則均于一惟人無善無不善故善人不善人之
師言不善人之可以為善人也不善人善人之資言
不善人之本同善人也若不貴其師而不師其善不
愛其資而甘于為惡雖有多智祇益為迷反本還原
是謂
要妙

程俱論

善行善言善計善閉善結皆常善也唯常善也故能救人無弃人救物無弃物有為之善

其能爾乎唯無積也故能爲人已愈有與人已愈多
住相之施其能爾乎推是道以濟天下而度羣生亦
河儒釋老之分哉

宏甫註

自謂有法可以救人是弃人也聖人無救是以善救然則無關者善閉無約者善結無策

善計無謫善言無迹善行皆可知矣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
于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
忒復歸于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
常德乃足復歸于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
長故大制不割守保守也復並扶又反谿谷衆水所注天下極言之也忒爽也足全也長上聲制裁斷也割分裂也

呂註

雄動而雌靜雄剛而雌柔雄倡而雌和知其雄
守其雌則篤靜致柔和而不倡者也故為天下
谿谿之為物受于谷而輸于江海受而不拒輸而不
積物之能通而無迂者也通則常德不離矣人之
生也常德內全與物無迂及為物之所遷則日益以
離唯能篤靜致柔和而不倡則常德不離而復歸于
嬰兒矣白于色為不受染于物為明于行為金于數為
四黑于色為不受染于物為晦于行為水于數為一
知其白守其黑不受萬物之染若晦若水終之于抱
一抱土則能曲能枉能窪能敝故可以為天下式為
天下式無往而非一則常德不忒矣不離者不離其
故處而已而未必能不忒也不忒則不差矣嬰兒之
為物專氣致柔不失其一體之和而已復歸于無極
則嬰兒不足以為榮辱亦若是而已知其榮守其辱去
辱人之所以為榮辱亦若是而已知其榮守其辱去
華歸根雖被以天下之所甚惡而不能累焉故為天
下谷谷之為物虛而能盈應而不藏而江海之源所
自出者也為天下谷則反乎其源矣故常德乃足
則又非特不忒而已復歸其樸樸者真之全而物之
混成者也唯其混成而未為器故能大能小能曲能

直能短能長能圓能方無施而不可則無極不足以
言之也然則守其雌守其黑守其辱足矣安用知其
雄與白與榮哉蓋守之以爲母知之以爲子守之以
爲經知之以爲變也樸散則爲器器之爲物能大而不
能小能曲而不能直能短而不能長能圓而不能
方故聖人用之爲官長而已非容乃公公乃王之道
也若夫抱樸以制天下其視天下之理猶庖丁之視
牛未嘗見全牛也行之于所無事而已恢恢乎其于
游刃有餘地矣何事于割哉故曰大制不割

息齋註

雄動而作雌靜而處動必歸靜雄必歸雌故
爲天下谷白者欲其有知黑者欲其無知有
知以無知爲貴知白以守黑爲賢故爲天下式榮者
我加于人辱者人加于我我加于人而人能受則其
益在人人加于我而我受則其益在我故爲天下
谷然道之常豈有所謂雄雌白黑榮辱者哉曰知白
守者非常德也及散而爲德以德自處若用其雄用
其白用其榮則失常德矣若用其雌常德不離復歸
于嬰兒用其黑常德不忒復歸于無極用其辱常德
乃足復歸于樸所謂嬰兒曰無極曰樸者真常也故

真常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守必使可知可守者復
歸于常然後為道及樸散為器聖人以道制器猶不
失于道故用之為官長官長者視天下猶官長之非
割如家而私之也故官而不私長而不宰是謂大制不

純南註

此言聖人以無御有微妙同玄之道知知子

之意雌雄以剛柔言黑白以明晦言榮辱以貴賤言
谿谷在下眾流所歸也式法也亦歸之之意常德真
常之德嬰兒言其和也無極言其虛也樸言其質也
皆指常德言之此章變文叶韻反覆吟咏亦與詩體
相類既曰守雌為谿矣又曰常德不離覆而言之非
為谿之後復有不離之功也既曰常德不離矣又曰
復歸嬰兒申而言之非常德之外復有嬰兒可歸也
下二者放此蓋天下之事非柔所能獨濟者固有時
而用剛也非晦所能獨理者固有時而用明也非賤
而用下所能獨成者固有時而在上也此聖人所以
必知其雄知其白知其榮也然剛不生于貴而生于
柔明不生于明而生于晦貴不生于貴而生于賤是

剛也明也貴也物之末也子也去道遠者也柔也晦也賤也物之本也母也去道近者也此聖人所以必守其雌守其黑守其辱也聖人守此而天下之母在我矣其子焉往所以爲谿爲谷爲式而天下歸之者正以此真常之德未之離焉耳其常德不離則雖至剛以決天下之事至明以燭天下之情至貴以蒞天下之賤然爲而不恃長而不宰功成而不居未嘗不復歸其根也聖人之有天下而不與也以此嬰兒無極樸實人固有之道故以復歸言之官長羣有司之長也樸可以割而爲器而器不可以爲樸官長羣有司子猶之爲樸不爲器爲官長不爲羣有司正其本而已不然逐子忘母紛紛然惟雄白榮之求與物相刃相摩而莫之能止則身之不暇治而況天下之歸哉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响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取如左氏

取我田疇而伍之史記取高帝約束紛更之取爲治之也司馬溫公曰爲之則傷自然執之則乖通變响音許一音虛羸力爲反載始也又任載也隳許規反去上聲陸農師云去甚慈也去奢儉也去泰不敢爲天下先也三者聖人所以取天下也

蘇註

聖人之有天下非取之也萬物歸之不得已而受之其治天下非爲之也因萬物之自然而除

其害耳若欲取而爲之則不可得矣凡物皆不可爲也雖有百人之聚不循其自然而妄爲之必有齟齬不服者而況天下乎雖然小物寡衆猶有可以力取而智奪者至于天下之大有神主之相待其自歸則叛不聽其自治則亂矣陰陽相盪高下相傾大小相使或行于前或隨于後或响而暖之或吹而寒之或益而強之或損而羸之或載而成之或隳而毀之皆物之自然而勢之不免者也世之愚人私已而務得乃欲拒而違之其禍不覆則折唯聖人則知其不可逆順以待之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使不至于過而傷物而天下無患矣此不爲之至也堯湯之于水旱雖不能免而終不至于敗者由此故也易之泰曰后

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三陽在內三陰外物在泰極矣聖人懼其過而害生故財成而輔相之使不至于過此所謂去甚去奢去泰也

呂註

聖人抱樸以治天下故大制不割則其取天下常以無事而已取之也者得天下之心使之不

去者也則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非所以取天下也非所以取而取之吾是以見其不得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天下之為器神器也唯神道可以御神器神無思也無為也而為之則御之非其道矣故不可為也為者所以求成而適足以敗之執者所以求得而適足以失之也堯非有人非見有于人巍巍乎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凡此者真知所以取天下者也非為而執之者也是以凡物有行則有隨有响則有吹有強則有羸有載則有隳事勢之相生不得不然也則安可以執而為之哉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凡以輔萬物之自然而已其取為也哉

元澤註

至人體神合變與物為一雖兼制天下而未嘗有有故能從容無為而業無不濟糠粃土

直將陶鑄帝王若夫塊然有而以已遇物則雖六尺
之身運轉妨帶若將不容而況天下之大歟取者取
物是其有為者造作是其有為有已為之方
且存乎憂患之間而何暇治人乎聖人心超有無不
物于物故陰陽交代而我法不遷苟為有有則物與
為敵萬變糾錯不可勝圖矣故獨行于前而不知隨
者在后如形影之不舍响之欲溫而不知吹者之已
至如寒暑之相生知強而已則羸者有時而來知載
而已則墮者應手而至此皆造化之大情朝暮之常
態有有者不知由已不了故有此患而更與為競夫
如是則雖介然一物之微而憂患之大充塞天壤安
能操神器而不累乎聖人心合于無以酬萬變方其
為也不以經懷如鏡應形適可而止分外之事理所
不為彼有有者妄見諸相矜已樂能為之不已故事
輒過分此由不知行隨响
吹強羸載墮之反覆故爾

息齋註

聖人體道以為質不得已而受形于天地之
間由天下不得聖人則不治故不得已取天
下而為之然望人視此身猶寄也以天下寄其所寄
豈肯強其所無以失真常之道哉由不知道者以天

下爲實有而我始君之于是以有爲撓之以有物執之而不知其所爲者反足以敗之其所執者反足以失之蓋物之在天下或往可以行或止可以隨或嗟之可暖或吹之可寒或強而壯或羸而損或任而載或弱而墮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若必欲爲之執之使行者爲隨嗟者爲吹強者爲羸載者爲墮則雖天且不可而況于人乎聖人因其自然知其所受受者有不可變但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使可行可嗟可強可載者不至于過而或隨或吹或羸或墮者不至于不及是謂以吾自然輔其自然

薛註

物各有自然之性豈可作爲以害之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惟因其自然而已聖人所謂甚奢泰者非謂後世夸淫踰侈之事凡增有爲於易簡之外者皆是也漢書黃霸傳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其言本此而意實不同事有太過者去之小而無害不必改作此漢人之意也物有固然不可強爲事有適當不可復過此老子之本意也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

荆棘生焉。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矣。

好去聲還旋

也。處上聲，善卽有道者也。不得已爲之難也。莊子曰：「不得已而後動。」又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又託不得已以養中，皆與老子語合。果而勿矜，以下五而字當讀如於字。人方果於彼，我獨果于此也。矜，自恃也。伐，夸大也。驕，恣肆也。已，止也。早已言不久也。

蘇註

聖人用兵皆出于不得已，非不得已而欲以強勝天下，雖或能勝其禍，必還報之。楚靈齊晉秦

始皇，漢孝武，或以殺其身，或以禍其子孫。人之所毒，鬼之所疾，未有得免者也。兵之所在，民事廢，故田不修，用兵之後，殺氣勝，故年穀傷。凡兵皆然而況以兵強天下者邪？果決也，德所不能緩，政所不能服，不得已而後以兵決之耳。勿矜，勿伐，勿驕，不得已四者所以爲勿強也。壯之必老，物無不然者。惟有道者成而

若缺盈而若冲未嘗壯故未嘗老未嘗歿
以兵強天下壯亦甚矣能無老乎無歿乎

呂註

人主者無爲者也佐人主者有爲者也取天下

佐人主者任在于有爲猶爲不以道也況于主道之
無爲乎所以然者以其事好還而已以道服天下則
天下莫敢不服而以兵強天下亦將阻是而抗我矣
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
後必有凶年師之毒天下如此故善用兵者果而已
果者克敵者也敵而克之造攻自鳴條朕哉自毫克
敵之謂也此出于不得已非所恃以取強也果而勿
矜其能果而勿伐其功果而勿驕其勢其果常出于
不得已是乃果而勿強之道也如果而矜其能果而
伐其功果而驕其勢則是果于強非果于不得已者
也凡少則壯壯則老物之情也道也者貴于守柔以
爲強乃所以久而不殆者也若以兵強天下則是弃
柔而用壯壯而必老則物而已豈道之所以
物物哉故曰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息齋註

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
兄是謂好還兵之不勝其害未易一二數使

幸而勝其殺氣之應地不能使之生天不能使之和
故荆棘生于屯戰之所饑饉起于軍旅之後則其不
勝者可矣故善戰者因其不得已果于一決而不
以是取強果者不久之謂也內持不得已之心外爲
一戰之決故未嘗矜未嘗驕未嘗伐未嘗強皆生于
不得已也若得已而不已兵老而氣衰猶人壯之必
老是爲不道人之不道尚猶不
盡年而灰而況于兵之老乎

宏甫註

天道好還而以兵強佐人主者不知道者也
夫知其不可以取強而遂已非果斷不能也
而惟善者能果故歷言當果數事其旨深矣物壯則
老此天道也惟知強壯之可恃不知老敗之將至是
謂不道不道之事
不可以不早已夫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
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

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

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

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謂佳

佳之也溫公曰兵愈佳則害人愈多惡去聲處上聲下並同左為陽為生右為陰為死恬澹安靜也美即佳也樂去聲純甫云此章自兵者不祥之器以下似古之義疏薄入于經者詳其文義可見

蘇註

以為常是謂不處

呂註

文觀而武匿者天地之道陰陽之理也兵而佳之是乃器之不祥而物之或惡也是以有道者

不處故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其所貴異乎平居之時則是固以不祥之器處之而非君子之器也不所以佳之也必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故勝而不美也非所以佳之也天將救之以慈衛之慈者天下所以樂推而不厭也則殺人者豈其樂哉而美之則是樂殺人也樂殺人者不可得志于天下也故吉

老子翼

卷之一

二四

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夫以喪禮處之則是不祥之器而不美之可知已老子之察于禮學者如此而謂老子絕滅禮學豈知其所以絕滅之意乎

息齋註

兵不可佳而佳猶人不可殺而殺故不樂殺

正其言詳矣然虛實奇正之本孫吳未必知之也老子曰恬淡爲上勝而不美夫以恬淡言兵誠若不類然不知恬淡則靜靜者勝之本也狂躁則動動者敗之基也梁襄問孟子曰天下惡乎定曰定于一旦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使果不嗜殺人則定天下有不難者自古及今不嗜殺人者必興嗜殺人者必亡嗜殺人而暫成者有已未有嗜殺人而多歷年者也故君子戰勝以喪禮處之不祥之器有道者不處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

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

王輔嗣註

道無形不繫常不可名以無名為常故曰道常無名也

得道莫若守樸夫智者可以能臣也勇者可以武使也巧者可以事役也力者可以重任也樸之為物貴然不偏近于無有故曰莫能臣也抱樸無為不以物累其真不以欲害其神則物自賓而道自得天地相合則甘露不求而自降我守其真性無為則民不令而自均也始制謂樸散始為官長之時也遂任名以號物則失治之母故知止所以不殆川谷求于江海非江海名之世行道于天下者不令而自均不求而自得故曰猶川谷之於江海也

蘇註

樸性也道常無名則性亦不可名矣故其為物舒之無所不在而斂之不盈毫末此所以雖小

而不可臣也故匹夫之賤守之則塵垢批糠足以陶
鑄堯舜而侯王之尊不能守則萬物不賓矣冲氣升
降相合爲一而降甘露胎然被于萬物無不均遍聖
人體至道以應諸有亦露之無不及者此所以能賓
萬物也聖人散樸爲器因器制名豈其徇名而忘樸
逐末而喪本哉蓋亦知復于性是以乘萬變而不殆
也江海之鍾也川谷水之分也道萬物之宗也萬
物道之末也皆水也故川谷歸其所鍾皆道也故萬
物賓其
所宗

呂註

道常無名名之爲道則與道乖矣方其無名固
未始有物也其樸可謂小矣而天下不敢臣天
何故天地資之以始萬物恃之以生則天下孰有敢
臣其所自始與其所自生哉夫是以生則天下孰有敢
不有真君焉是之謂也侯王若能守則是以真君焉
萬物萬物孰有得其真君而不賓者乎故曰聖人作
而萬物覩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
乎地而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
形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則交通成和之至也侯王執
道紀而萬物賓之也亦若是而已孰得見其形哉故

人莫之令而自均也無名之樸無思也無爲也工宰一動則始制有名而名亦既有矣於是之時亦將知止則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則何殆之有哉此王侯所以守之之道也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其有不歸之者邪

息齋註

此言道與器相與爲循環輕重也道常無名臣知尊之無以加於我也矣王雖大若不能守則萬物不賓蓋能賓之者在此而不在彼也譬如天地雖有高下然至合以降甘露非有人使之而無不齊者是天地未嘗不同也由是觀之道雖小不必輕侯王雖大不必貴天地雖判不必離雖道散而爲物物各有名而天亦未嘗遂弃物也唯其未嘗弃物物立于天地之間而不殆者以天猶生之也故物不以道散而虧道不以物生而散譬猶川谷之爲雲雨江海之爲浸潤川谷之氣未嘗不通于江海而江海之氣未嘗不通于川谷若以道觀之則未嘗一日而不循環若以器取之則水陸之分有不同者矣

筆乘

道常首章所謂常道也無名首章所謂無名也以其未彫未琢故謂之樸以其曰希曰微故謂之小然能見小而守之者鮮矣侯王若能守是見小曰明者也知子守母者也如此則靜為動君而動為之臣一為萬主而萬為之賓又孰有臣僕者哉始即無名天地之始制者裁其樸而分之也始本無名制之則有名矣苟其遂於名而莫止則一生二二生三將巧歷不能筭而種種名相皆以為實與接為構窮萬世而不悟陰陽之慘殆孰甚焉所謂不知常妄作凶也誠知無可以適有則有亦可以之無是故責其止止者鎮以無名之樸也知止則不隨物遷淡然自足殆無從生矣此非強之也物生以道生物滅以道滅萬物皆作于道萬物皆歸于道我之性宅我自復之夫何難之有故江海之宗也川谷水之派也異派必會于宗殊名必統于道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其所不失

卽易之止其所也羅什曰在生而不生曰久在歿而不歿曰壽

蘇註

分別爲智蔽盡爲明分別之心未除故止于知人而不能自知蔽盡則無復分別故能自知而

又可以及人也力能及人而不能及我者所遇而足則則非力之所及故可謂之強也知足者所遇而足則未嘗不富矣雖有天下而常挾不足之心以處之是終身不能富也不與物爭而自強不息物莫能奪其志也物變無窮而心未嘗失則久矣歿生之變亦大矣而其性湛然不亡此古之至人能不生不歿者也

呂註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自知然後能知人則明者固智之所自出也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自勝

然後能勝人則強者固力之所自出也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能自知非所以知常也則知常者乃所以自知也明至于自知則其于知人也何有守柔曰強與接爲構曰以心鬪非所以守柔也則守柔者乃所以自勝也強至于自勝則其于勝人也何有有自知之明則知萬物皆備于我而無待于外慕也故曰知足者富有自勝之強則于道也勤行而已矣無事于他求也故曰強行者有志知其足于已而強行之則

能存其所存而不為物之所遷矣故曰不失其所者
久能存其所存則雖歿而未嘗亡也故曰歿而不亡
壽者

息齋註

知在外為智在內為明勝在外為力在內為
強智與力為妄明與強為真入道之門皆由

于此人所以不能入道者以自見不明而為物所勝
也若內明則自不驚外不驚外則漸能勝物積日既
深自然入道凡不足者蓋不知我之有也萬物皆備
于我返照內觀知取諸一身而足不亦富乎知足心
生漸離諸有有力未全未能充其所見必有強志乃
能力行見清靜根漸返于道虛中證實所得不移無
古無今浩然常住是謂不失其所等視歿生
有如旦暮生而不有歿而不亡是之謂壽

農師註

列子之不化莊子之不失佛氏之不變與歿
而不亡同意是以聖人之生也與歿同謂之

神聖人之歿也與生同謂之壽言其生歿之未有異
也夫唯生歿同狀而萬物一府故夫身如蜩甲蛇蛻
寓之而已蓋蜩之甲已歿而其蜩未嘗亡蛇之蛻已
腐而其蛇未嘗喪何則其真者雖歿不滅也曰夫至

人不焚于火不溺于水虎不能搏兕不能觸乘虛不墜觸石不礙而未嘗有歿則又曰歿而不亡何也蓋聖人之于時隨之而已時之所當行聖人不強避時之所當止聖人不強爲視其天而已故有能之而能不爲之是以有生而不歿有歿而不亡者也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

其大

汎無繫著也

蘇註

汎兮無可無不可故左右上下周旋無不至也世有生有物而不辭者必將名之以爲己有世有

避物而不有者必將辭物而不生

生而不辭成而不有者唯道而已大而有爲大之心則小矣

呂註

一曲者非大道也大道則無乎不在故汎兮其

可左右也凡物之大者則不可名于小小則不可名于大是道也以其可以左右也故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成功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為主夫唯不居不為主故常無欲常無欲則妙之至者也故可名于小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則容之至者也故可名于大雖然既大矣而可名于小則非大也既小矣而可名于大則非小也非大非小此道之所以隱于無名也然則道之所以為大也果不在大也聖人體道者也則其所以能成其大者豈自大也哉

息齋註

大道汎兮充滿入極及其用之如在左右萬物非道不生而道未嘗言其能也萬物非道不成而道未嘗自名其功也萬物非道不養而道未嘗自以為主也方其小則不見其朕及其大則未嘗

主萬物萬物悉歸焉聖人亦然終不自以為大而萬物終無以過之唯其不取大故能成其大

筆乘

可名于小爾言不可名小可名於大爾言不可名大既云可左可右所以非小非大非小非大

所以成其大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

不可既。

林希逸云。大象者。無象之象也。天下往者。執此而往行之天下也。既盡也。

希聲註

大象者。道也。夫能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則天下萬物皆歸往之矣。夫聖人視民如赤子。

唯恐其傷而況有事傷之乎。未嘗有以傷之。則歸而往之者。莫有受其傷矣。莫受其傷。則天下皆安其夷泰矣。夫樂可以悅耳。餌可以適口。則旅人爲之留連爲之歡饜。然非其所安。不可以久處。故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也。夫執大象者。則不然。不以欲樂示於人。故言之出口。淡乎其無味。教之入心。泊乎其不美。希乎夷乎。雖不足以視聽然用之。不窮酌之不竭。彌乎千萬年而不可以既。

蘇註

道非有無。故謂之大象。苟其昭然有形。則有同有異。同者好之異者惡之。好之則來。惡之則去。

不足以使天下皆往矣。有奸有惡。則有所利有所害。好惡既盡。則其于萬物皆無害矣。故至者無不安。無

不平無不泰作樂設餌以待來者豈不足以止過客哉然而樂闕餌盡彼將舍之而去若夫執太象以待天下天下不知好之又況得而惡之乎雖無臭味形色聲音以悅人而其用不可盡矣

呂註

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萬物歸焉而不

而不往哉故曰執大象天下往失道而天下往則去之而已則其往也不能無害執道而天下往則雖相忘于道術而未嘗相離也故往而不害安平泰平者安之至泰者平之至有樂之可樂有餌之可嗜則止者過客而已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則非餌之可嗜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則非樂之可樂若然者用之豈可既乎過客止則為之遽廬而已非可久者也用之不可既則百姓日用而不知而安平泰之所自出也

息齋註

道降而有象象生則物往從之愚者往而不返智者往而不害往而不返者失道而從物

也往而不害者與道俱也既與道俱往不離道無所不安無所不平無所不泰與道為一心不知道道不

知心若知道而行則有不平有不泰矣聖人
之于形器如過客之寓于旅亭暫住而去未嘗有顧
惜之心苟為欲樂所餌過客止于所寓留而不去未
有不為患者故聖人執大象而往雖從於物其心常
與道俱味無味之味視無色之色聽無聲之聲用無
用之用即于形器之間全收道用此其所以安平泰
也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
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
勝強魚不可脫於深淵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歛音
吸斂

也舉也張開大也深淵原作
淵邦原作國今從韓非本

蘇註

未嘗與之而遽奪則勢有所不極理有所不足
勢不極則取之難理不足則物不服然此幾于

用智也與管仲孫武無異聖人與世俗其迹固有相
似者也聖人乘理而世俗用智乘理如醫藥巧於應

病用智如商賈巧于射利聖人知剛強之不足恃故以柔弱自處天下之剛強方相傾相軋而吾獨柔弱以待之及其大者傷小者歿而吾以不校坐待其斃此所謂勝也雖然聖人豈有意爲此以勝物哉知勢之自然而居其自然耳魚之爲物非有爪牙之利足以勝物也然方託於深淵雖強有力者莫能執之及其脫淵而陸則蠢然一物耳何能爲哉聖人居于柔弱而剛強者莫能傷非徒莫能傷也又將以全制其後此不亦天下之利器也哉魚惟脫于淵然後人得制之聖人唯處于柔弱而不厭故終能服天下此豈與衆人共之者哉

呂註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此者天之道物之理人之事其勢未嘗不如此者也於張知歛於強知弱於興知廢於與知奪非知幾者孰能與于此哉故曰是謂微明然則能歛之張之弱之強之廢之興之奪之與之者無形而柔弱者也爲其所歛所張所弱所強所廢所興所奪所與者有形而剛強者也則柔弱之勝剛強也明矣人之不可以離柔弱猶魚之

不可以脫于淵魚脫于淵則獲人離于柔弱則死之
徒而已矣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于
無間馳騁天下之至堅而入于無間則器之利者也
操利器以馭天下國家則其所以圖回運動者常在
于無形之際安可使知其所自來哉故曰國之利器
不可以示人

元澤註

陰陽之情如循環然往窮必反盛極必衰觀
乎月滿之虧日中之昃則萬物一致斷可知

矣唯至人深達先幾明乎無朕故養生則裕於屈伸
處已則適乎消長蒞事則知成敗之數御敵則達擒
縱之權古之人所以酬酢萬變而澹然無事者以此
道也然則雖鬼神幽將不能窺而況于人乎易曰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見形則知
剛強之制柔弱識理則悟柔弱之勝剛強至人深達
微明之義故謙而不亢沖而不盈不與物爭而亦莫
能與之爭也雖然此道本之言耳若夫變化無常則
一柔一剛一弱一強孰能定之顧雖剛強而柔弱不
能勝者動契乎理而心不離乎柔弱也由此觀之又
知柔弱之勝剛強矣此所謂利器者也魚與伏柔弱
而自藏于深渺之中以活身者也聖人退處幽密而

操至權以獨運幹萬物于不測故力旋天地而使衆
觀其健威服海內而人不名以武豈暴神靈而使衆
得而議之哉嘗竊論之聖人之所以異于人者知幾
也夫以剛強遇物則物之剛強不可勝敵矣天下皆
以剛強勝物也吾獨寓于柔弱不爭之地則發而用
之其孰能禦之者觀夫天道則秋冬之爲春夏亦一
驗矣彼聖人者自藏于深淵之中而託柔弱以爲表
故行萬物於術內而神莫能知其所以此所謂密用
獨化者邪易曰吳以行權莊

純甫註

將欲云者將然之辭也必固云者已然之辭

之理故物之將欲如彼者必其已嘗如此者也將然
者雖未形已然然者則可見能據其已然然而逆觀其將
然則雖若幽隱而實至明白矣故曰是謂微明柔之
勝剛弱之勝強正此理也雖然謂之微明則微而明
可也明其微不可也何謂微而明韜此理以自養靜
深斂退優游自得如魚之不脫于淵是也何謂明其
微炫此理以示人后翬招尤借寇誨盜如以邦之利
器示人是也莊子胠篋一篇蓋明此意利器兵也設

喻之言蓋微明之理聖人用之則爲大道姦哇竊之則爲縱橫捭闔之術其害有甚于兵刃也故聖人陰之以利

器云

息齋註

此聖人制心奪情之道心之爲物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欲以止止之轉止轉動聖人知其

不可強止故欲歛反張之欲弱反強之欲廢反興之欲奪反與之夫欲止動以止止之止不可得必固反之以動求止自動觀妄動已而竭妄廢真還自然歸止動雖欲動動心不起心既不起止亦不生此聖人歛心弱志廢情奪欲之道微而難見故曰是謂微明此之微明既柔且弱而能勝天下剛強之欲以其不離道母也若離道母則如魚之脫于淵魚既不可脫于淵則國之利器亦不可示人以此示人人亦將有不信者矣此篇世之解者不循其本多以孫吳之兵說雜之此詩禮之所以發冢也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

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道常言道之大常也介甫云言道之主故曰萬物將自賓言道

之變故曰萬物將自化作動也鎮者壓定之使不動也羅什曰心得一空資用不失萬神從化伏邪歸正

希聲註

道之所以為常者以其體無名故無為用有

物之理得而天下正所謂我無為而民自化也苟利

欲之情一有萌兆必以此大道之質真而正之使無

得動夫上德無為而無以為則同于道矣下德為之

而有以為則同于德矣得于德者必失于道故有無

為之心必有無為之跡後世將尋其跡而忘其本或

蘇註

道常者無所不為而無為之意耳聖人以無

為化物萬物化之始于無為而漸至于作譬如

嬰兒之長人偽日起故三代之衰人情之變日以滋

甚方其欲作而上之人與天下皆靡故其變至有不

可勝言者苟其方作而不爲之動終以無名之樸鎮
之庶幾可得而止也聖人中無抱樸之念外無抱樸
之迹故樸全而用大苟欲樸之
心尚存于胸中則失之遠矣

呂註

萬物皆有各名也而道常無名則有名者莫不爲
之賓故言萬物將自賓則以無名言之雖然此
知無爲而已無爲而無不爲則未嘗有夫無爲也故
萬物將自化自化則我與萬物莫非道也孰知萬物
之賓與其所以賓哉故方其自賓也始制有名名亦
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者復于無名之樸而已方其
自化也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而無名之
樸亦將不欲也無名之樸亦將不欲則豈特無爲而
已而亦未始有夫無爲者也天下之動正夫一者也
侯王守道以至于此則可謂不欲以靜矣天下其有
不自正者乎夫老子真人也宜不弊弊然以天下萬
物爲事而于侯王如此其諄諄何也道以修之身爲
真以修之天下爲普使侯王者知而守之則修之天
下不亦普乎夫不齋其道而欲與天下同之仁也欲
同之天下而先之侯王義也而學者顧見其言有絕
弃仁義則曰老子槌提吾仁義而小之也吾所不取

嗚呼彼不見其所以絕
弃之意宜其不取焉耳

息齋註

道自無而入有始于喜怒哀樂之
禮樂刑政之備極而不反化化無窮

道矣故聖人于其將流則復以樸鎮之既鎮以
亦無名雖用無名之樸亦將若不欲苟有用樸之
則樸非其樸矣不
欲以靜民將自正

老子翼卷之一

老子翼卷之二



北海焦 竑弱侯輯

秣陵王元貞孟起校

下篇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
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
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
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
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
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

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無以為用也仍一作
仍夫音符前識如釋典

前塵之前非有諸
已之謂也處上聲

蘇註

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非有意于德而德自足

何德之有無為而有以為之則猶有為也唯無為而
無以為者可謂無為矣其下非為不成然猶有以為
之非徒作而無術者也仁義皆不免于為之矣其所
以異者仁以無以為為勝義以有以為為功耳德有
上下而仁義有上無下何也下德在仁義之間而仁
義之下者不足復言故也自德以降而至于禮聖人
之所以齊民者極矣故為之而不應則至于攘臂而
強之強之而又無術矣忠信而無禮則忠信不見禮立而忠信之
美發越于外君臣父子之間夫婦朋友之際其外燦
然而中無餘矣故順之則治違之則亂治亂之相去
其間不能以髮故曰亂之首也聖人玄覽萬物是非
得失畢陳于前如鑑之照形無所不見而孰為前後
世人視止于目聽止于耳思止于心冥行于萬物之

問役智以求識而偶有見焉雖自以爲明而不知至
愚之自始也世之鄙夫樂其有得于下而忘其上故
喜薄而遺厚采華而弃實
非大丈夫孰能去彼取此

呂註

道之可道非常道則庸有得而有之者乎上德
者以無得爲得唯其無得乃所以得也故曰上
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者以不失之爲得者也唯其
不失故雖得而非德故曰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
德無爲非故無爲也率德之自然而實無以爲也下
德不知出此而爲之故不能不有以爲也夫德無以
爲足矣而且仁者則是爲之也然上仁者之于仁
無所事仁而仁者也是爲之而無以爲也仁則不可
獨者也必有義焉雖上義不得不爲者也仁者之而
有以爲也仁者施之而已義則擇所施之宜者也未
責所報也禮則施報矣來而不往非禮往而不來亦
非禮施報之義也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
之以其往而不來雖不以禮繼之猶不爲非禮以禮
之理固如是也上仁上禮上義猶如此則其下者不
論而見矣由是觀之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
而後義失義而後禮豈虛言哉禮之相責望者如彼

則忠信自此薄亂爭自此起而智謀之所以用也是
禮雖所以治亂適所以首亂也前識雖所以用智乃
所以始愚也夫何故人之治常生于厚厚則其性薄
則其偽去性而作偽未有不亂者也人之自知常在
于明明則其實智則其華離實而務華則未有不愚
者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
華故忘仁義絕禮學遺智慧而志
于道德之大全是之謂去彼取此

息齋註

上德不德則在仁而仁在義而義惟其所之
未嘗執也下德不失德則仁之不可為義義
之不可為禮既已為之則不可得而變故上德不失
道道常無為而無為之心下德不失德德則有為
而有為之跡矣上德無為仁是也仁近于道故曰
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近于道故亦無為亦無
以為降而為義義者宜也以義宜物則有以為為不
失宜為而未失又降而為禮禮者理也以禮理物苟
莫之應而吾必欲理之則有攘臂而仍之者蓋不可
得謂之道可得謂之德德在人謂之仁仁不失其宜
謂之義義以正物謂之禮故失道而德失德而仁失
仁而義失義而禮自然之次也自道五降而至于禮

五降之後不足觀矣夫禮由亂而作因其有長幼無
禮則亂故立禮以救之然至攘臂而仍之則禮亦隨
喪然則禮者亂之首也多知不足以為道由其多知
惑亂本真知不從真浮妄無實然則多知者愚之始
也故禮為忠信之薄而識為知道之華聖人
處厚不處薄貴實不貴華故常不失道本

宏甫註

無為也而亦無無為也是謂上德黃帝是也
其次雖為之而實無為是謂上仁堯之仁如

天是也又其次不惟為之而且有必為之心是上義
也舜禹以下聖人是也夫失道而德失德而仁失仁
而義至于失義而後禮則所以為之者極矣故為而
不應則至于攘臂攘臂不應則刑罰甲兵相因而起
矣是亂之首而忠信之薄也凡此皆以識智在前
為道之障不知德也仁也義也禮也皆道之華而愚
民之始有真智者所不處也夫華者不實實則厚華
則不厚安有大丈夫而不知處厚乎欲處厚者所當
去識求智而後無
為大道可幾也

嚴君平解

虛無無為開導萬物謂之道人清靜因應
無所不為謂之德人兼愛萬物博施無窮

謂之仁人理名正實處事之宜謂之義人謙退辭遜
恭以守和謂之禮人此五者皆可道之陳迹非至
者也至者一尚不存安有其五故帝王根本道為
之元德為之始道失而德次之德失而仁次之仁失
而義次之義失而禮次之禮失而亂次之凡此五者
道之以一體而世主之長短也故所為非其所欲所
求非其所得不務自然而務小薄也夫禮之為事中
外相違華盛而實虧末隆而本衰禮薄於忠權輕於
威信不及義德不逮仁為治之未為亂之元詐偽所
起忿爭所因故莊子曰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
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
虧也禮相偽也此之謂也

韓非解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
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
其報也故曰上仁為之而無以爲也義者君臣上下
之禮父子貴賤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親疎內外
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懷上子事父宜賤敬貴宜知交
朋友之相助也宜親者內而疎者外宜義者謂其宜
也宜而為之故曰上義為之而有以爲也禮者所以
貌情也羣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

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諭故疾趨卑拜而明之
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飾之所
以諡內也故曰禮以情貌也凡人之爲外物動也不
知其爲身之禮也衆人之爲禮也以尊他人也故時
勸時衰君子之爲禮以爲其身故神之爲上禮上禮
神而衆人貳故不能相應故曰上禮爲之而莫之應
衆人雖貳聖人之復恭敬盡手足之禮也不衰故曰
攘臂而仍之禮爲情貌者也文爲質飾者也夫君子
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
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
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
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
子之間具禮而不明故曰禮薄也凡物不並盛陰陽
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
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然則爲禮者事通人
之樸心者也衆人之爲禮也人應則輕歡不應則責
怨今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
無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
乎首

筆乘

首亂始愚極言禮智流弊所至耳莊子舉老子此言而論之曰今已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

乎其易也其惟大人乎雖然既歸其根孰爲物孰爲非物故又曰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此數者雖有上下先後之異而以聖人用之皆道也此蓋聖人百慮同歸二際俱泯豈復有彼此去取邪

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
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
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
滅侯王無以貞而貴高將恐蹙故貴以賤爲本高以
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

故致數輿無輿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裂破毀也

發發泄也歎消滅也竭枯竭也蹙音歎顛什也數上聲

蘇註

一道也物之所以得為物者皆道也天下之人見物而忘道天知其清而已地知其寧而已神

知其靈而已谷知其盈而已萬物知其生而已侯王知其為天下貞而已不知其所以得此者皆道存焉耳致之言極也天不得一未遽歎也地不得一未遽發也神不得一未遽蹙也然其極必至此耳天地之大侯王之資皆一之致夫一果何物也視之不見執之不得則亦天地之至微也此所謂賤且下也本也管之稱孤寡不穀音亦舉其本而遺其末耳輪輻益軫衡有之為車所謂無之以為用者也然則天地將以大為天地邪侯王將以貴為侯王邪大與賢之中有一存焉此其所以為天地侯王者而人莫或知之耳故一處貴而非貴處賤而非賤非若玉之碌碌賢而不能賤石之落落賤而不能貴也

呂註

道一而已而得之則得之者與道爲二非一也

莫不然而地也得一以寧故載焉而不陷神無形而至虛者也
者也以得一故妙乎有生而靈谷有形而至虛者也
以得一故應乎所感而盈其衆爲萬物以得一故生
而無極其尊爲侯王以得一故能制天下之動而貞
夫一則一之不可不致也如此故一者天下之動而貞
地之所以寧寂之所以靈虛之所以盈萬物之所以清
生而侯王之所以爲天下貞者也使天無以清則裂
地無以寧則發神無以靈則歇谷無以盈則竭萬物
無以生則滅而侯王也無以爲貞而唯貴高之知其
得不變邪故貴以賤爲本則未有貴者乃貴之所自
而立也高以下爲基則未有高者乃高之所自而起
也然則貴而無其貴高而無其高乃侯王之所以爲
天下貞而不變者邪是以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賤
也而貴高以爲稱者邪是以其所本爲在此也故致數而
極之以至于則貴不異乎賤卑不離乎高而譽出
於無譽矣譽無譽則毀無毀矣譽無譽則不可得而
貴毀無毀則不可得而賤玉可貴故琢之石可賤故

落之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不可得而貴賤之謂也

息齋註

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者何也天之清地

致無不同知天之所以所以清即知地之所以所以寧知神之所以靈即知谷之所以所以盈知物之所以生即知侯王之所以貞易曰天下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天下何忌何慮言其未嘗不一也若不知一則必自異自異則絕物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豈非知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豈非知貴以賤為本邪輪蓋輻軫會而為車物物有名而車不可名賞罰刑政合禮智合而為道仁義可名而道不可名苟有可執使其跡外而為治賞罰可名而治不可名苟有可執使其跡外見貴者如玉賤者如石皆可以指名而人始得而貴賤之矣

宏甫註

侯王不知致一之道與庶人同等故不免以貴自高高者必蹙下其基也貴者必蹙賤其

本也何也致一之理庶人非下侯王非高在庶人可言貴在侯王可言賤特未知之耳今夫輪輻蓋軫衡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三

輓轂轉會而成車人但見有此數者曷嘗有車哉然
而名之曰車而不曰輪輻蓋軫衡輓轂轉也由此觀
之則所謂高下賢賤者可知矣人見其有貴有賤有
高有下而不知其致之一也曷嘗有高下貴賤者哉
彼賢而不能賤賤而不能賢據吾所見而不能
致之一也則亦碌碌落落如玉如石而已矣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

無反復也須溪云反者動之極則必歸也是其反也正以其動也非動無反

蘇註復性則靜矣然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

莫如道然而天下之至強莫加焉此其所以能用萬
物也世不知靜之為動弱之為強故告之以物之所
自生者蓋天下之物聞有母

制子未聞有以子制母者也

介甫解道之用所以在于弱者以虛而已即在天者

乎太虛可謂弱矣然無一物不在所鼓舞無一形不
在所披拂則風之用在乎弱也即在地者而觀之決

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則水之託于淵虛
可謂弱矣然處衆人之所惡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
則水之用在乎弱也又曰反非所以爲動然有所謂
動者動于反也弱非所以爲強然有所謂強者蓋弱
則能強也雖然言反而不言靜言弱而不言強言動
則知反之爲靜言弱則知用之爲強天下之物生于
有有生于無亦
若此而已矣

呂註

道之周行萬物非不逝也而其動常在於反所
謂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者是也運動乎天

地非不強也而其用常在于弱所謂天下之至柔馳
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于無間者是也故天下之物
生於有有生於無唯有爲能生天下之物而無又能
生天下之有則道之動在於反而其用在於弱可知
已然則欲反而弱者無他
致一以極乎無而已矣

趙志堅註

反歸本也凡人以移故就新爲動爲道者
捨末反本故云道之動蓋身安心寂不動

也捨有歸無云動也亦猶遠曰返先既不去非遠也
爲無體名遠也今亦不來非近也爲身有之名返也

道無來往而有遠返之名。心本安然，亦有反動之義。內心虛靜，外行柔弱，者是反本之行。故云弱者道之用。有者氣也，物雖未形，已有是氣。故云有天地萬法從一氣而生。故云生于有無道也。一氣從道生，故言生于無。推極生源，指道為極。欲令學者歸心，有所前言反者，反歸此無也。

息齋註

曰：天下萬物生而為有，自有反無。然後為道，故

強反強為弱，則可以漸求于道。故曰弱者道之用。反者，自有而求無弱者，致無而求道。

筆乘

天下之物生於有所謂有名萬物之母，是已有生於無。所謂無名天地之始，是已無必生有是故貴其反反者，反於無也。有生於無是故貴其弱弱者，無之似也。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足以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

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

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建立也。偷苟且也。渝羊朱

反變改也。傳奕音義云。古本作輸。廣雅曰。輸愚也。或作輸。董遇作搖。今從王弼。傳奕作渝。應人之乏而終以見還。曰貸。趙志堅云。貸者暫借。非長與也。且者權成。非久固也。欲使蒙貸者不長往。得成者非久住。感貸荷。戊速歸於道。

希聲註。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道也者。通乎形外者也。形而下者謂之器。器也者。止乎形內者也。

上士知微。知彰。通乎形外。故聞道而信。則勤行之中。士在微。彰之際。處道器之間。故聞道而疑。信相半。故若存若亡。下士知彰而不知微。止乎形內。故聞道則大笑之。不唯笑之。且將非之矣。夫道也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苟不為下士所非笑。則不足以為道矣。夫體道者。與日月合其明。而不可不為典要。斯明道若味也。與天地合其易簡。而其用不可為典要。斯夷道若類也。與四時合其運行。而其動必反於玄妙。斯進道若

若退也常處卑下而終不可渝斯上德若谷也常居
淵濁而終不可涅斯大白若辱也衣被天下而有不
其仁斯廣德若不足也生畜萬物而不顯其功斯是
德若倫也復其性以御其情斯質真若渝也正乎內
而行乎外斯大方無隅也以若拙之匠陶甃天下而
不爲近功斯大器晚成也以不言之教鼓動萬物而
不事小說斯大音希聲也事无事莫觀其用斯大象
无形也爲无爲莫識其體斯道隱无名也夫唯善濟
貸于萬物而不責其報是以萬物受其生成而不
知其德故下士聞此道而笑之不信其能若此耳
蘇註道非形不可見非聲不可聞不先知萬物之矣
道以爲荒唐謬悠而笑之中士聞道與之存亡出沒
而疑之惟了然見之者然後勤行服膺而不怠孔子
曰語之而不情者其回也與斯所謂上士也哉建立
也古之立言者有是說而老子取之天下之所陳者
也無所不照而非察也若止不行而天下之速者莫
之或先也或夷或類所至則平而未嘗削也上德不
德如谷之虛也大白若辱者使白而不受汚此則不
屑不潔之士而非聖人也廣德若不足者廣大而不

可復加則止于此而已非廣也建德若偷因物之自然而無立者外若偷情而實建也質真若渝體聖抱神隨物變化而不失其貞者外若渝也大音希聲非耳之所得聞也大器晚成器大不可近用也其大方不小立圭角也

呂註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則聞道者死生固不足

之者也真聞之則無所復疑特勤而行之而已矣夫道亦何以勤行爲哉曰觀諸心以契其所聞則勤行之謂也中士聞道聞之而未審焉者也故若存若亡若存若亡則不能勤行之一出焉一入焉而已矣下士聞道聞之而不信者也故大笑之所以大笑者以情求之而不得故也使道而可以情求則彼不笑之矣故曰不笑不足以爲道若古之建言者有之凡皆不可以情求之謂也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是之謂明道若昧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則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是之謂夷道若類爲道者

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于無爲是之謂進道若退上
德者無爲而無以爲者也然其應如響斯不亦若谷
乎大白者滌除玄覽而無疵者也然受天下之垢斯
不亦若辱乎廣德者廓乎其無不容也而未嘗自見
自是以自矜自伐也斯不亦若不足乎善建者不拔而
建之以常無有乃確然有見者也故曰建德若偷體
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而非所驚也故曰質真若渝
大方體之無南無北爽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
始於玄冥反於大通此大方之無隅也大成若缺然
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此大器之晚成也大
音者聽之不可聞故希聲大象者視之不可見故無
形凡此者皆道也然謂之明而若昧謂之夷而若類
謂之進而若退以至音而希聲象而無形各與實常
若相反者也唯道爲能如此故旣以爲人已愈有旣
以與人已愈多而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
之養之覆之莫非道也故曰夫唯道善貸且成

元澤註

竊嘗論此篇曰道不遠人而世莫能觀者不

能由之以進故次曰夷道也明道大道甚夷而惟明者
性命之常則不德之德也故次之以上德上德者自

得其德而不同乎庶物者也故不染而白以其白自異于物則安能若谷乎故次之以若辱不辱而潔則是伯夷之隘也安能廣乎故若辱而后曰廣德上德而能廣則是與人爲徒而可以爲君師矣故曰建德若偷偷者不汲汲乎有建者也建德則有所立而離平近僞矣故又要在乎不易吾真故次之以質真其序至此則道之在我者體既具矣故曰大方無隅有大方以爲體則所以應無方之傳而可以絳餘爲人矣故曰大器大器者業也至人以其糠粃土直爲器而器未嘗不大也孔子以管仲爲小器則帝王之功其大器乎道雖爲此而要其終則未嘗爲也未嘗有也故曰大音也大象也然則既盡之矣故能與道爲一而供萬物之求成萬物之性也嗚呼是道也不可識識而況于以言言乎而余論之者亦其粗而已矣

息齋註

上士聞道雖衆人譏詆不能使之不勤中士聞道雖不能無信亦不能使之無疑下士聞道雖聖人復起不能使之不笑蓋膠于有者天下皆是彼方以有爲實今遂告以有之非實而無之爲真

其誰不疑且笑故不笑不足以爲道亦理之當然不足怪也上士之勤非能勤也有見而勤下士之笑非故笑也無見而笑上不至于勤下不至于笑不能無見而又不能信其所見雖使之不疑不可得也古之立言蓋有之矣明道者自明非色之明外不得而見其明故曰其明若昧進道者自進非力之進外不得而知其進故曰其進若退夷道無所不平彼以彼之平猶吾平也故曰若類上德無所不容彼雖恢奇譎怪而吾以一視之故曰若谷大白不汙其性苟性不汙和其塵皆可也故曰若辱廣德必有見於大苟見于大雖欲使之息不可得也故曰若不足建德者內立自性自性有立則接物必簡故曰若倫質真者不徇于外外不徇則惟吾所之故曰若變大方無隅非廉隅可得而察也大器晚成非成不成可得而盡也大音希聲非聲音可得而知也大象無形非形器可得而執也中下之人方沒其所見而議吾之跡以實昧實退實類實厚實實倫實渝其不侮笑者幾希矣蓋大道無名隱而不可見至其貸以曲成乃其小小者爾非其實也上士知其無名略其貸而識其大故亦不可以議其名中下之士執其貸且成者以議全此

其所以愈議而愈非也

筆乘

上士者恬淡寂寞虛無無爲者也勤於此則勤

而下行之至而實無所勤行也斯所謂天然縣解矣
而下士惡足以知之君平曰中士所聞非至美也下
士所見非至善也中士所眩下士所笑乃美善之美
善者也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

冲氣以爲和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

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

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凡動物背止於後陰靜也耳目曰鼻

居前陽動也故曰負陰抱陽植物則背寒向煖而冲
氣運乎其間本絕水曰梁木負棟亦曰梁取其力之
強也故曰强梁金人銘曰强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
必遇其敵蓋古人嘗以此爲教而我亦教之但老子

獨尊之曰教父者如言萬物之母之謂母
主養父主教故言生則曰母言教則曰父

蘇註

夫道非一非二及其與物為偶道一而物不一
故以一名道然而道則非一也一與一為二二

與一為三自是以往而萬物生物雖有萬不同而莫
不負陰抱陽冲氣以為和者蓋物生于三而三生于
一理之自然也世之人不知萬物之所自生莫不賤
寡小而貴重天然王公之尊而自稱孤寡不穀古之
達者蓋已知之矣

呂註

道之在天下莫與之偶者莫與之偶則一而已
矣故曰道生一既謂之一則謂之者與所謂為

二故曰一生二有一有二則有三矣故曰二生三故
唯無名則已苟謂之一則其適遂至于三三立而萬
物生矣故曰三生萬物凡幽而不測者陰也明而可
見者陽也有生者莫不背于幽而不測之陰向于明
而可見之陽故曰萬物負陰而抱陽負則背之抱則
向之也雖然必有冲氣以為之和蓋陰與陽二也冲
氣一也萬物不得一無以生故也故人之所欲者軒
冕富貴也而其所惡者孤寡不穀也軒冕在身非性

命也物之儻來寄也而遂有之以爲固則向陽而不
知反之甚者也古之制名者以其所惡爲王公稱者
欲其貴而不忌賤高而不忌下抱而知所負向而知
所反以不失乎冲一之和而已故物或損之而益益
之而損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也人之所教亦我
義教之我之所教道也教而不以我義者則亦非道
而已蓋唯通于道者爲得一得一則無我無我不爭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反是死之徒而已君
子之教人雖或不同然至于反一而無我教之所
自而生也故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息齋註道生一方其爲道則一亦未生一既不生則
安得有二無二則一不散故所以謂之不二
言其未有一也及其有一即有二有陽即有陰有陰
有陽則又有陰陽之交故有二則有三至于三則無
所不有矣萬物抱陽之一也負陰二也陰陽交而中氣
爲和三也萬物孰不具此三者然要其本則必歸于
道道者未有一之謂也由其本生于道故末而不失
道是以天下之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孤寡不
益益之王公以爲稱蓋損之生益也強梁者不得其死
蓋益之生損也夫惟損益同源故自損則必益自益

則必損聖人未嘗益而自以孤寡不穀為稱蓋欲使人知強梁者不得其死也是謂人之所教我亦教之亦其應世之跡不得不然歟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馳騁後使也堅猶剛強不曰剛強而曰堅變文叶韻也無間無內也至剛者天下莫能勝而至柔能役之無內者天下莫能破而無有能入之二語皆設喻以明無為之有益也

蘇註以堅御堅不折則碎以柔御堅柔亦不靡堅亦不病求之於物則水是也以有入有捍不相受以無入有無未嘗勞有未嘗覺求之于物則鬼神是也是以聖人唯能無為故能役使眾強出入羣有

呂註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觀于物則水是也無有入于無間觀于物則氣是也水以其柔弱故幾于道然而不能無形者也而猶攻堅強者莫之能先氣以其無質故合于神然而不能無氣者也

猶能入于無間而況以無形之至柔太易之未見氣
於以馳騁天下之至堅而入于無間則孰不為之動
而亦何入而不自得哉故曰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
也而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是亦不知反
其宗而巳矣

息齋註

物本非物堅者偽體也雖天下之至堅其極
必歸于無今天下之至柔已能馳騁天下之

至堅況於無之真豈不足以破有之偽乎故無有能
入無間無間者蹈水火入金石其精不亾之謂也無
為之為其為以道下言之教
其教以天故無有能及之者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亾孰病是故甚愛必

大費多藏必厚亾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重也薛云知足者樂今有之已多無求者也無求
奚辱知止者懼後進之有損知幾者也知幾奚殆

蘇註

先身而後名貴身而賤貨猶未為忘我也忘我
者身且不有而況于名與貨乎然貴以身為天

下非忘我。不能故使天下知名之不足。親貨之不足。多而后知貴身。知貴身而后知忘我。此老子之意也。不得者以亡為病。及其既得而患失。則病又有甚于亡者。惟齊有無均得喪。而後無病也。愛甚則凡可以求之者。無所不為。能無費乎。藏之多則攻之者必眾。能無亡乎。

呂註

列士之所徇者名也。而至于殘生傷性。則不知身之親于名也。故曰名與身孰親。食夫之所徇者貨也。而至于殘生傷性。則不知身之親于貨也。故曰身與貨孰多。所徇者名。則世謂之君子。所徇者貨。則世謂之小人。君子小人之所徇。雖或不同。而亡其所存。則一也。然則得名與貨。而亡其存。則不知亡之病于得也。故曰得與亡孰病。是故愛名欲以貴其身。也以甚愛之。故并其良貴而失之。是大費也。蓄貨欲以富其身也。以多藏之。故并其至富而害之。是厚亡也。夫唯有德者。知至貴之在己。而無待于名也。故知足而不辱。知至富之在己。而無待于貨也。故知止而不殆。不殆不辱。則可以長久矣。

息齋註

名不親于身。貨不多于身。得不償其亡。而世人每貪于名。溺于貨。徇于得者。由其無所見。

也我愛于物愛多則我費物藏于我物衆則我勞小則辱大則危有不可勝悔者君子則不然知物之備于我自反而足故于外無求雖欲辱之不可得也知言之所止止于至道故非道不爲雖欲危之不可得也是以爲常常故能久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蘇註

天下以不缺爲成故成必有敝以不虛爲盈故盈必有窮聖人要于大成而不敝盈而不窮其缺期于大

盈而不惡其冲是以成而不敝盈而不窮也直而不屈其直必折循理而行雖曲而且巧而不拙其巧必勞付物自然雖拙而巧辯而不訥其辯必窮因理而言雖訥而辯成而不缺盈而不冲直而不屈巧而不拙辯而不訥譬如躁之不能靜靜之不能躁耳夫躁能勝寒而不能勝熱靜能勝熱而不能勝寒皆滯于一偏而非其正也唯泊然清淨不染于一非成非缺非盈非冲非直非屈非巧非拙非辯非訥而後無所

不勝可以爲天下正矣

呂註

萬物始乎是終乎是是大成也然始無所始終

萬物酌焉而不竭是盈也然蓋之而不加益故若冲
唯其若冲故其用日給而不窮大直者曲之而全枉
之而直者也故若拙大辯者不言而辯者也故若訥如
是無它也故若有本故也本者何也今夫寒熱者天地
之所爲凡以有本故也本者何也今夫寒熱者天地之
所爲有以形之所不免也而一躁靜猶可以勝天地之
所行況夫體無爲之清靜以爲天下正則安往而不
勝者乎故以言其成則若缺而不敝以言其盈則若
冲而不窮其直若屈而伸其巧若拙而工其辯若訥而
論此有本之謂

息齋註

成與缺冲與盈直與屈巧與拙辯與訥皆物

之形似者也惟道無名以形求之皆不可得故雖成
若缺雖盈若冲雖直若屈雖巧若拙雖辯若訥蓋其成
不以形其盈不以器其直不以壯其巧不以

以心其辯不以口故世以形似求之皆不可得也蓋
世之言道術未有不偏如躁勝寒而不可以勝熱靜
勝熱而不可以勝寒要其各有所止也惟清靜無為
雖不求勝物而天下之物莫能勝之故曰清靜為天
正下

葉夢得註

寒暑者天地之氣也有入于此躁猶可以
勝寒靜猶可以勝熱苟知其所勝孰往而

不可為則清勝濁靜勝動其効亦可見矣而況于缺
之勝成中之勝盈屈之勝直拙之勝巧訥之勝辯惟
其不察此故必求其能勝之者苟求
勝之終非其正也唯清靜為天下正

吳註

以成為成以盈為盈以直為直以巧為巧以辯
為辯小矣若缺則非成若冲則非盈若屈則非

直若拙則非巧若訥則非辯乃為成之
大盈之大直之大巧之大辯之大者也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于郊罪莫
大于可欲禍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

之足常足矣

卻屏去也糞糞田也吳勿清本糞下有車字以張衡東京賦卻走馬以糞車為

證戎馬戰馬也郊交也二國相交之境也戎馬生於郊言兵久不還也一性之內無欠無餘人能安之無往不足故曰知足之足常足

希聲註

夫天下有道之世雖有甲兵無所用雖有健馬無所乘天下無道之時天子則外攘四夷

諸侯則外侵鄰國故兵甲動于境內戎馬馳于四郊桑梓盡于樵薪荆棘生于隴畝矣夫無道之君毒痛天下原其所以其惡有三心見可欲非理而求故罪莫大焉求而不已必害於人故禍莫大焉欲而必得其心愈熾故咎莫重焉然自非聖人不能無欲欲則不能無求求而不知足禍之甚者也嗟呼凡非真性皆外物也夫焉得而有之人皆有至足者能知至足之足則無所不足矣

蘇註

天下各安其分則不爭而自治故卻走馬而糞田以其可欲者示人固有罪矣而不足其足者

其禍又甚所欲必得者其咎最大匹夫有一身患必及之侯王而為是則戎馬之所自起也唯知足者

所寓而足
故無不足

呂註

天下有道民之智能已于耕食之間而盜爭銷

天下無道見可欲以爲造兵之本雖有封疆之界不
能定也故曰戎馬生于郊然則罪之所由生者何耶
可欲而已矣故曰罪莫大于可欲由可欲故不知足
則雖有餘而不止也平爲福有餘爲禍故曰禍莫大
于不知足由不知足故欲得欲而得之則怨咎之招
而兵之所以不巳也故曰咎莫大于欲得故不知足
者雖足而不足則知足
之足常足也可知矣

息齋註

天下有道則能使兵爲民天下無道則能使

則能使空成色可欲者愛也
有也由愛生取由取生有衆有橫生遂爲無窮之咎
若知取不必外是謂知
足知足則無不足矣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蘇註

性之爲體充適宇宙無遠近古今之異古之聖人其所以不出戶牖而無所不知者特其性全

故耳。世之人爲物所蔽。性分于耳目內。爲身心之所紛亂。射爲山河之所障塞。見不出視。聞不出聽。戶牖之微。能蔽而絕之。不知聖人復性而足。乃欲出而求之。是以彌遠而彌少也。性之所及。非特能知。能名而已。蓋可以因物之自然。不勞而成之矣。

呂註

爲天下之所以爲天下者。果何邪？見天下之所以

道者。果何邪？見天道之所以爲天道。則不窺牖而見之矣。今天下之大。固無窮也。必待出而後知之。則足力之所及者寡矣。所知者幾何哉？天道之遠。固不測也。必待窺而後見之。則目力之所及者寡矣。所見者幾何哉？故曰。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知天下之所以爲天下。故不行而知。見天道之所以爲天道。故不見而名。夫何故？以其備于我故也。知之于所不行。名之于所不見。則不爲而成矣。

章安註

出戶而知其所可知爾窺牖而見見其所
可見爾天下之大天道之廣豈可以知知以
見見乎出戶則難此而有所知其知能幾也窺牖則
即彼而有所見其見豈遠也聖人密運獨化不以知
知故無所不知不以見見故無所不見天下者物之
所在使然者也天道者道之所在自然者也其粗在
物其妙在道皆不離當體而盡夫知見何事于出何
待于窺出戶則有行窺牖則有見聖人不行而本乎
智不見而本乎心故天下之事皆可得而知天道之
妙皆可得而名能知能名故不爲而爲成其所自成
也

息齋註

出而求天地者求其形也天地不可以形盡
而可理盡故其出彌遠其知彌少若知其理
之在此則雖閉戶可也聖人知不在形故不必
行名不在色故不必見成不在事故不必爲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于無爲無爲
而無不爲矣故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

取天下

取開元疏云猶攝化也無事即無為也無為者自化清靜自正故曰取天下常以無事為者

敗之執者失之故曰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羅什註

損之者無麤而不遺遺之至乎忘惡然後無也既損其非又損其是故曰損之又損是非俱忘情欲既斷德與道合至于無為已雖無為任萬物之自

為故無不為也

蘇註

不知道而務學聞見口多而無以一之未免為累也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

之知復性之次也苟一日知道顧視萬物無一非妄去妄以求復性者謂之損孔子謂子貢曰女以子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曰非也子貢曰女以子為多學求復性可謂損矣而去妄之心猶存及其兼忘此心純性而無餘然後無所不為而不失于無為矣人皆有欲取天下之心故造事而求之心見于外而物惡之故終不可得聖人無為故無事其心見于外而物安之雖不取天下而天下歸之矣

呂註

為學者未聞道者也未聞道而求之則不得不傳故日益為道者已聞道者也已聞道者而為之則期至于無為而已故日損而損之者未免乎有為也并其損之者而損焉而後至于無為無為者無有而已無不為者乃所以無無也此之謂絕學無憂無憂之謂神神也者物物而非物者也則取于天下也何有由此觀之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觀莊周之所以應帝王者而深求之則可

已知

黃茂材註

無所不知而後可以言學故學欲日益益者已化然後可以言道故道欲日損然益

者可以進損者不可彊損而未能兼忘其損未為損也直須督地脫落前後際斷乃至無為之地故能無所不為而應用不窮施于天下綽綽然矣

息齋註

為學所以求知故日益為道所以去妄故日損知不極則損不全故日益者所以為日損

也若損之又損妄去真全則無為矣至于無為則凡有為未嘗不無此又未易以損益論也及其無為之

至雖取天下而有之尚猶不見其事若以有事取之取一物尚不可得而況于取天下乎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聖人在天下慄慄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無常心心無所主也慄圖

蘇註

虛空無形因萬物之形以爲形在方爲方在圓爲圓如使空自有形則何以形萬物哉是以聖

人無心因百姓之心以爲心無善不善皆善之無信不信皆信之善不善在彼吾之所以善之者未嘗渝也可謂德善矣信不信在彼而吾之所以善之者未嘗變也可謂德信矣不然善善而棄不善信信而棄不信豈所謂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哉天下善惡信而棄不信自是以相非相賊不知所定聖人憂之故慄慄爲天下渾其心無善惡無信僞皆以一待之彼方注其耳目以觀聖人之予奪而吾一以嬰兒遇之于善無

所喜于惡無所嫉夫是以善者不矜
惡者不愠釋然皆化而天下始定矣

呂註

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
其鄉操存舍亡則無常體之可測出入無時則
非今昔之可求莫知其鄉則非方所之可得神則若
是人心亦然聖人先得我心之盡者也故無常心而
以百姓心爲心猶之鑑也無常形以所應之形爲形
而已聖人之視已心也如此則其視百姓心亦若是
而已則善不善信不信亦何常之有哉故善者吾善
之不善者吾亦善之知其心之善不善無常而以德
善之故也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知其心之
信不信亦無常而以德信之故也物得以生之謂德
形體保神各有儀則之謂性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
則德者性之所自出而無不善不信明矣聖人之在
天下懔懔然不已爲百姓渾其心渾其心也者使善
信者不以自異而不善不信者不自棄故也百姓皆
注其耳目唯聖人之爲視聽而聖人皆孩之孩之也
者遇之以慈待之以厚雖有不善不信猶善而信之
知其心之無常猶已而已矣

元澤註

善惡生乎妄見妄見生乎自私公于大道則雖目觀善惡而心無殊想矣故聖人因世之

情強立毀譽而心知善惡本非其實故不善之善非憐而恕之乃不覺有異也忘善惡之實真善也是以萬法雖殊等為實相信與不信混為一體知一切相無非妄者故能視不信猶信當妄知實當實知妄此聖智所以異于衆人也

息齋註

甚矣心之為天下害也莊子曰賊莫大於德而有地無遠不至而世人但以分別為心分別心生妄

常與道俱道無所不在吾心亦無所不在故無常心及其出而應世知其相從于妄故取舍之心未嘗生也善吾從而善不善亦吾從而善于天下無不善是謂德善信吾從而信不信亦吾從而信于天下無不信信是謂德信怵怵然常恐天下之人德有心而心有眼穿鑿取與不見大全故每為天下渾其心百姓有耳目所接者為明而不知其非明也聖人皆孩而畜之使不為非明所亂然則非明者豈釋氏所謂無明

者

宏甫註

百姓有善不善而聖人皆善之百姓有信不信而聖人皆信之夫聖人曷嘗有善信之心哉一以百姓之心為善信故也是為同德之善而非一人之善同德之信而非一己之信故曰德善德信也夫天下之人各一其心也久矣聖人則合天下之人而渾為一心百姓皆注其耳目以我觀彼以此視我各相是非不可一也聖人見此不喜聞彼不怒一以嬰兒遇之是以彼亦不矜此亦不慍釋然皆化而天下定矣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也如此此太上治世之大旨所以能無為者哉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者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避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

地

出謂自無而見於有入謂自有而歸于無莊子萬

如攝政攝官之攝不認生為已有如暫焉管攝之地
不期而會曰遇兇音似山海經則出湘水之
南蒼黑色爾雅云形如野牛一角重千斤

蘇註

性無生死出則為生入則為死用物取精以自

徒也二者既分生死之道矣吾又知作而不知休知
言而不知默知思而不知忘以趣于盡則所謂動而
之死地者也生死之道以十言之三者各居其三矣
豈非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而已矣不生
不死則易所謂寂然不動者也老子言其九不言其
一使人自得之以寄無思無為之妙也有生則有死
故生之徒即死之徒也人之所賴于生者厚則死之
道常十九聖人常在不生不死中生地且無焉有死
哉地

呂註

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則生死相為出入而
已矣生之徒十有三則由生而得生非幸生者

也死之徒十有三則由死而得死非不幸而死者也
民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則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
教養其外而病攻其內非不以生爲事鎮不得其道
而動之死地者也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由生得
生由死得死者固不必論而以生爲事而反之死地
其失爲在此也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兇虎入軍
不被甲兵兇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
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焉老子之于此固已體之
而言蓋以晏之言聞以質之何也此莊周所謂重言
耶嘗試論之入之所以遇虎兇被甲兵而虎兇甲兵
之所以能傷人者以吾有身故也今我視吾心莫知
其鄉則吾心不可得吾心不可得則吾身與物亦不
可得內不見有身外不見有物則孰爲死地孰爲虎
兇甲兵而投其角措其爪容其刃哉然則善攝生者
夫何以
加此

元澤註

至人不知死不知生故亦莫能死亦莫能生
故曰未嘗死未嘗生也彼偏乎陰陽而與生

死爲徒者及徇欲爲咎動之死地者凡是三類所見
則殊而原其所以迷大道之至正而不免于生死者

由安有其生而矜生過厚故耳或曰彼為道而至乎
枯槁者豈生生之厚乎曰吾之所以為我不死不生
湛爾常一唯當息妄而彼乃執其所見更為枯槁故
雖志趨空寂而不知其為有我之老者也無死地者
由其無生彼無生者湛然常生而不自生故未嘗死
未嘗生道至乎此則雖其形有禪而神未嘗變安得
死乎此中國之神聖而西方之佛也若然者變化無
常水火不能焦濡所撻不能創病乘虛觸實往無不
通則物欲有之而不得況能傷之哉或曰然則何以
謂之攝生曰降此一等便為死生所有故攝生必至
于此然後生常存也是比
于含德之厚者又為至矣

筆乘

三此生之徒十有三此練形住世者也死之徒十有
三此滅種性者也凡此十分之中率居其九皆生
此之厚者也夫有生必有死是生固死之地矣兕虎
之將安避之善攝生則無生矣故兕之角無所投虎
之爪無所措兵之刃無所容何者彼無地以受之也
厚生者九無生者一老子于十者之中獨一自擬其
旨微矣然聖人無生非故薄之也本無生也昔人云

愛生者可殺也愛潔者可汙也愛榮者可辱也愛完者可破也本無生孰殺之本無潔孰汙之本無榮孰辱之本無完孰破之知此者可以出入造化遊戲死生

程俱論萬物之變莫大乎死生人之爲道超然於死生爲實來則吾之所從來者宜可知矣南來北邪東西邪上下邪審不可以言也而謂之實來可乎以死爲實往則吾之所從往者宜可知矣心邪物邪人邪天邪審不可以言也而謂之實往可乎然則吾之生也前不知其所起後不知其所斷貫萬古而常存者湛然也然後曉然知我之未嘗生未嘗死也將以奚爲哉死地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

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畜許六反夫音符長上聲下同

希聲註

夫物生而後畜畜而後形形而後成其所由生者道也其所以畜者德也形其材者事也

成其用者勢也萬物以能生故尊道以能畜故貴德道德以生畜之故自然為萬物所仰豈有授之爵位而後見尊貴哉然道者真精之體德者妙物之用體可以兼用用不可以兼體道可以體德德不可以兼道故稟其精謂之生含其炁謂之畜遂其形謂之長字其材謂之育權其成謂之亭量其用謂之毒保其和謂之養護其傷謂之覆此之謂大道既生之而不執有既為之而不矜恃既長之而不宰制此之謂玄德營魄章言人同於道德今此章言道德同於人是以其辭同而其理通也

蘇註

道者萬物之母故生萬物者道也及其運而為德牧養羣衆而不辭故畜萬物者德也然而道

德則不能自形因物而後形見物則不能自成遠近相取剛柔相交積而為勢而後興亡治亂之變成矣形雖由物成雖由勢而非道不生非德不畜是以尊道而貴德尊如父兄貴如侯王道無位而德有名故

也特爵而後尊貴者非實尊貴也

呂註

萬物之生常本于無名之物而其畜常在于一

形物得且生者德也及其為物則特形之而已非其所以生且畜也已有形矣則裸者不得不裸鱗介羽毛者不得不鱗介羽毛以至手幼壯老死不得不幼壯老死皆其勢之必然也故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然則勢出于形形出于德德出于道道德本也形勢末也本尊而末卑本貴而末賤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此其所以能以無為之柔弱而勝形勢之剛強則王侯之所以賓化萬物者在此而不在彼也然則雖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至本而言之則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莫非道也而道終無名焉故曰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元澤註

此四者皆道也以其各得其道故但為德為德則畜之而已然畜之所以為德也及乎得

其得而成形則物而已矣物有其形則遠近相取剛柔相交各因其勢而成狀故德者道之分物者德之器勢者物之理明乎道德則形勢不足知而應酢無難矣命于天則為天子命于天子則為諸侯有所受命則出命者能賤之矣唯道萬物之先而制其命孰能假之故常自然也

息齋註

物非道不生非德不畜自其有形以至於勢

極矣然不自尊其尊不自貴其貴其施於物非有心于物也莫之命而常自然自然而生自然而畜凡所以長育成熟以至于養之覆之莫非自然者由其自然故未嘗望物之報生不辭勞施不求報是謂玄德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兌口也人之有口家之有門皆喻物所從

世者塞而閉之藏有於無守母者也參同契云耳目
已之寶閉固勿發揚兌口勿以談希之順以洪即此
義不可目窺曰小不可力得曰柔遺唯季反襲常
猶前言襲明密而不露也記曰揜而充裘曰襲

蘇註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道方無名則物

之始又謂之母其子則萬物也聖人體道以周物譬
如以母知其子了然無不察也雖其智能周之然而
未嘗以物忘道故終守其母也天下皆具此道然常
患忘道而徇物目悅于色耳悅于聲聞其悅之心
而以其事濟之是以終身而陷溺不能救夫聖人之
所以終身不勤者唯塞而閉之未嘗出而徇之也悅
之為害始小而浸大知小之將大而閉之可謂明
趨其所悅而不顧自以為強而非強也唯見悅而知
畏之者可謂強矣世人開其所悅以身徇物徃而不
反聖人塞而閉之非絕物也以神應物用其光而已
身不與也夫耳之能聽目之能見鼻之能臭口之能
嘗身之能觸心之能思皆所謂光也蓋光與物接物
有去而明無損是以應萬變而不窮殃不
及于其身故其常性湛然相襲而不絕矣

呂註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則經所謂吾不知其名

母道常無名而爲天下母何也蓋有名徒爲萬物之母而未足爲天下母無名天地之始則自天而下皆生于無名故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也聞道易得道難得道易守道難守今我既得天下母以與心契矣非特聞之而已也則知天下之物皆我之所有而我不失則天下孰能以其所出而害其所出而我常守之而不失則天下孰能以其所出而害其所出而終身不勤哉此則守其母之謂也塞其兌而吾縱焉是之謂有兌有兌則心出而交物我于內而吾縱焉是之謂有兌有兌則心出而交物我則塞其兌而不通不通則心不出矣物引于外而吾納焉是之謂有門有門則物入而擾我心則閉其門而不納不納則物不入矣內不出外不入雖萬物之變芸芸于前各歸其根而不知矣夫何勤之有哉古之入有能廢心而用形者以此道也若開其兌而塞其兌其事而不損哉此所以終身不救也夫惟守其母者何恃而不亡哉此所以終身不救也夫惟守其母者每見其心於動之微則寂然不動矣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曰見小曰明守無形之至柔而

物莫之能勝也故曰守柔曰強既用其光以照其動之微復歸其明以反于寂然也則未嘗開兌濟事以至于是救何殃之有哉如是則襲于知和而深不可見矣故曰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息齋註 道爲物母物爲道子古之得道者能使子母從母出子不異母物不異道而世欲棄物以求道子不異母而世欲棄子而求母本不異而自異之是以終不得而一也使入知物卽道子卽母知之守之則左右逢其原有不難者凡物不自道而用物以遺道者以人開其兌也兌者突也穴其突以濟其欲心蕩而精衰則物隨而喪必閉其兌塞其門禪不外出旋元自歸自然子母不離道與物一矣古之至人保其身而身存者用此道也人之患在于不謹其小不養其微若自小而謹之自微而養之雖小必明雖微必強故曰見小曰明知柔曰強明者本也光者明之所自出也元明爲本其未分而爲視爲聽爲覺爲觸者皆其光也道自本流于末學自末求其本故曰用其光復其明是謂襲常常卽本明光自明而光今以光歸其明故曰襲常

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

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

資貨有餘是謂盜竽非道哉

介然有知猶言微有知也夸張曰施齋之反也

夷乎也路狹而捷為徑除治也傳曰糞除先人之敝廬是也青赤為文色絲為采傳奕云采是古文繡字

資貨一作財貨盜竽誤作盜夸今從韓非本

韓非解

朝甚除也者獄訟繁則田荒田荒

則府倉虛府倉虛則國貧國貧而民俗淫侈

民俗淫侈則衣食之業絕衣食之業絕則民不得無

節巧詐節巧詐則知采文知采文之謂服文采獄訟

繁倉庫虛而有以淫侈為俗則國之傷也若以利劍

刺之故曰帶利劍諸夫節智故以至於傷國者其私

家必富私家必富故曰資貨有餘國有如是者則愚

民不得無術而效之效之則小盜生由是觀之大姦

作則小盜隨大姦唱則小盜和竽也者五聲之長者

也故竽先則鍾瑟皆隨竽唱則諸樂皆和今大姦作

則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帶利劒厭飲食而資貨有餘者是之謂盜竿矣

希聲註

老氏言若吾輩然略無知道之心始欲希於當世則唯所行之爲務務其苟食於當世也

使我介然微有知常之明方將行于大道則唯所施而是畏畏其不合於大道也夫大道之云猶亨衢也亨衢平易無往不達以其大直不患小迂而世人欲速由于捷徑是以崎嶇迷惑不達所趨故聖人病之慎所施教畏其導民於邪路終不合于大道焉噫入其國其政教可知也觀朝闕甚修除墻宇甚雕峻則知其君好土木之功多嬉遊之娛矣觀田野甚荒蕪則知其君好土木之役奪民時矣觀倉廩甚空虛則知其君好末作廢本業矣觀衣服多文彩則知其君好巧蠹女工矣觀佩帶皆利劒則知其君好武勇生國患矣觀飲食常饜飫則知其君好聚斂困民財矣凡此數者資貨常有餘則知其君好聚斂困民財矣凡此數者皆盜用民力以爲夸毗故謂之盜夸盜夸者非有道之治也然則盜用之云陰取之而民不知也所謂唯施是畏其在此乎

蘇註

有體道者無知無行無所施設而物自化今介然

足畏者矣大道夷易無有險阻世之不知者以為迂

遠而好徑以求捷故凡舍其自然而有所施設者皆

呂註

君于之于道不可以不剝心剝心剝而無餘雖萬

使我不能刻心而有介然之知行于大道則唯施是

畏求其周行不殆不可得也況夫開其兌濟其事者

耶大道之為體不知而知則夷之甚者也而民乃欲

以有知求之是好徑而不知所由也人之生以食為

本而食必出于田田治而倉實倉實而食足食足而

息齋註

道不可知者邪思也真道必明明而非知

以有知之心而行大道所知有限而道無窮恠然
恐其施之不足是謂惟施是畏蓋大道甚夷而民好
徑好徑者知之爲賊也使行于無知則凡所見聞無
非道者豈不蕩然廣大心逸日休哉後世不然朝甚
除除者治也除治其朝廷則外飾者至矣田甚蕪則
心不治倉甚虛則行不修方且服文采以眩人帶利
劍以威衆積歛食財貨而無所用
之是謂盜夸如此則去道遠矣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于身
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餘修之于鄉其德乃長
修之于邦其德乃豐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
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邦一作國漢人避高帝諱改之於韻不叶今從

韓非

本

卷之二十一

三

蘇註

世豈有建而不拔抱而不脫者乎唯聖人知性之真審物之妄捐物而修身其德充積實無所

立而其建有不拔者實無所執而其抱有不脫者故至其子孫猶以祭祀不輟也身既修推其餘以及外雖至于治天下可也天地外者世俗所不見矣然其理可推而知也修身之至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皆吾之所及知也然安知聖人以天下觀天下亦若吾之以身觀身乎豈身可以身觀而天下獨不可以天下觀乎故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言亦以身知之耳

呂註

凡物以建而立者未有不拔者也唯為道者建之以常無有則善建而不拔矣凡物以抱而固

者未有不脫者也唯為道者抱神以靜則善抱而不脫矣夫唯所建所抱者如此則其傳豈有窮哉此子孫所以祭祀不輟也世之所謂修德者或修之于天下國家而不知其本真乃在吾身也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或修諸其身而不能推之于天下國家者故曰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也莊周以為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上直以治天下其說出下此

也然則何觀而修之身哉以身觀身而已矣何謂以
身觀身今吾觀吾身之所有何自也則知吾身之所
自而有矣又觀吾身之所以觀者何自也則知吾觀
之所自而觀天既知吾身之所自而有又知吾觀之
所自而觀則所以修之身者已足而無待于外也以
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亦若是而已矣古
之所以藏天下于
天下者用是道也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駿作精之至也
終日號而不噍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

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毒蟲

蜂蠆之類以尾端肆毒曰螫猛獸虎豹之類以爪按
拏口據攫鳥攫之類以羽距擊觸曰搏趙志堅曰
以四指握指指為握固駿子垂反說文云赤子陰也
號平聲噍所嫁反聲嘶也又啼極無聲曰噍一作噍

不愛黃茂材云古本無盛字盛不愛莊

子之文後人增入之祥吉凶之候也

蘇註

老子之言道德每以嬰兒況之者皆言其體而

然而物來而不知應故未可以言用也道無形體物
莫得而見也況可得而傷之乎人之所以至于有形
者由其有心也故有心而後有形有形而後有敵敵
立而傷之者至矣無心之人物無與敵者而易由傷
之夫赤子所以至此者唯無心也無執而自握無欲
而自作是以知其精有餘而非心也心動則氣傷氣
傷則號而啞終日號而不啞是以知其心不動而氣
和也和者不以外傷內也復命曰常遇物而知反其
本者也知和曰常得本以應萬物者也其實一道也
故皆謂之常生不可蓋而欲益之則非其正矣氣惡
妄作而又以心使之則強梁甚矣益生使氣不能聽
其自然而入于剛強而老從之則失其赤子之性矣
呂註人之初生其德性至厚也比其長也耳目交于
外心識受于內而益生日益多則其厚者薄矣
為道者損其所益生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故曰含
德之厚比于赤子夫赤子之為物特以其受冲氣之

和積而未散而猶毒蟲不整猛獸不據攫鳥不搏況
夫充純氣之守通乎物之所造而其和大于物者
夫孰能害之魏文侯之問卜商是也蓋唯精爲能致
和何以言之今夫赤子不知所取而握固不知所與
而鰕作則精也使赤子也介然有取與之知則不一
而粗矣其能知是乎故曰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
牡之合而鰕作精之至無所憂懼故雖終日號而盥
不變則和也使赤子也有所憂懼則氣戾而不和其
能若是乎故曰終日號而盥不愠和之至夫形全精
復與天爲一精而又精反以相天精而至于相天則
其充冲氣之和以至大同于物不足異也故致道之
極則至于復命復命曰常含德之厚則至于知和知
和亦曰常則道德雖有間及其會于常則同也知常
則常因其自然而不益生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
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奚以心使氣爲哉故益
生則曰祥禍福無有則無人災祥者禍福兆于此而
人災隨之矣心使氣則曰強強梁者死之徒夫致虛
而守柔者道也道乃久沒身不殆致實而強則物而
已物壯則老其道也哉故曰物
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蘇註

道非言說亦不離言說然能知者未必言能言者未必知唯塞兌閉門以杜其外挫銳解紛和

光同塵以治其內者默然不同而與道同也可得而親則亦可得而踈可得而利則亦可得而害可得而貴則亦可得而賤體道者均覆萬物而孰爲親踈等觀逆順而孰爲利害不知榮辱而孰爲貴賤情計之所不及此所以爲天下貴也

呂註

知至于知常則知之至也知之至則默而成之而無不理也何所容心哉苟爲不能無言則不

能無我鮮知之非真知者也故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

謂玄同則默而成之之道也若然者萬物一府死生同狀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不執利不導害故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榮通不醜窮故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夫可得而親疎利害貴賤者則貴在于物而物能賤之不可得而視疎利害貴賤者則貴在于我而物不能賤也其爲天下貴不亦宜乎然則知道者固終不言故曰今以言言道則言非道也而知者乃以言爲知則是知知矣斯言所以不得不出也以其言出于無言雖言猶不言也夫道豈默然也哉

碧虛註

君子曰五味在口五音在耳如甘非甘如苦非苦如商非商如羽非羽而易牙師曠能別之其所以別之者口不能言也音味尚爾况妙道乎所以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塞兌閉門已見第五十二章然彼則約道清淨以塞者欲愛悅之端此則宗道無言故與損聰棄明之說夫道無形不可以目視不可以口傳故心困焉不能知口辟焉不能議此至人不待收視緘口而自塞兌閉門也挫銳解紛和光同塵已見第四章然彼則就道以論功此則據人以明行至人與天同心而無知與道同身而無體則

進銳紛亂之心於何而有光塵分別之意於何而生哉故至人之遊處顯則與萬物共其本晦則與虛無混其根語默隨時而不殊庖言日出而應變是以謂之玄同也

元澤註

不言者非密而不言誠無所事言何則不見一法故也不見一法故物物而不物于物況

可得而親疎貴賤之乎可得而親疎貴賤者物而已矣彼物物而不物于物故莫之爵而常貴也

息齋註

世之所有皆為夢境故知者不言知言之未盡也世之昧者以夢為實謊謊誦說終不離

夢故言不知由其見之未至也塞其兌謹其出也閉其門開其入也挫其銳者治其內也解其紛者理其外也和其光者抑其在已也同其塵者隨其在物也無出無入無內無外無已無物是謂玄同既得其同謂之親而遠謂之疎而近謂之利而不喜謂之害而不懼謂之貴而不高謂之賤而不下凡物不足以名之故能為天下貴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天下

之然哉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蘇註

古之聖人柔遠能邇無意于用兵唯不得已然此亦未足以取天下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唯體道者廓然無事雖不取天下而天下歸之矣人主多忌諱下情不上達則民貧而無告利器權謀也明君在上常使民無知無欲民多權謀則其上眩而昏矣人不務本業而趨末技則非常無益之物作矣患人之詐僞而多爲法令以勝之民無所措手足則日入于盜賊矣

呂註

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其來久矣則其所以治國用兵者固不同也治國者不可以不常且

久者也故以正而不以奇正者所以常且久也兵者
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故有道者不處兵而常且久
則是處之也故以奇而不以正奇者應一時之變者
也以奇故不能不有以爲以正故不可以智治國國之
福也治國而無所事智則有事之不可以取天下也
明矣故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何以
知無事之足以取天下哉以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而
知之也大唯爲不出于無爲而至于有事則天下多
忌諱以避其所惡則失業者衆而民彌貧人多利器
以趨其所好則下難知而國家滋昏民彌貧而多利
巧國家滋昏而奇物滋起此法令所以滋彰而盜賊
多有也法禁于法之所加而不能禁于法之所不加
令行于令之所聽而不能行于令之所不聽民貧而
多利巧則令有所不聽矣國家昏而奇物滋起則法
有所不加矣此所以滋彰而盜賊多有也若然者凡
以有事取天下之過也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
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
樸此則取天下常以無事之證也蓋具矢之也由有
事故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而國家滋昏
准其如此故民多利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

有也其復之也由無爲故好靜無爲故民自化而絕巧棄利奇物不起好靜故民自正而盜賊無有由無爲好靜故無事而無欲以無事故民自富而無忌諱之貧以無欲故民自樸而無利器之昏其序然也

息齋註

我以正治人由人之本正也以奇用兵由兵

也凡我之應物者豈以我哉亦由物而已矣古之聖人能以天下爲一身中國爲一人者其治自心出也我多忌諱則禁防必設禁防既設則民安得而不貧我以利示民則民多趨利民既趨利則國安得而不昏我以巧示民則民多伎巧伎巧既勝則奇物安得不滋我以法治民則民亦竊法以自便上下相冒則盜賊安得而不多聖人示以無爲示以好靜示以無事示以無欲天下各以其所示者報之故曰德猶風也民猶草也草上之風必偃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爲奇善復

為祿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

而不剷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闕音門缺殘缺也一作

宜無不及故人望之而卒失望也極終也奇衰也廉稜也剷居衛反割也皆謂凶利傷物也

蘇註

天地之大世俗之見有所眩而不知也蓋福倚

止而迷者不知也夫世聖人出于萬物之表而攬其終始得其大全而遺其小察視之闕闕若無所明而其民醇醇各全其性矣若夫世人不知道之至體以耳目之所知為至彼方且自以為福而不知禍之伏于後方且自以為善而不知妖之起于中區區以察為明至于察甚傷物而不悟其非也可不哀哉知小察之不能盡物是以雖能方能廉能直能光而不用其能恐其陷于一偏而不反也此則世俗所謂闕闕也

呂註

以正治國以無事取天下則其政闕闕闕者言其不以察為快也故其民淳淳淳者言其

不濶于薄也以智治國以有事爲天下則其政察察者反悶悶者也故其民缺缺缺者言其不全于樸也淳淳故安于德性而不爲禍福奇正善妖之所遷是不濶于薄也缺缺故避禍而未必免求福而未必得以爲正也而有時乎爲妖而禍福奇正善妖未知孰在也徒令智多而難治是不全于樸也何則時有所拂者世有所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有所宜有所拂者世所謂禍而有所宜則福所倚也育所宜者世所謂福而有所拂則禍所伏也則孰知其極而避就之耶自徇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則所謂正者果未可知也今爲正者後或爲奇此爲奇者徒或爲正善與妖亦然則天下之禍福正奇善妖果未可定也民自有知以來迷而執之其日久矣奈何重之以察察之政而使之不得反樸而全乎是以聖人方而不割故不以一人斷制利天下廉而不剋故勝物而不傷直而不肆故能曲全而枉直光而不耀故用其光復歸其明此無它取此悶悶而去彼察察故也

息齋註

其政悶悶若無求于民而民不以巧應上故其民醇醇察察若有得于已而民以巧求免

故其民缺缺天下之事禍福之相爲倚伏所從來久矣政悶悶者無得在我而有得在民政察察者有失在民而有得在我我則彼失我福則彼禍自然之理也昧者不知理道之正專以察爲明以求僥倖之福遂使正復化而爲奇善復化而爲祿人之迷其日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害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賞罰刑政蓋有諒而不用其極則能使奇者反而爲正祿者變而爲善故曰教化之行引中人而至于君子之域教化之弊引中人而至于小人之途此不可不知也

農師註

其無正邪蓋有正者有正者所謂正正者

無禍無福以知其極也若夫未能致于無正之地而流于吉凶之域則一禍一福其運如輪其循如環終于迷而已故曰正復爲奇善復爲妖民之迷其目固久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

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抵長生

久視之道

服一作復抵一作蒂花跌也

韓非解

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

爲術也生於道理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患禍之形慮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故曰夫唯嗇是謂蚤服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德不去孔竅虛則和氣日入夫能令故德不去新和氣日至者蚤服者也故曰蚤服是謂重

積德

蘇註

凡物方則割廉則剝直則肆光則耀准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此所謂

嗇也夫嗇者有而不用者也世患無以服人苟誠有而能嗇雖未嘗與物較而物知其非不能也則其服之早矣物既已服斂藏其用至于殛身而終不試則德重積矣德積既厚雖天下之剛強無不能克則物

莫測其量矣如此而後可以有國彼世之小人有尺
寸之柄而輕用之一試不服天下測知其深淺而爭
犯之雖欲保其國家不可得也吾是以知盡之可以
有國可以有國則有國之母也孟子曰存其心養其
性所以事天也以盡治人則可以有國者是也以盡
事天則深根固蒂者是也古之聖人保其性命之常
不以外耗內則根深而不可拔蒂固而不可脫雖以
長生久視可也蓋治人事天雖有內外之異而莫若
盡則一也

呂註

治人而不以人之所以爲人者治之則人不可
得而治矣事天而不以天之所以爲天者事之
則天不可得而事矣精神四達並流而無所不極化
育萬物其名爲同帝則人之所以爲人而天之所以
爲天者也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
則人其有不可得而治天其有不可得而事者乎故
曰治人事天莫如盡也夫唯盡其精神而不用則早
復者也苟爲不盡而費之至于神敝精勞雖欲反其
精神亦無由入矣其於復也不亦晚乎故曰夫唯盡
是謂早復人之生也固足于德夫誠能盡而早復之

則德日益以充故曰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德之至者也至德者火不能熱水不能溺寒暑不能害而禽獸不能滅則安往而不克哉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夫有所不克則其道有時而極也無所不克則孰知其極哉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人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莫知其極則不物而能物物者也雖有土而無其累矣故曰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殺身不殆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然則嗇之為道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也精神者生之根嗇而藏之則根深而生長矣長生者視之蒂衛而保之則蒂固而視久矣

息齋註

外以治人內以事天皆莫若嗇嗇者無所不

起之謂嗇故能早服內服其心外服其形寂然不動則德有所積積于不積則無不勝無不勝則無不治雖有國猶可也人知其可以有國而不知其可以有國者由其有本也本積既厚則其塵垢糠粃猶將陶鑄堯舜況其下者哉此所謂深根固蒂治人事天之道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

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之。夫兩

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蒞力至反。聖人亦不傷之一作。傷人。以下德交歸焉。觀之作之。

為是之指神而言也。

韓非解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五人之功矣。然

矣。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多矣。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務變之謂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敗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靜不重。變法故口治大國者。若烹小鮮。人處疾則貴醫。有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舉動理。則少禍害。夫內無瘞疽痺痔之害。而外無刑罰法誅之禍者。其輕恬鬼也甚。故曰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治

世之民不與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傷人也其
神不傷人也鬼崇也疾人之謂鬼傷人人逐除之謂
謂人傷鬼也民犯法令之謂民傷上上刑戮民之謂
上傷民民不犯法則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謂上
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
與鬼相傷故曰兩不相傷民不犯法則上不內不用刑
罰而外不事刑其產業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
其產業則民蕃息民蕃息而畜積盛民蕃息而畜積
盛之謂有德凡所謂崇者鬼鬼去精神亂精神亂則
無德鬼不崇人則鬼鬼不去鬼鬼不去則精神不亂
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畜積而鬼不亂其精神則
德盡在于民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言其德
上下交盛而
俱歸于民也

蘇註烹小鮮者不可撓治大國者不可煩煩則人勞
煩則魚爛聖人無爲使人各安其自然外無所
煩內無所畏則物莫能侵雖鬼無所用其神矣非其
鬼之不神亦有神而不傷人耳非神之不傷人聖人
未嘗傷人故其鬼無能爲耳人鬼所以
不相傷者由上有聖人也故德交歸之

呂註

以得有國之母以治國雖大無難也烹魚者不可

謂國者亦若是而已烹而割之則傷矣以道蒞天下者
神凡以大制亦不割以傷之而已及其至也則其鬼不
也厥與人雜擾而見其神則不能不傷人而所以不
神者以聖人爲能以道蒞天下使人不淫其性不遷
其德無大喜大怒以于陰陽之和所謂處混茫之中
與一世而得澹漠焉者也則是聖人亦不傷人也唯
聖人爲能不傷人故陰陽和靜鬼神不擾萬物不傷
奉生不夭則其神不傷人也神不傷人則無以見其
靈響而神焉由此觀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也由
其神不傷人故不神也非其神不傷人由聖人亦不
傷人故其神不傷人也使聖人之于人不能全其僕
而傷之而人失其性至於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
人之所以傷神者爲多則神其能不傷人乎夫唯神
不傷人則神歸德于人神不傷人而人亦歸
德于神矣故曰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息齋註

治國者聖人之餘事不啻如烹小鮮雖恢奇
請怪道通爲一故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使

鬼而有神凡恢奇譎怪皆化而為道道豈有傷人者乎本欲吾不傷人故其幽至于鬼神皆不能以神傷物大而政治幽而鬼神兩不傷故人鬼之心交歸焉非至德其能如是乎

程俱論

聖人不傷民固也而能使鬼神亦不傷人何在魚也亦何生死之辨乎考其以道蒞天下天下之民其生也泊焉所以善其生也其死也寂然所以善其死也寂然而已鬼安得而神乎生也如彼死也如此尚安得有靈響崇厲之為哉

宏甫註

烹小鮮者攪之則馨故聖人以無為治天下雖有神姦無所用之非聖人能絕之使不神也雖神而自不能為人之傷也何也以聖人未嘗傷人也夫聖人不傷人神亦不能為人之傷是兩不相傷也但不傷則德歸焉豈別有德以不傷之哉夫德即傷之矣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而下大國

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
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
宜為下。

蘇註

天下之歸大國猶眾水之趨下流也眾動之赴

國能下則大國納之而取干人

呂註

天下者則已雖不傷人而有傷其矣而不知所以交

者下流天下者則已雖不傷人而有傷其矣而不知所以交
為下是乃所以交天下而保其人之道也蓋天下之
交牝而牝常以靜勝牝而所以勝者由以靜為下故
也大國誠能居下流以致天下之交則牝以靜為下
而勝牝之道也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則所謂
或下以取之也下以取之者言大之于小宜若可以
無下而取之者也下而取之者言小之取大
國則所謂或下而取之者也下而取之者言小之取大

大不得不下而取之故也蓋大國不過欲兼畜人而小國不過欲入事人今大者下小小復下大兩者各得其所欲則其有不取之者乎取之者言得其心而不失之謂也然則大者小者莫不為宜下而獨曰大者宜為下何也小而不能下大非徒不能取大國而亦災禍及之矣則不嫌于不宜故曰大者宜為下而已

息齋註

國大而能降以求物則物必交歸之牝以靜而小國以取小國或下大國而取者各獲其心之謂也故大國不過欲畜小國小國不過欲事大國夫如是而後兩者各得其所孟子曰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以大事小樂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故大國尤宜為下

吳註

交會也大國者諸小國之交會如牝之先動以求牝動求者居上靜侯者居下故曰以靜為下或曰牝字

其一疑欲大國不恃其尊謙降以下小國則能致小國之樂附小國甘處于卑俯伏以下大國則能得大國之見容下以取謂大國能下以取小國之附下而取謂小國能下而取大國之容也大國下小國者欲兼畜小國而已小國下大國者欲入事大國而已兩者皆能下則大小各得其所欲然小者素在人下不患乎不能下大者非在人下或恐其不能下故曰大者宜為下章首下流之喻以喻大國非在人下而能下者牝牡之喻以喻小國素在人下而能下者

林希逸註

大國不過欲兼畜乎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乎人二者皆非自下不可惟能自下則兩

者皆得其欲然則知道之大者常以謙下為宜矣此句乃一章之結語其意謂強者須能弱有者須能無始為知道一書之意往如此解者多以其說喻處作真實說以故夫之獨黃茂材云此一篇全是借物明道此言最當但不能推之于他章耳

道者萬物之與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

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

行去聲先
悉薦反

蘇註

凡物之見于外者皆其門堂也道之在物譬如其與物皆有之而人莫之見耳夫唯賢者得而有之故曰善人之寶愚者雖不能有然而非道則不能安也故曰不善人之所保蓋道不遠人而人則遠之今誠有人美言之則可以為市于世尊行之則可以加于人矣朝為不義而夕聞大道妄盡而性復雖欲指其不善不可得也而又安可棄之哉立天子置三公將以道教人耳雖有拱璧之貴駟馬之良而進之不如進此道之多也道本在我人患不求求則得之矣道無功罪人患不知知則凡罪不能汙也

呂註

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則未有一物而不足于道者也室之有奧深邃燕間而尊者之

所處也萬物莫不有深邃燕閒尊高之處則道是也故曰道者萬物之奧唯其如此故善人之實而不善人之所保也何則善人知其善之所自出則得之而有無窮不貴之富非其寶耶不善人知其不善至于此而玄同則雖有萬惡渙然而釋矣非其所保耶夫言之美者可以市行之尊者可以加人則人無善不善固知美所美而尊所尊也有道者之于人猶天地也天無不覆地無不載非特美言尊行之比也則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壁以先駟馬所以享於上者禮之恭幣之重者也然不如坐進此道以道之為天下貴雖坐而進之過于恭禮重幣也天子三公所以坐而論者不過此而已矣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免則所謂不善人之所得則所謂善人之寶有罪以免則所謂不善人之所保也唯其如此此所以為天下貴而古之所以不得不貴也

息齋註

與者藏也道為萬物之所貴如與之能藏物

保故樂免其罪由其根于人心之自然無使之者故言依于道則其美可市行依于道則其尊可加于人

苟非人心之自然則言而不從行而不應矣由人各
根于道不幸而陷于不善則聖人亦何忍棄之故立
天子置三公非苟利其富貴也蓋不欲遂棄人於不
善還以斯道善之而已使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
出一善言建一善行使天下之人不失其善則其利
豈小補哉由其以道覺民是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
貴此道者何也以其善者不日而得其善使不幸而
至于不善則亦足以自免于惡此豈不足以爲天下
邪貴

吳註

萬物之奧萬物之最貴者奧室之西南隅寢廟

南隅曰突東北隅曰寢西北隅曰屋漏奧尊者所居
故奧爲貴道之尊貴猶寢廟堂室之奧拱壁合拱之
壁駟馬一乘之馬拱壁先駟馬猶春秋傳言乘韋先
十二牛也坐跪也朝聘之享駟馬陳于外執拱壁以
將命曰先朝聘以拱壁駟馬爲至貴而
未足貴也不如跪而進此道之尤貴

葉註

夫婦之愚未有求道而不得一有聞焉雖向所
嘗以爲罪者可以一洗皆空則道之爲貴果在

此不在彼也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于其易。爲大于其細。天下難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爲營爲也

純甫云。人皆有所爲。聖人亦人耳。獨無所爲乎。但衆人所爲者。有爲之事。聖人所爲者。無爲之道。此其所以異也。事所爲之條件也。味所爲之理趣也。作起也。

蘇註

聖人爲無爲。故無所不爲。事無事故。無所不事。味無味。故無所不味。其于大小多少。一以道遇

之而已。蓋人情之所不怠者。怨也。然及其愛惡之情。忘則雖報怨。猶報德也。世人莫不畏大。而侮小難多。而易少。至於難而後圖。大而後爲。則事常不濟矣。聖人齊大小。一多。少無所不畏。無所不難。而安有不濟。

哉者

呂註

有道者其為常出於不為故為無為為無為故
事無事無事無事故味無味何則方吾之為也求
其為者不可得則為出于不為矣有為則有事為而
無為則事亦無事也非徒無事也雖味之而無味矣
味之者反覆尋繹之謂也道之為物視之不見聽
之不聞搏之不得雖反覆尋繹之復歸于無物而已
矣唯其如此故可以大可以小可以多可以少多少
舉在于我而所謂怨者固無常心則不善者吾亦善
之德善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而皆報之以德矣人
之所難忘者怨也而以德報之則它不足以累其心
矣非徒然也而圖難乎其易為大于其細以天下之
難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細而我常無作
也苟有所作必于易與細而見之則所謂知幾其神
者是也能得之於吾心則其推之于天下國家無難
矣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以為大於其細
而不為大於其大故也出諾易也復言難也不慎重
十出諾之際則言難復矣易而圖之則易也難而圖
之則難矣不圖之于易圖之始而圖之於難則難矣

此俗人之所以寡信而多難也是以聖人由難之故終無難以難之于其易而不難之于難也

息齋註

則物不貴世所謂大小多少者以形言也聖人選於形器之外故大小多少等而為一夫大小多

少尚等而一之又況於恩怨報施之間乎吾所為所施者惟德而已豈知其有所怨豈知其有所報者哉

既無恩怨報施之別又無大小多少之異其于天下之故豈有心于為之哉事必求易大必由細自易而

往則難者亦易自細而行則大者亦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而大必歸之者由其無心也惟其無心於事

故未嘗先事而期於物豈若世之小夫已未為而先諾事至而多易先諾則必寡信多易則必多難聖人

于事未至則常若難之非難之也不以我必于物故若難之惟其難

之故終無難

筆乘

夫事涉於形則有大小係乎數則有多少此怨

無為為為以無事為事以無味為味愛惡妄除聖凡情盡而泊然棲乎性宅則大小多少一以視之而奚

怨之可報哉。惟德以容之而已。然此無爲無事無味也。不可力得至易也。不可目窺至細也。雖至易而至難者。待此以解。雖至細而至大者。待此以成。豈可以其易與細而忽之哉。學道者亦或有見於此。而又以爲大之心奪之。故易與細不常爲我。有唯聖人自始至終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而不以世俗所謂大者分其心。故難者大者當處寂然了無留礙。而大道自見理明。用此所謂戒其大者也。嗟乎此非特起大丈夫守而可與輕諾多易之流道哉。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判。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于未亂。合抱之木。生於豪末。九成之臺。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

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恃萬物之自

然而不敢爲

脆此爲反判一作破成一作層今從傳奕古本未有者心未起時未亂者心未

然矣而幾平聲復反也恃一作輔非既曰自

蘇註

方其未有持而謀之足矣及其將然非泮而散之不去也然猶愈于既成也故爲之于未有者

上也治之於未亂者次也本也臺也行也積小成大治亂禍福之來皆如彼三者聖人待之以無爲守之以無執故能使福自生使禍自亡譬如種苗深耕而厚耘之及秋自穰譬如被盜危坐而熟視之盜將自卻世人不知物之自然以爲非爲不成非斃不留故常與禍爭勝與福生賢是以爲禍至于不救福至於不成蓋其理然也聖人知有爲之害不以人助天始終皆因其自然故無不戒者世人心存于得喪方事之微猶有不知而聽其自然者及見其幾成而重失之則未有不以爲敗之者矣故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人皆徇其所欲以爲敗之者矣故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欲也欲而不欲故雖欲而不傷于物非無學也學而

不學故雖學而不害于理然後內外空明鄭

呂註

其安易持危而持之則難矣其脆易破則不可使至于堅其

微易散則不可使至于著物皆然心為甚通諸其心則于天下國家無難矣安也未兆也則是為之于未毫末大生于小也九層之臺起于累土高起于下也千里之行起于足下遠起于近也則為之于未治之為之也治之未常如此也為之不治治之也為之則為之欲成而未亂則是以亂而治之則執之欲固而反失之也是以聖人為之于未亂而治之則執之也故無敗治之未亂則我固無執也故無失民之從事常在既有之後故至于幾成而敗之以不知其本故也使知大生于小高起于下遠始于近慎終如始則無敗事也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則滑欲于俗思以求致其明非知此者也學不學以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則繕性于俗學以求復其初者非知此者也

元澤註

不欲之欲非無欲也欲在于不欲耳故不貴

至于釋然都忘也但不于性分之外更生一切耳且民飽食暖衣性所不免欲此而已不為有欲而離性之後更貴難得之貨此乃愚人迷妄失本已遠故也故聖人常欲不欲以抹其迷而反之性不學之學非無學也所學在于不學耳以復衆人之所過故也衆人逐末多事聖人以不學之學抹其過而反之道輔自然者莊子所謂反以相天是也為之則以人滅天矣故不敢為然則萬物安乎性命之常而事物無所兆矣夫豈有脆之可泮微之可散者哉

息齋註

聖人常安其所安故其安無不安而其持無

起自其未兆而謀之自其脆而破之自其微而散之故無有撓其安者由持其安於未有治其心于未亂譬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於無為之中自然而為于無積之中自然而積累日益去善日益積而聖人未嘗知也若有意為之即為敗之有意執之即為失之由其無為

故無敗無執故無失世之於道所以難成而易壞者
由其有意於為之執之方其始若無所容其勤及其
終又不免于怠皆為之執之咎也使其始不為其
始不執則求其勤且不可得而況於怠歟此世所以
幾成而敗也惟聖人以不欲為欲故未嘗貴難得之
貨所謂難得者不必金玉也身外之物皆難得矣眾
人目過于色耳過于聲吾以不學為學收視反聽復
眾人之所過以輔道之自然而不敢為夫豈有為之
病哉

吳註

慎終如始又承上文終無難與終不為大二終

字而言始雖以為難至終而不以為難始雖不
敢以為大至終而自以為大則事幾成而敗于終者
有矣故必慎終如始始以為難而終亦以為難始不
為大而終亦不為大則終無敗事也

劉槩註

欲眾人之所不欲故曰欲不欲不欲眾人之

故曰學不學不學眾人之所不學
故曰學不學不學眾人之所不學
所學故曰復眾人之所過

三

卷之二

四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

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

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

物反矣乃至於大順楷模也式法也下徹曰深荀周曰遠反乃順者司馬曰物情莫

不貴智而有玄德者獨賤

蘇註古之所謂智者知道之大全而覽於物之終始

爲明則智之害多矣故聖人以道治民非以明之將

以愚之耳蓋使之無知無欲而聽上之所爲則雖有

過亦小矣苟以智御人人亦以智應之則上下交相

賊耳吾之所貴者德也物之所貴者智也德與智固

相反然智之所順者小而德之所順者大也

呂註

衆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我愚

人之心也哉古之善爲道者在己若此則推之

于民也固非明之將以愚之也察察昭昭則所謂明
之也若昏悶悶則所謂愚之也民之失性居華而去
實故智多而難治誠欲治之則去智與故鎮之以無
名之撲則彼將自化而以智治之適所以亂之也蓋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毀則爲賊治國而不以智則
其則矣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治國而不以智則無
介然之知其道甚夷而無益生之祥則有國之母可
以長久故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非持施之
於治國而已而於身亦楷式而未嘗違也蓋知其子
守其母歿身不殆則不以智治之而福者也開其兌
濟其事終身不救則以智治之而賊者也則不以智
之與以智非亦我之楷式乎誠知楷式而不違其德
可謂玄矣德而至於玄則深而不可測遠而不可量
以情觀之不能莫逆于心及其至也與物反本無所
于逆故曰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
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息齋註

夫所謂道者不在耳目聲色之間而世人目

見聞覺知有出于聲色之外者今遽告人曰爾之見
聞覺知皆非真也則人孰不怪且笑哉故道非明民

將以為愚而憐之可也夫民之愚留礙于聲色不知
自解吾方示之以無為示之以澹泊且猶未悟而泥
欲以智示之歟生民之患在于多智智不以正其智
為邪今吾未能覺其邪而又以智示之是反開其偽
也故以智治國為國之賊倘行其所無事而不開民
之機心機心不生則純白備謂之國福不亦可乎上
之所行下之所效未有我靜而彼動我素朴而民多
欲者故曰知此兩者亦皆式能知稽式是謂玄德玄
德深矣遠矣由其與物反是故不可
明民由其與道合是故謂之大順

劉仲平註

不以智治國者開天者也
所以不嚴而治開人則鑿鑿則失于太察其民所以
不淳而缺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
福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
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

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能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王之言天下

聲下同樂入聲

蘇註

聖人非欲上人非欲先人也蓋下

呂註

江海之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則能為天下王者亦善下之而已則

玄聖素王之道而舜之在下則曰玄德升聞則玄德者乃所以天下之道也。莊周以為以此處下則者固聖人所以處下之道也。以言其位則固欲乃所以下之也。聖人之有天下也以言其位則固欲上人也。然以孤寡不穀為稱而受國之垢與不祥則以其言下之也。以言其序則固欲先人也。然迫而後動感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則以其身後之也。夫惟以其言下之則處上而人不重不重則以戴之為輕矣。以其身後之則處前而人不害不害則以從之為利矣。不重不害此天下所以樂推而不厭也。夫以其

言下之以其身後之則不爭者也樂推而不厭則天
下莫能與之爭者也非體玄德者其能若是乎故曰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息齋註

聖人不得已臨流天下其視首出庶物與在

能以身後民非忘天下者不能也是以處民上而民
不重不知其有君也處民前而民不害不知其有民
也惟其上下相忘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蓋吾之所
取者非民之所爭也無爲之爲天下且不見其朕況
欲與之爭乎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
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
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
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其慈且勇舍其儉且廣舍其

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

慈衛之

音似也夫並音符長舍並上聲衛護也

蘇註

夫道廣然無形類然無名充遍萬物而與物無一相似此其所以為大也若似于物則亦一物耳而何足大哉道以不似物為大故其運而為德則亦隱然以鈍為利以退為進不合于世俗今夫世俗貴勇敢尚廣大夸進銳而吾之所實則慈忍儉約廉退此三者皆世之所謂不肖者也世以勇決為賢而以慈忍為不及事不知勇決之易挫而慈忍之不可勝其終必至于勇也世以廣大蓋物而以儉約為陋不知廣大之易窮而儉約之易足其終必至于廣也世以進銳為能而以不敢先為恥不知進銳之多惡于人而不敢先之樂推于世其終卒為器長也蓋樸散而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自樸成器始有屬有長矣勇廣光三者人之所共疾也為眾所疾故常近于死以慈衛物物之愛之如父母雖為之効死而不辭故可以戰可以守天之將救是人也則開其心志使之無所不慈無所不慈則物皆為之備矣

呂註

天下徒見我道之大而謂其似不肖而不知其所以大固似不肖也何以言之大道汎兮其可左右無乎不在者也彼見其無乎不在無可擬者謂之似不肖而不知其無不在而似不肖乃道之所以爲大也蓋萬物莫非道也則道外無物矣道外無物則無所肖者此其所以爲大也若有所肖則道外有物矣道外有物則道有所不在其尚得爲大乎故曰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蓋我道所以如此之大者以吾無我而不爭故也夫唯無我而不爭故能持人之所難持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此皆持人之所難持者也何則人不能無我而不爭故勇而不能慈廣而不能儉先而不能後則無我不爭乃其所以能保此三寶而持之也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而我守之常寬容于物不削于人非慈乎其行身也徐而不費以約爲紀非儉乎未嘗先人而常隨人人皆取先已獨取後非不敦爲天下先乎夫慈爲柔弱矣而能勝剛強是能勇也儉爲不費矣而用之不可既是能廣也不敢爲天下先爲後人矣而聖人用之以爲官長者皆從我者也是能成器長也

今舍其慈且勇舍其儉且廣舍其後且先則剛強之
凌而已死不亦宜乎夫自事觀之則軍旅之事愛克
厥威允罔功則慈宜若有所不行也然自本觀之則
所以能立其威者以慈而已故曰夫慈以戰則勝以
守則固夫唯慈故儉儉故不敢為天下先則慈者三
寶之所自而始也舍其慈則死保其慈則生則慈乃
所以衛吾生者也故曰天將救
之以慈衛之慈立而三寶舉矣

元澤註

肖者有所以道為萬物祖故體道者物當似
我我豈似物乎蓋有所似則是象彼則彼必
大而我小矣凡此三寶皆俗情所謂小而乃至人之
所以為大也慈主于愛愛物仁也而獨稱慈者仁則
廣德以覆下于末為盛矣老子方語其本故不曰仁
曰慈慈者父道仁之本而不假為者也儉之為德寡
欲也貴本也愛物也一言而三善至者其儉乎若孔
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蓋聖人制禮將以為儉而方
其為禮也不得獨儉非禮則無末非老子則不知本
本乎本乎聖人之道于是為至乎于易則謙是也天
地人神皆以謙為貴故聖人寶之慈者不爭而勝勇
莫大焉區區以奢後自廣者其狹甚矣唯無以末傷

本無以外滅內者至廣也此聖人之行故但爲器長而已若道之長則未嘗在物後也以人滅天以事勝道借使幸免蓋失所以生矣三寶皆天德而立本者也正如正兵之正正兵之言師整而不動也愛民如子則民愛之如父不令而齊矣彼倒戈攻于後以並者上不慈故也一本作以戰則勝戰守主于殺伐而尚以慈爲德則餘事可知

韓非解

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貴功者慈於事除其禍事除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於萬事也盡如慈母之爲弱于慮也故見必行之道是必行之道則明其從事亦不疑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故能勇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後常貴而況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材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舉之曰儉故能廣

董註

此假用兵以明道貴在于守慈也或云若以人身言之則邪念多于敵國利欲勝于鋒鏑蓋亦

寡欲以至于無欲以全其所實乎

夢得註

我自處也易物無所不濟難故卽三者推慈以爲先而終復明之以爲戰則勝守則固是

今之所急也天若救斯民必便有爲慈者出而衛之此老氏之所怛然有期于天下者與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

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

古之極

古者車戰爲士甲士三人在車上左執弓右持矛中御車掌旗鼓皆欲其強武戰卒七十

二人在車下蓋至爭者惟兵故借之以明不爭之德也羅什曰心形旣空孰能與無物者爭

蘇註

士當以武爲本行之以怯若以武行武則死矣聖人不得已而後戰若出于怒是以我故殺人

也以我故殺人人天必殃之以吾不爭故能勝彼之爭若皆出于爭則未必勝矣人皆有相上之心故莫能

相為用誠能下之
則天下皆吾用也

呂註

士之為言事道而以將人為任者也事道則以
不爭而勝將人則用人之力若然者何所事武
哉故曰善為士者不武為士而無所事武則善戰者
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為之下固其宜也何
則體道者不爭不爭則天下莫能與之爭則善為士
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是謂不爭之德
也體道者能下人能下人者樂為之用而不自用則
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用人者樂為之用而不自用則
用人雖用兵之危我猶無為況其德乎無為為之
謂天德至于無為則與天同而無以加矣故曰是謂
配天古之極

息齋註

聖人身且不得已而況于爭由其不爭凡所應
物者皆其不得已也故為士則不武當戰則
不怒勝敵而不必與之爭用人而不必加其上故能
以德服人而人亦樂為之死是謂配天占之極也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

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

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用兵有言古兵法有言也

上如字下戶剛反言行列也仍就也詩曰仍執殲虜兵五兵戈矛戣戣干也說文云拱手執斤曰兵幾平聲喪去也抗舉也林希逸云此章全是借戰事以喻道推此則書中談喻處其例甚明

蘇註

主造事者也客應敵者也進者有意於爭者也退者無意於爭者也苟無意於爭則雖在軍旅

如無臂可攘無敵可因無兵可執而安有用兵之咎耶聖人以慈為寶輕敵則輕戰輕戰則輕殺人喪其所以為慈矣兩敵相加而吾出於不得已則有哀心哀心見而天人助之雖欲不勝不可得也

呂註

道之動常在於迫而能以不爭勝其施之于用兵之際宜若有所不行者也而用兵者有言吾

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則雖兵猶迫而後動而勝之以不爭也而況其它乎何則主逆而客順主勞而客逸進驕而退卑進躁而退靜以順待逆以逸待勞以卑待驕以靜待躁皆非所敵也所以爾

者道之爲常出於無爲故其動常出于迫而其勝常以不爭雖兵亦由是故也誠知爲常出於無爲則吾之行常無行其攘常無臂其仍常無敵其執常無兵安往而不勝哉苟爲不能出于無爲知主而不知客知進而不知退是之謂輕敵輕敵則吾之所謂三寶保而持之者幾于喪矣故曰禍莫大于輕敵輕敵幾喪吾寶夫唯以不爭爲勝者則未有能勝之者也故曰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吳註

此中言慈之實用兵有言者用兵者嘗有是言爲主肇兵端以伐人也爲客不得已而應敵也

進寸難進也退尺易退也仍就也不爲首兵但爲應兵雖爲應兵亦不欲戰不敢近進寧于遠退進取者整其行陣而行攘臂以執兵前進以仍敵不行則誰有行如無行不攘則雖有臂如無臂不執則雖有兵如無兵不仍之則雖有敵在前如無敵也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也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宗者族之總也道者事之總也

蘇註

道之大復性而足而性之妙見于起居飲食之間耳聖人指此以示人豈不易知乎人能體此

以應物豈不易行乎然世常患日用而不知知且不能而況行之乎言者道之筌也事者道之迹也使道可以言盡則聽言而足矣可以事見則考事而足矣唯言不能盡事不能見非舍言而求其宗遺事而來其君不可得也蓋古之聖人無思無為而有漠然不自然不自知者存焉此則思慮所不及是以終莫吾知也使為衆人所能知亦不足貴矣被褐懷玉者聖人外與人同而中獨異也

呂註

道法自然其言亦希而自然自然則無為則知之行之也不乃甚易乎而天下不能知不能行

何耶以言有宗事有君而天下不知其宗與君是以不吾知也何謂宗無為而自然者言之宗也自其宗而推之則言雖不同皆苗裔而已矣其有不知者乎何謂君無為而自然者事之君也得其君而治之則事雖不同皆臣妾而已矣其有不行者乎惟其不知宗之與君此所以不吾知也夫道之所以為天下貴

以其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故為天下貴使道而
可以知知識識則何貴于道哉故曰知我者希則我
貴矣是以聖人以若屠若愚之容而大白盛德天下
鮮儷者是之謂被謁懷玉

息齋註

道甚易知易行而亦難知難行所謂易知者

不甚易知甚易行可道無學可學無為可為無事可事豈
學不可學而心動即偽為無為而寂然不為者未必
是事無事而終日事者未必非此其所以為難而
天下莫知莫行也蓋聖人言有宗事有君故言在此
而義在彼事雖是而心不同知言之宗則言之差殊
不必問也知事之君則事之差殊不必疑也夫唯人
之無知是以不我知天唯不我知此我之所以為貴
使我之知不出于眾之知則為我者亦不足貴矣
宏甫註 吾言甚易知是以天下莫不知甚易行是以
能行何者而不行雖莫不知何者而我知乎哉何也
以吾言一出于宗而吾行一制于君而我無知焉故
也使吾而有知則人亦將以吾之知而知吾矣是
以知為天下後也非大君與宗主矣何足貴乎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之不病也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蘇註

道非思慮之所及故不可知然方其未知則非知無以入也及其既知而存知則病矣故知而

不知者上不知而知者病既不可不知又不可知唯知知為病者久而病自去矣

呂註

道之為體不知而能知者也故曰知不知上雖知其不知而以知知之知則其心庸詎而寧乎故曰不知知病

知而不知之為病而病之則反乎無知而知不足以病之矣故曰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此而亡故曰以其病病是以不病南伯子綦曰我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若子綦者可謂病病者乎

息齋註

知者逐物故多偽不知者返本故近真人能知不知為近真知知為多偽則為上矣儻不

知知之為偽而徒益其知則是以病為藥其病有不勝言者惟知知之為病是以不病聖人所以不病

者以其知之也

筆乘

道以知入以不知化知即釋氏之知無也

遣其知萬法歸無無亦不立非上而何彼於虛空之中橫生意見清淨之內忽起山河捏目生華迷頭認影則病矣凡有知皆妄也凡有妄皆病也學者方徃以為玄覽寶而持之病矣從瘳乎聖人之不能廢知猶夫人也而知不為病者知知之為病故耳知其為病則勿藥而病瘳矣知不知上所謂生而無生真性湛然也不知知病所謂無生而業果宛然也唯其病病是以不病所謂知幻即離不作方便也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

唯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

貴故去彼取此

威畏古通用人不畏其所當畏則大

事狎胡夾反一作狎厭於豔反

蘇註

夫性自有威高明光大赫然物莫能加此所謂

物之威雜然乘之終身惴惴之不暇雖有大威而不
自知也苟誠知之一生死齊得喪坦然無所怖畏則
大威燁然見于前矣性之大可以包絡天地彼不知
者以四肢九竅為已也守之而不厭是以見不出視
聞不出聽最然其甚陋也故教之曰無狹其所居彼
知之者知性之大而吾生之狹也則慨然厭之欲脫
而不得不知有厭有慕之方困于物也故教之曰無
厭其所生夫唯聖人不狹不厭與人同生而與道同
居無廣狹淨穢之辨既不厭生而後知生之無可厭
也聖人雖自知之而不自見雖自愛之而不自貴以
眩人恐人之有厭有慕也厭慕之心未
忘則猶有畏也畏去而後大威至也
呂註故民不冥于道而唯識知之尚故生生厚生生厚
不為此天之所自以明威而大降其虐也故曰民不
畏威則大威至矣夫唯以道治天下者知夫充滿天
地包裹六極凡命于天者其居之所同然也苟狹之
而已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凡命于天者其生之

所同然也勿厭之而已夫民無常在我而已夫唯我不厭是以民亦不厭也則奚不畏威之有哉是故聖人自不知狹以常而不自見以外其身知常而外其身乃所以不狹其居也自愛以嗇而不自貴以遺其生愛嗇而遺其生乃所以不識其生也故去彼知識之病而取此不識不知之病也

元澤註

小民樸而主厚則畏威上失其道多乎有為以

也夫如是則天誅所加禍亂將起故曰大威至民性本自廣大流通而世教下衰不能使之復樸乃感其居之廣而使狹厭其生之通而使塞夫唯狹其居故民不淳而偽唯厭其生故民不厚而薄聖人不然使民逍遙乎天下之廣居而各遂其浩然之性則其有于威者乎莊子曰孫韋氏之國黃帝之囿堯舜之宮湯武之室此明世世下衰漸狹其居也彼聖人豈有優劣乎而居乃漸狹者所遭之時則然也上不自厭其生而盡性故民亦得盡性也莊子曰不厭其天此之謂也厭者天厭之之厭自見則矜成自貴則賤物此所以自狹其居自厭其生亦以狹民之居厭民之生也自知則明乎性而不為妄自愛則保其身而不

爲非夫然則豈至

于千天之威也

董註

居者性之地居天下之廣居則與太虛同其體

矣惟曲士不可以語道苟不溺于小術而實所無
以自狹其居則必棄有著無而蔽于斷滅以厭其所
生矣是以告之以無狹無厭使學者知夫性者氣之
帥而其大無量當擴而充之以全其大生者道之寓
而其用不窮當葆而養之以致其用則養氣全生盡
性至命而不生厭慕之心所以體無非疆無而無非
頑也長生非貪生而生非礙也夫如是則生與道居
而道亦未嘗厭棄于人矣見賢遙切顯也去上聲自
知則返照無畏而不狹其居自愛則絕外嗜欲而不
厭其主惟自知自愛所以居之安也而不自見以矜
能不自貴以賤物故無知

之見忘愛之之心也

息齋註

夫欲人之畏愛者皆內不足而外慕者也聖

是以皆與之無爲蓋居物之上使人畏已者易使人
不畏已者難使我忘人者易使天下兼忘我者難民

不畏威非天下兼忘我者不能也此豈非所謂道德之威乎聖人之遇物隨所遇而安故不狹其所居不厭其所生蓋知其所居所生者皆非其實也我推不自厭故生亦莫吾厭由其自知而不自見其有知由其自愛而不自貴其有愛使其有自見自貴之心則狹其所居厭其所生有不能一日安矣

吳註

威可畏者損壽戕身之事大威大可畏者死也可畏者至矣莊子曰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

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還也狎玩習也所居身之所處厭憚狎習為常安然為之言不不畏威也厭所生無所畏憚狎習為常安然為之言不不畏威也厭所生無傷生速死是厭惡其所生而棄其命大威至矣夫惟不狎舊本作不厭惡其所生而棄其命大威至矣夫惟今從之夫唯不狎其所居而畏所畏是以不厭其所生而大可畏者不至矣自知自愛身之道自見自顯著所知以示人自貴即後章貴生言貪生之心太重也聖人于自愛之道雖自知于中然合德襲明知若不知不表表示人自見于外雖自愛之篤然體道自然若無以生為亦不切切貪生自貴之過彼謂自

見自貴此謂自知自愛上文言不畏則有大威之禍
不狎則有不厭之福皆為衆人言爾若聖人則不待
畏而自無可畏不待毋狎而自無所狎內有自知自
愛之實而外無自見自貴之迹所無者所去也所有
者所取也

勇于敢則殺勇于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
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
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縝然而善謀天網恢恢

疎而不失

殺猶死也利謂活害謂殺惡去聲縝音闡
舒緩也王作坦嚴作默不如作縝為長蓋

默則重不言坦則近不爭也

蘇註

勇于敢則死勇于不敢則生此物理之常也然

其或然而忽其常理夫天道之遠其有一或然者孰
知其好惡之所從來哉故雖聖人猶以常為正其十

勇敢未嘗不難之列子曰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
患天道之難知是以歷陳之不與物爭于一時要于
終勝之而已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未有求
而不應者也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誰召
之哉繹然舒緩若無所營而其謀度非人之所及也
世以耳目觀天見其一曲而不覩其大全有以善而
得禍惡而得福者未有不疑天綱之疎而多失也惟
能要其終始而盡其變化然後知其恢恢廣大雖疎
而不失也

呂註

用其剛強而必於物者勇于敢者也則死之徒
是已故曰勇于敢則殺致其柔弱而無所必者
勇于不敢者也則生之徒是已故曰勇于不敢則活
勇于敢者人以爲利而害或在其中矣然則天之所惡殆非可
人以爲害而識識也故曰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殆非可
孰知其故是以聖人之動也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
鄰猶難之若此者以天之惡爲不可知故也夫唯不
可知則不識不知乃所以順帝之則也蓋天之生物
因其材而篤焉裁者培之傾者覆之則未嘗與物爭

者也而物莫能違之者故曰不爭而善勝天何言哉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行其生未嘗差也故曰不言
而善應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故
曰不召而自來易則易知而其道盈虛與時消息而
未嘗違故曰坦然而善謀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
威自我民威其聰明明威未嘗自用而惠吉逆凶
猶影響也故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夫唯天之道不
可知爲如此聖人所以勇于不敢而不議不知乃知
所以順之也

息齋註

人皆知勇于敢不知勇于不敢勇于敢者蹈

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以兩者較之蹈白刃者有害而
人輕其害蹈中庸者有利而人不知其利此中庸所
以爲難者歟輕于用勇人之所嫉天之所惡孰知其
故雖聖人猶難之况衆人乎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繹然而善謀知其惡于用
勇也自其天之未勝天之未應及來之未至謀之未
定而言之則強者或得勇者或勝蓋有之矣要
其後而徐觀之然後知天網恢恢疎而不失也

吳註

敢為惡之人乃天所惡然天之所惡深昧難測何以知其果為天所惡之人乎其人雖可殺聖

人猶有難之之意而不敢輕易殺之也聖人不輕易殺之則為惡者皆得漏網而天網不漏也天之于惡人非如人之以力與爭而天定自能勝人非如人之以口與言而其應如響應聲其報應之速不待召之而自來至惡有惡報雖用智計不可逃免天雖無心坦然平易而巧于報應有非人謀之所能及此天網恢恢廣大似若疏而不密然未嘗失一惡人無得漏網者聖人雖不殺之而天自殺之也

宏甫註

勝以不爭應以不言求以不召正天之疎而不失也若爭而後勝雖不疎必有失矣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人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彖而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蘇註

政煩刑重民無所措手足則常不畏死雖以死懼之無益也民安于政常樂生畏死然後執其

詭異亂羣者而殺之孰敢不服哉司殺者天也方世
之治而有詭異亂羣之人恣行于其間則天之所棄
也而吾殺之則是天殺之而非我也非天之所殺而
吾自殺之是代司殺者殺也代大匠斲則傷其手矣
則及其身矣

呂註

民之爲道固常不畏死者也唯無狹其所居無
厭其所生則可以使之畏威而重死矣奈何以

死而懼之而欲其畏死乎何以知其然也若使民常
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則孰敢不畏死而爲
奇乎然而執之而不勝殺之而不止者則民之不畏
死而不可以死懼之明矣然則以道治天下者宜如
何哉常有司殺者殺勿代之而已矣何謂常有司殺
者殺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則司
殺者天之謂也刑戮有出于好惡而不用于天討則
是代司殺者殺也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代大匠
斲希有不傷其手者矣則

代司殺者殺其傷可知也

張耒

夫人之生不殺之于衽席飲食之疾病則殺之
盜賊刑戮者過半矣則人之于死實未嘗知畏

也而世之馭物者而欲物之畏不過示之以死亦惑矣故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苟畏死邪則吾取為奇者而殺之宜民之不復為奇也天下未嘗無刑而為奇者不止則死之不足以懼物也明矣故曰若使人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也夫物不患無殺之者也萬物民民必歸于藏盡而後止則常有司殺者殺矣竊司殺者之常理而移之以行其畏非徒不足以懼物而亦有所不及者也故曰常有司殺者殺夫代有司殺是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然則操政刑死生之柄驅一世之民使從之殆非也

息齋註 此言世之刑法不足恃以為治也民不畏死而殺之則殺一人足以為治矣然愈殺而愈不可禁則刑之不足恃也秦人用法嚴其網密而姦宄不勝漢用法疎網漏吞舟之魚而天下歸于漢此亦足以見矣天道福善禍淫是有司殺者于冥冥之中不可逃也若必代司殺者殺如代大匠斲未有不傷手者也

薛註

我朝太祖皇帝道德經序曰朕自即位以來國知前代哲王之道問道諸人人皆我見一月

試覽羣書有道德經一卷見其文淺意與久之見本
經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當是時天下初定民
頑吏弊雖朝有十人棄市暮有百人仍為之如此者
豈不應經之所云朕乃罷極刑而囚役之不逾年而
朕心減朕知斯經乃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
之極寶非金丹之術也於戲太祖蓋天縱大聖人
故其聰明睿智知言之奧如此豈聰明作元后
太祖之謂矣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老子之謂矣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
上之有為也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也
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于貴生稅租也純甫云無以

生為者賢于貴生即吾無吾身吾有何患之意此章之言由經及精要歸其重于此耳

蘇註

上以有為導民民亦以有為應之故事多而難治上以利欲先民民亦爭厚其生故雖死而求

利不厭貴生之極必至于輕死惟無以生為而生自全矣

呂註

一夫之耕足以食數口則奚至於飢哉而至於

食是謂同德奚難治哉而至于難治者非以其上之有為故難治耶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居則奚至于輕死哉而至於輕死者非以其生生之厚故輕死耶是以聖人無事而民自富無欲而民自樸則至于食稅之多而飢無有也無為而民自化好靜而民自正則至于有為而難治無有也自富自樸自化自正而不飢以難治則至於生生之厚而輕死無有也蓋所以生生之厚而至于輕死者以其蹊跂好知爭歸于利而不可止故也夫唯生生之厚遂至于輕死則無以生為者賢于貴生可知矣是故聖人不自見以外其身不自貴以遠其生知其無以生為而已矣

息齋註

上多取則下貧上有為則下亂必然之理也我欲厚其生則不顧人之生我厚而彼薄彼

安得不輕死聖人之于生蓋不得已彼視其生若無以生為也豈肯厚吾之生而奪人之生哉是之謂賢於貴生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脆軟也徒類也合手曰共

商桑穀生於朝七日大共秦伯怒蹇叔曰墓木拱矣皆合拱也董音如字言人共伐之也處上聲

蘇註

冲氣在焉則體無堅強之病至理在焉則事無

必速木自拱把以上必伐矣物之常理精者在在上祖者在下其精必柔弱其粗必強大

呂註

道之為物無形而不爭則天下之至柔弱而人

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則雖有形者亦以堅強而死柔弱而生而況體無形之道而不致其柔弱其可得乎是以兵強則恃之而驕而敵國之所謀也我驕而敵謀所以不勝也木強則伐伐之所

上地以形在下氣則柔弱形則堅強臣以有為事上

君以無為畜下有為則堅強無為則柔弱堅強居下
柔弱處上物之理也然則柔弱之能勝剛強可知矣
息齋註此章汎言柔弱之必生剛強之必死柔弱雖

而涉于有為無為則去道不遠有為則吉凶悔吝隨之益遠于道矣

吳註

用兵示弱者謀深而工敵輕而玩之故勝恃強者慮淺而驕敵懼而備之故不勝兵法始如處

女敵人開戶示之弱也後如脫兔敵不及距則能勝之矣秦兵過周趨東三百竟敗于散齊兵入晉築石授人竟敗于鞏此恃強不勝之驗也共兩手所圍也木之弱而搖動者為近末之小技強而不搖動者則為近根合共之大幹也因言兵而并及于木上文言兵強者為人所勝是處下也不能如勝人者之處上木強者近根之餘是處下也不得如小技之處上推此物理則知人之德行凡堅強者矜已凌人必愛其貴高而反處人下矣柔弱者眾所尊戴而得一處人上矣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

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而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成功而不居。其不欲見賢耶。

抑之舉之二句言張弓有餘不足二句言天道凡弛弓俯其體則射在上弣向下張之而仰其體則弣向上弣在下弣在上是抑弣之高者使之向下舉弣之下者使之在上天之損有餘如抑其弣而使之下其補不足如舉其弣而使

希聲註

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主升陰主降陽升極天則降陰降極地則升此則抑高舉下

蓋張弓之象也天道盈虛一章七閏損日之有餘補月之不足人道則不然損其不足之民而奉有餘之君孰能法天之道以爲人道損已之有餘以奉天下之不足其唯有道者乎在易損下益上曰損損上益下曰益以下爲本也是以聖人能爲之而不恃其事能成功而不居其所以其不欲見賢于人故天下謂

之似不肖皆損有餘奉不足之旨也

蘇註

張弓上筋弛弓上角故以况天之抑高舉下天

無以堪此為而特成而處則賢見于世賢見于世則
是以有餘
自奉也

呂註

天之道無為而已矣無為則無私無私則均猶

足者補之適于均而已矣夫天之道非故以抑高而
舉下也無為任物之自然則高者為有餘不得抑
而損下者為不足不得不舉而益滿招損謙受益時
乃天道是也人之道不能無為不能無為則不能無
私不能無私則至于損不足以奉有餘不足異也夫
唯有道者知未始有物而有為之與功名皆我所欲
而天下之所不足而爭之故損之以奉天下而不有
此故曰孰能損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聖人則有
道者也是以為而不恃功成不居其不
欲見賢者無它凡以法天之道而已矣

息齋註

夏多以益寡者天之道也寡寡而益多者人之道也惟聖人能以已有餘而奉人不足故其能及萬物而不恃其能功蓋天下而不居其功利澤施于天下而不欲見其賢唯有道者而後如此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彊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故柔之勝剛弱之勝彊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蘇註

正言合道而反俗俗以受垢為辱受不祥為殃故也

呂註

天下之物唯水為能因物之曲直方圓而從之則是柔弱莫過于水者也而流大物轉大石穿突陵谷浮載天地唯水為能則是攻堅強者無以先之也所以然者以其雖曲折萬變而終不失其所以為水是其無以易之也夫水之為柔弱而柔弱之勝剛強天下莫不知而老子數數稱之何也以天下雖

莫不知而莫能行也夫聰明睿知足以有臨矣則其
患者豈在于材力之不足也顧未能損有餘以奉天
下持之以柔弱而常為各尸智主事任謀府之所累
耳故老子論道德之將終而數數及此又引聖人言
以信之曰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
天下王明所以服天下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夫三代
之王必先其令聞而口受國之垢與不祥而為社稷
主為天下王何也蓋必先其令聞非過名之言也不
及名之言也受國之垢與不祥則過名之言也名不
足以言之也不及名之言應事應事言之變也過各
之言體道體道言之正也正言而曰受國之垢與不
祥故曰正言若反湯武之言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
此知以國之垢與

宏甫註

以堅強功堅強雖能勝之終必缺陷故攻堅
強者莫勝于柔弱柔弱者不期勝而自勝也
故又戒之曰其無以輕易柔弱為也畢竟柔弱能勝
剛強而剛強者不與焉夫山藪藏疾至柔也川澤納
汙至弱也苟為社稷之主而不能受多方之垢為天
下之王而必欲國家之無天孽四海之無凶人可得

邪雖欲剪除而撲滅之祇自勞耳此蓋若反
干正言其實天下之正言也不可察也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
不責于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

人

契大苦計反徹徹
法也直列反

蘇註

夫怨生於妄而妄出于性知性者不見諸妄而
又何怨乎今不知除其本而欲和其末故外雖

知而內未忘也契之有左右所以爲信而息爭也聖
人與人均有是性人方以妄爲常馳騁于爭奪之場
而不知性之未始少妄也是以聖人以其性示人使
知除妄以復性待其妄盡而性復未有不廓然自得
如右契之合左不待責之而自服也然則雖有大怨
怨將渙然冰解知其本非有矣而安用和之彼無德
者乃欲人人而通之則亦勞而無功矣徹通
也天道無私惟善人則與之契之無私也

呂註

復讎者不折鑊于雖有忤心不怨飄瓦是以天
下平均不由此道則怨之所生也而人欲和之

不可勝解矣故曰和大怨者必有餘怨不善者吾亦
善之乃所以爲德善和大怨而不免于有餘怨安可
以爲善哉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于人是以使復
離者不折鑽于雖有忤心不怨飄瓦而天下平均之
道也蓋古之獻車馬執右契右契所以取左契所以
與則左契者常以與人而不爲物主者也聖人爲而
不恃功成不居每以有餘奉天下至于殺人而不爲
殺者殺而未嘗尸之則是執左契以與人而不爲物
主此其所以無怨而不責于人之道也夫豈以和之
爲悅乎故有德司契則不責于人而已無德司徹以
通物爲事者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無親而唯
善人之與是亦以執左契而不責于人之道也
息齋註 怨之不可和猶火之不可寒水之不可熱若
強和之必有餘怨以此爲善未足也是以聖
人治天下如執左契以求于右契恩怨取與吾何心
哉如契之合適於符而已苟有不合不強其所無不
責之也蓋大小長短彼各有契自合其合而吾無容
私焉若必欲強通之是司徹非司契也天道亦然天
道無親常不失善
善亦司契而已

吳註

執左契不責于人無心待物也契者刻本爲券
中分之各執其一而合之以表信取則物于人
曰責契有左右左契在王財物者之所右契以付來
取財物之人王元澤曰史記云操右契以責事禮記
云獻田宅者操左契則知左契爲受責者之所執豈
謂執左契者已不責于人待人來責于已有特右契
來合者卽與之無心計較其人之善否和怨者有心
于爲善人也不若無心待物如執左契而不責于人
靜中觀物而任其自然也有德無心待物無德有心
待物徹通也古者助法周改助爲徹法恐入家私田
所收之不均故入家私田亦令通力合作而均收之
入家所得均平而無多寡之異司左契者任人來取
無心計較其人故曰有德司徹法者患其不均有心
計較故曰無德和怨者恐善人受害有心爲之亦如
司徹者有心于爲力弱之家恐其所得者寡矣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
徙雖有舟車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

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

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漢書詔天下吏舍無得置

什器顏師古註云五人為伍十人為什則共器物故通謂什伍之具為什物不用者無往來免儲待省徭役也舟輿甲兵舉其重者言之樂入聲望平聲相望相聞近也至老死久也近而且久不相往來者各足故也道足則無事咨詢財足則不相乞假

蘇註

老子生于衰周文雅俗弊將以無為救之故于書之終言其所志願得小國寡民以試焉而不

可得耳民各安其分則小有材者不求用于世什伯人之器則材堪什夫伯夫之長者也事少民朴雖結繩足矣內足而外無所慕故以其所有為美以其所處為樂而不復求也民物繁夥而不相求則彼此皆足故也

呂註

三代以來至于周衰其文弊甚矣民失其性命之情故老子之言救之以質以反太古之治小

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此牧之以質而反乎大古之道也莊周稱至德之世曰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則若此者非特老子之言而已古固有是道也然詩書之所言則止于堯舜三代而老子欲反太古之治何哉曰夫道與世之交相喪久矣非大道不足使人反性命之情言道而不及其世不足以知大道之已試此其所以必反大古之治也然則世去大古也久矣遂可以盡復乎曰未可也然則其言之何也曰禮至于簞三干樂至於備六代其文極矣然而禮不以玄水大羹而指之醴酒和羹之下樂不以嘒管清聲加之朱絃踰越之上者使人知禮樂之意所不得已者如彼而所欲反本復始如此也方斯時也孔子方求文武周公之隆緒而賡之老子論其道與世如此其意猶是而已矣譬之月建已而火始王而金氣已生于其間矣此五材所以相繼而不絕也故聞古之治雖有什

伯之器而不用有舟輿而不乘有甲兵而不陳則事
大事用大衆非得已也聞其民結繩而用之鄰國相
望雞犬相聞至老死而不相往來則頌文倦令督稽
趣留而足迹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非
得已也則不得已者常在於此而所欲復者常在於
彼也則其肯煩事爲以深治人之過乎然則欲天下
不安平泰不可得也即歿而不言猶屏玄水徹疏越
其孰知禮之能儉而樂之節樂爲反本復始之意乎
夫聖人之言
豈小補哉

元澤註

小國寡民則民淳厚蓋國大民衆則利害相
摩巧僞日生觀鄙邑與聚落之民質詐殊俗
則其驗也無道之世民貧土瘠而利欲勝乎好生末
感本衰而貪求在乎外慕故觸刑犯險如履平地而
車轍足跡交乎四方矣樂生遂性則重死安土無求
則不遠徙此盡性之治民亦盡其性者也竊嘗考論
語與孟子之終篇皆稱堯舜禹湯聖人之事業蓋以
爲舉是書而加之政則其効可以爲此也老子大聖
人也而所遇之變適當反本盡性之時故獨明道德
之意以收斂事物之散而一之于樸誠舉其書以加

之政則化民成俗此篇其効也故經之義終焉

吳註

共也十人爲什百人爲伯什伯之器重大之器衆所

也重死者視死爲重事而愛養其生不遠徙者生於此死于此不他適也老子欲挽衰周復還太古國大則民衆難治得小國寡民而治之使其民毋慕于外自足于內如此也舟車甲兵非一人所可獨用謂計伯之器也無所乘無所陳不用也無所往則無用乎舟與無所爭則無用乎甲兵民淳事簡上古結繩之治可復雖有書契亦不可不用不但不用什伯之器而已以所食之食爲甘以所服之服爲美亥然自足愛養其生言重死也以此身之居爲安而安之以此地之俗爲樂而樂之言不遠徙也惟老死于所生之處孰肯輕易遠徙哉民皆懷土雖相鄰之國目可以相望雞犬之聲耳可以相聞如此至近至老死不相往來不但已遠徙而已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言不辯辯言不善知者不博

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

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蘇註

信則為實而已故不必美美則為觀而已故不

有一以貫之則無所用博博學而日益者未必知善

也聖人抱一而已他無所積也然施其所能以為人

推其所有以與人則有盡而一無盡然後知一之為

貴也勢可以利人則可以害人矣力足以為之則足

以爭之矣能利能害而未嘗害能為能爭而未嘗爭

呂註

道之為物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博之不得可以

事美善言者善此而已安事辯知言者信此而已安

事博由是觀之則美者不信辯者不善博者不知可

知已何則雖美與辯與博而不當于道故也道之為

物未始有物者也聖人者與道合體夫何積之有哉

唯其無積故萬物與我爲一萬物與我爲一則至富
者也故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使其有
積也則用之有時而既矣安能愈有而愈多乎老子
之言也內觀諸心外觀諸物仰觀諸天俯觀乎地無
有不契是信也然而下士聞而笑之天下以爲似不
肖是不美也言之至近而指至遠是善也然而非以
言爲悅是不辯也其知至于無知是知也而其約不
離乎吾心是不博也而學者以美與辯與博求之則
疏矣老子之道也以有積爲不足雖聖智猶絕而棄
之是無積也故至無而供萬物之求則是愈有而愈
多也而學者于是不能剗心焉則不可得而至也凡
物有所利則有所不利有所不利則不能不害矣唯
天之道無所利則無所不利無所不利則利而不害
矣凡物之有爲者莫不有我有我故有爭聖人之道
雖爲而無爲無爲故無我無
我故不爭是天之道而已矣

筆乘

或曰老氏之爲書使人得以受而味焉則近乎
美窮萬物之理而無不至則近乎辯察萬事之
變而無不該則近乎博然不知其有信而不美善而
不辯知而不博者存何也則以五千言所言皆不積

之道耳不積者心無所
而無言矣言而無言故
有非不子人也而未嘗
哉苟非不積之道而第執
言數窮者流非天道也天
為而不爭學者于此而刳
矣故曰教而無教何必杜
忘言自可了心於柱下
讀者共勉旃
謂也夫積而不積則言
小為人而末嘗分已之
之多斯何惡於辯且博
意見以與天下爭則多
利而不害聖人之道
焉老氏之書亦思過半
乃

老子翼卷之二 終

老子翼卷之三

附錄



史記老子列傳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
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
適周將問禮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
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
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
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
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
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

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脩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歿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

焉或曰儋卽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
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
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
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
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邪李耳
無爲自化清淨自正

隋薛道衡老子廟碑曰自太極權輿上元開闢舉天
維而懸日月橫地角而載山河一消一息之精靈上
生下生之氣候固以財成庶類亭毒羣品有人民焉
有君長焉至若上皇邃古夏巢冬穴靜神習智鷄居

穀飲大禮與天地同節非折疑於俎豆大樂與天地
同和豈考擊於鍾鼓逮乎失道後德失德後仁皇王
有步驟之殊民俗有淳醜之變於是儒墨爭鶩名法
竝馳禮經三百不能檢其情性刑典三千未足息其
奸宄故知潔其流者澄其源直其末者正其本源源
本本其惟大道乎老君感星載誕莫測受氣之由指
樹爲姓未詳吹律之本含靈在孕七十餘年生而白
首自以老子爲號其狀也三門雙柱表耳目之奇蹈
五把十影手足之異爰自伏羲至於周氏綿祀歷代
見質變名在文王武王之時居藏史柱史之職南朝

屢易容貌不改宣尼一睹嘆龍德之難知關尹四望
識真人之將隱乃發揮衆妙著書二篇率性歸道以
無爲用其辭簡而要其旨深而遠飛龍成卦未足比
其精微獲麟筆削不能方其顯晦用之治身則神清
志靜用之治國則反朴還淳旣而鍊形物表卷迹方
外蛻裳鶴駕往來紫府金漿玉酒讌衍清都叅日月
之光華與天地而終始涉其流者則擯落囂塵得其
門者則騰驤雲霧大椿凋茂非蜉蝣之所知溟渤淺
深豈馮夷之能測盛矣哉固無德而稱也莊周云老
聃歿秦佚弔之三號而出是謂遜天之形雖復傲吏

之寓言抑亦蟬蛻之微旨皇帝誕靈縱轡接統膺期
照春陵之赤炁發芒山之紫氣珠衡月角天表冠於
百王明鏡衢樽聖德會於千祀周道云季多難在時
九鼎共海水同飛兩日與洛川俱斲天齊地軸之所
蛇食鯨吞銅陵玉壘之區狼顧鴟跼黃延姦宄鄭阻
兵禍大縱毒螫將遍函夏神謀內斷靈武外馳應撓
搶而掃除仗旄鉞而斬伐共工旣翦重立乾坤蚩尤
就戮更調風雨宰制同造化之功生靈荷魂魄之賜
萬方欣戴九服謳謌乃允答天人祇膺揖讓升泰壇
而禮上帝坐明堂而朝羣后昔軒轅顓頊建國不同

大昊少昊邦畿各異舜改堯都夏遷虞邑歷選前辟
義存創造惜十家之產愛兆民之力經始帝居不移
天府規模紫極仍據皇圖下宇上棟務存卑儉右平
左城聿遵制度朝夕正殿不別起于鴛鸞升降靈臺
豈更營于鳩鵲憂勞庶績矜育蒼生念茲在茲發於
寤寐棘林肺石特降皇情祝網泣辜深存寬簡草纓
知恥畫服興慙天無入牢之星地絕城牛之氣延閣
廣內考集羣典石渠壁水闡揚儒業綴五禮於將壞
正六樂於已崩總章溺志之音大師成功之頌承華
養德作貳東朝外正萬邦內弘三善兩離炳耀重日

聖明永固洪基克隆鼎祚重以維城磐石多藝多才
良佐寶臣允文允武爲王室之蕃屏成神化之丹青
致世俗於潤塗納烝民於壽域旄頭垂象窮髮成形
獯獫作患其來久矣無上筭以制之用下策而難服
自我開運耀德戢兵感義懷仁稱藩請朔稽顙款塞
匍匐投掌牂牁夜郎之所靡漠桑榆之地咸被聲教
竝入提封閩越勾吳不愆貢職夫餘肅慎無絕夷邸
遐邇禔福文軌大同自三代之餘六雄競逐秦居閨
位漢雜霸道魏氏則虐深華夏有晉則化成夷狄降
斯以後粹駁不分帝迹皇風寂寥千載天命聖德會

昌神道變億兆之視聽復三五之規模固以幽明贊
協符瑞彪炳千年靈蔡著天性以效徵三足神鳥感
陽精而表質春泉如醴出自京師秋露凝甘徧於竹
韋星光若月雲氣飛煙三農應銅爵之鳴五緯叶珠
囊之度信可以揚鑾動蹕肆覲東后王檢金繩登封
岱岳而謙以自牧爲而不宰尚寢馬卿之書未允梁
松之奏在青蒲之上常若乘奔處黃屋之下無忘夕
惕雖蒼壁黃琮事天事地南正火正屬神之禋猶恐
祀典未弘秩宗廢禮永言仁里尚想玄極壽宮靈座
麋鹿徒倚華蓋剝壇風霜凋弊乃詔上開府儀同三

司亳州刺史武陵公元冑考其故迹營建祠堂皇上
往因歷試總斯蕃部猶漢光司隸之所魏武兗州之
地對苦相之兩城繞渦穀之三水芝田柳路北走梁
園沃野平皋東連譙國望水置絜揆景瞻星擬玄圃
以疏基橫玉京而建宇雕楹畫栱磊砢相扶方井圓
淵參差交映尊容肅穆仙衛儼而無聲神館虛閑滴
瀝降而成響清心潔行之士存玄守一之儔四方輻
湊千里波屬知如在之敬申醮祀之禮顯仁助於王
者冥福資於黎獻允所謂天大道大難幾者矣若夫
名言頓絕幽泉之路莫開形器不陳妙物之功難著

騰茂實飛英聲圖丹青鏤金石不可以已而在茲乎
歲次敦牂律中姑洗大隋馭天下之六載也乃詔下
臣建碑作頌其詞曰悠哉振古邈矣帝先四紀維地
八柱承天叢生類聚廣谷大川至道靈運神功自然
五精應感三微相繼樹以司牧執其象契帝迹慙皇
王猷謝帝上德逾遠淳風漸替時乖澹泊俗異沖和
尚賢飾智懸法張羅內修尊俎外事干戈魚驚網密
鳥亂弓多真人出世星精下斗龍德在躬鶴髮垂首
解紛挫銳去薄歸厚日角月角天長地久小茲五嶽
隘此九州逝將高蹈超然遠遊青牛已駕紫氣光浮

玄門洞啓神化潛流賴鄉舊里渦川遺迹古往今來
時移世易靈廟凋毀祠壇虛寂九井生桐雙碑碎石
維皇受命乃神乃聖響發地鍾光垂天鏡宇宙開朗
妖氛蕩定曜魄同尊叅神取正流沙蟠木鳳穴龜林
異類歸款萬方宅心鴻盧納賁王會書琛青雲干呂
薰風入琴化致鼎平家興禮讓永言柱下猶慙太上
乃建清祠式圖靈狀原隰爽塏亭臯彌望梅梁桂棟
曲檻叢楹煙霞舒卷風霧淒清仙官就位羽客來庭
穰穰簡簡降福明靈至神不測理存繫象大音希聲
時振高響遐邇讚頌幽明資仰敬刊金石永播

天集

敬叔師仲尼仲尼謂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而達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敬叔言於魯君曰孔丘聖人之後將達者也受先臣之命屬臣則必師之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車乘賚之臣請與往魯君與車一乘二馬二豎子敬叔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朝廷之度觀明堂四門之墉有堯舜桀紂之象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戒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而負斧宸南面以朝諸侯之圖嘆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將

去周老子送之曰富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
竊仁者之號送子以言凡當世之士聰明深察而近
於死者好議人之非者也博辨閎大而危其身者好
發人之惡者也爲人臣者無以有已爲人子者無以
有已自周反魯道彌尊遠方弟子之進者蓋三千焉
孔子歎曰自南宮敬叔之乘吾車吾道加行不然吾
道幾廢矣今禮記所引吾聞諸老聃皆是孔子問老
子而得禮之要也

王子季拾遺記曰老君居景室之山與世人絕迹唯
老叟五人或乘鳴鶴或著羽衣共譚天地之數所撰

經書垂十萬言有浮提國獻善書二人乍老乍少隱形則出影聞聲則藏形時出金壺器中有黑汁狀若淳漆洒木石皆成篆隸科斗之字記造化人倫之始老君所撰經皆寫以玉牒綴以金繩貯以玉函及金壺汁盡二人乃欲剗心瀝血以代墨焉此乃洛州景山太室少室也所說九變長生等經有百萬篇多藏名山石室秘而未行今所出者約六千卷

關尹子尹喜仕周昭王爲大夫善天文豫占東南真氣狀若龍蛇而西是月融風三扇天理西行知有聖人度關乞出爲函谷關令昭王癸丑五月壬午紫氣

浮空有老人駕青牛白舂車諸子驂乘徐甲爲御將
度關喜迎拜下風則老子也喜曰大道將隱強爲我
著書遂館終南艸樓師事之明年甲寅授道德五千
餘言包絡天地玄同造化君臣民物罔不賅備尊道
德小仁義所以尊皇帝小王伯大抵以明天道明人
道正君心正民心其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曰偏將
君居左上將軍居右凡數章頗類褒貶五伯之風學
者疑昭王時伯業未著或指授經爲敬王時殊不知
夏商之衰昆吾大彭豕韋已自稱伯觀昭王江上不
返固不待齊楚秦晉之出而伯者之風亦已見矣此

老聖著道德所以兼功力而言也按乾象河鼓三星主天子三軍中星大將軍左星左將軍右星右將軍夏官上大司馬王五軍大國三軍已載之周禮及考穆王內傳言王西還上終南修草樓則知授經爲昭王時明矣關尹亦自著書九篇名關尹子自時其徒晉公孫辛鉞字計然學於老子敬王二季壬午南遊楚平王禮聘問道旣而適越范蠡師之授蠡書十二篇名文子有平王問道章句踐位以大夫越伐吳蠡諫曰兵凶器戰逆德陰謀逆德好用凶器上帝禁之行將不利引文子語也句踐不聽敗於夫椒囚石室

賂太宰訐得歸嘗膽圖報吳既治計然曰句踐長頸
烏喙可與其患難不可與共安樂蠡用其策從五湖
遊計然亦佯狂遜封禺之地嘗登山籌隱今吳興計
籌山是也列御寇居鄭圃四十季人無識者安王四
年著書八篇明老子之道莊周字子休號南華子顯
王三十季楚聘爲相不就隱濠上漆園著書五十三
篇名莊子今存三十三篇若夫庚桑楚南榮趺崔瞿
柏矩士成綺尹文子之徒皆當時師事老子傳其道
各有著述載在典籍然老子遊歷商周亦已久矣其
親見猶龍如孔子者可無若人自司馬遷以老韓同

傳而老氏之門人失紀遂使孔老通家之學後世無傳焉惜哉

老子之稱經自漢景帝始也吳闕澤對大帝曰許成子原陽子老子莊子皆修身自玩放暢山谷縱汰其心學歸澹泊至漢景帝以黃子老子義體尤深改子爲經始立道學勅令朝野悉誦焉

班固載老子鄰氏有傳傅氏徐氏劉向皆有說傅氏三十七篇鄰氏四篇徐氏六篇劉向四篇惜乎其書之亡久矣今世所傳老子道德經或總爲上下二篇或分八十一章或七十二章

河上公分八十一章以
上經法天天數奇故有

三十七章下經法地地數偶故有四十四章嚴遵乃以陰道入陽道九以入行九故七十二章上四十一章下三十二章全本既各異說亦不同蓋莫得而攷也與河上公不合本觀復高士謝守灝曰道德經唐傳奕考覈衆本勘數其字云項羽妾本齊武平五年彭城人開項羽妾塚得之安丘望之本魏太和中道士寇謙之得之河上丈人本齊處士仇嶽傳之三家本有五千七百二十二字與韓非喻老相參又洛陽有官本五千六百三十五字王弼本有五千六百八十三字或五千六百一十字河上公本有五千三百五十五字或五千五百九十字并諸家之注多少參差然歷年既久各信

所傳或以他本相參故舛戾不一史記司馬遷云老子著書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但不滿六千則是五千餘矣今道家相傳謂老子爲五千文蓋舉其全數也

見老君實錄

杜光庭云五千餘言亦不確定其數文質相半義理兼通局字數而妨文剪文勢而就數皆失其旨也司馬遷云五千餘言則不定指五千字矣其有刪文約數俯就四千九百九十九言而云析三十輻字爲三十以滿五千字此又膠柱刻舟執迷不通也

杜光庭箋註六十餘家則有節解上下

老君與尹喜解內解

上下

尹喜以內修之旨解注

想爾二卷

三天法師張道陵所注

河上公章

句

漢文帝時降居陝州河濱今有廟見存

嚴君平指歸十四卷

漢成帝時蜀人

名

山陽王弼注

字輔嗣魏尚書郎

南陽何晏

字平叔魏駙馬都尉

河南

郭象

字子玄魏晉間人

潁川鍾會

字士季魏明帝時人

隱士孫登

字公和魏

文明二

晉僕射太山羊祜

字叔子注四卷

沙門鳩摩羅什

本西

胡人苻堅時自玉門關入中國注二卷

沙門佛圖澄

後趙時西國胡僧注上下二卷

沙

門僧肇

晉人注四卷

梁隱居陶弘景

武帝時人貞白先生注四卷

范陽

盧裕

後魏國子博士一名白頭翁注二卷

劉仁會

後魏伊州梁縣人注二卷

吳郡徵

士顧歡

字景怡南齊博士注四卷

松靈仙人

隱青溪山無名氏年代

晉人河

東裴楚恩

注二卷

秦人京兆杜弼

注二卷

宋人河南張憑

字長宗明帝太常博士注四卷梁武帝注道德經四卷梁簡文帝作道德經十卷

清河張嗣注四卷不梁道士臧玄靜字道宗作疏四卷梁道

士孟安排號大孟作經義二卷梁道士孟智周號小孟注五卷梁道士

竇略注四卷與武帝羅什所宗無異陳道士諸糝作玄覽六卷隋道士劉

進喜作疏六卷隋道士李播注上下二卷唐太史令傅奕注二卷併

義作音唐魏徵作義五卷太宗相法師宗文明作義五卷胡超義疏十卷

道士安丘作指歸五卷道士王玄辯作河上公釋義十卷諫議大夫

肅明觀主尹愔作新義十五卷道士徐邈注四卷直翰林道士

何思遠作指趣二卷玄示八卷衡嶽道士薛季昌作金繩十卷事數一卷

洪源先生王鞅注二卷玄珠三卷口訣二卷法師趙堅作講疏六卷太

子司議郎楊上善

高宗時人作道德集注真言二十卷

吏部侍郎賈至

作述義十一卷金鈕一卷

道士車若弼

作疏七卷

任真子李榮

注上下二卷

成都道士黎元興

作注義四卷

太原少尹王光庭

作契源注二卷

道士張惠超

作志玄疏二卷

龔法師

作集解四卷

通義郡道士任

太玄

注二卷

道士沖虛先生殿中監申甫

作疏五卷

岷山道

士張君相

作集解四卷

道士成玄英

作講疏六卷

漢州刺史王

真

作論兵述義上下二卷

道士符少明

作道譜策二卷

玄宗皇帝所注

道德經上下二卷

講疏六卷

河上公嚴君平皆明理國之道松靈仙人魏代孫登

梁朝陶隱居南齊顧歡皆明理身之道符堅時羅什

后趙圖澄梁武帝梁道士竇略皆明事理因果之道
梁朝道士孟智周臧玄靜陳朝道士諸糅隋朝道士
劉進喜唐朝道士成玄英蔡子晃黃玄曠李榮車玄
弼張惠超黎元興皆明重玄之道何晏鍾會杜元凱
王輔嗣張嗣羊祜盧氏劉仁會皆明虛極無爲理家
理國之道此明注解之人意不同也又諸家稟學立
宗不同嚴君平以虛玄爲宗顧歡以無爲爲宗孟智
周臧玄靜以道德爲宗梁武帝以非有非無爲宗孫
登以重玄爲宗宗旨之中孫氏爲妙矣

廣川董道藏書志云唐玄宗旣注老子始改定章句

爲道德經凡言道者類之上卷言德者類之下卷刻
石渦口老子廟中又云唐道士張道相集注道德經
七卷凡三十家其名存者河上公節解嚴遵王弼何
晏郭象鍾會孫登羊祜鳩摩羅什盧景裕劉仁會顧
歡陶弘景松靈裴處思杜弼張邁張嗣臧玄靜孟安
期孟智周寶略宋文明褚柔劉進喜蔡子晃成玄英
車惠弼今攷之新舊唐書藝文志則又有毋丘望之
湘逸其姓程韶王尚蜀才袁真釋惠嚴惠琳義盈梁曠
樹鍾山傳奕楊上善李允愿陳嗣古任真子馮郭玄
景先生楊上器韓杜梁武帝梁簡文帝賈大隱辟閭

仁譔劉仲融王肅戴詵玄宗盧藏用邢南和馮朝隱
白履忠李播尹知章陸德明陳庭玉陸希聲吳善經
孫思邈李含光四十家而道相所集郭象劉仁會松
靈裴處思杜弼張嗣臧玄靜竇略宋文明褚柔劉進
喜蔡子晃車惠弼此十四家不著於志按志稱道相
集注四卷而董所收乃有七卷恐後人之所增也我
朝崇寧中再校定道藏經典此書藏中已不復見其
餘諸家僅存玄宗河上公嚴遵陸希聲四注及傳奕
所傳古本道德經耳外李約李榮賈清夷各有注說
王顧等奉玄宗命撰所注經疏杜光庭又從而爲廣

聖義亦皆唐人竝見藏室始知志所著錄猶有未盡惜乎名存而書亡者十蓋八九也

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爲曹相國師

見史記樂毅傳

漢桓譚曰管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後世好之者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

見楊

雄傳

嚴君平卜筮成都市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

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
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裁日閱數人得百錢
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亡不通依老子
嚴周之旨著書十餘萬言

阮籍著通老論曰道者法自然而爲化侯王能守之
萬物將自化易謂之太極春秋謂之元老子謂之道

見太平
御覽

王輔嗣山陽高平人少而察慧十餘歲便好莊老通
辨能言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見王注精奇迺神
伏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因以所注爲道德

二論魏氏春秋曰弼論道約美不如晏自然出拔過多

殷仲堪有思理能清言嘗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

舌本間強

見世說

庾子嵩恢廓有度量自謂是老莊之徒曰昔未讀此

書意嘗謂至理如此今見之正與人意暗同

見晉陽秋

阮宣子好老易能言理不喜見俗人時誤相逢卽舍

去傲然無營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

名士傳

周彥倫善言名理每賓客會集周虛席晤語詞韻如流聽者忘倦尤善老易與張思光遇輒以玄言相滯

彌日不解

阮瞻咸之子也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
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卽命
辟之謂之三語掾

見晉書本傳
世說作阮修

宗測少靜退不樂人間豫章王疑徵爲參軍答云何
爲謬傷海鳥橫斤山木欲遊名山迺掛其祖所畫向
子平圖於壁上齋老莊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
長嘯不顧

仲長子光字不曜往來河東傭力自給無室廬絕妻
子開皇末始庵河渚間以息身焉賣藥爲業人莫之

知也汾陰生遊河渚一見而伏曰東方朔管輅不如也由是顯重守令來謁辭以瘖疾未嘗交語著獨遊頌河渚先生傳以自寓識者知其縣解人也有請道者書老易二字示之彈琴餌藥以終其世

王績嗜酒不任事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雁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游北山東臯著書自號東臯子

王希夷隱嵩山師黃醵學養生喜讀周易老子餌松柏葉雜花年七十餘筋力不衰刺史盧齊卿就謁問政答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此言足矣

貞一先生司馬承禎字子微廬天台不出睿宗命其
兄承禕就起之既至引入中掖廷問其術對曰爲道
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夫心目所知見每損之
尚不能已況攻異端而增智慮哉帝曰治身則爾治
國若何對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
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治帝嗟嘆曰廣成之言也開
元中再召至都玄宗詔於王屋山置壇室以居善篆
隸帝命以三體寫老子刊定文句見新唐書隱逸傳
舊書本傳云玄宗
今以三體寫老子經因刊正文句定著
五千三百八十言爲真本以奏上之
盧鴻一字顥然隱於嵩山開元六年徵至東都謁見

不拜宰相遣通事人問其故奏曰臣聞老君言禮者忠信之薄不足可依山臣鴻一敢以忠信奉見

見舊唐書

隱逸傳

宗元先生吳筠魯中之儒士也入嵩山爲道士久之遊天台玄宗遣使徵之既至問以道法對曰道法之

精無如五千言其諸枝詞蔓說徒費紙劄耳

見舊唐書隱逸

傳新書本傳云帝嘗問道對曰深於道者無如老子五千文其餘徒喪紙劄耳復問神仙治煉曰此野人事積歲月求之非人主宜留意與舊唐書少異故併錄之

秦系會稽人天寶末避亂剡漢客泉州南安有大松百餘系結廬其上穴石爲硯註老子彌年不出人號

其所居爲高士峰

唐憲宗顧宰臣曰神仙之事信乎李藩對曰神仙之說出於道家道家所宗老子五千文爲本老子指歸與經無異彼代好怪之流假託老子神仙之說故秦始皇漢武帝二主受惑卒無所得上深然之

紀
見舊唐書憲宗

唐相陸希聲著道德經傳四卷其序略云夫老氏之術道以爲體名以爲用無爲無不爲而格於皇極者也楊朱宗老氏之體失於不及以至於貴身賤物莊周述老氏之用失於太過故欲絕聖弃智申韓失老

氏之名而弊於苛繳刻急王何失老氏之道而流於
虛無放誕此六子者皆老氏之罪人也乃爲述傳以
暢宗旨又云昔伏羲氏畫八卦象萬物窮性命之理
順道德之和老氏先天地本陰陽推性命之極原道
德之奧此與伏羲同其原也文王觀太易九六之動
貴剛尚變而要之以中老氏察太易七八之正致柔
守靜而統之以大此與文王通其宗也孔子祖述堯
舜憲章文武導斯民以仁義之教老氏擬議伏羲彌
綸黃帝冒天下以道德之化此與孔子合其權也此
三君子者聖人之極也老氏皆變而通之反而合之

研至變之機探至精之歸斯可謂至神者矣

唐兵部郎李約勉之子也注道德經四卷其說謂世傳此書爲神仙虛無言又詆太史遷先黃老而後六經之失此流俗之言也以我觀之六經乃黃老之枝葉爾

開元初詔中書令張說舉能治易老莊者集賢直學士侯行果薦會稽康子元及平陽敬會真於說說籍以聞並得侍讀俄並兼集賢侍講學士始行果會真及長樂馮朝隱同進講能推索老莊秘義會真亦善

老子每啓篇先熏盥乃讀

見新唐書
儒學傳

李衛公德裕諫敬宗搜訪道士疏曰臣聞道之高者
莫若廣成玄元人之聖者莫若軒皇孔子管軒皇問
廣成子理身之要廣成子云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
將自正神將自清無勞子形無搖子精乃可長生又
云得吾道者上爲皇下爲王玄元語孔子云去子之
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于子之身吾所
告子若是已故軒皇發謂天之嘆孔子興猶龍之感
前聖於道不其至乎若使廣成玄元混迹而至語陛
下之道以臣度思無出於此

見李文
饒集

香山白文公居易曰夫欲使人情儉樸時俗清和莫

先於體黃老之道也其道在乎尚寬簡務儉素不眩
聰察不役智能而已蓋善用之者雖一邑一郡一國
至于天下皆可以致清靜之理焉晉宓賤得之故不
下堂而單父之人化汲黯得之故不出閤而東海之
政成曹參得之故獄市勿擾齊國大和漢文得之故
刑罰不用而天下大理其故無他清靜之所致耳

見白

氏長
慶集

張薦明少以儒學遊河朔後去爲道士通老子莊周
之說晉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
妙萬物而爲言得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

下高祖大其言延入內殿講道德經拜以爲師賜號
通玄先生後不知所終

見五代史
一行傳

太祖征太原駐蹕鎮陽聞道士蘇澄隱五代之際屢
聘不至召見於行宮澄隱時年八十太祖問以養生
對曰臣養生不過精思鍊氣爾帝王則異於是老子
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無爲無欲凝
神泰和昔黃帝唐堯享國永季得此道也太祖說其
言

見東都事略隱
逸傳及高道傳

宋太宗語近臣曰朕讀老子至佳兵者不祥之器聖
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嘗不三復以爲規戒

鴻濛子張無夢字靈隱好清虛窮老易入華山與劉
海蟾种放結方外友事陳希夷先生無夢多得微旨
久之入天台山真宗召對問以長久之策無夢曰臣
野人也山中嘗誦老子周易而已不知其他除著作
佐郎固辭還山賜金帛處士號並不受

見高
道傳

了齋陳忠肅公瓘嘗著書二十餘篇曰昭語其序略
云玉清昭應宮使王曾請校三館道經上因言其書
不如老氏五千言清靜而簡約張知白曰陛下畱意
於此乃治國無爲之術

見了
齋集

田諫議錫尺木贊序曰龍之興也階於木也君之起

也人爲階也抑有無位之聖韜光之賢以名迹相參
以材能相濟如丘明之才乃仲尼之尺木乎故能發
揮春秋以垂聲教也尹喜之賢乃老聃之尺木乎故
能詢謀道德以貽後世也

見咸平集

陳忠肅公曰老子言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
又言治大國若烹小鮮夫烹魚者無所事於煩之也
制水火之齊以熟之而已舜無爲而治其不以此歟
又曰武帝黜黃老而用儒術未嘗不本於仁義而觀
其實效則不異於始皇者幾希當此之時天下不一
日而無事思慕文景不可復得然則黃老亦何負於

天下哉又曰疏廣謂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宦成名立而不去懼有後悔於是父子相隨移病而歸當

時賢之後世追誦然其知止之意發於老氏

見了齋集

歐陽文忠公脩曰前後之相隨長短之相形推而廣之萬物之理皆然也然老子爲書其言雖若虛無而於治人之術至矣又曰道家者流本清虛去健羨泊然自守故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雖然聖人南面之治不可易也

見本集

延平先生羅從彥仲素曰老子之書孔子未嘗譽亦未嘗毀蓋以謂譽之則後世之士溺其和光同塵之

說而流入於不羈毀之則清靜爲天下正之論其可
毀乎既不譽又不毀其可不略言故止謂竊比於我

老彭

見羅先生語錄

或問龜山楊文靖公時曰說者謂老彭乃老氏與彭
錢非謂彭之壽而謂之老彭也然老氏之書果述而
不作信而好古乎答曰老氏以自然爲宗謂之不作

可也

見龜山集

龜山曰私意去盡然後可以應世老子曰公乃王

錄

見語

滎陽呂公希哲嘗大書治人事夫莫若嗇於前坐壁

上云修養家以此爲養生要術然事事係謹常令有
餘持身係家安邦之道不越於此不止養生也呂氏雜錄
東坡蘇文忠公軾奉詔撰上清儲祥宮碑云臣謹按
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靜無爲爲宗
以虛明應物爲用以慈儉不爭爲行合於易何思何
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
有飛仙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
母之號天皇太乙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
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嘗竊論之黃帝老子之道本
也方士之言末也又蓋公堂記云曹參爲齊相聞膠

西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用其言而齊大治其
後以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稱賢焉吾爲
膠西守知公之爲邦人也求其墳墓子孫而不可得
慨然懷之師其言想見其爲人天曹參爲漢宗臣而
蓋公爲之師可謂盛矣而史不記其所終豈非古之
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歟

見本集

蘇子由自題老子解後云予年四十有二謫居筠州
筠雖小州而多古禪刹四方遊僧聚焉有道全者往
黃蘗山南公之孫也行高而心通喜從予遊嘗與予
談道予告之曰子所談者予于儒書已得之矣全曰

此佛法也儒者何自得之予曰不然予忝聞道儒者之所無何苦強以誣之顧誠有之而世莫知耳儒佛之不相通如胡漢之不相諳也子亦何由而知之全曰試爲我言其略予曰孔子之孫子思子思之書曰中庸中庸之言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非佛法而何顧所從言之異耳全曰何以言之予曰六祖有言不思善不思惡方是時也孰是汝本來面目自六祖以來人以此言悟入者太半矣所謂不思善不思惡則喜怒哀

哀樂之未發也蓋中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自也致中極和而天地萬物生於其間此非佛法何以當之全驚喜曰吾初不知也今而後始知儒佛一法也予笑曰不然天下固無二道而所以治人則異君臣父子之間非禮法則亂知禮法而不知道則世之俗儒不足貴也居山林木食澗飲而心存至道雖爲人天師可也而以之治世則亂古之聖人中心行道而不毀法而後可耳全作禮曰此至論也是時予方解老子每出一章輒以示全全輒嘆曰皆佛說也予居筠五年而北歸全不久亦化去逮今二

十餘年也。凡老子解亦時有所刊定，未有不與佛法合者。時人無可與語，思復見全而示之，故書之。老子之末，大觀二年十二月十日子由題。又曰：予管南遷，海康與子瞻兄邂逅于藤州，相從十餘日，語及平生舊學。子瞻謂予子所作詩傳、春秋傳、古史三書，皆古人所未至，惟解老子差若不及。予至海康閒居無事，凡所爲書多所更定，乃再錄老子書以寄子瞻。自是蒙恩歸北，子瞻至毗陵，得疾不起，逮今十餘年，竟不知此書于子瞻爲可否也。政和元年冬，得姪邁等所編先公手澤，其一曰：昨日子由寄老子新解，讀之不

盡卷廢卷而嘆使戰國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
初有此書則孔老爲一使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
爲二不意老年見此奇特然後知此書當子瞻意然
予自居潁川十年之間於此四書復多所刪改以爲
聖人之言非一讀所能了故每有所得不敢以前說
爲定今日以益老自以爲足矣欲復質之子瞻而不
可得言及於此涕泗而已十二月十一子由再題
眉山蘇籀潁濱文定公之孫也記其遺言曰公爲籀
講老子數篇曰高於孟子二三等矣又曰言至道無
如五千文又曰公老年作詩云近存八十一章注從

道老聃門下人蓋老而所造益妙錄錄者莫測矣

見遺言

呂吉甫作道德經傳成以元豐元年表進於朝曰臣
惠卿言臣聞庖丁奏刀得養生於文惠輪扁釋鑿議
讀書於齊桓志之不分道或有在臣誠惶誠懼頓首
頓首臣竊以大制散於智慧之僞含生失其性情之
初爰有真人起明至教獨推原於道德蓋祖述於典
墳是以雞犬相聞莊周指謂神農而上谷神不歿列
子稱爲黃帝之書究其微言中有妙物唯恍唯惚視
聽莫得以見聞不古不今迎隨孰知其首尾失之其

出彌遠至寶秘於荆山而莫知悟之不召自來玄珠
索之象罔而可得軒轅華胥之國唐堯姑射之山皆
極至遊遂臻泰定此書之指其詣不殊曹叅師於蓋
公而相齊國孝文傳之河上而爲漢宗僅得淺膚猶
幾康阜夫唯俗學不識道真徒見其文有異詩書之
迹莫知其指乃是皇王之宗故聞不尚賢則謂遺之
野而不收不貴貨則謂弃諸地而不用謂絕學則無
憂等於禽犢謂絕聖則無法等於鴻荒不知靈府之
間有若清眸之上雖畱金屑亦翳神光故令善惡之
兩遺而極沖虛之一致茲難情度宜使智迷遂亡

聖之信言列於百家之珍說發茲微學宜屬至神伏
惟皇帝陛下以高真之質而出應君師以妙本之餘
而形爲事業蠱飭而庶政交舉革當而四方已孚方
將齊心服形而捐治物養已之累深根固蒂以趣長
生久視之門同天下於華胥見神人於姑射深造其
極適丁斯時臣性維顓蒙生足憂患每思朝徹以解
天弢汎觀以考其散殊又損而期於脗合維日不足
歷年於茲晚於斯文忽若有得卽動而靜物芸芸而
歸根由濁以清中冥冥而見曉遂以其意達之於辭
雖云自安未知其可竊謂至人之靜鑑實爲學者之

元龜敢用冒聞以占中否龍隨章散固難知其上天
馬以智專因可取於辨道倘有一言之補敢辭萬死
之誅所著老子道德經傳凡計四冊謹奉表投進以
聞臣惠卿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元豐元年正月
日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定州路安撫使馬步軍都
總管兼知定州軍州事及管内勸農使上輕車都尉
東平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臣呂惠卿上表
按李彥平先生
遺書云呂吉甫讀莊子至參萬歲而一成純
遂大悟性命之理故其先莊二解獨冠諸家
陸陶山農師曰自秦以來性命之學不講於世而道
德之裂久矣世之學者不幸蔽於不該不徧一曲之

書而日汨於傳注之卑以自失其性命之情不復知
天地之大醇古人之大體也予深悲之以爲道德者
關尹之所以誠心而問老子之所以誠意而言精微
之義要妙之理多有之而可以啓學之蔽使之復性
命之情不幸亂於傳注之卑千有餘年尚昧故爲作
傳以發其旣昧之意雖然聖人之在下多矣其著書
以道德之意非獨老子也蓋約而爲老子詳而爲列
子又其詳爲莊子故予之解述列莊之詳合而論之
庶幾不失道德之意

見經注

眉山唐庚子西曰世疑老子西遊以謂有慈有儉有

不爲天下先持是道以遊於世何所不容而猶有所
去就邪是大不然惟其無往而不容則雖蠻貊之邦
行矣此所以爲老氏

見眉
山集

淮海秦觀曰班固贊司馬遷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
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孰謂遷之高才博洽而
至於是乎以臣觀之不然彼實有見而發耳孟子曰
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楊子亦曰道以導之德以
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宐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
則散蓋道德者仁義禮之大全而仁義者道德之一
偏黃老之學貴合而賤離故以道爲本六經之教於

渾者略於散者詳故以仁義禮爲用遷之論大道也
先黃老而後六經豈非有見於此而發哉又曰史稱
崔浩自比張良謂稽古過之以臣觀之浩曾不及荀
賈何敢望子房乎夫以其精治身以緒餘治天下功
成事遂奉身而退道家之流也觀天文察時變以輔
人事明於末而不知本陰陽家之流也子房始遊下
邳受書於圯上老人終曰願弃人間事從赤松遊則
其術蓋出於道家也浩精於術數之學其言熒惑之
入秦彗星之滅晉與夫免出後宮姚興獻女之事尤
異及黜莊老乃以爲矯誣之言則其術蓋出於陰陽

而已此其所以不同也

見淮海集

鼂文元公迴曰古今名賢多好讀老莊之書以其無爲無事之中有至美至樂之理也又曰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雖聖人矯激太過而善利之心極於深切人能不耽耳目之娛不縱口腹之美勿問有得決定無失

並見昭德新編

又曰老子曰知常曰明處世之人止知晝夜是常而人如故出世之人以生歿爲晝夜又知生歿是常而性如故是以明心坦然視生歿而無怖

見老智餘書

盱江李泰伯曰韓退之有言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

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佛之說吾不能詳曾子問老子列傳則有問禮之事史未足盡信禮記經之屬也亦有妄乎

見退居類藁

嵩山景迂生鼂說之曰伏羲文王周公贊易之後惟老氏得易之變通屈伸知柔而貴虛務應而不得殷勤以立言幸乎此書之存也又曰王弼注老子道德經二篇真得老子之學歟蓋嚴君平指歸之流也其言仁義與禮不能自用必待道以用之天地萬物各得其一豈特有功於老子哉凡百學者蓋不可不知

乎此也又曰弼知佳兵者不祥之器至於戰勝以喪
禮處之非老子之言乃不知常善救人故無弃人常
善救物故無弃物獨得諸河上公而古本無有也賴
傳奕能辨之爾

見本集

碧虛子陳景元師事張鴻濛嘗著道德經藏室纂微
篇蓋采摭古諸家注疏之精微而叅以師傳之秘集
而成書熙寧中因召見進呈御筆獎諭又有所注南
華經章句音義凡二十餘卷今並入藏

見碧虛子傳并纂微篇序

道藏目錄

谿堂謝逸壽亭記曰孔子所謂仁者壽老子所謂歿

而不亡者壽釋氏所謂無量壽三聖人者其言雖異其意則同蓋仁者盡性盡性則歿而不亡歿而不亡則其壽豈有量哉彼徒見髮毛爪齒歸於地涕唾津液歸於水暖氣歸火動轉歸風而以其人真歿矣然不知湛然常存未嘗歿也

見豁堂集

道鄉鄒忠公浩曰玄牝之門取諸吾身則鼻也鼻者息之所由以出入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則其息深矣孫叔敖鼻間栩栩然是已莊子曰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嗑言若哇其嗜慾深者其天機淺素問曰非出入則無以生長壯老已非升降則

無以生長化收藏升降出入無器不有四者之有而
貴常守知此然後知谷神之所以不死又曰虛其心
則腹自實弱其志則骨自強

並見道
鄉集

邵伯溫曰康節先公以老子爲知易之體以孟子爲
知易之用論文中子謂佛爲西方之聖人不以爲過

見邵氏
聞見錄

西塘鄭俠曰俠聞之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易
曰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
而不知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然則進退存亡得喪之理其不一致乎何其知退知

亡知足知止之難而聖人丁寧讚歎之深乎曰是皆一也進退有道則進不易而退不難存亡有道則存不喜而亡不憂進退存亡一歸於道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孰不一致哉又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又曰惟道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肖也者以所養者小故也俗之所養無非小是以大者爲不肖是皆未足與語夫道又曰道大而物小人之營營而卒乎小者累于物也元者善之長而至於大之謂也至而不知其爲大則同於道而與世俗不相似故天

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蓋衆方察察髮較而錐競我獨悶悶以天下爲不足爲者宜乎其不相似故能成其大大而有之其去世俗不能以寸矣故卒之不肖下士聞之笑而後庶幾夫道不笑則不足以爲道也又曰水善利萬物又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然則汨之隨變則臭腐濁穢不可以濯足亦其自取不幾於惡乎思復性者以是爲鑒知夫清且明者自我性而濁且亂者亦自我之有以來之也去其汨且惑者而清明在躬然後揚波涵泥與之偕而莫吾能化也以其莫吾能化彼將寢寢以明潔而莫之知予

力焉又曰水之性清以其出於土也而土汨之是以
如是其濁也徐而清之可以鑒毛髮人之識明以其
出於物也而物惑之是以如是其亂也徐而明之可
以燭日月夫鄉也清汨之則濁濁而徐之復清鄉也
明惑之則亂亂而徐之復明也是濁且亂者常自外
加我而清且明者在我而已經曰天地相合以降甘
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夫雨露之在天地細故也而猶
平均如是況於人之靈識乎又曰三代而上無有孔
孟老莊釋氏之教遇帝而帝遇王而王而衰周以降
乃有三氏之教其實憂世之溺而致所以濟之者云

耳又嘗自作大慶居士序曰居士本儒學以孔氏爲
宗得老氏之說以明

並見西
塘集

葉夢得曰刪書斷自堯舜而易獨及伏羲神農黃帝
然後知堯而上蓋有其人六經存而不論嘗試會之
以心則其說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然後知伏
羲神農黃帝至於堯舜世而相傳者皆不出乎易退
而質諸老氏則與易異者無幾又曰論語記竊比於
我老彭後孔子者孟子孟子之於儒蓋秋毫不以少
亂也其拒楊墨排儀秦過於桀紂終不及老氏乃其

言盡心知性以至於命則老氏之所深致意也然後
知老氏之書孔孟所未嘗廢又曰老氏之書其與孔
子異者皆矯世之辭而所同者皆合於易後老氏數
百年復有佛氏者出其辭益荒遠深妙而要其至到
與老氏殆相爲表裏

並見
經注

葉夢得曰老氏論氣欲專氣致柔如嬰兒孟子論氣
以至大至剛直養而無害充塞乎天地之間二者正
相反從老氏則廢孟子從孟子則廢老氏以吾觀之
二說正不相反人氣散之則與物敵而剛專之則反
於已而柔剛不可以勝剛勝剛者必以柔則專氣者

乃所以爲直也直養而無害於外則不惟持其志毋
暴其氣當如曾子之守約約之至積而反於微則直
養者乃所以爲柔也蓋知道之至者本自無二

見石
枕巖

言
下放

董思靖云老子之道以清淨無爲自然爲宗以虛明
應物不滯爲用以慈儉謙下不爭爲行以無欲無事
不先天以開人爲治其於治身治人也至矣如用之
則太古之治可復也以其所值之時俗尚文勝淳朴
之風無復存者而老子抱純素之道與時偕極必待
感而後應故不得位以推是於天下蓋知夫時數之

有所忤也然終不能忽然道之無傳是以有教無類
而且睠睠於西方之異俗則其憫當時慮後世之心
何如哉猶幸斯文不墜故西關何駕東魯見龍而書
與言之尚存也河上丈人黃石公樂臣公蓋公之徒
蓋能究其旨而體之斂厥用於一身則在我之天下
已義皇矣及其道之有所授則孝文以之爲君子房
以之佐漢曹參以之相齊果能通一脉於苛秦之後
吁亦一驗也然使又有進於是如其人義皇之則義
皇矣或者見是書詞意含洪寬大而不知致察於虛
極靜篤之時存乎體之至嚴至密者以爲庶政庶事

之本乃徒務爲悶悶若昏之量而習弊反墮於優游
姑息遂有清虛不及用之譏故不經而子視之嗚呼
惜哉或謂微言隱訣多寓其間以故首章有無在二
丹神氣水火也虛心實腹則鍊鉛之旨用兵善戰則
采鉛之方沖字從水從中乃喻氣中真一之水三十
輻共一轂爲取五藏各有六氣之象及準一月火符
之數如斯等義今皆略之何則性由自悟術假師傳
使其果寓微旨亦必已成之士口授纖悉然後無惑
區區紙上烏足明哉況是經標道德之宗暢無爲之
旨高超象外妙入環中遽容以他說小數雜之乎白

樂天云元元皇帝五千言不言樂不言仙不言白日
升青天亦確論也

邵若愚號本來子紹興中作老子解序其首曰據史
記老子爲守藏室之史周衰遂去關令尹喜曰子將
隱矣強爲我著書於是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
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緣史有上下篇目之文後
人因之上卷說道下卷說德今以理考道德混說無
分上下此流俗之言今除去又不知何人不審正文
前後本意分爲八十一章惟務其華圖象陽數此皆
戲論無益於人今亦除去此書箋注者多雖能於理

則不中雖辯於事則無法只如注玄牝爲口鼻是不中理也歿之徒爲涅槃是不中事也如是胸懷臆註語言散失者不欲備舉由其未至於道也孔子志於道緣道無形故據於德以德爲基本本立而道生以其漸也豈可殫德而不進道此所謂過其門而不入其室也又多以術爲道者認穢汁爲精以鈍濁爲樸遲速爲性拱手不動爲無爲不食滋味爲恬惔儻來適去爲自然休妻獨寢爲清靜如此之徒不可與言至道如抱朴子第八卷云立千文雖出老子然皆汎論較略耳其中了不肯首尾全舉其事有何按據者

也蓋其人多言房中黃白之術執有爲爲事將好利
淫心測度無爲之道是故不知首尾又況不及此子
者乎又直以輕舉者爲上士修道德者其次夫舉身
隱形變化物象在禁爲妖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以其
無益也老子所著長生久視務在進道而不專取且
神仙之人居止三山不離於地跨鸞朝帝亦不離天
居天地之間兀兀然壽千萬歲暫時易短爲長報盡
還復於死若不進道何異大椿耳此非論說是非恐
殫神仙之術不進於道也

嚴谷山人江表曰夫道窅然難言哉謂之道者蓋假

以名道而實非道也五經之所言言其略老聃列禦
寇莊周之所言言其詳詳略雖殊皆有以明道之本
問道又曰或問老子著書有道德篇當時所述歟後人
詮次歟余曰此不得而知也余嘗於藏書家見古文
老子其言與今所傳大同而小異考其義一也唯次
序先後與今篇章不倫亦頗疑後人析之也曰道無
所不該而五千文所紀者可道之道耳又離而爲德
恐無是義余曰道德實同而名異曰道曰德亦何所
不可也曰惡有是言哉吾嘗讀五經諸子凡言道德
皆有小大後先之辨不可槩舉可攷而知也余曰莊

周言一曲之士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本於道德之不一重嘆後之學者爲不幸子亦欲蹈之乎曰願聞其旨曰聞之無乎不在之謂道自其所得之謂德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人之所自得也試以水爲喻夫湖海之涵浸與坳堂之所畜固不同也其爲水有異乎江河之傾注與溝澮之湍激固不同也其爲水有異乎水猶道也無乎不之而湖海坳堂江河溝澮自其所得如是也謂之實同名異詎不信然學者之於道會之以心視之以神斟酌飽滿使自足則德成而有立進德者至於德兼於道則同於初矣由是觀

之道非有餘於德也道散而德彰德非不足於道也
德成而道隱故聖人則備道全美君子則明道全德
茲所以爲異也曰道妙無形德審有所覩乎曰道無
方體德有成虧有成虧者昭昭於心目之間豈無所
覩邪合乎道則無德之可名別於德則有名之可辨
故曰道無常名德有定體老子之出當道術之變其
立言皆以明至當之歸言雖不一如首有尾稽其至
也何彼此之辨問德又曰生於心者不窮是以命於身
者無已歿而復生生而復歿始終之端如循環無窮
老氏言出生入歿生之徒十有三歿之徒十有三動

之歿地十有三三三而九自十言之則出乎生歿者
一而已一者謂何意復命之人乎士之志於道者能
修身以俟之直而推之曲而任之庶幾乎可以語此
命問又曰或問老聃列禦寇莊周孟軻皆古之得道者
也其立言各欲取信後世何自相詆忤如此聃曰吾
有大患爲吾有身禦寇曰內觀者取信於身周曰吾
身非吾有軻則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
焉或厭其身之爲患而非其有或貴其身之皆備而
取之足豈不詆忤邪余曰子未之思也子得其言而
未得其所以言且四肢百骸五臟六腑該而存焉者

謂之身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亦謂之身身之名則一而所以爲身者殊有所謂體有所謂性老聃莊周蓋卽體而言之者禦寇孟軻蓋卽性而言之者卽體言之則四肢百骸五臟六腑有之則有患無之則無患故不可使之有也而所謂無者非亡夫而身之謂凡動作語嘿不見而已卽性言之則視聽言貌思一理所該萬物皆備苟內觀焉可以取足高之於天卑之於地俯仰洞鑒孰有不備於我者乎孰有不足於身者乎以是言之老聃莊周之言身不得不使之無列禦寇孟軻之言身不得不使之觀身問又曰或問何

者爲息余曰循陰陽以左右隨子午以消長者是也
其運如未嘗止之輪其旋如不可盡之環與元氣交
通晝夜不息老子列禦寇所謂沖氣者也子知所以
守息則知所以養氣知所以養氣則知所以入道知
所以入道則抱一禪定固無殊致也老子曰綿綿若
存用之不勤子歸而求之斯有得也問又曰莊周言
養形之士吹呴呼吸此特其淺淺者爾形神俱妙蓋
本於襲氣母老子曰玄牝之門是爲天地根不歿之
道本於是乎問又曰孔子曰毋意毋我老子曰及吾
無身吾有何患瞿曇曰無眼耳鼻舌身意人之有生

形色外具心意內知必使之無者何哉蓋無者萬善之所歸萬法之所宗人能外息諸緣冥心於無則與道俱矣其歸一致若所謂坐忘息氣面壁果殊途哉
袁字仲長三衢人嚴谷山人則其自號也養素丘園以經術教諸生紹興間大臣薦於朝召對竟力辭還里士論高之

並見嚴谷集

光廟在潛邸程文簡公大昌時爲宮僚嘗索其所著易老通言大昌以劄子繳納其略曰夫老子之可重者何也秉執樞要而能以道御物是其長也貴無賤有而罕言世故者亦非其或短於此也故師老子而

得者爲漢文帝蓋其爲治大抵清心寡欲而淵默朴
厚以涵養天下其非事事之謂也則漢以大治而
基業綿固者得其要用其長故也至於西晉則聞其
言常以無爲爲治本而不知無爲者如何其無爲也
意謂解縱法度拱手無營可以坐治無何紀綱大壞
而天下因以大亂故王通論之曰清虛長而晉室亂
非老子之罪也蓋不得其要而昧其所長也區區之
意深望殿下采其秉要之理而以西漢爲法鑒其談
治之略而以西晉不事事爲戒則老子之精言妙道
皆在殿下運用之中矣又嘗著潛藩盛德錄內一篇

曰某舊得侍談凡及大道常取易繫道器與孔子下學上達之語而參言蓋道器學達可從上下立爲形容正如燒火薪能生焰是上形之道必資下形之器學乎下可以達乎上是薪雖麤實而其英華能炎能上也六經論孟說器多而說道少是蓄薪以求生焰者也老莊之書說無多於說有是謂六經說薪已多不必贅言者也儒者之於求道自有六經宜若無藉於老莊矣然老莊之書言微趣深助發道秘尤爲精要苟能博取當大有補特不可如晉人談虛直謂弃捐禮樂刑政而天下可以自治焉耳天下嘗有無

薪而能自起火焰者邪又曰今道士修老子教者舍
道本不言而及方藥祈禳等事其譌失本意又益太
遠惟唐人白居易詩語能明其確曰何況元元皇帝
道德五千言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元元
皇帝卽老子也道家以老子爲教祖而八十一章自
清淨寡欲之外別無一語他及如何鑿空妄云有藥
有仙及祈禳勝厭等事邪恭蒙聖諭以某言爲是且
明誦白詩上語全文益深嘉居易之談老子能得要

妙也

並見
本集

永嘉鄭伯熊景望曰蓋公治黃老曹相國參用於齊

而稱治儒家多訾黃老言何哉吾嘗杜門終日默坐
謹動作薄滋味而心和氣平百病不侵節以備其無
推以散其有不妄求不過憂而老者穉者安於恬淡
嘗意此理推之天下有餘地何獨數百里之齊孔孟
之術豈有外是者而訾黃老言何哉蓋今道家所談
清淨者捨此而趨誕也

見鄭先生
語

薛蕙君采作老子集解成高叔嗣序之曰毫老子所
產也初老子著書言天道玄虛自漢以下莫能遡其
本旨咸窺見一偏說繇此起故其書曰離州人薛考
功先生始覃思大道之原究意天人之一折衷羣言

合於渠度老子之道則燦然大明書成嘉靖九年歲在庚寅之次序曰大道之歸一致而百慮聖人之旨同情而異言昔仲尼之門罕言天道是以後世無得聞焉然周易乾爻配象六龍始於勿用終於窮亢不以吉凶告人用九見羣龍無首則吉而仲尼贊之曰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乾元用九乃見天則蓋剛而能柔天之道也此與老子何異故稱吾見老子其猶龍乎夫學者獨患不知天人之一不知天人之一則其議聖人者陋矣自古言仁義禮樂有過於老子者乎然而非不知天也言陰陽剛柔有過於孔子者乎

然而非不知人也。顧聖人示人有不同其所言者。學者之所信也。所不言者。學者之所疑也。故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夫知人而不知天者。近乎愚。知天而不知人者。近乎誣。奈何以此議聖人也。或曰。老子養生之書。夫聖人之道。內之以養其身。則壽而康。外之以理乎物。則順而治。聖王之事。同條共貫。豈有他哉。作者既皆已沒。景響仆絕。所謂其人與骨皆已朽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薛氏老子集解二卷。藏於家。予錄其副焉。又曰。考功薛先生既屏居。毫一紀。致崇於學。庚寅始注老子。號曰集解。余爲序。

其書刊之甚著先生意未覃盡時復損益下酉乃成
視予讀之義加精微要以至道協於大中繇漢以來
言老子者蓋至是決矣顧世莫有與知老子者又孰
以知先生之注序曰始余少讀老子謂猶皇帝王伯
之降所言殆上皇事爾朴而不華後世弗能用也誠
竊之亦足寡營而致治壯益讀之則見與聖人之道
亡牴牾可施於世特其辭所出抑揚已甚驟不能通
愚者欲信之助以靈異繇是遂爲儒家所詘置爲養
生之書其徒守之至言湮晦要之古之聖人所學咸
脩已治人之事或得有淺深見有純駁爾柰何絕去

使世諱言之老子之書殆於息矣余懷此意未有以明其後仕都質之今祭酒武城王純父先生孔老所以異柰何純父荅之聃與尼父意同而言異彼生於周末睹文之盛也疾欲還之古故激言之激則不能無過中已試言之仲尼曰人而不仁如禮何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禮與其奢也寧儉而聃則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故激如此去仲尼之辭遠矣故尼父之書誦法萬世而聃卒廢而爲它也余藏其牘他日仕山西復質之今京尹曹德芳先生其言聖人之言道也猶人之名天也中國謂之天矣彼匈奴則

謂之撐犁豈有二哉特其辭異耳天固不自知而人強名之又爭辨之故學者誠求至於道凡支言可忘也達哉言乎蓋二先生皆深於老子者今以觀考功之注尤信易大傳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學者習而常聞如不見其同與一獨以其異也遽詆訶之蓋讀其篇未訖往往已驚豈但老子邪嗚呼難言矣百世倘有其人固自知之余何暇置譽毀哉記二先生之語篇首復作序

李宏甫刻子由解於金陵題其後曰食之於飽一也南人食稻而甘北人食黍而甘此一南一北者未始

相羨也然使兩者易地而食焉則又未始相弃也道
之於孔老猶稻黍之於南北也足乎此者雖無羨於
彼而顧可弃之哉何也至飽者各足而真饑者無擇
也蓋嘗北學而食於主人之家矣其初蓋不知其美
也天寒大雨雪三日絕糧七日饑凍困踣望主人而
向往焉主人憐我炊黍餉我信口大嚼未暇辨也徹
案而後問曰豈稻粱也歟奚其有此美也主人笑曰
此黍稷也與稻粱埒且今之黍稷也非有異於向之
黍稷者也惟甚饑故甚美惟甚美故甚飽子今以往
更不作稻粱想亦不作黍稷想矣予聞之慨然而嘆

使予之於道若今者之望食則孔老暇擇乎自此發憤學道窮日夜不寢不食而時獲子由老子解於焦弱侯氏解老子者衆矣而子由最高子由之引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夫未發之中萬物之奧宋自明道以後遞相傳授每令門弟子看其氣象爲何如者也子由乃獨得微言於殘篇斷簡之中宜其善發老子之蘊使五千餘言爛然如皎日學者斷斷乎不可一日去手也解成示道全當道全意寄子瞻又當子瞻意今去子由五百餘年不意復見此奇特嗟夫亦惟真饑而後能得之也萬曆二年冬十二月

二十日宏甫題

李宏甫先生既刻子由老子解逾年復自著解老二
卷序曰嘗讀韓非解老未始不爲非惜也以非之才
而卒見殺於秦安在其爲善解老也是豈無爲之謂
哉夫彼以柔弱而此以堅強此勇於敢而彼勇於不
敢已方圓冰炭若矣而謂道德申韓宗祖可歟蘇子
瞻求而不得乃強爲之說曰老子之學重於無爲而
輕於治天下國家是以仁不足愛而禮不足敬韓非
氏得其所以輕天下之術遂至殘忍刻薄而無疑嗚
呼審若是則不可以治天下國家者也老子之學果

如是夫老子者非能治之而不治乃不治以治之者也故善愛其身者不治身善愛天下者不治天下凡古聖王所謂仁義禮樂者皆非所以治之也而況一切刑名法術歟故其著書專言道德而不言仁義以仁雖無爲而不免有爲義則爲之而有以爲又甚矣是故其爲道也以虛爲常以因爲綱以善下不爭爲百谷之王以好戰爲樂殺人以用兵爲不得已以勝爲不美以退爲進以敗爲功以福爲禍以得爲失以無知爲知以無欲爲欲以無名爲名孰謂無爲不足以治天下乎世固未知無爲之有益也然則韓氏曷

爲愛之曰順而達者帝王之政也逆而能忍者黃老
之術也順而達則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是故順
事恕施而後四達不禦其效非可以旦夕責也逆而
能忍者不見可欲是也是故無政不達而亦無心可
推無民不安而亦無賢可尚如是而已矣此至易至
簡之道而一切急功利者之所尚也而一切功利者
欲效之而不得是故不忍於無欲而忍於好殺不忍
以已而忍以人不忍於忍而忍於不忍學者不察遂
疑其原從而曰道德之禍其後爲申韓也如此夫道
德之後爲申韓固矣獨不曰仁義之後其禍爲篡弑

乎古今學術亦多矣一再傳而遂失之其害不可勝
言者豈少哉獨老子乎由此觀之則謂申韓原道德
之意亦奚不可予性剛使氣患在堅強而不能自克
也喜讀韓非之書又不敢再以道德之流生禍也而
非以道德故故深有味於道德而爲之解拜序其所
以語道德者以自省焉先生名載贇溫陵人仕至姚
安太守請老歸

道藏精華第十六集之二
文山遜叟蕭天石主編

老子玄覽

自由出版社印行

老子道德經玄覽序

崑丘外史趙宋譔

今文獻通考及百川學海書略記老子注疏河上公以下大小百有餘家起自西漢以迄茲今上下數千載或散布於人寰或珍襲於天府或晦迹於遐方或殘缺於異代第恨不得窮搜而遍讀之以觀古人用心之所極間得一二則蘇子由林希逸王道薛蕙朱得之輩若是已矣而數君子類以儒術談玄殊失宗旨子由雖自禪宗悟入而了命一關尙隔影響不有深造實詣之士逢師得訣印可親承則玄室幽深法藏閼密吾恐不得其門而入終亦宮牆外望而已夫道德五千的非儒術谷神玄牝六經無文妙竅重玄虞廷弗及也乃今一以儒術窺之何謬哉若迺白紫清之論谷神張紫陽之指玄牝參同契之言守黑與夫上德下德之旨大國小國之辨發明經義類皆不落言筌直求象外準是而

讀老子則如鏡花水月。弄影虛無之中。傳神色相之表。乃爲得之如斯。而論敢謂諸家大儒所未喻也。天下有大難二。知德尙矣。而知言亦次之。夫言有君也。事有宗也。夫惟無知。是以莫我知。老子蓋傷之矣。審爲儒術。則折揚黃華。屬而和者。眾矣。何爲其莫我知耶。嘗試論之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儒術似矣。然而絕仁棄義。是階之亂也。不敢進寸而退尺。是速之憊也。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是益之詐而多事也。拂經絕世。吾知其不可。廁於鄒魯之門。決矣。信不足。有不信。無惑乎下士聞之而大笑也。故曰。言有君。事有宗。夫惟無知。是以莫我知。今夫解牛而昧於肯綮。則族庖之刀。月不更。未已也。况讀玄聖之書。羗不得其君宗。而欲自附於知言。希不難哉。是說也。宋聞之。伯兄子巖子巖聞之。長庚云云。長庚注老子二卷。名曰玄覽。二萬餘言。貫串一旨。要皆契悟於言語文字之外者。然非長庚之私言也。古人著述。皆前有師承。道德

五千本於陰符三百。繼之則參悟諸家。又皆副墨之子。洛誦之孫也。是作會意羣經。履影先覺。發竅妙重玄之秘。明盜機逆用之巧。指陰陽相勝之術。末轉數語。旨趣悠長。媲美羣籍。所謂百不爲多。二不爲少者。惜也。章句腐儒。未能盡讀玄聖之書。爲長庚讀一辭。而以耳目睹記。似當准此梓傳。海內具正法眼者。求印可云。

時

萬曆庚辰中秋日

老子道德經玄覽序

淮海參學弟子陸西星長庚譔

序

蓋在乙丑而星居於灌河之濱始讀老子輒掩卷歎曰嗟乎老子者聖人道德之微言而性命之極致也世儒謂老氏爲見小而以陰謀捭闔之術蠶出其書奚然哉奚然哉大道既隱儒者各以所見爲學是此非彼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老氏之不白於天下滋已久矣且夫聖人治世之書六經尙矣必欲治世則取足於六經老子奚貴焉若夫邇大道之宗窮性命之隱完混沌之樸復真常之道則孰先老子昔者虞廷精一爰開道統孔門一貫杳絕名言非以所聞者微所操者要乎得一之貞老聖蓋屢言之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經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無欲則靜也以觀其妙則無極也

欲則感而動也。以觀其微則陰陽也是故從無而入有則造化生焉。推情而合性則聖功出焉。斯之謂性。斯之謂命。斯之謂一。斯之謂道德也。無爲之治也不爭之善也。居下之利也。靜正之勝也。言言一旨皆作是觀。是謂妙徼同玄。聖修之極耳。古之聖神深造實詣故能提挈陰陽主張造化致中和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皆得一之貞也。所謂以其真治身而出其緒餘以理家國天下。蓋在上古爲然。大道之行尼父竊有志焉。而未逮亦時使然也。且夫道有升降政由俗易。儒者不知變通醉心顓蒙直欲推其說以成清淨甯一之化不亦難矣。夫絕聖棄智絕仁棄義堯舜不能以治天下況後世乎。經之意有攸屬也。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言之難老聖蓋傷之矣。星旣讀此書竊窺立言之旨參以丹經質之師授恍然似得其要領者。然後敢取其書僭而演之。末復贅以數言隱括其義。旣三月始脫稿或謂老聖之書就事論事

明切若此子郢書而燕說之何居星謂老聖以將隱之身強爲闢尹著書明道而暇爲此忤世絕俗之談其不然明矣彼其治國用兵與取天下言近指遠意在使人得之言語文字之外以爲就事論事而釋之何名乎道德何貴於知言也是疏也雖未能盡發老聖之蘊然於性命之微思過半矣

嘉靖四十五年歲在丙寅閏十月念又五日

老子道德經玄覽序

淮海同志遵陽子趙栻子嚴譔

有物混成。始乎無名。不得已而強名之曰道。鴻龐灝噩之世。其人無不
知道者。自聖人治世之學出。而斯道分而爲異。教者流。荒迷之徒。日用
不知。塵勞汨汨。日趨於斃。而後已。可哀也。吾聞道之真。以治身。而其緒
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何世之昧昧也。而徒逐末。以喪真。悲夫。
殆哉。老聖之學。性命兼修。造化在我。道德一書。其肯綮也。道者。盜也。德
者。得也。因盜機。而有得焉。斯之謂道德也。經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
欲。以觀其徼。常作是觀。斯知盜矣。吾聞諸長庚。離宮修定。觀妙之宗也。
水府求玄。觀徼之學也。觀妙。則知從無以入。有觀徼。則能推情以合性。
妙徼同玄。要歸得一。是若經之要領也。讀是書者。莫得其宗。逐節標著。
就事論事。附以儒術。弘綱大旨。渺乎畔渙。何取於釋哉。老聖曰。知我者。

希歎知言之難也。陸君長庚吾玄友也。潛心斯學。廿載有奇矣。究道德之根宗。得仙師之口授。暇出是編。示我精要。凡八十一章。一意貫徹。辟彼月園千樹。而同光。風谷百岩。而共聲。何其暢哉。是疏也。世所希覩。如得其言。薛考功林虜齋之徒。可同語哉。

嘉靖丙寅閏十月望日

讀老子宗眼

是書以道德二言爲宗旨。无名有名。無欲有欲。又道德一經之肯綮也。無名天地之始者。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道之謂也。有名萬物之母者。太極分陰陽。陰陽生萬物。德之謂也。無欲以觀其妙者。上德之人。全真體道。行無爲之事者。也有欲以觀其微者。下德之士。返還歸復。行有爲之事者也。無爲之道。致虛守靜。知常復命。載營魄抱一。無離之謂也。有爲之道。知白守黑。知雄守雌。濡弱居下。善利不爭之謂也。知無爲則性源清矣。知有爲則命竅闔矣。是謂了性了命。聖修之極也。然無爲非頑空斷滅之謂也。以無制有。無爲而無不爲。也有爲非徇生執有之謂也。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無不爲而實則無所爲也。故失道而德。則有爲爲基。復歸於朴。則無爲爲宗。是書言有爲之事。如治國用兵。與取天下而爲之。皆寓言也。讀者不知而

直以本意釋之誤矣。誤矣。或謂孔子言志道據德。此書不當以道德屬有無。中庸言天命之謂性。此書不當以性命異宗旨。老氏之說。儒者無取焉。噫。不然。有無道器。本不相離。卽道卽德也。卽性卽命也。但有子母之辨。先後天之殊耳。今曲士尙未知儒。又焉能知老氏邪。是疏也。所言性。則或者悟之。言命。未喻也。此非予之私言也。夫予與長庚有所受之矣。

同志太華姚更生述

老子道德經玄覽

淮海參學弟子潛虛陸西星長庚疏

上篇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昔老聖爲周柱下史。以道不果行。乃西遊出關。關令尹喜。有道人。也望氣而知。迎謂之曰。夫子殆將隱乎。強爲我著書。於是乃著靈文五千名。曰老子。漢之景帝。遵崇其道。始名曰經。至唐玄宗。始加道德。分爲上下兩篇。何謂道德。道者虛而無有。德則一而不分。莊子云。性修返德。德至同於初。初卽無名之始。道之謂也。道德二字。世人罕知。漢興以來。箋疏老子。代不乏人。略記百有餘家。得其旨者。莊子南華之

外指不可以多屈。蓋自河上之說已屬可疑。其散焉者。則狃於儒說之支離。而於所謂妙微重玄之秘。則槩乎其未有得也。星啓窅寡聞。晚遭聖師誨諭。命讀陰符參悟之書。沉潛反覆。泝源窮委。觀其遞相祖述。言近指遠。迴出思議之表。乃知是經根極性命。八十一章的非卽事曼衍之談。於是盡廢諸說。不敢分裂章句。同欣戚於矮人之場。僭爲測疏。名曰玄覽。貴在得其君宗。中其肯綮。讀吾書者。當作別觀。疏曰。道可道非常道何也。曰。道者先天太樸。溟滓無光。不落方體。不屬指擬。何可言說。故不可道。不可道卽佛語所謂不可說不可說也。若其可道。則非真常之道矣。何謂真常。純一不二。曰真。恒久不已。曰常。佛言不二法門。又云。唯此一乘法。餘二則非真。蓋言此也。然又須知非真則不可常。何者。凡所有相。皆是虛妄。終有變滅而不能久。故惟真常之道。主張於未始有物之先。而自古及今。以閱衆甫。故生天

生地生人生物既有生矣。於始落於後天名相之中而爲樸散之器。故經曰始制有名。始卽道也。天地人物卽名也。名爲道之所生。道既不可道矣。名又何可名耶。執而有之。名相起而眞常隱矣。佛告大慧相句非相句。所有句非所有句。以至四相俱忘。百八皆非。意蓋如此。故曰名可名非常名。何謂眞常之名。如執天地之形而名天地。則天地雖曰至大。會有刼壞而不可常。惟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以是而名天地。則道不變。天地亦不變。斯得名眞常之天地矣。執萬物之形而名萬物。則萬物雖曰無窮。終有生滅而不可常。惟曰眞如之性。無所從來。亦無所去。以是而名萬物。則道不變。萬物亦不變。斯得名眞常之萬物矣。是知名立乎有道之委也。道妙於無有之根也。若是乎有無之相生。而道與器之不相離也。於是乎聖人於有爲名相之中。而教人以歸復眞常之道焉。然是名也。推之於前。則無名者爲天地。

之始。引之於後。則有名者爲萬物之母。何以故。有有名必有無名者。以主之。而無名者即不可道之道也。道爲生天生地之根。故曰無名。天地之始。經曰。道生一。一生二。一與二皆名也。一即太極也。二即兩儀也。悟真篇云。道自虛無生一氣。便從一氣產陰陽。陰陽再合生三體。三體重生萬物。張故兩儀再合。三體重生萬物出焉。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故有名爲萬物之母。經曰。天地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蓋言此也。其在人也。若何而體之。故常自其無欲者而言之。即無極之真。道之妙於其無者也是。故可以觀其妙焉。常自其有欲者言之。即陰陽二五妙合而凝。道之所以立乎其有者也是。故可以觀其微焉。微之言求也。或曰。竅也有相通之義焉。蓋當無欲之時。至靜無感。以觀其妙。則見清淨之中。一物無有。釋氏所謂真空。儒者所謂未發。皆不出此。但不可以有心觀之。有心觀者。即着

思慮而非自然。又不可以無心弛之。經云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作是觀者。方爲合妙。及乎時至機動。天人合發。元始真一之炁自虛無來者。吾得其機而用之。則見陰陽相求冠婚相紐。所以爲萬物之母者。在是。所以爲立命之基者。在是。千聖傳心。惟此二語。所謂性命雙修。聖凡同證。萬世之下。不得師旨。孰敢妄言。吾今略而言之。破諸說之支離。立聖修之斷案。何謂觀妙。曰復歸混沌。潛天地。何謂觀徼。曰劈破鴻濛。運坎離。如此則聖師之旨。豈復有餘蘊哉。夫曰妙曰徼。雖有兩者之異名。而實同出於大道之自然。同出於道。則妙者固謂之玄。而徼者亦不可不謂之玄也。同謂之玄。則既不可道矣。而又可名也耶。玄者幽深微妙不可測識之稱。夫觀妙則既玄矣。而觀徼則又玄也。玄之又玄。則性在是而命亦在是。順修而生。人生物也。逆修而成。聖成真也。所謂聖功生焉。神明出焉。故曰衆妙之門云。八十一章

老聖之言道德其肯繁實在於此學者苟能得其宗旨則其後所言治國用兵與取天下皆屬寓言吾可以曲暢旁通而得意於文辭之外矣

道不可道

名亦無名

知妙知微

慎密而行

存無守有

復歸於嬰

右第一章

世本每章之上各加二字蓋取章內之意而更有不可曉者乃唐玄宗所定至分上篇爲道下篇爲德支離甚矣今悉去之仍從其舊云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聲音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

惟不居。是以不去。

大樸既散。私智日開。天下之人。滯於名相之中。各以意見。自爲好惡。而不知清淨之中。本來無有。夫好惡。同出於太虛。而常人每執於有。我故知其美而美之。知其善而善之者。皆識也。非性也。由此妄識。遂有妄執。迷惑自性。去道遠矣。何美之有。何善之有。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與夫聲音之相和。先後之相隨。對待反覆。皆自識起。而不知自大道觀之。何有於美。何有於惡。何有於善。何有於不善。何有何無。何易何難。何短何長。何高何下。何有於和。而抑何有於隨也。夫道之無有。若此。民之惑亂。若彼。聖人於是鎮之以常。無有焉。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不知己之作之也。生焉而不有。不知己之生之也。爲焉而不恃。不知己之爲之也。功成而弗居。不知己之爲功也。聖人之無妄執如此。蓋由聖人

之樸未散。故本體虛空。不留不礙也。夫惟不居。是以不去。言聖人雖不居其功。而功在萬世。終不可去。蓋以真常不變者在我。故耳不辭。不有不恃不居。卽吾儒毋固毋我之意。釋氏度人而不見所度之人。布施而不受所施之福。與此同旨。

頓除妄宰

空不生華

本來無有

莫竟添些

圓通寂照

應感無差

如斯諦義

同證三家

右第二章

不尙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承上章遂言聖人無爲之事。不尙賢。不以賢尙人也。如上章作焉而

辭生焉而有爲焉而恃功成而居之類大道既無所有則亦本無可
尙可好可欲之事自夫妄識既開天下皆知美之爲美善之爲善自
矜自伐自見自貴於是始有相形相傾相和相隨之事而民之爭端
日益起矣至於黷貨而盜生見欲而心亂輾轉迷惑愈失愈遠禍亂
之原皆自識起聖人知其如此故常使人舍妄歸真返乎太朴無所
於尙無所於貴無所於見而虛其心也無所於爭無所於盜無所於
亂而弱其志也實其腹謂飽乎道德強其骨謂強立不反聖人之治
有如此者是皆無知無欲之事所謂無爲之治不言之教也夫常使
民無知無欲而智者不敢爲則天下無不治矣此無知無欲亦自首
章常無欲上透下蓋能靜能應常應常靜聖人定性之學有爲中之
無爲也

貪嗔不生

禍亂不作

虛心弱志

復歸於樸

右第三章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道本冲虛。而其用之也。恒不盈。不盈者。生而不有。爲而不恃。不自滿足也。然靜深不測之中。而萬物於是乎出焉。所謂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者。故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者。雖主始物。而潛機不露。若挫之也。解其紛者。萬一各正。而善利不爭。若解之也。和其光者。其上不皦。其下不昧。若和之也。同其塵者。糟粕煨燼。無非至教。若同之也。湛寂而能照也。以爲存耶。然視之而不見也。聽之而不聞也。搏之而不得也。以爲不存耶。然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也。故曰湛兮似若存。不知誰之子。言其無名也。象帝之先。爲天地之始也。曰象帝之先。則不

爲誰之子。又可知矣。曰或曰似曰若曰象皆疑其詞以明不可道不可名之意。言道之本體若此。體之者奈何。亦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而已。蓋四者皆虛心弱志不自盈滿之事。苟能如此則吾淵湛之體不爲物感所撓。自爾專氣致柔而太和爲之保合矣。經曰保此道者不欲盈。旨哉言乎。

大道冲兮而用不盈。和同挫解兮淵湛爲宗。象帝之先兮有物混成。子兮子兮孰知其名哉。

右第四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數音朔

天地之於物。未嘗煦煦而仁之也。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而已。是謂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之於民。亦未嘗煦煦而仁之也。生而不

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而已。是謂以百姓爲芻狗。芻狗者。祭天解厭之物。方其祭也。非有心以貴之也。及其已陳而棄之也。亦非有心以賤之也。夫其自陳自棄。不惟芻狗不得而知。而祭者亦將不得而自知。造化之普物而無心也。亦復如是。何者。造化一氣耳。一氣之在天地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橐籥者。治人鼓氣之物。籥其管也。天地之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耳。方其靜而藏諸用也。其中無有。但見其虛而已。然虛矣而不屈也。屈者。詰曲之意。及其動而顯諸仁也。則愈出而愈無窮焉。若或鼓之。若或出之。而不見其迹。莫知其然者。無名天地之始爲之也。然出者自出。而天地無心使物物而煦煦焉。以仁之。造化亦勞且息矣。是道也。言之不能盡。體之則可得。蓋道不可道。而吾必欲以言語形容之。吾見其多言而數窮矣。體之於身。不若常守此中。庶乎致虛守靜。而道可凝也。中。卽下章玄牝。

之謂乃吾人之橐籥也。性由此立，命由此出。所謂無欲以觀其妙者，意蓋如此。然謂之中，則已不落方所，不屬指擬，果何自而守之哉？

守中執中
與君分曉

了了不了

撲碎虛空

右第五章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愚聞之師曰：凡物之滯於形器，囿於象數者，皆落後天，會有變滅而不能久。惟先天之神太虛默運，靜則靈徹無方，動則滋張萬化，爲能不受變滅，超然而獨存。故曰：谷神不死。谷者，空虛之譬；神者，靈應之稱。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經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詘，動而愈出，是谷神也。其在吾人，是謂玄牝。何以故？玄牝者，吾人之靈竅，命之所由以立者也。玄牝雖有陰陽之分，其實則未始判。

而爲二。蓋此虛無之竅乃吾人體具未分之太極也。周子曰：無極而太極。經曰：道生一，無極則道也。太極則所生之一也。一者既立，兩者遂行。於是始有玄牝之門焉。門者，神之所由以出入者也。易曰：乾坤其易之門耶？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分，則玄牝之門一闔一闢而造化於是乎生。聖功於是乎出矣。故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經曰：常有欲以觀其微。其所謂觀觀此者也。百姓日用而不知，不知乎此者也。且夫聖人之與百姓同此一竅，百姓不知也。故勤於用而昧於存，往往有邪動之害，流浪生死，去道遠矣。聖人則知此而存之以綿綿，用之以不勤，專氣致柔，務以復乎無極之本體，故能以神馭氣，以氣留形。聖人之所以長生而久視者，其道如此。紫陽金丹四百字云：一竅名玄牝，乾坤體合成，中藏神氣穴。內有坎離精，悟真篇云：要得谷神全不死，須憑玄牝立根基。然又須知玄牝自玄牝，而玄牝之門

自玄牝之門不可混而爲一。故悟真之詩又曰：玄牝之門世罕知。休將口鼻妄施爲。非得明師指點。則迷者衆矣。此章諸解皆不得其旨。休將玄牝等閒論。要識生門與死門。頓超生死道常存。若解盜機兼逆用。

右第六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夫語天曰長。語地曰久。天地之所以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而生於道也。道則無名天地之始。天地得之則常清常寧。聖人者。以爲吾之一身。既落於後天形氣之中。必不能與天地同其長久也。於是觀妙觀徼於陰陽互藏之宅。得其所謂無名天地之始者。以爲立命之基。則是後其身而身始先。外其身而身始存。蓋吾之身自有先者存者。

不後其身不外其身。則是牯於形氣之私而不原於性命之正。百姓之所以流浪生死也。其能久乎。故聖人不以身爲身而以道爲身。是聖人之無私也。惟無私故能成其私。彼私其身而能存焉者。吾見亦罕矣。

聖人無身。

以道爲身。

天長地久。

道烈常存。

右第七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矣。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正與政通。

夫修道者。以不爭爲上善。老聖蓋屢言之。佛經云。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爲第一。偈曰。諍是勝負心。與道相違背。便起人我相。安能得三

昧語曰。君子無所爭。三教聖人。同口一詞。實修行之上德。入聖之要機也。故上善之德。恆若水。水能利澤萬物。而居下不爭。又含垢納污。而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彼上善者。隨順方便。不爭險易。此其居之善地也。隨境而定。不爭靜躁。此其心之善淵也。平等行慈。不爭彼此。此其與之善仁也。隨流得妙。不爭權實。此其言之善信也。澤潤萬物。不爭遠近。此其正之善治也。事善能。則能圓而能方。動善時。則時行而時止。七者皆上善若水利物不爭之事。惟不爭。則人已兩忘。內外俱順。怨尤何自而至哉。其爲上善宜矣。

大道無我

有相皆非

不爭之德

萬善咸歸

右第八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

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持懼其盈而極力以枝之也。揣懼其折而量地以施之也。言物之盈者必溢。持而盈之不如不盈之爲已也。銳者必折。揣而銳之不若挫銳之可保也。金玉而至於滿堂則莫之能守矣。不若積而能散之爲愈也。富貴而至於驕人則自遺其咎矣。不如上而能下之爲得也。所以然者蓋以天道虧盈故四時之序成功者退。今也功成名遂而身不知退是逆天也。其能久乎。世有不知天道者動引老聖之言以自文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今吾功尙未成也名尙未遂也奈何求退是未有欲退之心而先有求成求遂之志。妄孰甚焉。不聞先民之言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故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今以倏然逆旅之身而汲汲於儻來之物患得患失疲精耗神其不知孰甚焉。故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又曰寵辱若驚貴大

患若身老聖蓋重傷之焉苟得其意於言筌之外則吾日用云爲寧無適然當乎其意者是卽已成已遂之功名也卽思退然以收斂之故有嗣續頗得而遂絕意於色荒世味少嗜而卽皈心於道德是謂知止知足而終身可以不殆矣不然則向平之累何時而已以至鐘鳴漏盡而不歸斯則天下之罪人也噫

欲休便休

賁了未了

急流勇退

功名可保

右第九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開闔能爲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此言聖人治身之道也載營魄抱一五字成義載承載也營魄卽魂

魄也。予聞之師曰：人之生也，精氣爲物，魂者氣之所化也，魄者精之所化也。精魄屬陰，氣魂屬陽，以其寓於後天形質之中，則皆陰也。而不能久。聖人知其如此，故迎其所謂先天真乙之炁者，以爲一身之主。而真乙之炁，即所謂一也。道也，無名天地之始也。於是一身之中，精炁魂魄翕然歸之。如子母之相抱而不忍離，日鑠月化，剝盡羣陰，體化純陽，後天不老。而彫三光聖人之所以長生而久視者，其道如此。然載營魄以抱一者，貴乎無離。少離則火冷而丹散矣。故曰：能無離乎？抱如以雞抱卵之抱，常使煖氣不絕，庶可望其有生。迨夫時至，氣化自然，調神出殼而身外有身矣。抱一之妙有如此者。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專者守之篤，致者柔之極。經曰：骨弱筋柔而握固，是嬰兒之專氣致柔也。抱一者如之，則致柔之極而守靜之篤矣。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滌洗濯之意，玄覽深遠之覽，聞見深遠，恐生理障，言能

一切掃去。使胸中洒洒一疵不存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國以身言。民以身之精氣而言。言能寶精惜氣。以養其身。而不妄有作爲。以害之乎。天門開闔。能爲雌乎。生我之門。死我之戶。一開一闔。常人生死沒溺乎其間。而不知殺機反覆。害裏藏恩。今能以柔靜之道。勝之如牝之勝牡。而能轉此生殺之大機矣乎。明白四達。人咸逞其聰明之德。以馳騁天下。今能收聽返視。如廣成子所言。使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心無所知。而神常爲之守形乎。天地以道生我。而我不能以自生。自畜者。謂其不知抱一之道也。今能如此。則宇宙在手。而萬化生身矣。是故能以道自生。自畜。而又能以道生人。畜人。然雖曰生之而非我生之。道生之也。雖曰爲之而非我爲之。道爲之也。雖曰長之而非我長之。道長之也。故曰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不有不恃。不宰。卽無爲無知之意。聖人之所謂無私。而能成其私者。蓋如此。是謂

玄德。豈人所易能哉。亦豈人所易測哉。

神無相守。

抱一無離。

生而不有。

爲而不爲。

是謂玄德。

聖者能之。

右第十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此言聖人以無爲用也。夫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試卽物類觀之。三十輻共一轂。車之用或在是矣。不知轂非中空。則無以受軸而利轉。是當其無有車之用也。埏和也。埴土之黏者。和土爲器。器之用或在是矣。不知器非中空。則無以容物而利盛。是當其無有器之用也。至於鑿戶牖以爲室。而戶之利出。牖之通明。莫非以虛無而致其用焉。是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無以制有。而有資於無。若是乎有無之

相須而道與器之不相離也。蓋謂之有。卽有名萬物之母也。謂之無。卽無名天地之始也。修道者徒利夫有名有實之幻身。而不求所謂無名天地之始者。以爲致用之本。烏能久而不變哉。

以無制有。

器用者空。

空亦莫執。

真空不空。

右第十一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令平聲行去聲爲去聲

爽如爽信之爽。言失也。口爽謂失其正味。行妨謂妨進道之行。難得之貨。令人黷之。貪嗔在前。癡暗在後。安能進道。

世人妄認四大六根爲自身相。往往認賊爲子。通聲色殖貨利。恣貪喜殺爲境所瞞。迷失本性。輪轉無已。聖人則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

強其骨。常使無知無欲。故貴腹而賤目。重內而輕外。去彼之華榮。而取此之恬澹。然後能歸於樸。而與道爲之合真也。

捨妄歸真。

背塵合覺。

誰其鎮之。

無名之樸。

右第十二章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乃可以託於天下。

此章聖人爲人解黏去縛。遣疑破執。使進於道也。夫大道本來平等。天下爲公。有何寵辱禍患。世人不知。皈心於道。而每役役於儻來之物。舍身求名。忘己逐物。固有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者。貴之言重也。不知寵辱本不由己。而乃視之若驚。大患本與吾身不相干涉。而乃

貴之若身。何其貪執之甚。而見之顛倒也。何謂寵辱若驚。蓋寵辱乃
身外之物。非性分所有。故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使吾身不可得
而寵焉。可得而辱哉。是寵者辱之招也。達人以寵爲下。故常藐之而
弗居。世人則得之若驚。失之若驚。何惑哉。何以貴大患若身。凡吾所
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也。世人執有我相。是以是非海門。人我山高。
互起爭競。而大患至矣。不知己欲寵。何人居辱。己欲利。何人居害。愈
有此身。則愈有此爭。愈有此爭。則愈有此患。患之與身。若形影之相
隨。而不能離。自達人觀之。身非我有。天下之人之身也。常將此身置
於天地民物之中。平等看來。誰寵誰辱。誰得誰失。剖破藩籬。推倒人
我。故雖以至貴至愛之身。而常以之爲天下。則洞然八荒。皆在我闥。
而吾之身。可以寄託於天下。而無患矣。所謂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者。
以此。否則寵辱驚心。得失撓念。所謂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我既

不能大同於天下。而可以寄託於天下哉。此章言吾身認爲己有。則有驚而有患。此身公於天下。則可寄而可託。

大道平等。

天下爲公。

謂彼何辱。

謂此何榮。

寵固不喜。

辱亦奚驚。

孰達此觀。

猶龍之翁。

右第十三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恍惚。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此言道之妙也。大道無聲無臭。無相無名。於不可名者而強名之。自其視之不見也。而名之曰夷可乎。自其聽之不聞也。而名之曰希可

乎。又自其搏之不得也。而名之曰微可乎。三者皆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謂之一。則庶乎可以不失其混成之體矣。然豈終無可見可聞而已哉。吾將自其生出之妙者言之。其在上者。雖未嘗皦然以色相示人。而其下也。不自昧藏。繩繩繼繼。以生眾甫。而不可以一端名。其既則歸根復命。復歸於無物而後已。道之實無而實有。至費而至隱。有如此者。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以爲有耶。惚焉不覺其無也。以爲無耶。恍焉似見其有也。是謂恍惚是道也。無古無今。先天地而無始。後天地而無終。迎之不見其始也。隨之不見其後也。但今之狗生執有者。知有名爲萬物之母。而不知無名實天地之始。故不能執古以御今。以無而制有。卒滯於名相。而不能窺見大道之淵源。故能知古始。則能復歸於樸。而可以爲道紀綱矣。古始即無名天地之始。知則豈但聞見之知而已哉。

眞知無知

眞見無見

復歸尋無

太虛掣電

右第十四章

古之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爲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客。渙兮其若水。將釋。敦兮其若朴。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而不新成。

古之士能知古始者也。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又可名耶。強而爲之容。豫兮若冬涉川。豫先事而戒之之詞。莫畏匪川而冬涉之。則畏之深也。猶兮若畏四鄰。猶者後事而戒之之詞。莫狎匪鄰而猶畏之。則慎之至也。或曰猶豫二物。儼兮其若客。象其莊也。渙兮其若水。將釋象其和也。敦兮其若朴。象其質也。曠兮其若谷。象其虛也。渾兮其

若濁象其深也。孔德之容有如此。要非作意而爲之也。至人全體道樸。以道物身故其氣象渾厚。查滓消融。復歸於樸。而與道爲之合。真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下此則固於形氣之私。輕浮淺露。志以氣動。而去道遠矣。孰能濁言。孰有能濁而靜之。徐清者乎。孰能安以久。言孰有能安且久。而動之。徐生者乎。清謂渾然之中。而燦然有條。生謂靜定之中。而沉幾應物。蓋所謂專一而能直遂。翕歛而能發散。皆道之自然也。保此道者。其有要乎。曰不欲盈而已。蓋爲初學入德者而言。志氣盈滿。必不能畏而戒也。必不能莊而和也。必不能質。必不能虛而深也。又烏能微妙玄通而不可識也。耶。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能讀曰耐。耐敝言能久也。不新成不再造也。蓋真常之道。不受變滅。保之以修身。則長生久視之術也。保之以治國。即久安長治之策也。聖人之訓也深哉。

深不可識

是謂玄德

深哉玄德

大偽滋熾

右第十五章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將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此言聖人觀妙之學也。夫道本虛無靜一。靜極而動。游氣紛擾。生人物之萬殊。而道始落於後天名相之中。故體道者。原本返始。以致虛守靜爲本焉。常觀清淨之中。一物不着。何其虛而靜也。少有物焉。虛者實而靜者撓矣。太虛廓然。片雲橫而障凝。淵泉湛若微風起而波生焉。能復其本然之體哉。體道君子。時時打疊此心。內者不出。外者不入。使其胸次洒洒。一塵不掛。有以復其天空淵湛之本體。是則可。

謂致虛之極矣。致虛之極，非守靜之篤者孰能之哉。世人不知此學，往往失之於動，試於萬物並作之中，獨觀其復焉，則於道幾矣。夫萬物芸芸而生，未有不復歸其根者。何以故？萬物憑道以生，畜長養故誠之通，而物隨以通焉。誠之復，而物隨以復焉。所以復歸其根者，乃道之動極而靜，故物隨機以入也。故歸根曰靜，靜則復歸於無物，而有以還造化矣。故靜曰復，命復，命則真常之道也。故謂之曰常知常，則能知古始也。故謂之曰明，小人不知真常之道，在於歸根復命也，乃不能致虛守靜，沉着於有爲名相之中，芸芸並作，識見互起，尙賢貴貨，驚寵辱，貴大患自盈，自滿誤爲妄作，疲精耗神，而凶咎隨之，能無殆乎？能知常者，常虛常靜，虛則能受，靜則能載，是不謂常乃容乎？容則萬物一體，大道爲公，故曰容乃公。公則天地父母之量也，故曰公乃王。王者與天合德，故曰王乃天。天地之大大於道，故曰天乃道。

道則真常不變。故曰道乃久。沒身不殆。云體道至此。內聖之德外王
之業。無以復加矣。抑觀復之說有二義焉。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是以靜極而動者爲復也。此曰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是以動極而
靜者爲復也。於此之復。以觀其妙。於易之復。以觀其微。性命之學。思
過半矣。

離宮修定須觀復

觀復復觀觀復復

水府求玄復要觀

方知妙微兩玄玄

右第十六章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有不信。猶
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此章聖人密指觀微之學。萬世之下。不得宗旨。作何箋解。今以所聞
於師者。僭演其義。太上者。上德之人。道樸未散之民也。道德渾全。不

假修証。雖知世有有爲之道。但知有之而已。其次則道樸既散。欲行返還歸復之道。未免有作爲基。故親之譽之。親者歷試其事。譽者稱揚其德。親之譽之。欲得之也。其次畏之。畏之者。清心節儉。潔其身以遠害也。其次則侮之矣。侮戲玩也。侮之不已。必有妄作之凶。夫言有宗也。事有君也。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也。其所謂有之親之譽之者。當何指哉。未聞當求以聞之。既聞當信而行之可也。奈何百姓日用而不知。其於所謂陰陽互根之理。生殺互轉之機。與夫道器子母不相離之妙。信之不足。反有拒之而不信者。以是語人。猶矜其貴言。及夫既得此道而歸之身。則我鎖之以無爲。養之以自然。是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之道無爲而已。自然而已。豈知有爲有作之妙。既不可輕以語人。况雖言之。而人有不信者哉。悟真之詩云。始於有作無人見。及至無爲衆始知。只見無爲爲妙用。豈知有

作是根基。意蓋出此。

無爲之道。

有作爲基。

達者則信。

衆人則疑。

右第十七章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有爲之道。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以治其身者也。故功成事遂。即鎮之以無爲。反之以自然。所謂抱一無離。復歸於樸而後已。自大道廢而後。仁義興。不若虛靜恬淡之可貴也。知慧出而大僞滋。不若以恬養知之爲得也。彼六親不和。然後有孝慈。國家昏亂。然後有忠臣。聖人者。抑何樂乎國家之多事。而使忠臣孝子。得以擅名於天下哉。噫。有爲之道。聖人用之。以治其身。其亦有所不得已焉耳。

國有忠良亦匪賢。

無爲澹泊始安然。

自從失却來時路。

歷盡千山與萬山。

右第十八章

武成王道註此章曰此言樸散之弊莊子曰至德之世相愛而不知以爲仁端正而不知以爲義言其相忘於大道也迨夫仁義之名迹既立而人爭趨之則離道以善險德以行世與道始交喪矣故曰大道廢有仁義名迹既立則有是非有是非則有取舍而智慧出焉始則辨是非終則以非冒是所謂並仁義聖智而竊之者也故曰智慧出有大僞孝慈忠臣又仁義之最顯而樂趨者然必乘國家之敝而後可以立此名也名立而與道日遠與僞日近矣故特指而言之正解得之求其頓悟於言意之表未也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朴少私寡欲

令平聲

有爲之道。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以治其身者也。欲證無爲之道。絕聖棄智。絕巧棄利。反其有爲者而已。蓋智慧出而後大僞生。世人執於名相。貪於情境。不能抱元守一。以空其心。故聖人以反朴之道教之。絕聖棄智云者。得一之後。洗心滌慮。不復知有聖智仁義巧利之事。所謂朴乎。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若悶之意。如此則一身之中。姦宄不生。和順充溢。其利將百倍矣。我之所以如此者。蓋以有爲之道。文也。無爲之道。質也。徒文令人是導之僞而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朴。少私寡欲。意之所屬。正在於此。或問有爲之道。仁義何居。契不云乎。在義設刑。當仁施德。意更明矣。可爲知者道也。

休言智巧勝昏愚

自識函關牛背老

人我原來不是渠

欲從罔象覓玄珠

右第十九章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央。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兮若海。漂兮若無所止。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世人不知無爲之道。而滯其見於名相之中。博物洽聞。多見廣覽。自謂通人。而不知見聞知解。俱落下乘。獨有至人。全體道德。委志虛無。超然於名相之外。絕去俗學。損之又損。使其胸次洒洒。一塵不掛。及其隨機應物。則機鋒電掣。鞭影莫加。千人自廢。豈以支離俗學。憂煩其思慮哉。故曰。絕學無憂。彼唯之與阿。善之與惡。乃俗學之所以切切焉。辨之而不敢以毫髮僭差者也。不知大道原無名相。而唯之

與阿蓋起於應對之巧。愚善之與惡。則生於意見之顛倒。相去幾何。相遠何若。而顧辨之畏之一至於此也。若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是謂一犬吠形。百犬吠聲。矮人隨衆以觀場。盲子從人而轉脚。以是爲道。荒兮其未央哉。如是則俗學之當絕而衆人之不足徇也。亦明矣。故衆人之於世味也。熙熙若享太牢。淫淫若登春臺。何其穠且郁也。而我獨泊兮其未兆。而無所見。如嬰兒之未孩。而無所知。乘乘兮不知稅駕之何地。而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墮支黜聰。不知我之爲我。而我若遺我之心。真愚人之心也哉。而又烏知其不愚也。沌沌兮。俗人昭昭。我乃自晦。其明而若昏。俗人察察。我乃自斂。其神而若悶。忽兮若海而不清不濁也。漂兮若無所止而不留不礙也。眾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也。我之所以獨異於人者何哉。亦惟食母之爲貴焉耳。蓋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萬物之母。即先天之始。一

而二二而一者也。人皆得之以有生。而以智慧巧利。竅鑿混沌。存焉者寡矣。聖人則知母。烝之在人。乃吾生身立命之根。而不可以須臾失也。於是觀妙觀微。於同類有情之中。而竊其互藏之精。以爲性命之主。養之韞之。食之味之。則見道味深長。而世味爲之自忘。又何俗學之足以撓吾念哉。食母二字。老聖平生學術。盡露於此。篇中食母守母有國之母。皆是此意。觀者詳之。

未是愚兮未是昏

曾知我獨異於人

不知寄食於誰母

便把西江一口吞

右第二十章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眾甫。吾何以知眾甫之然哉。以此。

昔者老聖謂孔子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是知若愚者。盛德之容貌。而體道之符驗也。故曰孔德之容。惟道是從。然是道也。果何物哉。自其先天而言。則曰無名天地之始。自其後天而言。則曰有名萬物之母。道器相乘。虛實相形。恍焉而有。惚焉而無。若有若無。而不可測者。道之謂也。故曰道之爲物。惟恍惟惚。然惚兮恍兮。而其中有象也。恍兮惚兮。而其中有物也。窈兮冥兮。而其中有精也。其精甚真。而其中有信也。精謂陰。陽互藏之精。信謂天人合發之信。是謂無象之象。無物之物。甚真之精。不言之信。所以爲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之根。實在於是。聖人洞明古始。深達造化。故於陰陽互藏之宅。而求其所謂象。所謂物。所謂精。所謂信者。以爲立命之基。則宇宙在手。萬化生身。而長生久視之道。端在是矣。是道也。真常不變。雖若寓於後天名物之中。而自古及今。其名不去。列子所謂生之所生者死

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甫之言美也。衆甫猶衆美。卽衆妙之意。衆甫往來不常。而道閱之如傳舍之閱過客然者。且吾何以知衆甫之爲道所閱哉。蓋以道則眞常不變。而衆甫不常。故緣是以知之也。恍惚窈冥數語。古今論道之公案。萬世之下。未得師指。孰敢妄箋。今以所聞於師者。略贅一言。千古斷腸。信在何處。

少女初開北地花

起看庚月一鉤斜

不知何物西鄰子

歸到東家便做爺

右第二十一章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此言聖人修道之事。曲委曲也。全謂全而歸之也。夫道恍惚窈冥。隱於互藏之宅。吾欲誘而歸之。未可驟得。故必枉己屈身。委曲以行其事。而後可就。所謂曲則全。枉則直也。窪者不自盈滿之意。敝耐敝也。煉己之道。虛心弱志。久久純熟。而後能之。非耐敝者。何以臻此。少則得多。則惑。少者。自歉之意。多者。自滿之稱。此數語者。蓋古人稱之。而聖人體道之事。實不外是。誠萬世學者所宜式也。不見不伐。不矜不爭。四句。正以申明上意。故結之曰。古之所謂曲則全。豈虛語哉。誠全其道而歸之。且道歸個甚麼。咦。

幾年失却娘生面。

認得歸來却是渠。

舍己從人。

委曲其事。

完璧歸來。

道人及第。

右第二十二章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尙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天下之希言者，其自然之道乎？天下皆以自見，自是自矜，自伐爲常德。故希言自然。自然者，何道也？道本冲和，可久。且天地至大也，一旦失其冲和，自然致有亢戾之德。飄風驟雨，凌害萬物，然且不能終朝，卒歸於和而後已。天地且不能久，而況於人乎？然則世人欲自見，自是自矜，自伐以高亢於天下，而與之爭，吾知其不能久也，必矣。是故從事於道者，以和同不爭爲貴焉。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夫同於道，同於德，可也；而失亦同於失，何耶？天下有道與德者，常少；失道與德者，常多。於此分別美惡，計較短長，愛憎取舍，介然互

起不惟道之本體不當如是而天下之人起而爭者抑又多矣至人則心地平等廓然大公挫其銳解其紛不知在己之有餘也和其光同其塵不見在人不足也我既不能立異於人則人亦不能自異於我故有道與德者樂得之而失道與德者亦無不樂得之所謂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聖人之所以如此豈矯情而爲之哉蓋玄同之德出于自然故民之信之而樂得之也彼信不足者然後有不信聖人豈信不足者哉

大道無僞

冲和自然

玄同之德

聖人貴焉

右第二十三章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贅行之行與形通

跂者自謂其立之高。而不能以久立。踳者自謂其步之遠。而不能以久行。自見自是自矜自伐之人。亦猶是也。蓋大道無名。凡有功德。皆屬名相。苟一有之。則當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乃爲合道。若執而不忘。過而不化。則與道爲梗。反成長物。譬諸餘剩之食。贅疣之形。不惟無用。而反爲人所惡。故有道者不處也。夫以有道之餘食。贅行。而今之人。方且誇之爲己有。固之爲己私。一何悖哉。

功德如何可自矜

彼何疎也我何親

驅車日日羊腸道

誰作周行緩步人

右第二十四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

道道法自然

此言道也。混成者一而不分之意。混沌未分之先一炁而已。其分清分濁也。天地生焉。而此混成之炁常寓於有名之中。而爲天地萬物之主。寂兮寥兮。自先天而言也。寂靜而無聲也。寥空而無侶也。言道虛無空寂。獨立于未始有物之先。而萬古不變。周行於既始有物之後。而其出不窮。如此則信乎無名天地之始。而可以爲天下母矣。或曰有名萬物之母。此以無名爲母何也。曰天地生萬物。則天地者萬物之母。道生天地。是母之復有母也。聖人食母守母。食此守此而已。然道本無名。吾則不知其名。因其爲天地萬物之所由也。從而字之曰道。因其爲天地萬物之所共由也。強而名之曰大。然謂之強名。則殆有不得其故而固以是加之。而終不可道終不可名之意。亦已見於言外矣。夫其大也。則周行長往。有逝之義焉。故大曰逝。逝則周遍。

無涯有遠之義焉。故逝曰遠。然豈出太遠而無所歸哉。萬物芸芸。將復歸其根。故遠曰返。曰大曰逝曰遠。以其用之不可禦者言也。曰返。以其體之靜而正者言也。夫道而謂之曰大。則天下之至大者莫如道矣。天地者道之所生。故天大地大。王者體道以參於天地者也。故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然亦豈以其肆然於民物之上而遂謂之大焉已哉。以有道焉耳。故王者厚德以載物。安貞以應地。有法地之義焉。地則承天以時行。無成而代終。故地乃法天。天地無心而成化。故天乃法道。道則自本自根。無所法也。自然而已。故曰道法自然。夫語天地而歸之道。語道而歸之自然。則王者之法地。乃所以法天。法道而法其自然也歟。

物乃無物。

名亦強名。

法其自然。

得一而貞。

右第二十五章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承上章借言王者法地之義。以明君子修身體道之事。重爲輕根。靜爲躁君。言天下之輕。未有不根於重者。天下之躁。未有不歸於靜者。故夫厚重莫如地。而萬物皆承藉以有生。安靜莫如地。而凡水火風雷躁動之物。未有不歸藏於地者。世人不知持重居靜之學。輕浮狂躁。以勞其形。以搖其精。元神凋喪。而大命隨之。非道遠人。人自遠於道也。故知道者效法乎地。以持重安靜爲本焉。終日行而不離輜重。喻重之至也。雖有榮美之觀。而燕處深閑。超然遠覽。言靜之極也。所以然者。蓋以吾身亦大矣。奈何萬乘之主。而以其身輕天下哉。輕則失臣。氣動精流。躁則失君。火佚神耗。烏能長保其身哉。萬乘之所以

不敢以身輕天下者以此

自有驪龍領下珠

叮嚀好向深潭臥

寒光夜夜徹清虛

莫作風雷遍九衢

右第二十六章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譏。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先天道樸混成自然。不倚於物。而能物物。故善於體道者。行無方所。不履人之轍迹也。言無爭辯。不譏人之瑕類也。且善計而能不用夫籌策。善閉而能不用夫關鍵。善結而能不用夫繩約。以明善救人。而能不用夫揀擇去取何者。道無名相。有所倚着。安排分別取舍。即不

中矣。故聖人善救人而無棄人。善救物而無棄物。易曰：曲成萬物而不遺。今夫聖人之於民物也。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因性牖民。隨機善導。任其生畜於大道自然之中。而吾一毫愛憎取舍之意。無所與乎其間。如是則曲成之道得。而利濟之仁普矣。自非洞明大道之原。深達一體之義者。疇能之哉。故曰：是謂襲明。襲明猶言繼明。繼續大道。罔了不絕也。聖人之所以無棄人者何哉。善人乃不善人之師。既爲人師。不當有所棄也。不善人如善人所懷之資。既爲吾資。亦不當有所棄也。予將以斯道濟斯民。而固有所棄焉。是不貴其師也。吾與民物本爲一體。而顧有所棄焉。是不愛其資也。不貴其師。不愛其資。如道何哉。彼雖自以爲智。吾則謂之大迷。非襲明也。所謂以執着心成顛倒見。去道之遠。職是故耳。夫彼以分別爲智。吾以畔道爲迷。吾言之與世俗每每相反如此。然實要妙之言。不可不

深長思也。今夫老聖之言大道要妙如此。而世顧謂其有自私自利之心焉。其亦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也夫。

大道本來無物我。

但加分別總成迷。

同來俱是凭闌者。

共醉春風待月歸。

右第二十七章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朴。朴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此言聖人反朴之道也。夫自道樸既分之後。陰陽名相互起對立。於是始有雄雌黑白榮辱之稱。勝負屈伸感遇不常。常人執而有之。迷失真性。去道遠矣。故惟真常之德。遠離名相。絕去對待。非不知天下。

之有雄也。而常守其雌。非不知天下之有白也。而常守其黑。非不知天下之有榮也。而常守其辱。何謂守雌。濡弱不爭。以靜勝牡也。何謂守黑。不自表曝。用晦而明也。何謂守辱。含垢納污。處衆人之所惡也。所以然者。蓋以陰爲陽根。靜爲躁君。君故聖人之道。常處於虛靜不爭之地。以待天下。而天下之情狀。任爾變態反覆。千緒萬端。而吾真常可久之德。常在於此而不離。如此則其復歸也。寧不與嬰兒同其純一。無極同其靜虛。大朴同其渾淪乎。曰復歸云云。則與道爲之合真矣。然先天道樸。不能久而不散。故朴散爲器。亦理勢所必至者。聖人與世推移。又烏能獨守其樸。而不用夫器哉。但衆人之於器也。執而有之。而聖人之用之也。爲能以無而制有。以虛而御實。萬物生焉。而不有也。爲焉而不恃也。長焉而不宰也。如官長焉。總其綱紀而已。不瑣屑於細務也。如大匠焉。執其繩墨而已。不侵職於斷割也。所謂

守雌守黑而守辱者意蓋如此其復歸於朴也有由然哉

知雄守雌

知白守黑

萬物並作

吾觀其復

右第二十八章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晦或明或強或弱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去上聲

此言世人有爲之害以顯聖人無爲之妙也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蓋亦借辭取如取高帝約束紛更之取已語助詞不得已言不能也蓋聖人之於天下不忍棄之以無事亦不敢擾之以多事世人不知神器之不可爲而顧作爲以敗之執着以失之莊生所謂儻與忽謀報混沌之德日鑿一窺七日而混沌死孟子所謂宋人有閔其苗之不

長而擾之者。皆有爲之害之類也。夫物之或行或隨。或响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皆相待而生。相對而反。既有名物之後。其勝負屈伸之感。消息盈虛之數。皆一定而莫之或移。時未至而強爲以益之。是速其敗也。時已去而強執以留之。是益其失也。聖人知其如此。而使付之無可柰何。怱然而不爲之所焉。則末矣。故惟日用之間。檢約身心。損之又損。去其甚者。奢者泰者。而保之以不盈。鎮之以不欲。知止知足。自然復歸於朴。而與道爲之合真。神器可常守矣。蓋惟去此三者。則是未始有夫行也者。而何有夫隨。未始有夫响也者。而何有夫吹。未始有夫強焉者。而何有夫羸。未始有夫載焉者。而何有夫隳。所謂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非知道者孰能與於此。要之無爲亦不可着會麼。

一切有爲俱是幻。

無爲爲幻。幻非輕。

有無俱遣仍成幻

雲散天空月自明

第二十九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況以道治其身者乎。夫以強勝人者。人亦思以強勝之。故曰其事好還。世人不知濡弱不爭。爲道之表。馳騁血氣。矜驕暴戾。賊傷天和。乖氣感召。群異旁出。荆棘生而性地荒。蟲賊起而靈苗槁。所謂一念不謹。乃貽終身之憂。一日不謹。以致千百年之患。可不慎歟。可不戒歟。能於憤怒沸騰之時。便廓然思以消化之。意氣發揚之時。便翕然思以收斂之。非天下之大勇。不足以與此。故曰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以理自勝曰果。以氣凌人曰敢。古

之善爲道者。保之以不盈。尙之以不爭。虛其心。弱其志。惟知以理自勝其私而已。故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勿強。如是則日用之間。德性常用自然。中和交致。而與道爲之合真矣。彼物之壯者。鮮不老。用壯而至于老焉。悖道甚矣。是謂不道。不道早已。烏能長保其身哉。

自勝者強

強亦莫着

虛心弱志

復歸於朴

右第三十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尙左。凶事尙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

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承上章言君子不得已而用兵之事蓋亦寓言今會其意而解之佳
讀曰甲聲相近而誤書也或曰喜也天下無事則有道者安之而已
惟夫不能以無事也於是乎下德之人不得已而用兵以行歸復之
道但其用之也識賓主之分明動靜之理察倚伏之幾轉生殺之柄
知止知足而不敢矜伐以喪吾寶蓋亦知爲不祥之器非有道者所
處故用之以恬淡之爲上焉耳否則樂殺人而已曾謂樂於殺人
者而可以得志於天下哉吉事尙左凶事尙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
處右是釋上文用兵貴右之義夫道陽常居左陰常居右右之也者
尊之也尊之而有所求焉尊之而有所得焉尊之而不敢先焉則吾
之事濟矣殺人多以悲哀泣之言護以慈也戰勝以喪禮處之去甚
去奢去泰也君子之不得已而用兵也如此

佳兵不祥

戰勝非美

恬淡無爲

虞聖恭己

右第三十一章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也。

道無名相。未雕未琢之先。其樸雖小。天下有所不敢臣者。無名天地之始。故無得而臣焉者也。蓋道至微而至尊。王侯守此。則能宰制羣動。賓服萬物。旋轉乾坤。醞釀和氣。故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和之動於上也。民莫之令。而自均。和之達於下也。中和位育之應。有如此人。能全體大道。專氣致柔。抱一無離。則吾冲和之氣。自然周流灌注於一身之間。天地交泰。而百骸爲之條暢矣。所謂甘露之降。民物之均。非

自外至。至是則道自我全。命自我立。而法由我出矣。故能以無名制有名。以一法生萬法。始制有名。始卽無名之始。有名者。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凡有名相。皆自道生。經曰。朴散爲器。世人不知無之制有虛之造實也。而每滯其見於名相之中。由此妄見。遂生妄宰。轉迷轉惑。去道遠矣。故聖人復曉之曰。名亦既有。夫亦當知止。止者。歸宿之地。道樸是也。依止道樸。則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於物。物無其物。而可以無逐妄迷真之患矣。故曰。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江海也。江海其源也。川谷其委也。知江海爲川谷之所歸。則知道爲萬物之所歸。而君子當知所止者。止此而已。王侯守此。以賓服萬物。感召和瑞也。宜哉。

有相終歸。無相樸。
回頭却。汎猶龍海。

愛河深處錯承當。
傀儡棚中笑一場。

石第三十二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忘者壽。

夫知人者。知其美惡。知其賢否。知其情僞。謂之智焉可也。若自知則可謂之明也。已勝人者。或以物力。或以勢位。或以勇敢。謂之有力焉可也。若自勝則可謂之強也。已大抵察察者。恒昧于反觀。悻悻者。或多爲理屈。天下之務外而忘內者。比比然也。故聖人教之以反觀之學焉。物有餘之謂富。常人資雖有餘。而貪得之心。惟日不足。不可謂之富也。故惟達生委分。隨遇而安。則知足常足。可以名之爲富矣。有所期待之謂志。常人雖各有志。而役于功名。奪於富貴。不可謂之志也。故惟志於道德。強行不怠。則志氣常伸。斯可謂之有志矣。不失其所者久。莊生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德。是江湖者魚之所而

道德者人之所也。人而不失其所。則常德不離。而可以閱眾甫矣。故曰久死而不忘者壽。列子曰。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是。知生之無生。幻相宛然。無生之生。真性湛然也。人能死而不忘。則真常湛寂。而不受變滅矣。故曰壽。然死而不忘。非不失其所者不能也。天下之失其所者衆矣。若之何而能不失其所哉。

銳不可保

察亦非宜

隱明內照

抱一無離

物壯則老

我作嬰兒

復歸無極

萬古如斯

右第三十三章

大道汜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之而不爲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汜音泛

道無名相。亦無方所。故曰大道汜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成長。養而道不自知。自然而已。故曰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無欲。即首章無欲之意。言未兆之先。淵然寂然。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搏之不可得。至微也。至隱也。故曰可名於小。然既兆之後。萬物歸之而不為主。又何如其大焉。聖人全體大道。是故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雖與道同其大。而淵然寂然之中。至虛至弱。終不自以爲大也。夫惟不自以爲大。此聖人之所以成其大歟。

道本無大

大乃不大

聖人體道

不大而大

右第三十四章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

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大象者。無象之象。大道是也。道者。萬物之所歸也。故聖人執之以往天下焉。使天下同歸於道者。聖人之願也。然以道帥天下者。天下亦以道歸之。故往而不害。安平泰。不害猶不括之義。安平泰。言往之利也。道之所以利有攸往者何哉。蓋以道味冲和澹泊。用不可既。非若悅耳之音。炙口之餌。可暫設而不可久用者。故樂餌雖美。過客則止。道之出口。雖澹乎其無味也。然而無味之味。至味存焉。故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而用之則不可既。不因過客而始設也。不因客過而遂止也。故執之而往。無所不利。使其可設可止。則亦樂餌之類耳。豈道之謂哉。

無味味偏長。
其如過客心。

有味終須止。
惟歆樂與餌。

右第三十五章

將欲喻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示人。

此章之旨。說者多借其言。以爲陰謀捭闔之術。自老氏始。蓋不得於言。而敢於誣聖者。今爲正之。將欲云者。且然之詞。必固云者。已然之詞。言物之翕張強弱廢興。予奪互相倚伏。皆理之一定而不可易者。其今之將欲如彼者。必昔之已然如此者也。易有之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聖人知其如此。固嘗持之以謙虛。守之以濡弱。後其身而不敢爲天下先者。非固居是以爲取勝之地也。不然。則倚伏之幾。終不可逃。而吾與世人亦同幻化於起滅之中。推遷於轉轂之數而已。而何以握真常不變之權於萬世哉。故曰。將

欲噏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噏由張始。弱自強生。廢從興轉。奪自與來。是謂至微至明。至幽至著。不可易也。不可逃也。能逃此者其惟道乎。夫道以柔弱爲表。故常勝於剛強。聖人處其勝者。何以明乎。彼魚不可脫於淵。脫取之也。脫魚於淵則終無可得矣。是淵雖至柔而有不可犯也。國之利器不可示人。利器權謀之類。利器示人則人思備之矣。是利器雖剛而有不可恃也。柔弱之勝剛強不亦居然可見矣乎。蓋惟處夫柔弱則吾不用剛而天下之剛者廢矣。吾不用強而天下之強者廢矣。剛強廢則無對待。無對待則無倚伏。無倚伏則無輪轉。無起滅。眞常不變之道在我矣。雖欲噏之弱之廢而奪之胡可得哉。

坐窮興廢知今古

勘破盈虛識化權

百尺竿頭休進步

人間能得幾回看

右第三十六章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

道之本體寂然不動而已。及其感也。萬化生焉。聖功出焉。故無爲而無不爲。其無爲也。非頑空斷滅之謂也。能靜能應。道之所以不淪於無也。其無不爲也。非逐末忘本之謂也。常應常靜。道之所以不滯於有也。有無合一之妙。有如此。侯王若能守此無爲之道。則萬物之化之也。孰能已哉。然其化之也。乃萬物之自化。萬物不知也。萬物不知。各具無名之樸。未免沉着於有爲事相之中。爲境所瞞。逐物而轉。故化而欲作。卽此欲作之心。逐妄迷真。去道遠矣。聖人於是鎮之以無名之樸焉。無名之樸何哉。亦將不欲而已。蓋眾人欲作而吾鎮之以不欲。不欲者。作而不作。不作而作。順其自然。行所無事而已。如是則

無欲而靜矣。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朴。天下有不定者乎。
老聖之言若指理道而治身之道實不外是。要在學者會而通之耳。
樸散爲器。復歸於樸。化而欲作。以靜鎮之。

右第三十七章

老子道德經玄覽上篇終

老子道德經玄覽

下篇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上德。上乘之德也。上乘之德。無成心。去執着。全體大道。心若太虛。不自知其德也。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乘之德。返還歸復。求以不失其德而已。而不知心染法塵。終爲法縛。若非抱元守一。以空其心。幾何而不蔽於釋家之理障哉。故曰不失德。是以無德。是知上德不德者。無爲而無以爲者也。無爲者。非頑空斷滅。一無所爲之謂也。定

慧相生。寂照並用。不見其迹。莫知其然。神聖之德也。下德爲之而有以爲。則賢士之德。歸復之道也。有以爲而不知速返。以證無爲之道。則執着之病。烏能免哉。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仁。義者。生於事相之中。而立之名。上仁雖不能無爲。然亦未嘗煦煦焉仁之也。故其爲德也。幾於上德。上義則爲之而有以爲矣。有以爲則雖知柔知剛。知彼知此。詳審精密。動合事宜。而不知混沌之德。已不免於竅鑿之虞矣。若夫所謂上禮者。不過於有爲名相之中。別嫌明微。定上安下。雖有節文。度數如此之詳。而已屬於樸散之器矣。況爲之而莫之應。又有攘臂而仍之患乎。仍之也者。繩之也。以禮繩民。民終莫齊。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失道而德。失德而仁。去之猶未遠也。失仁而義。則去之遠矣。失義而禮。則遠之遠矣。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何謂亂首。世降愈下。民僞日滋。竊近似而大亂。

真者。禮首之也。故曰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前識智也。何謂愚始。大道以多歧亡羊。世人不知道無名相。而顧沉滯於名迹。支離於見解。前識陳故。自謂通人。而與之以適於道。則俛俛焉而無所之。民之愚。日固久矣。是何其謬昧之甚。而不知返本還源。以歸於朴乎。誠知之。則必先道德而後仁義。自有爲以證無爲。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而可以窺見大道之原矣。大丈夫之所以去彼而取此者。良有以哉。上篇絕聖棄智。絕仁棄義。見素抱朴。少私寡欲。與此正相發。且道何謂上德不德。咦。試看。

○ 個裏從來絕點埃。
須知四勿兼三省。

道人何事强安排。
猶是教人拂鏡臺。

右第三十八章

嘗觀老聖之論仁義如此。而吾儒謂性中只有仁義。老聖之薄

禮若此而吾儒欲爲國以禮。何其言之矛盾一至是耶。曰。老聖之學。主於先天。徹性命之根原。吾儒之學。起於後天。爲經世之大典。性中仁義。自後天已發者而言。而其渾淪未繫之先。則固無可名相。無可指擬。仁義何從立耶。故失道而後德。則仁義立而名相生矣。失德而仁。猶全體也。若義則仁中之有斷制者。禮則仁中之有節文者。謂之非道。非德固不可。然亦豈可據是而遂謂之道德哉。蓋謂之失。則愈降而愈末矣。及觀夫子論禮。大林放從先進。禮讓爲國之說。禮云禮云之歎。則其處厚居實之意。隱然自見於言表。於此會而通之。然後知二聖之不異。而以其言爲見小者。其亦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也夫。

道德仁義禮說

嘗以木喻道者。根也。德者。幹也。仁義。枝也。禮。華葉也。失道則失

其根矣。求之德猶幹也。求之仁義則枝也。已遠矣。求之禮則華葉煩而愈遠矣。老子欲人返本。故先道德。孔子志道據德依仁之說亦似有序。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甯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爲貞而貴高將恐蹶。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耶。非乎。故致數車無車。不欲琇琇如玉。落落如石。

數上聲

此言得一之妙也。一即真乙。真乙之炁爲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之根。故天得之以清。地得之以寧。神得之以靈。谷得之以盈。萬物得之以生。王侯得之以爲天下貞。其實皆由此真乙而致之。莊子曰。執主張

是孰網維。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此之謂也。況使天不得一。則失其所以爲清。而運動者將恐裂矣。地不得一。則失其所以爲甯。而閉藏者將恐發矣。神不得一。則正炁不行。故無以靈而恐歇。萬物一之所生。不得一。何以爲生。而化機不幾於滅乎。王侯者。天地神物之主。不得一。何以爲天下貞。而貴高不幾於蹶乎。是王侯之所以貴高而蹶者。失道故也。失道則自見自是。自矜自伐。自高自貴。故天地神人皆厭其德。而顛蹶隨之。不知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而自高自貴。非所以爲道也。古之侯王。善守道者。其身雖處高貴之位。而其自稱曰孤。曰寡。曰不穀。是皆居其至賤。至下之名。以自貶損。此其以賤爲本。非耶。蓋大道本來平等一體。同觀誰貴誰賤。誰高誰下。王侯有見於此。真能畧其勢分之尊。相忘於道。不徒瑣細於稱謂之間而已。故致數車無車。致極也。極數一車之全。爲輓。爲軛。爲輪。爲輻。爲衡。爲廐。無

有名爲車者。特以虛中能載。故謂之車。侯王一身。其心性耳目口鼻四肢之類。皆與人同。無有名爲侯王者。特以其置身兆庶之上。謂之侯王。今也以其適然所遭之名。而自高自貴。以求立異於天下。則是名之爲玉。而碌碌然。名之爲石。而珞珞然。鄙亦甚矣。碌碌言少也。珞珞言多也。玉石雖有多寡之分。而玉石不知。王侯民庶雖有貴賤之分。而王侯不知。是乃所以爲道也。彼以勢位爲榮者。何足與議於道哉。

本來平等
得一而貞

意見不生

卑以自牧

右第三十九章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此章之旨。直泄道妙反復也。易曰。復。亨。剛反。言先天真乙之炁。根於

虛靜之中。及其動也。神明生焉。聖功出焉。故夫地勢重陰之下。而一陽來復。乃造化之根。抵而品彙之樞紐也。聖人洞曉陰陽。深達造化。贊易至復。不覺歎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生物之心。至復乃見。則夫靜極而動之端。其道之出機乎。故曰。反者道之動。聖人用其道。以善其身。故於陰陽互藏之宅。而稱其微動之機。逆而修之。以立性命之根宗。其未得之也。守之以湔弱。尙之以不爭。及其得之。則專氣致柔。抱一無離。始終以弱爲用者。體道之事也。故曰。弱者道之用。所以然者。蓋以天地萬物皆生於有。有生於無。謂之曰無。卽無名天地之始也。謂之曰有。卽有名萬物之母也。聖人之於道也。求之於有。而能竊其機。守之於無。而善觀其妙。知動知靜。而不失其時者。其惟聖人乎。此非予之私言也。嘗聞之矣。

自遇國中師。大道今分剖。東家弱子過西隣。漫向離無尋坎有。

君知否。要得張公醉。須用李公酒。待得他家冬至時。一盞醍醐。方入口。洞房夫婦。鎮交歡。一載生兒行第九。能食母。却與青牛背上人同壽。國中師師自號也。

右第四十章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此道至神至聖至易至簡。凡人得而修之。立躋聖域。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上乘之人。根器甚利。其聞道也。如良馬見鞭。追風千里。故能勤而行之。中士則雖聞大道之要。而塵根難斷。慾海頗深。行而不行。若存若亡。自非眞師提挈。良友薰陶。終亦墮落而已。可勝惜哉。下士則

信心不及。反生疑謗。故聞而笑之。然不笑不足以爲道。何以故。道者。百姓日用之道。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與能。而極其至也。則造化生焉。聖功出焉。故聖人以是導人。使行歸復之道。藉不爲人所笑。則是孤高玄遠。可驚可駭之事。而非聖人易簡之道矣。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言道皆常道。百姓日用而不知。故聖人之所謂道。非於百姓日用之外。而別有所加也。明道與昧道同行。進道與退道同事。聖道與凡道同類。其理一而已矣。上德若谷。以下。又言君子虛心體道之事。上德若谷。不自盈也。大白若辱。不自潔也。廣德若不足。重積而尚施也。建德若偷。慎密而不露也。質真若渝。無執着也。大方無隅。無方所也。大器晚成。無欲速也。大音希聲。無聲臭也。大象無形。無色相也。道隱無名。微妙玄通。深不可識也。如是則可謂體道之至矣。夫惟道

且成貸者。假借之意。道能貸人。亦能成人。凡者

貸之可使聖則是成爲凡矣。老者貸之可使壯則是成其爲老矣。蓋道藏於彼。彼乃善貸。道修於己。成者自成也。且道貸個甚麼。

百丈灘頭自整綸。

桃源不賺問津人。

驚他海底驪龍覺。

一夜風雷大地春。

右第四十一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道者無名無相。根於太極之先。始生一炁。爲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之根。是謂元始祖炁。至虛至靜。靜極而動。遂分陰陽。陰陽二炁。絪縕交通。復合爲一。故二而生三。三體重生。萬物乃出。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又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周子曰。無極而太極。世儒不知此理。

遂以無極太極合而爲一。而曰非太極之上復有無極。是徒知一之生二。而不知道之生一。得其宗而忘其祖也。且夫一二與三。皆落名數。謂之一者。但渾淪而未判。體具而未分耳。不知未始有一之先。必有所以主張綱維之者。莊生所謂太初有無。無有無名。是謂無極。故周子曰。太極本無極也。太極本於無極。而謂之合一可乎。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言萬物之生。負陰以肖地。抱陽以肖天。而沖虛之氣。流行於中。以肖天地之和。卽此沖和之氣。是爲性命之根。易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聖人致中和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以和召和。理固然也。柰何世人牽於物欲。執於人我。勝負競起。失此和氣。去道遠矣。是以聖人教人與道爲體。常使虛心弱志。保之以不盈。尙之以不爭。且如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之知道者。或以是稱之。豈其漫無所見。而顧貶損於言語稱謂之間哉。蓋道本沖和。吾旣得此。

以爲性命之根而使自高自亢與道相違則不道早已是欲益之而反損者也。能反是道則雖深自貶抑而謙光之德終不可踰。非損之而反益者乎。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損益無常惟其自召聖人者究損益之理而知此和者人之所與也。徹性命之原而知此和者天之所命也。故首舉此義以爲教父焉。父之言始也。人之所教我亦教之。今其言曰。強梁者不得其死。蓋雖恒言而至理攸寓使知強梁者死則知柔弱者生而冲和之德可坐進矣。子路行行而夫子戒之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聖人之無異教也如此。

物壯則老

不道早已

冲氣爲和

真常不死

右第四十二章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

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言此冲和之氣。生於虛靜之中。而凡天下之至堅者。皆能馳騁之。而各盡其才。無間者。皆能貫徹之。而不見其隙。蓋一真之氣。震盪無垠。張子所謂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是乃真常之妙用。造化之自然。所謂無爲之益。有如此也。聖人體之。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故能以無入有。以柔制剛。無爲而民自化也。好靜而民自正也。無事而民自富也。無欲而民自樸也。常與造化之妙同運並行。下此則皆屬於有爲。皆落於變幻而不足以望其涯涘矣。故曰天下希及之云。

無入無間

柔馳至堅

聖人無爲

法其自然

右第四十三章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今天下不可解者有二焉。曰名與利。世人不知輕重之等。而逐末以喪真。故老聖等之以示人。曰名與身孰親乎。身與貨孰多乎。以是相較。其輕其重。必有能辨之者。然而貪夫死利。志士死名。重反在彼。輕反在此。所得者未尺寸。而所亡者已尋丈矣。得之與亡。果孰病乎。大抵甚愛者必大費。多藏者必厚亡。人苟甚愛其名。則患得患失。疲精耗神。而所費者大矣。惟貨是黷。則損志益過。歛怨招禍。而所亡者厚矣。與其多藏而厚亡。孰若知足而不辱乎。與其甚愛而大費。孰若知止而不殆乎。知足知止。則既無心於得。而亦無所於亡矣。無得無亡。長久之道。孰大於是。然謂之長久。卽真常不變之道也。非知道者。孰能與於此哉。

酒邊金谷終基禍

江上羊裘豈是逃

不似東家垂白老

情騰雙眼看兒曹

右第四十四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大成若缺不見其成也大盈若冲不見其盈也大直若屈不見其直也大巧若拙不見其巧也大辯若訥不見其辯也今天下類以不缺爲成不冲爲盈不屈爲直不拙爲巧不辯爲訥耳不知旣成旣盈旣直旣巧旣辯則精神意氣發泄已盡久之自有變滅而其用易窮蓋以其落於後天象數之中故消息盈虛之理雖智者亦不能以自逃惟大成大盈大直大巧大辯之人虛心弱志常若不足故無心於成常若缺焉耳而其用可以不敝無心於盈常若冲焉耳而其用可以

不窮。大巧大直大辯之人。亦復如是。是皆以無爲用而不滯於名。未有所作而不囿於數。所謂眞常之道。蓋如此。聖人所以無私而能成其私。不大而能成其大者。其道類是。躁勝寒。靜勝熱。又言人定之足以勝天。言物之盈虛消息。雖有定數。如成者必缺。盈者必冲。傷直則屈。弄巧則拙。窮辯必訥。其往復之數。雖不可逃。然我不居成。孰能缺之。不恃其盈。孰能虛之。不傷於直。孰能屈之。無巧成。故無拙敗。不尙口。不致乃窮。是惟清靜。將爲天下正也。然則清靜之德。其聖人之所以善其用於不窮者乎。

賞花須賞未開枝

九十春光能幾時

待得滿枝齊爛熳

風吹雨打漸披離

右第四十五章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

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

欲返清靜之德。去奢去泰。寡欲知足而已。天下有道。其君必尙清靜。好大喜功之心。無自而生。雖有走馬而無所用之。卻以糞田而已。無道則戎馬生於郊。喻如修道之士。六賊不擾。意馬安閑。不事克伐。而天下太平。方爲有道。否則六賊交戰。意馬橫馳。天下始多事矣。所以然者。以其見可欲而不知足。故也。故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不知足者。厭其所已有也。欲得者。貪其所本無也。一心之微。眾欲攻之。禍咎甯有既耶。故聖人之教。常使人知足。如上文成而若缺。盈而若冲。直而若屈。巧而若拙。辯而若訥。皆知足之道。知足之足。斯常足矣。常亦眞常之意。否則盈滿之極。而虛或隨之。烏能以常足哉。

馳六賊亂情田

清靜無爲合自然

一自華山歸馬後

幾人能見太平年

右第四十六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
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此言聖人定性之妙也。聖人之心。常清常靜。寂然不動之中。而萬象
森羅已具。故能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蓋天地萬物。莫
非吾性之固有。性既清靜。則所謂無名天地之始者。我握其柄矣。是
以宇宙在手。萬化生身。不行而能知也。不見而能名也。無爲而能成
也。彼出之彌遠。而知彌少者。則以其外吾性。而別求博洽。以爲知。是
以虛靜之體。反爲聞見所翳。故不能以周知而無蔽耳。以是知聖人
之知。天德之良知也。吾儒所謂誠明。釋氏所謂定慧。意蓋如此。

本來作鏡是青銅

能費研磨幾許功

今日撥來當面照

大千沙界在其中

右第四十七章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以見聞知解爲學者。惟求博洽。以日知其所未知。故當日益。道則清靜之中。一物不着。故損之又損。至於無爲。而後有以復其太虛之本體。清靜經所謂三者既無。唯見於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亦無。湛然常寂。寂無所寂。皆日損之義疏也。然寂而能照。靜而能應。故無爲而無不爲。蓋無爲者。其本體而無不爲者。其妙用也。知無爲而不知無爲之無不爲。則落於幻空。知無不爲而不知無不爲之無爲。則逐於事相。非道也。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言此無爲之妙。不獨可以治身而已。雖聖人之治天下。亦用是道。莊

子曰。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立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閑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無爲之妙如此。

本來無有亦無無
認取自然真妙用

莫竟尋無溷太虛

萬川明月一輪孤

又

萬川明月一輪孤

萬亦非真一自如

一裏原來無字脚

道人安用讀多書

右第四十八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聖人之在天下。惻惻焉爲天下渾

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承上章遂言聖人無爲之道。夫聖人之取天下也。常以無事。所謂無事者。無常心之謂也。所謂無常心者。以百姓之心爲心之謂也。以百姓之心爲心者。順其自然。利而導之。如孟子所謂禹之行水。行所無事。如是則與天下相安而無爲之治成。不言之教行矣。彼百姓之有善者。吾從而善之。不善者。吾亦從而善之。是謂德。善信者。吾從而信之。不信者。吾亦從而信之。是謂德信。何哉。德者一而未分之謂。大道本無分別。純一不二。故德性之良。惟有善信。所謂无妄自然。誠者。天之道也。百姓之心。與聖人本同。而牽於物欲。陷於人我。於是乃有不善不信者。出乎其間。使聖人者。復以不善不信之心應之。則愛惡相攻。情僞相感。於是乎天下始多事矣。故聖人之在天下。慄慄焉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徼以爲智。訐以爲直。而聖人則皆孩之。

使之不生分別不起意見有以復其德善德信之本體蓋嬰兒之心純一無僞是以渾沌之天未鑿而道德可幾百姓之心亦能如此則反朴還淳而吾可以無爲而治矣聖人之以道化天下也如此以之治身則所謂日損之道亦不外是

聖人何故渾孩人

孩本無心渾始真

不見嬰兒常抱一

有何分別起三心

谷中傳響機偏捷

鏡裏看花境不侵

總爲太虛無所着

至人緣此獨昏昏

右第四十九章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民之生動之死地者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避虎兇入軍不被甲兵兇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老聖蓋欲啓人以攝生之道。故先言以警之。出生入死。言人之所欲。莫甚於生。所惡莫甚於死。生死之關。間不容髮。出乎生。則入乎死。無有去此而能獨逃者。故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亦十有三。生而動之死地者。又十有三。生之徒者。血氣方剛。神明用事。恃其生也。而不知有撙節之道。死之徒者。齒年已邁。短景相催。安於死也。而不知有歸復之道。生而動之死地者。盲師所引。誤作妄爲。性地不明。命寶輕弄。濱於死也。而不知有正宗之道。三者之徒。十居其九。所謂賀者未已。而弔者隨至。誠可哀也。故惟至人有長生之道。志士有攝生之術。而世人不知。夫何故乎。以世人知有生也。而所以生生者。反過於厚。蓋其妄認四大六根。爲自身相狹。其所居。厭其所生。美聲色。厚滋味。凡可以快吾心而厚吾養者。無所不至。不知愛之愈殷。則傷之愈切。而厚生之徒。非所以攝生也。蓋聞古之善攝生。

者矣。陸行不避虎兇之威。入軍不被甲兵之害。是果何術以致之哉。天下之人生生之厚者。貪戀聲色。亡精耗神。則兇投其角。而虎措其爪矣。馳騁血氣。好戰善陳。則身入其軍。而兵容其刃矣。曾謂攝生之善者。而有是哉。澹泊以養其心。沖和以養其氣。雖管履虎之尾。而能免於啗人之凶。雖有臨敵之時。而不致喪寶之患。故終無死地。而得以長生久視也。

生徒十有三。大海噴浮漚。死徒十有三。大木萬葉吟高秋。生徒之死。總十九。鳩毒甘如鬱金酒。君不見西家老翁。貂重裘。虎夜入室。啣其頭。東家小兒。赤如洗。能入虎穴。得虎子。乃知至人善攝生。厚生之徒。徒爾爾。

右第五十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

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夫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道者無名無相。自本自根。萬物資之以爲始也。故曰道生之。德者陰陽二五冲氣爲和。萬物藉之以爲母也。故曰德畜之。既生則有物。故曰物形之。有形必有勢。故曰勢成之物。如精氣爲物之物。勢謂陰陽大小之稱。形也。勢也。萬物之所以成其終也。道也。德也。萬物之所以成其始也。故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然道之所以尊與德之所以貴也。夫豈依形而立。恃勢而有哉。吾知其具於未始有物之先。而所以爲造化之根抵者在是。行於未始無物之後。而所以爲品彙之樞紐者在是。所謂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甯將恐發。萬物無以生將恐滅者。其尊之貴之。奚待教令而使之然哉。是知萬物不能自生自畜。而所以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者。道也。然道本虛。

無自然故能生畜萬物而不居其功蓋生之也而未嘗有之焉爲之也而未嘗恃之焉長之也而未嘗宰之焉程子所謂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易文言所謂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者其德亦玄矣哉玄德乃贊道之詞蓋上德非失道而德之德也讀者詳之

玄德無爲

萬物之柄

法其自然

性命各正

右第五十一章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於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人皆知有名爲萬物之母而不知無名實天地之始故老聖推原以

示人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如是則知母之復有母也。蓋天地萬物皆從道生。經曰。樸散爲器。凡有名相之類。皆道之子也。然道器子母本不相離。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則知天下無道外之器。既知其子。復守其母。則能復歸於樸。而可以無逐末忘本之患矣。守母之學。亦曰食母。其義最深。三教聖人同此命脉。吾儒得之而衍精一之傳。釋氏得之而開不二之門。老聖得之而修抱一之學。蓋是道也。何謂守母。塞其兌。閉其門。是守母也。見小守柔。是守母也。用其光。復歸於明。是守母也。何謂塞其兌。閉其門。人有七竅。皆爲母系出入之門。鼻爲巽門口。爲兌門。參同契曰。閉塞其兌。築固靈樞。又曰。兌合不以談。希言順鴻濛。誠能塞而閉之。則內焉關鍵三寶。外焉遠絕四愆。而終身無勤勞之事矣。否則開其兌。雖濟其事。而抑何救於危亡也哉。何謂見小守柔。道之體本自虛無。本自濡弱。經曰。常無欲。可名於小。誠能

見之則知微而知彰矣。故謂之曰明。又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誠能守之則牝。靜而勝牡矣。故謂之曰強。用其光復歸於明。無遺身殃。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世人不能塞兌閉門。見小守柔。而每以聰明察物。賢智先人。卒之自貽伊戚者。皆用光之太過也。誠能復歸於明。則是知子守母。而沒身可以不死矣。殃咎胡自而至哉。是謂襲常。常即真常之道。母是也。襲者承襲之義。復命曰常。守母之學。復命之道也。能復其命。則可以繼襲常道。而與道爲之合真矣。問子還識母否。

風塵四海正茫茫。

歸去還須認本鄉。

借問世兒誰氏子。

無勞刻木拜高堂。

右第五十二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

燕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誇非道哉。

介然。倏然之頃也。施張大之意。言使我倏然有知於大道而欲行之。則亦唯施之是畏。何者。大道虛無澹泊。生而不有。無可張大。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尚不敢如此。以爲大道之所棄。况實體之以善其身乎。夫道本坦夷平直。至易至簡。而民往往好徑舍正路而弗由。即此好徑之心。驕淫矜誇。無所不至。以宮室則甚除治也。以衣服則甚綺麗也。佩帶利劍。以爲武。厭飫飲食。以爲樂。其外若此之有餘。然而靈田荒蕪。靈寶空竭。其內若此之不足。縱使資財有餘。而不知自有道者觀之。是謂盜誇非道。何者。倘來之物。非吾本分所有。若盜而得之。然者。以盜得之物。而誇以示人。可乎哉。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信唯施之是畏也。已。

大道自有餘

但耕方寸地

莫教倉廩虛

常使靈田治

右第五十三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脩其身其德乃真。脩之家其德乃餘。脩之鄉其德乃長。脩之國其德乃豐。脩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此言真常不變之道。聖人所以善其用於不窮也。夫物有其建之。希有不拔者。有其抱之。希有不脫者。何哉。以其落於有爲事相之中。故終受變滅而不能堅固長久。故惟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而子孫守之。祭祀不輟。則非真常不變之道。孰能與於斯哉。真常不變之道。道德是也。以此而脩其身。則爲守母爲抱一。復歸於樸。而與道爲之合真矣。故曰其德乃真。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不但可以獨善其身。而

已。由是而修之家。修之鄉。修之國。與天下。不過舉而措之。而德施之溥。有莫知其然而然者。何哉。吾嘗以身觀身。而其身同也。以家觀家。而其家同也。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而鄉國天下亦無不同也。身家鄉國天下既同。而道德焉有不同者哉。道德既同。則推之可以無不準。動之可以無不化矣。且吾何以知其然哉。以道德之同焉故也。聖人之所謂善建善抱者。蓋如此。其恒久而不變也。宜哉。

道德有於身

身修德乃真

陽和不擇地

化作萬家春

右第五十四章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嗷不嗟。和之至也。知和曰

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古之修身者。含藏道德。深厚不露。故常比之赤子。經曰。載營魄抱一。
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嬰兒之心。惟知抱一。利害不干。故毒
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心既無機。故物亦不以機心乘之。且骨
弱筋柔。而握物反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其機常作何也。精之至也。精
卽精氣爲物之精。精全則氣自專。故握物反固。而機以時作。有莫之
令而自然者。終日號而隘不噉。何也和之至也。和者冲。忝爲和之。和
氣和則音自圓。而要之氣之所以和者。由於神之不傷也。大喜大懼
大哀大怒而號焉。不終日而神氣爲之兩傷矣。精和交至。是赤子之
德也。含德之厚者。亦復如是。故常抱元守一。專氣致柔。使吾冲和之
忝與天地相爲流通。則性真全。命蒂固。而真常不變之道在我矣。非
明於大道者。孰能之哉。故知和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道者。誤爲妄。

作而反求益於身心之外。是生生之厚。非攝生之福也。適爲妖祥而已。又其甚者。自見自是。自矜自伐。以心使氣。而敢以勝人。失其太和之德。以至壯極而老。背道違真。早則已耳。是含何德哉。

嬰兒不解含何德。

保合冲和養谷神。

珍重莫將心使氣。

閻浮多少益生人。

右第五十五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道不可道。故知者不言。多言數窮。故言者不知。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子曰。予欲無言。世之人好以言語狀論。自謂知道。而不知落於言筌。去道遠矣。有能塞其兌而閉其門。挫其銳而解其紛。

和其光而同其塵。則是人也。夫豈深自秘藏。闔然媚世。而漫無可否者哉。大道本無分別。渾然大同。吾之同。同於玄。而非同於迹也。故曰。是謂玄同。玄同之人。未嘗親人。故不可得而親之。未嘗疎人。故不可得而疎之。不趨利。故利不可誘。不避害。故害不可惕。不阿勢。故貴不可倚也。不厭貧。故賤不可加也。常超然於萬物之上。而與道爲伍。故爲天下貴。是道也。吾自有之。吾自知之而已。言不能盡。而亦豈可以徒言示人哉。

市兒終日道千金。
待得千金交易後。

定兩分銖倚市門。
千金不屬道金人。

右第五十六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

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以正治國者，尚賢貴能，信賞必罰，正道也。以奇用兵者，雄守雌伏，陽予陰奪，奇道也。然皆有爲之法，非聖人所貴。故惟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則無爲之道也。然則國與天下有二道乎？曰：有爲之法，臣道也；無爲之道，君道也。君臣道合，則上下交而成泰矣。猶之治身者，焉精，精累烝，築固基址，非以正治國之謂乎？天人合發，盜機逆用，非以奇用兵之謂乎？及乎功成事遂，則惟抱元守一，以顯無爲之道。如是，則性命兼修而成聖矣。吾何以知取天下者之當以無事哉？蓋以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之者敗之。自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有天下者不知萬物一體，貴己賤人，多生忌諱，深宮峻宇，竭下奉上，故財用不節，而民彌貧。漢文深用黃老，身衣絺綌，露臺惜費，良有以也。何謂人多利

器。國家滋昏。利器者。權謀智術之類。人多有此。則顛倒是非。亂法干紀。國政益昏。以至民多技巧。而奇物生。上多法令。而盜賊起。亂有由。非禍有由生。是皆化而欲作。而不能鎮之以無名之樸。故也。治身之道。多爲多敗。亦復如是。聖人知其如此。故嘗爲之言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曰富則無貧。而盜賊爲之日消矣。曰樸則無巧。而利器爲之不作矣。以無爲之道。取天下。而天下亦以無爲應之。其效蓋如此哉。此與絕聖棄智章意同。取天下蓋寓言耳。

休分有作與無爲。

富國強兵合有時。

大藥不脩談面壁。

磨磚成鏡待何如。

右第五十七章

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

知其極。其無正耶。正復爲奇。善復爲妖。民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上古之世。民醇事簡。故聖人以無爲之道治之。其政悶悶者。以民之醇醇故也。世降則聖人不能與天下相忘於無事。未免有偏可救。有弊可補。故其政察察。所以察察者。以民之缺缺故也。猶之治身者焉。上德無爲。不以察求是悶悶之政也。今天下之稱上德者。幾何人哉。道德既失。未免以時而行歸復之法。於是乎察察之政有所不能已者。何謂察察。辨水源。知藥材。之老嫩。執天行。知火候。之消息。微乎。深乎。入於無朕。至於無垠。慎乎。密乎。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者。是察察之政也。聖人於此。豈樂而爲之哉。求以補吾身之缺缺焉耳。且夫治身之道。聖人非自百姓日用之外。別有所加也。蓋其洞曉陰陽。深達造化。故於其互藏之宅。而竊其所謂真乙之炁者。以爲立命之基。是知

殺機逆轉。害裏藏恩。禍福倚伏之機。奇正互變之勢。所謂順之則法界火坑。逆之則大地七寶。出死入生。轉凡成聖。非有二道。孰知極之無定。一至是耶。若民則昏迷於道日固久矣。自非至人。孰能知之。抑非至人。孰能行之。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四者皆聖人恭己體道之事。廉。廉隅也。剝。亦割也。與上句義意相屬。常人方則必割。廉則必剝。直則必肆。光則必耀。不能轉此一機。賊生傷物。肆志揚己。要皆昏迷大道而使之然。聖人則於常人所事之中。獨能超然遠覽。悠然自得。善藏其用。而圭角爲之渾然。虛己下人。而形迹爲之不露。所謂欲爲而爲之以不爲。是以雖行察察之政。而終得以證無爲之妙也。

禍福無正

殺機互伏

轉此一機

災變爲福

右第五十八章

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察察之政以嗇爲先。非嗇則靈株不固。已汞不全。縱能知藥。而二八不當。賓強主弱。無以行一時半刻之功。故當嗇以積之。然所謂嗇者。又非止深藏固閤。不妄施予而已。以究其極。則伯陽翁之所謂關鍵三寶。能仁氏之所謂不染六塵。紫陽翁之所謂頓超無漏。皆嗇之妙義也。治人卽治身也。事天者全其天之所予。言治人事天以嗇爲本。惟嗇是謂早復。易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常人不知嗇。施早復爲治人事天之要。誤爲妄作。耗精喪神。以抵於盡。非天促之亡。自貽之戚也。旣知早復。是謂重積德。何以故。旣已失德。知而亟反之。自懲自艾。

自惜自吝。積之之久。神氣滿室。民安國富。待時舉事。而動罔不克。又孰知其底止哉。如是則可以有國矣。有國猶言有身也。然天下豈有無母之國哉。雖能有國而不得其母。亦非長久。故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母卽食母守母之母。乃眞乙之炁。所以生生者也。夫重積而至於有國。有國而能得其母焉。則宇宙在手。造化生身矣。所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又孰有加於此哉。莫知其極。意蓋如此。

治人莫若嗇。

早復重積德。

太息閹浮人。

悉居無母國。

右第五十九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其德交歸焉。

治大國若烹小鮮。烹鮮者法宜安靜。則水定火侯。其自熟。急則潰矣。

治身之道亦復如是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非不神也神不傷人謂之不神也亦宜然亦非神之不傷人也聖人者神鬼之主也聖人以道蒞天下虛己無爲未嘗敢於傷人故神之不傷人也亦宜夫聖人與神俱不傷人則天下無事矣故聖人以德歸於神曰是神之德也神亦以德歸於聖人曰是聖人之德也然亦烏知其爲誰之德哉以道治身者亦復如是此章大旨意在兩不相傷與上文方而不割廉而不剷同義至紫陽真人之詩大小無傷兩國全更明切矣神不傷鮮不潰兩國全事乃濟鮮潰釜神傷人妄作凶往往聞嘆百丈灘頭牢把釣桃花不賺武陵人

右第六十章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

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此承上章決定大小二國宜上宜下之理。蓋亦寓言。大國小國者。陽爲大。陰爲小。既處大國則宜爲雄爲長。何以反居下流爲天下之牝耶。曰此顛倒之術。交泰之道也。且夫大國者。小國之交會也。如水之下流。故曰大國下流。天下之交。既爲天下之交。則當爲天下之牝。故夫有爲之道。制人而不制於人。取人而不取於人者也。然而制人者。當以靜爲本焉。觀諸物之牝者。常以靜而勝牡。則可見矣。故我爲大國。則宜居下而取彼。何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矣。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矣。夫大者或下以取小。小者或下而取大。此皆宜靜。居下之利。理勢之必然也。故大國以下爲利焉。如是則交泰之道成。顛倒之術明矣。且大國不過欲兼蓄乎人。下以取之。則大國之道得矣。

小國不過欲入以事人。爲人所取。則小國之願諸矣。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兩不相傷。大之宜下也。其利又如此。或下而取之上。言陰陽相取之勢也。大國不過以下言陰陽相求之情也。既知其情。又明其勢。焉有求而不得哉。經曰。常有欲以觀其微。至言妙道。於此盡洩。讀者以意參焉。

云何大國宜居下。

勝牡何如牝術高。

載月不知舟臥穩。

癡人猶自說從稿。

右第六十一章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道者。萬物之奧。奧言尊也。善人之寶。寶言貴也。不善人之所保。保言

障也。何以知爲不善人之所保耶。美言以互市。則交易易成。尊行以相加。則人皆遜避。美言尊行。非道也。而竊其近似者。尙足以容其身。而濟其事。是知道之爲用也。大人雖不善。而竊此尊美。則亦爲人所取。何至廢棄之有耶。信乎爲不善人之所保。萬物之奧。而善人之寶也。已故立爲天子。置爲三公。其尊非不至也。獻以駟馬。先之拱璧。其寶非不重也。然皆依形而立。待勢而有。會有變滅而不能久。不如坐進此道之爲愈焉。道曰。坐進言取之。已身不待外求也。且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蓋道本在己。罪不由天。我能坐進此道。則心虛而腹益實。志弱而骨益強。有作德之休。而無作僞之拙。又何求之不得。何罪之不免哉。夫有求而得。則信乎爲善人之寶。有罪以免。則信乎爲不善人之所保也。道之所以爲天下貴者。以此。尊道貴德之說。老聖俯爲初機設教。使知道德之可求。而誘之。

進別有深旨更當理會

有免有求仍是幻

可尊可貴未爲真

不知大道原無相

坐進休存比量心

右第六十二章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此言聖人有爲之法也。夫有爲之道聖人修之以善其身顧其化而欲作之時爲能鎮之以無名之樸是以雖不離於事相之中而超然獨出於事相之外所謂欲爲而爲之以不爲者故曰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經曰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意蓋如此大小多少報怨以德何以故常人身處大國不能下小自雄自長凌轢於物卒之用壯。

取困兩敗俱傷。恩多怨深。業重福敗。沉滯於有爲事相之中而不能自振者。往往有之。聖人不然。大者小之。不敢自恃其大也。多者少之。不敢自恃其多也。怨者德之不敢快心於報復也。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何謂圖難於其易。天下有大難事三。爲國而至於祈天永命。爲學而至於希聖希天修身而至於長生久視。是也。然欲圖之必於其易。欲爲之必於其細。何以故。聖人之所謂道者。非於百姓日用外別有所加也。洞曉陰陽深達造化。故於陰陽互藏之宅而竊其所謂真乙之炁者。以爲立命之基。豈非至易至簡至幽至微至神至聖者哉。聖人爲之圖之。不出乎此。此千聖傳心之要道。上聖登真之梯筏。舍此則爲傍門小術。而不足以爲道矣。且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大事必作於細。聖人豈敢以爲細而眇之哉。故終不爲大而能成其大焉。輕諾者必寡信。多易者必多難。聖人亦豈敢以爲易而忽之哉。故猶

難之而終無所難焉。終不爲大。卽大小多少報怨以德之意。猶難者。言雖甚易。而不敢以易心乘之。聖人之謹於有爲也。如此。且道喚若個作難。易還理會否。

莫問天機遠

求之日用間

須彌藏芥子

七寶秘形山

得訣屠龍易

無虞逐鹿難

只從無事取

莫執有爲看

右第六十三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

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此承上章圖難於易爲大於細泛舉事理而論今會其意而解之聖人之治身也竊互藏之精行逆修之道保身於未危故其安易持也迎機於未兆故其事易謀也識其時而誘之故其脆易破也得其機而運之故其微易散也爲之於未有故氣清而無質也治之於未亂故順習而易馴也所謂圖難於其易者如此合抱之木生於毫末順德積小以高大也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也所謂爲大於其細蓋如此蓋修身而至於長生久視亦大且難矣然非於百姓日用之外別有所加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聖人洞曉陰陽深達造化故於有爲事相之中逆而修之以仙其身是知出死入生轉凡成聖其機不遠在乎虛心弱志欲爲而爲之以不爲方爲妙合否則爲之者敗之而執之者失

之矣。此百姓所以去道之日遠也。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且民之從事於道也。亦常於幾成而敗焉。何哉。凡以其不能慎終如始焉耳。蓋曰。幾成則去。爲者之敗。執者之失。固已遠甚。幾成而至於敗。則與爲執之弊等耳。所以然者。得非以持心未熟。煉己無功。見境生情。羣魔作障。而致然哉。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使其胸次洒洒一塵不掛。然後情境兩忘。可以臨爐採藥而行。一時半刻之功。及乎時至。氣動則惟恭己聽命。順其自然。而一毫敢決取強之意。不敢與乎其間。正所謂大小多少。報怨以德。欲爲而爲之。以不爲聖人之謹於行事而善於慎終也。如此其無敗而無失也宜哉。

安易持。脆易破。得其機。民安作。欲爲無爲。執無執。慎始終。免敗失。欲不欲。學不學。輔自然。履不錯。有欲圖難。此其幾。

右第六十四章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多智。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者。絕聖棄智。絕巧棄利之意。夫聖人欲不欲學不學。以輔萬物之自然。則其爲治。殆將無所用其明者。況民之難治。又以多智之故乎。自其貴難得之貨也。而物欲昏之。自其爲日益之學也。而聞見牯之。輾轉膠固。障蔽益深。民之難治。有由然哉。故以智治國。國之賊。智慧出而大僞滋也。不以智治國。國之福。歸於朴而天真完也。知此兩者。庸非治身之楷式乎。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則深矣。遠矣。與物反矣。蓋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所以微妙玄通。深不可識。乃至於大順。輔萬物之

自然而與道爲之合真也歟

智爲賊愚爲福與物反之謂玄德無爲而治此其式

右第六十五章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此言能下之利以明聖人體道之事夫江海之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故也聖人修身體道亦以能下爲利焉欲上民以言下之欲先民以身後之如是則有以得其樂與之心而求無不得是故處上而人不我重也處前而人不我害也樂推而人不我厭也心悅誠服而人不我爭也蓋有投之所向無不如意者所謂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意正如此會此意否

聞有驪龍頷下珍

屠龍須是擾龍人

知他冷暖調他性

莫更爭先犯逆鱗

右第六十六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夫我有三寶。寶而持之。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慈且勇。捨儉且廣。捨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天下皆謂我道大。云何昏昏悶悶。大似不肖乎。自應之曰。惟大故似不肖。蓋道渾兮其無名相。泛兮其可左右。無可見明。無可稱述。所以似不肖者。大故也。若肖則滯於名言。屬於指歸。亦物而已。久矣其細也。夫夫我有三寶。寶而持之。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三者懦弱鄙濤。大似不肖者之所爲。人將以不勇懦。我不廣鄙。我不成之器目。

我也。孰知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平。何謂慈故能勇。愛人如愛己。則得道多助。而天下順之矣。故能勇。何謂儉故能廣。嗇施如嗇財。則早復重積。而莫知其極矣。故能廣。何謂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謙冲而不盈。善下而不爭。則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矣。故能成器長。今之人。厭棄不肖之所爲。自尊自貴。自矜自伐。捨慈且勇。捨儉且廣。捨後而且先焉。是生而動之死地者也。其能久乎。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所救也。神所衛也。爲道者不得已而有戰守攻取之事。捨慈何以哉。知慈之有益於人。則儉與後又可知矣。

保持三寶。

神佑天保。

不肖於人。

而肖於道。

右第六十七章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承上章遂言用兵之事。蓋亦寓言。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者爲之下。武者未事而騁其能。怒者臨事而暴其氣。與交兵也。爲之下以身下之也。蓋有爲之法。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以善其身者也。既不得已而用之。則當以慈儉不先爲寶。保而守之。夫然後可以得人之力。以濟其事。而成其功。蓋惟慈故不武。不怒惟儉。故不與。惟不先故用人而能下。是不爭之德也。是用人之力也。然是不爭而下人。乃天道也。經曰。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易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如是則合德於天矣。古人體道之極。致何以加此。故曰。是謂配天古之極云。

天道下濟光明

聖道爲而不爭

乃知不武不怒

不戰而屈人兵 嘆

干羽兩階苗自格

折衝尊俎在書生

右第六十八章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
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用兵有言疑古者兵志之詞引之以明不爭之意不敢爲主而爲客
饒他爲主我爲賓也不敢進寸而退尺守城野戰知吉凶也如是則
欲爲而爲之以不爲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名之爲戰
而實无所戰所謂不武不怒而不與者意蓋如此然自我而言雖無
欲戰之心自彼而言彼亦就敵不可輕也故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
捨慈且勇捨儉且廣捨後且先三寶幾喪而動之死地矣故抗兵相
加哀者勝之哀者慈也然慈則惜身愛物而儉矣儉則退讓不爭而

後矣。是三者未始不相須也。或以喪寶指吾身精炁而言不知精炁已該之儉中喪寶則豈止喪此而已。

慈若悲哀儉若貧

撝謙常使主爲賓

不教輕敵知無敵

得寶終歸惜寶人

右第六十九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老聖著書至此始明立言宗旨言吾著書八十一章推原道之意亦甚易知易行而天下卒莫能知莫能行何哉蓋以天下之人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是以舉而行之卒多滅裂夫言有宗也事有君也天下之聽吾言者曾不究其宗旨之所在而直欲推行於事相名物之中如絕仁棄義烏在其爲以正治國乎進寸退尺烏在其爲以

奇用兵乎。蠲法令忘忌諱而徒以無事烏在其爲取天下乎。吾之言各有攸屬而人不知。既不能知吾之所言。又烏能知吾之所行乎。故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我之所以獨貴於人者何也。曰抱一也。食母也。尙玄德也。保三寶也。夫我亦人耳。混迹於凡庸之中。若被褐者然。豈知所懷之玉有不可以示人者哉。所懷者既不可以示人而徒託之寓言。宜乎人之不我知也。

言各有宗

知故不易

鹽入水中

飲水知味

右第七十章

病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上乘之學。黜聞見。廢知解。默而成之。不以所知眩人也。故曰知不知。

上若也於道本無所得而徒多其見聞逞其乾慧顯然自副於知道之人則豈非病狂喪心之徒乎故曰不知知病今天下之人坐是病者亦多矣誠能病是人之病也而求真知於聞見知解之外則於道幾矣豈復與世人同此病乎故曰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之所以不病者以此

知弗自知

上乘之學

不知爲知

誤爲妄作

莫問他人

當思己錯

病病弗除

無病而藥

右第七十一章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見音現威之言畏也大威莫甚於死亡而天下之人動之死地故曰民不畏

威大威至矣。所以然者。以其生生之厚也。世人不知恬淡寂寞爲道之本。狹其所居。厭其所生。宮室之美。聲色之奉。凡可以恣心快意者。無所不至。而不知福隨業敗。真以妄迷樂極哀來。死期至矣。可不懼乎。故聖人戒之曰。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常使達生委分。知止知足。則我既不厭。飫其所生。而天亦不得以暴殄之。故棄絕乎我。大威無從至矣。然非自知自愛者。孰能與於此哉。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何以故。自知者。知其取於造物之多也。故深自閉藏。不敢露才揚己。以取造物之所厭。若夫自尊自貴。驕淫矜誇。無所不至。則是厚生之徒。而非所以自愛其身者矣。此不畏威者之所爲。而謂聖人有是哉。故曰。聖人去彼取此。此與他章厚生益生貴生之意。互相發學者當合而觀之。

艷舞嬌歌趁少年

離亭別館鬪芳妍

不知轉眼韶華盡。

花落滿枝啼杜鵑。

右第七十二章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繹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此章戒人用壯而以天道曉之。勇於敢者。含慈且勇。以心使氣。死之徒也。故曰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者。用柔能下。果而勿強。生之徒也。故曰勇於不敢則活。斯兩者或利或害。其理甚明。而其事或可以意必者。然其活也。雖人之自活。而不知爲天所佑。故不與生期。而生自至也。其殺也。雖人之自殺。而不知爲天所惡。故不與殺期。而殺自至也。夫道有陰有陽。有柔有剛。不可偏廢。人而用剛。亦天道也。而卒爲天之所惡。孰知其故哉。聖人非不知天道損益之理。而故以此叩人。

欲其深思而自得之。非謂天道幽遠。鬼神茫昧。而可以付之不知也。是以聖人猶難之。言雖聖人洞曉天道。猶謂難測。而不敢恃剛用壯。以取天道之所惡。故觀其不爭而善勝。則知天定之勝人。也不言而善應。則知相答之如響也。不召而自來。則知陟降之不遠也。寬繹而善謀。則知不可以智脫也。網疎而不失。則知不可以巧避也。天人相與之際。其幾甚爲可畏也。如此聖人之所以猶難者。其以是夫。

天道遠兮

而邇在茲

柔善者生

敢則殺之

天之所惡

孰敢蹈之

畏天之威

於時保之

右第七十三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

不傷手矣

承上章言勇於敢則殺是天殺之也乃有嗜殺之主操威福之柄而動以死懼天下是吾又以勇敢殺人而重犯天之所惡矣不知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哉民不畏死者非謂逆天干紀而犯法以死也凡今之民狹其所居厭其所生染指於愛欲之鼎鑊維摯於名利之韁鎖及其年迫日索樂極哀來則亦甘心於斃而已是民不畏死其癡愚使然也若使民常畏死則於道幾矣乃有不道之民變作奇衺譸張爲幻吾得執而殺之則一懲百警孰敢有爲不道之事哉柰之何不道者衆而吾法易窮於此而淫怒以逞是不知司殺者在天而吾欲以人代之也夫代司殺之殺人是猶代大匠之斲木也代大匠斲有不傷手者無幾矣況代司殺以殺人欲善其後其可得乎或問司殺之殺人也未嘗不假手於人我旣爲司殺者之所假則我之殺

亦司殺者殺之也。而何有於代斲之傷。吾觀從古以來。代司殺者。雖有殺人之權。而恒以不殺爲主。是以福德之氣。常在於我。而乃壽乃昌。慶衍苗裔。下此則殺人愈多。而得禍愈速。身弑國亡。爲天下慘。所謂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爲道者誠不可以司殺之權在我。而以死懼天下也。

司殺在天

殺亦不畏

不殺在人

福德之氣

右第七十四章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食稅多而民饑者。損不足奉有餘也。上有爲而民難治者。以智治國。國之賊也。生生之厚而輕死者。狹其所居。厭其所生。不畏威而大威。

至也。夫惟無以生爲者，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是賢於貴生者遠矣。蓋貴生則有爲，有爲則常擾；貴生則無厭，無厭則常貧。民之饑而難治也，宜哉。

何道使民不饑

不饑之民易治

食稅不如食母

厚生竊恐非宜

右第七十五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人之生也，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故其生也柔弱，而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死莫不皆然。故知強梁者死之徒也，柔弱者生之徒也。在人則當用柔，能下，濡弱不爭，使生生之氣常在於我，否則物壯

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矣。故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共之言聚也。木聚則強大者處下。而柔弱者處上矣。蓋旁證曲喻。以明剛強必死之意。

濡弱不爭。

生氣在己。

騁其堅強。

不道早已。

右第七十六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惟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其不欲見賢。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弓張則高者抑而下者舉矣。豈非損有餘補不足之謂乎。天道如此。人之道則不然。故常損不足而奉有餘。如貴則凌下。富則兼貧。強則弱寡。才則驕人。殊失天道。孰能以有餘奉天下。

其惟有道者乎。有道之人與天合德。故能裒多益寡。抑高舉下。以趨於平。故嘗爲天下生之育之長之畜之。然爲之而不恃也。功成而弗居也。不欲自見。其賢以尙人也。是謂以有餘奉天下。蓋大道本無物。我不生意見。故其平等若此。自非聖人虛心體道。孰能與於此哉。

本來平等相

徒自擬張弓

誰餘復誰欠

默運自然中

右第七十七章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老聖亟稱於水。經中蓋屢見之不爭。則喻之上善。兼蓄則取其下流。善下則推之爲百谷王。至此則又以其能勝物者言之。言天下之柔。

弱莫過於水。而以之攻堅強。則潰隄防。撲燎原。莫之能勝。是信無以易乎水矣。如是則弱之勝強。柔之勝剛。豈不易見。豈爲難知。而天下莫不知。莫能行焉。何哉。天下之人。以心使氣。恃剛用壯。自謂足以勝人。而不知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以此持身處世。殊非可久。是以聖人有見於此。惟虛心弱志。含垢納污。而不敢自見。自是以矜伐於天下。及乎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則天下信無有能勝之者。故常爲之言曰。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夫垢與不祥。皆人所避焉。而不肯受者。而能受之。豈非以卑而蘊高。用剛而能柔。爲天下之大勇者。孰能與於此哉。是知處天下之榮者。受天下之垢者也。享天下之福者。受天下之不祥者也。正言若反。類此體道者。可不深長思哉。

虛則能受

弱乃不爭

虛心弱志

得一而貞

右第七十八章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天下胡爲而有怨哉。人我對待。兩相形而兩不相下。則相責而怨生。及夫怨之既成。從而和解之。其中甯無芥蒂也。如是則人我之相未忘。安可謂善。謂之善者。其執左券而不責於人乎。古者交易之道。立契券而中分之。主人執左。以待右者之來合。故左常居靜。而無求於右。而右則來合。而有求於左。聖人與人之道。盡其在我。而無計較。屈伸勝負之心。是左契常在我也。而天下之有求於聖人者。莫不隨其分量之大小。而各得其所願。是聖人之所以無怨。以聖人之不責於人故也。記曰。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語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

遠怨。意蓋如此。故有德者司契。司契則常居其靜而不責於人矣。無德者司徹。可徹則於人我之際。直求勝負。明白恩怨。分曉如此。竅鑿渾沌。決裂和氣。謂之德善可乎。惟此司契之人。乃善人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無私親而與善。亦天之左契也。使其有私。亦司徹者等耳。人我兩忘。等爲一體。天與善人。常執左契。

石第七十九章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輦。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鷄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此章老聖欲以無爲之道治天下。蓋亦寓言。言國小民寡。本不難治。吾能使之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何以故。民有聖智巧利。鮮不馳騁。絕聖棄智。絕巧棄利。則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

矣。民不畏死，是以誤爲妄作。魂魄遠離，神不守舍。大威至矣。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則重死而不遠徙矣。如是則往來之道絕。故雖有舟輿而無所用之。人我之爭泯。故雖有甲兵而無所陳之。復歸於朴。使民復結繩而用之。且甘其食，美其服，而無厭其所生者，安其居，樂其俗，而無狹其所居者，鄰國相望，雞犬相聞，至於老死而不相往來者，則非各安於無爲，各順其自然，孰能與於此哉？聖人欲以無爲治天下也如此。

大道無爲。

萬物自治。

順其自然。

亦復如是。

右第八十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已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

而不爭

質實之言不尚纖美上善之人不事爭辯大智不事博聞聖人不假積學何者聖人之學不飾言詞不資辯博方寸之中廓然洞然何所積也然既以爲人而已愈見其有焉既以與人而已愈見其多焉似乎有積而後能者不知惟不積故能大同於物而其施不窮所以愈有而愈多者道本至足故也今夫一燈之光千燈共續彼非相待而莫成此則何虧於本體聖人之道亦猶是也觀於天之道焉從可知矣天之道利而不害何者太虛之氣塊垓無垠何所積也然而生育之長之畜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常見其兼利萬物而未始有所妨害乎其間萬古此天地則萬古此化育是天道之愈有而愈多也聖人之道爲而不爭不爭者生之而不有也爲之而不恃也長之而不宰也道濟天下而不居其功兼善萬世而不有其德聖人之與人爲

人其愈有而愈多也。職此蓋亦不過物各付物而已。何假於積而後能哉。嘗觀爲而不爭四字。實道德之肯綮。老聖終篇隱括一語。詞約義盡。讀者其致思焉。

辯博非道。

無爭乃真。

三家同證。

默寂能仁。

右第八十一章

老子道德經玄覽下篇終

道藏精華第十六集之二
文山遯叟蕭天石主編

老子
註
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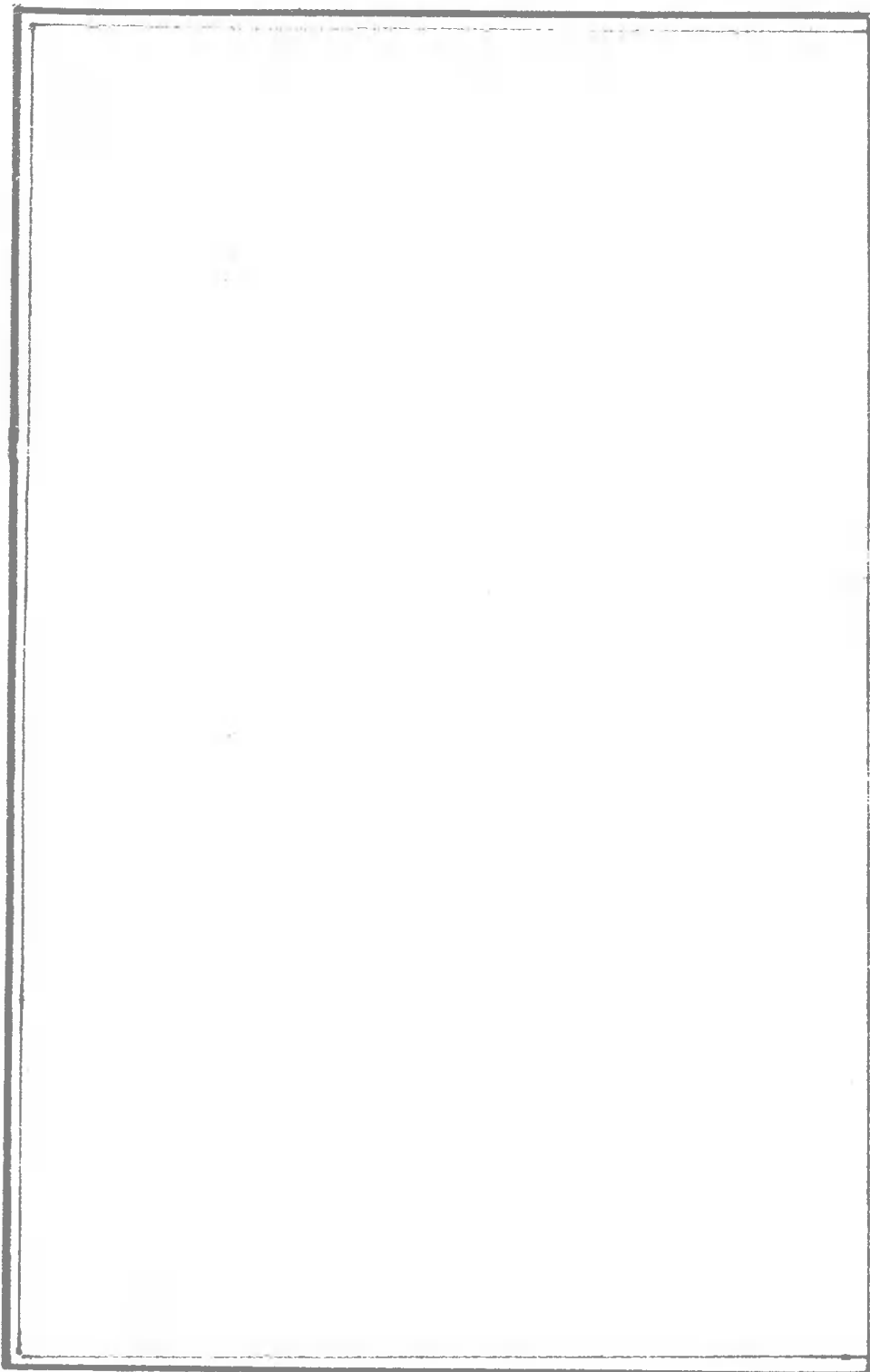
自由出版社印行

道德經原序

老子性命之書也天下道理論其至處何往而不暗合諸家舊註各因所見發明然得其立言之指或鮮矣蓋自然爲道得道爲德渾淪旁魄生天生地無所不冒道也包涵蘊蓄成身成物有以自完德也自無生有道也從有返無德也各正性命道也盡性至命德也故謂失道而後德道生之德蓄之皆因所以然而歸自然老子之言道德蓋如此夫人之生也賦質而有必涵至虛而神虛藉有藏質資神運可散而不可散者也然有形終壞有情終歇迨其敝也神以形勞有將虛累若火發木焚薪窮焰熄浮漚泛梗飄泊生死苦海中莫能自出欲與天地長久非

所聞矣蓋人生精氣勃勃只求炫露發泄焉竭而後已是書逆道也與易同體篇中曰虛曰無曰退曰損曰柔曰弱曰深曰靜曰嗇曰下曰素曰樸曰慈曰儉曰守雌曰去奢曰挫銳曰無欲曰絕學曰不盈曰不爭曰不敢先曰不自大曰昏愚頑鄙曰嬰兒赤子皆收斂退藏忘情絕念兢兢不放之意凡以葆守未漓補苴旣漏謝雕琢以還太樸養氣母而抱元和斯德全而道備于我其旨深矣自道術裂百家角出孰不做道立論秦漢以後實多散軼無徵惟理不朽乃久而傳今世所分門鼎立惟吾儒佛老尙有師承三家發端雖異至其繕性理情畢竟無殊空空也不貳也定也寂也斯儒與佛同退藏也立命也靜也虛也斯

儒與老合蓋儒家順性命以還造化其道公禪宗幻性命而超
大覺其義高老氏修性命而得長生其旨切此其大較也是書
與陰符經相表裏予註陰符因併註此是可合而觀焉中間所
發亦有前人偶同但愚意惟從性命宗源闡其微義固亦不盡
合也嗟乎華腴濃艷舉嗜而趨無味之味孰甘一嘗第有益身
心皆吾實學何必更生分別倘有沉潛之士默契此機坐進此
道醍醐潤舌美悅自知寧暇對搖唇弄筆之子紛紛辨有無是
非哉何益乎錄成復叙大端埃就有道而正焉敢謂知解日暮
之遇也洪陽張位序



張洪陽註解道德經卷之上

門人吳嶽秀幼鏡校

山左周悟坦重校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眞常之道。不涉言語。不可名稱。天地未判。何名之有。形生既具。方有名稱。物具太極。各正性命。非有眞常定觀。不能窺其妙微也。故於至靜時。常守眞空。性根自露。於至動時。常保妙有。命蒂自固。這有無兩端。都從元始太虛中生出。而爲名不同。盡性至命。總是玄修。若至無而包涵萬有。至有而渾合至無。有無交入。精而又精。是謂玄之又玄。而形神俱妙。千變萬化。皆

從此出文此大道玄學之宗原也。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前篇既說常無常有。恐人便生執着。此又破人之執也。有美斯有惡。有善斯有不善。以至有無難易長短高下倡和互相對待。只爲落在一邊。是以聖人無爲自處。不言行教。任作任生。任爲任成。凡聖情忘能所俱泯。卽此離去小常而得大常也。若執有無之見者。竟墮名相斷滅耳。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名心不忘。便生爭競。利心不忘。便生貪竊。欲心不忘。情意迷亂。聖人惟心虛而後腹實。志弱而後骨強。渾然淡泊。絕識忘情。緘聰明。黜智慮。寂寞無爲。而事得其理矣。

道冲章第四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體道之人。冲虛而不盈滿。淵深而爲萬物之宗。曰或曰似。泯能所也。不露圭角。不逐紛華。和光而不耀。同塵而不異。湛然清靜之中。有炯炯者存。此乃忘形合道。吾不知其人爲誰氏之子。殆超踪造化。無始之前也。

天地不仁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天地聖人。若有心去施恩。便非至仁。普萬物。順萬民。視如芻狗。絕無情也。無恩而大恩生矣。我身中這一點生生之意。亦以無心得之。常無常有。自露闔闢。金剛寶劍。日遊采真。多說無用。只此守中一着也。

谷神不死章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因橐籥守中。又指出谷神玄牝來。虛而不屈。便是谷神。橐籥便是玄牝。陰陽寒暑。只從這箇闔闢處發動。然這箇闔闢往來。又在聽其自然。真息綿綿。至微至細。而若亡若存。雖常用之。

而不必動勞加力也。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必須真忘。乃能真常。長久莫如天地。天地不自生。故能長久。聖人忘形無我。而影乃可久。我固長存。彼執有貪生者。奚足語此。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所惡。故幾於道矣。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矣。

上善之德。如水一般。水之所以爲善者。利澤萬物而就下不爭。又能含垢納污。故近乎大道耳。人能不爭。則身所居而善爲地。所存而善能涵。所與而善爲仁。所言而善爲信。行政則善治。遇事則善能。舉動則善時。只是處不爭之地。故有善而無咎也。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持久必盈。盈則必壞其所持。不如不持之爲愈矣。揣久必銳。銳則必虧其所揣。不可常保其不挫矣。盈滿難持。驕矜自敗。氣溢思洩。才高思炫。如金玉難守。富貴遺殃。人生到此。勇決最難。功成名遂。奉身而去。四時之序。成功者退。非天道乎。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

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開闔。能無離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玄學要動而能靜。有而能無。孰能載發魄抱一而無離乎。專氣致柔而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而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而能無爲乎。天門開闔而能無離乎。明白四達而能無知乎。雖抱生畜之柄。然生而不自有。爲而不自恃。長而不自宰。是之謂玄妙之德也。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無卽虛也。轂以虛處運動。埏埴以虛處成範。室以虛處藏人物。人知車器與室。有之爲利。而不知這箇無用之用也。四大皆實。神藏於虛。無中生有。道之妙也。執有者昧矣。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
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
此。

聲色五味馳騁貨利務華絕根中之所存者幾何。聖人內重外輕。故去彼取此。浮世紛紛。一
切皆爲目也。實事漸消虛事在。銀魚金帶繞腰光。嗟乎。於復何益哉。

寵辱章第十三

若驚上辱爲 是謂寵辱若驚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上。辱爲下。得之若
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
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於
天下。愛以身爲天下。乃可以託於天下。

此章言身名爲累。若汝也。龍與驥。是你驚心之事。至貴而又有大患。是你這箇身子。如何是龍驥若驚。榮龍雖是最上的事。然因人榮辱。是最下的事。得之驚喜。失之憂懼。如何是貴大患若身。我有此身。便有許多憂患。若能忘形。何患之有。不自貴。而以身爲天下之人。不自愛。而以身任天下之勞。則可寄托天下矣。乃身之可貴者此也。龍驥是忘名的事。貴患是忘形的事。忘名而心不驚。忘形而身不累至矣。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皁。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世人執有者。猶象。尙無者。着空。此道乃無中有。有中無。不可執着。所謂水中鹹味。色裏膠清。

道無又有道有又無。斯爲妙也。故此章言夷希微混爲一源。是無未嘗全無也。不微不昧。不可名而歸於無物。是有亦未嘗全有也。無象而有真象。是謂惚恍。無始無終。能御萬有。是謂道紀。故歷代眞詮曰。存無守有。曰煉情歸性。曰不依一法而心常定。只爲信不及無中生有之妙。放不下眼前種種的勾當。可惜見成物事。都遷延敗喪而已。奈何。

古之善爲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爲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是以能敝不新成。

此章形容有道氣象。而末又丁寧持盈之說也。言古之爲善士者。微妙玄通。至深而不可識。惟不可識。故我強爲之形容。若冬涉川。不勝凜栗也。若畏四鄰。慎獨而守也。儼若客。存敬也。冰若釋。履薄也。敦若樸。不露也。曠若谷。至虛也。渾若濁。不分別也。這幾句雖是形容之語。便

是真功夫也。下面方指出生發保守之義。世患不能濁耳。誰能混濁。但靜之漸漸自清。不患不清也。世患不能安耳。誰能安定。但久之漸漸徐生。不患不生也。才到能清能生。常苦作伎倆。有損無益。終落小成。惟能不盈滿。方守常襲。故不爲新巧自炫。乃古云善爲士也。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可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致虛當至於極。守靜當至於篤。此虛靜二字。實修道真功夫也。然所以用此虛靜功夫者。以萬物都發作在外。吾但以觀其復生之機耳。夫萬物雖芸芸並作。各有氣復歸根之時。這歸根時。叫做靜。乃是命根。由此而復。雖是萬物復命。其實造化真常的道理。皆在於此。故一歲冬至也。一月晦朔也。一日亥子也。一息呼吸也。既有形氣。便有消息。要之寂然至靜。曠然至虛。乃其常久不易之理。故知常曰明。若不知常。而妄作妄爲。乃趨死道而凶耳。這虛靜何等

廣大而容。何等無私而公。能爲萬象主而王。能爲萬有父而天。天與道一。道無止息。守此虛靜。終身無危殆也。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故信不足焉。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治人修身一理也。上古之時。無爲自化。民但知有君長而已。忘帝力也。其次以德爲治。而民愛戴。其次任法而治。而民畏憚。又其次施爲或乖。而民侮慢。至若我之誠信不足。民不信之。猶且以命令言辭強聒。其治益衰矣。非無功也。非無事也。功成事遂。百姓不擾。皆曰自然。此則上古極治之象也。但見無爲。不知有作。此亦修之至矣。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渾沌既鑿。遂有標榜。聰明自用。反相欺蔽。不和顯孝。昏亂見忠。一切有爲之法。皆自私用智之爲。去道遠矣。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聖智仁義巧利。世方汲汲而趨者。我今一切絕棄之。這三句言語。殊無文采足觀。恐聞之者信心不及。反以爲落空而無所依傍。故又教之以見素抱樸。少私寡欲。但依此循行。不待絕棄而伎倆自消矣。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

泊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飂兮似無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必絕學方無憂。若但能減省而已。猶唯與阿。雖應有緩急。其隨人一也。猶善與惡。雖事有公私。其有爲一也。可見一切伎倆。都宜消盡。乃可入道。天下事有世人所共畏者。我亦不可不畏。況此事尤所當畏。不可忽者。荒兮其未央哉。中有無窮禍患。衆人固不知畏也。如食享太牢。如遊登春臺。方謂快美。我獨泊然至淡。於未萌兆之先。若嬰兒之未孩。而一無所知也。此時心乘乘兮若無所歸着。衆人逞強而若有盈餘。我獨歎然若有遺失。而皇皇以求之。我此心眞若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與太虛同體。俗人昭昭而我獨昏昏。俗人察察而我獨悶悶。忽兮若晦。漂兮若浮。水而無所止。衆人於此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我這箇心獨與衆人不同。而貴能食此沆瀣生生之氣耳。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學道之人。心地冲虛廣大。無所不容。無它向也。亦惟道是從耳。這箇道之爲物。恍惚虛無。而中有象有物。窈冥昏默。而中有精。且此精其真不假。又有信不爽。是以自古及今。此道之名不去。而人尊信之。亦見天下衆美在此。無以尙之耳。然這衆美所在。我何以知其然。正以恍惚窈冥之中。而有象有物有精有信。此爲妙也。孔大也。甫美也。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

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一曲自守。斯太樸渾全。枉有直時。窺有盈時。弊有新時。但少則得。但多則惑。是以聖人之道。只在簡易抱一。以爲天下楷式。這抱一是忘我忘物。收歛退藏的功夫。而能爲天下式者。蓋惟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久。卽前全直盈新之謂也。他只謙退不爭。天下式之。自然莫能與之爭也。古人所謂曲則全者。非實落的確言語乎。一有發露。便多虧缺。惟守其不足以需有餘。則抱元守一。復歸渾沌。蓋罅漏必補。纖悉必復。誠所謂全而歸之也。滿假矜伐之徒。豈足語此。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

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道本自然。世人矯強造作。少有說到自然者。試看颶風驟雨。必不能久。天地且然。况人之於道。可不從容自然。而欲速爲乎。故從事於道的人。圓融混同。不以得失係念。道同於道。通乎物也。德同於德。忘乎我也。失同於失。齊得喪也。逍遙無累。隨在自得。皆順其自然。而無躁進之意。只是世人信不及此。見這等言語無味。而皆有不信之心耳。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大道只宜虛靜自然。著不得一毫意見。跂而望則不能久立。跨而趨則不能久行。此患在欲速也。自見自是自伐自矜。此患在自私也。此等都涉勉強捏怪。其於大道也。是猶多餘之食。附贅之行。衆所共惡。故有道君子不居也。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此章贊道之妙也。有物混然而成。先天地而生。寂寥無聲無臭。獨立萬物之上。而不改變。周行宇宙之間。而不危殆。長養生育。可以爲天下母。本無能名。字之曰道。又強名之曰大。道惟大則逝而不留。惟逝則遠而無際。惟遠則不爲形相所拘。而反其初。故包羅天地。道至大也。天無不覆而大。地無不載而大。王無不統而大。人在天地間。但知王者爲大。不知至尊無上。還有三件。而王特居一焉。人大法地。地大法天。天大法道。道大又法自然。故自然之道。無以加也。

重爲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天下至重者。能爲衆輕的根本。天下至靜者。能爲衆躁的君主。譬如人君行動。必有輜重相隨。何嘗輕易。雖目前有榮華悅觀之事。而其宴閒自處。常超然至靜。未嘗妄動。可見人君出入起居。亦以持重鎮靜爲貴也。一涉輕躁。是以萬乘之主。而身輕天下矣。我若輕率。則失人臣之心。我若躁急。則失人君之體。此章只是戒人輕舉妄動的意思。

善行無轍迹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

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行無迹。言無瑕。計不用籌。閉不用鍵。結不用繩。都是自然不着形迹的意思。一有形迹。便生分別。岐人我。聰明發露。智慮矜誇。去道遠矣。是以聖人善救人而無棄人。善救物而無棄物。此乃與物混同。藏藏其聰明而不自眩也。顧己之長而教人之短。是謂善人不善人之師也。形人之短以見己之長。是謂不善人善人之資也。若不好爲人師。不愛取人爲資。忘我忘人。不矜名不自利。大巧若拙。雖智若迷。此謂學道之要妙也。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特雄則必爭。惟守雌則以柔勝剛。咸歸之若溪壑。常德在我如嬰兒。無知無識。人莫不憐愛之矣。潔白則易污。惟守黑則污不可染。無所指摘。人皆以我爲楷式。常德在我。人配無極之先矣。榮名則難保。惟守辱則藏垢納污。天下皆在所翕受。常德在我。充然自足而還於太樸。道箇淳樸一散。斯各爲器用。多不完全。若是聖人以渾然之心用之。則可以官陰陽長國家。不至擾亂損傷。世人當宰制之權。便起雄長之念。峻潔之行。榮耀之事。未免分析剖割。故大制惟以至德而融化萬有。無爲民歸不必用割也。

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凡物或行或隨。或昬或吹。或強或贏。或載或隕。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求道一步作爲執着。必不得也。至神至妙之事。有爲便敗。有執便失。只是無爲乃可坐執耳。凡天下物其行與隨也。煦與吹也。強與贏也。載與隕也。互相倚伏。每每如此。但當聽其自然。

聖人惟去其最甚。去其奢溢。去其大過而已。此乃無爲中之有爲也。將處恭己。而猶兢兢萬幾。孔顏無我。而猶自強不息。固此意也。

以道佐人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師壯而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興兵逞強。甚非美事。有勝有敗。其事好還。擾亂而惡根叢生。馳騁而精悉耗散。果何益也。然陰柔闇懦。竟難集事。我所謂柔道之善者。惟此果斷之心而已。不敢以取強也。雖果而不可自矜。雖果而不可自伐。雖果而不可自驕。雖果而如不得已。夫是之謂果而勿強也。蓋一有取強之意。便是壯旺。壯則師老。是恃兵強天下。非以道勝矣。不以道勝。必致衰敗而早喪亡。可不慎乎。然則老子之果。乃真柔也。善也。非陰柔頹怠之謂也。喻意精矣。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故吉事尙左。凶事尙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夫用兵能戰勝攻取。豈不稱佳。然兵凶戰危。實爲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願處也。君子居尙左。兵尙右。亦以其爲不祥之器。甚不得已而爲之耳。用兵之時。只宜恬靜淡泊爲上。雖能勝人而不自以爲美。若以爲美。是以殺人之事爲樂也。蓋逆竊元和。造物所忌。若以爲樂。豈可得志於天下乎。死地求生。亡地求存。實與凶喪事同。可興悲。未可以爲樂也。彼好

勝逞強。損人益己。雖一時稱快。而覆亡之禍不旋踵。夫豈吉祥善事也哉。喻意深矣。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於江海。

道本無名。號稱至樸。這樸雖若甚小。天下莫不尊之。侯王能守樸素之道。萬物賓服。天地之和。畢應。民不待教令。而自均平。若不能守無名之樸。而制作有名。則天下亦以名應之。作僞弄巧。何所底止。若於此能知禁止。不使遷流。可免危殆。川谷之水。歸江海而止。天下萬物歸道而止。故曰。猶川谷之於江海。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

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知人勝人。外炫者也。自知自勝。內存者也。自知修性之道。自勝修命之事。泰然有歎。充然有餘。性天適矣。毅然不撓。確然不易。立志堅矣。精氣完固。始終不失其悟守。非長生久視之道乎。將見形神俱妙。遺世獨立。而超乎生死之外也。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視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汎兮。其可左右。言不着一邊無方所也。物恃以生而未常辭。功成而不自有。利被而不爲主。淡然無欲。雖若至小。萬物歸之而不爲主。可以言大。聖人有見於此。只常無欲而小。不自爲大。故能成其大。而萬物必歸也。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用之不可既。

能執無爲之大象。則天下歸往矣。歸往而無所害。則安平泰也。夫張樂設餌。於此過客必慕之而止宿焉。此道淡無味。雖非可餌。無聲色。雖非可樂。然而用之不可盡。天下有不歸往者乎。

將欲喻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喻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斯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故非張曷喻。將欲喻之。必令其張也。非強曷弱。將欲弱之。必

令其強也。非與曷廢。將欲廢之。必令其興也。非與曷奪。將欲奪之。必且固與也。其間消息盛衰。至微至妙。獨自知之耳。致柔守弱。可以勝剛強。歛息深藏。謹守界限。如魚不可脫於淵。澹然無欲。韜晦秘密。如國之利器。不可示人。而啓爭端也。嗚呼微矣。

後儒詆老者。多指出將欲喻之一節。謂爲啓陰謀之門。開刑名法術之漸。噫。此千古之大惑也。讀者須注意。必固張之四句中之固字。固者已也。非姑也。喻爲張之果。弱爲強之果。興廢與奪亦然。乃天理之至微而至明者也。故曰是謂微明。人能明此理。守柔守弱。而不妄希剛強。則必能勝剛強矣。後儒認固作姑。意謂欲喻姑張。欲取姑與。則成權詐之術。所謂陰謀家也。與本經之意。大相逕庭。不自認誤解聖經。反藉口以爲門戶爭抵之據。豈不謬歟。周悟坦偶誌

道常無爲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無爲多落空。有爲多着相。惟此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守此無爲之道。天下將自化矣。物

之不成而化。必有動作而爭名者。吾又鎮之以無名之樸。人能忘名醇樸則無欲。無欲而靜。天下將自正矣。修身治人一也。

張洪陽註解道德經卷之下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老子道貴自然。德尙無爲。若至仁義。遂墮名迹。乃禮多節目。智生分別。則去道德愈遠矣。前識者智也。禮本治人。反爲亂首。智本明察。反爲愚始。爲其淳厚真實之意漓耳。是以大丈夫捨妄從真。故去彼取此也。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爲貞而貴高將恐蹶。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耶。非乎。故致數車無車。不欲琇琇如玉。落落如石。

天地萬物神明君主。只以得一爲主。失此則造化幾毀。人物幾廢矣。這箇一若至賤至下。而實至高至貴。萬事萬化皆本於此。能爲萬象主。實無名迹可以比數。惟混然玄同。方可含抱出來。譬如拆散車上物件而細數之。那件名車。惟是輻輳合一則名車耳。若妄生分別。強立名色。竟有何用。琇琇如美玉者自美。落落如石惡者自惡。總不如貴賤兩忘。抱元守一爲至。

也。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反猶復也。靜極忽然生有。這是天機萌動之初。但順其自然。專氣致柔。切莫助長。這是道之用功處。夫萬物皆生於有。而萬有皆生於無。世人但知從有生有。而不知從無生有。故能從有入無。而煉情歸性。自能無中生有。而玄牝立。玄關露矣。但執有狗象者。終信不及也。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夷道若類。進道若退。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直如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上士精進。中士因循。下士不信。這箇立修之道。說出來又多驚疑。所以說不笑不足以爲道。夫道雖以動行爲上。却又不可溺名相涉作爲。故古之立言者有云。明道反若昧。夷道反若類。進道反若退。上德若谷而虛。大白若辱而污。廣德若不足。建德反若偷。質直反若淪。此下又推出至大無虛的道理。大方反無隅。大器不易成。大音其聲希。大象本無形。蓋大道雖顯用於有名。而隱藏於無名。夫惟道善能寬貸不迫。且自然默而成之。此正上士之所爲動行者也。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虛無生太極。太極生乾坤。乾坤生三才。三才生萬物。萬物從三而生。各具陰陽二氣。冲虛太和。與道同體。凡有形者皆自無而生。有復從有而歸無。人生在世。只求盛美盈益。都是趨死之道。不知卑弱貶損。乃學道首務也。故人情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此自稱。損或受益。滿或招損。世人都能以此言教人。亦如我所說此義一般。但勝心不忘。持盈最難。識得破。忍不過。古人有言。強梁者不得其死。惟這句言語。說得痛快真切。吾將此爲教父。比之前義。更無以加也。

一者無極之真也。一生二。二者陰陽也。卽二五之精也。一加二爲三。三者妙合而凝。故曰三生萬物。

悟坦附註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兩強必相敵。惟天下之至柔。能馳騁天下之至堅。有形則有礙。惟天下之至無。可以貫金透

石而入於無間。夫至柔至無。只是無爲的道理。吾是以知無爲之爲有益也。世人但要逞強求勝。執有自畫。殆相拒而不相入矣。故不言之教。默而信之。無爲之益。默而成之。天下鮮能及之也。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與我名者愁我神。不知孰爲親也。益我貨者傷我生。不知孰爲多也。所得者小而所失者大。不知孰爲病也。世人營營逐逐。只是貪多無止足耳。不知愛惜甚者。所費反大。藏蓄多者。所亡反厚。少得便知足。少有便知止。是何殆辱之有。此乃長久之道也。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

大辨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成則缺。缺則敝。惟大成則常若缺。而其用不敝耳。盈則虛。虛則窮。惟大盈則常若虛。而其用不窮耳。大直若屈。不輕發也。大巧若拙。不輕炫也。大辨若訥。不輕言也。躁靜之極。能勝寒熱。神志精專。造化可移。常清常靜。斯爲天下之正道。可以大成大盈此也。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

人與貪。便不寧靜。有道之世。無爲守正。走馬何用。無道之世。好大喜功。戎馬滿郊。罪禍咎殃。貪欲爲本。故知足者眼前便足。此真足也。常自足矣。若足乎此。又歎于彼。非真足也。既得主厭。未得生羨。寧有足時。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
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退藏於密。可通天下之故。養明於晦。可達造化之微。區區狗外。知見淺矣。聖人之心。安坐而
四海几席。瞑目而萬象森羅。不假修證而成正果。是此道也。

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
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爲學要求日益。若爲道則要求日損。減聰明。黜智慮。剝那無爲田地。能無爲則無不可爲矣。
雖取天下至大之事。亦以無爲得之。不自聘才智。但屈羣策而已。恃才自用。便無包括宇宙
之量。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矣。聖人之在天下。慄慄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忘我故公。忘分別斯德全。是以聖人在世。民有心想。化以返渾沌。民有聰明。化以還赤子。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民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出生路。則入死路矣。大約生死分數。十分中常有三分。本當生而自致死地者。又每每有之。是死者常十分之六矣。所以然者何哉。每以其愛生過厚耳。蓋善養生者。兵戈虎兕。不能加

害亦以其心忘生死故也。此章即莊子黃金注胥益生之說。若假術延生。乃喪生之本也。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道主發生。德主畜養。物形其形。勢順其成。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然道之所以爲尊。而德之所以爲貴者。皆莫爲之使而常自然。故生畜長養成熟。雖本於道之自然。至於生之而不有。爲之而不恃。長之而不宰。是謂玄妙之德。亦出自然而無所矯揉造作也。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

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此章言神氣要相守。又示閉固歛藏之法也。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卽有名萬物之母。所謂先天地者是也。旣得此氣。當合我神。神氣相守。終身不殆。然又當隄防輟晦。可免後殃。若塞上兌。閉下門。則不勞而成功。若開其兌。濟其事。則凶危而難救。不見大而見小。是之謂明。不守剛而守柔。是之謂強。明爲體而光爲用。若暫用光照。復歸貞明。能顯能藏。無遺身殃矣。襲藏也。常眞常之道也。是謂能藏眞常之道也。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夸。非道哉。

若使我少知而行此道。只是兢兢保壽收歛。惟發施炫露是畏而已。蓋施發於外。總是蹊徑。粉飾盜夸之務。殊非道也。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善建立者。決不可拔。善抱持者。決不能脫。蓋行得定。見得透。子孫可世守之。而祭祀不輟也。以此修身。以及家鄉國天下。何往不善。然其道不過就事求之。能反觀而已。反觀於我。而天下之理盡是矣。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

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嗌不嘎。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

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曰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含德之厚。無知無識。比於赤子。諺謂猛虎不食嬰兒。能無畏也。是以毒害不能加。骨弱筋柔。而神氣收斂。掌握堅固。他不知牝牡之合而駿作。其精全也。終日啼號而聲不啞。其氣利也。知此利能合造化太和之氣。是曰常。知此常知而以知養恬。天真爛然。是曰明。若向此中添一助長之意。是謂益生。無益反害。是不祥矣。一念從邪。情勝火動。是心使氣而爲強也。恃壯必氣耗而衰老。是不道之爲也。不道之爲。小人得之輕命。不早已乎。大抵人生只慾忿二端爲害。赤子精至無慾。和至無忿。未能含德之厚。且從慾忿窒慾上做功夫。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心中了了。本無可說。胡談亂道。只因不知。塞兌三緘其口也。閉門括囊無咎也。挫銳靡爭也。

解紛省事也。和光韜晦也。同塵鏟采也。這纔是玄同之士也。這等的人。不可得而親鍊。不可得而利害。不可得而貴賤。超然物表。與造物遊。天下孰能尙之。不爲天下至貴乎。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乎。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以正治國。以道全形也。以奇用兵。以術延命也。以無事取天下。無爲而無不爲之理也。吾何以知治國用兵取天下之然哉。以此道而知之耳。若不知無爲而故多事。反滋擾亂。故天下多忌諱。則防察嚴急。而民愈貧困。利器淫巧而上愈昏迷。好奇者衆。法令滋彰。則盜賊多。蓋多事自擾。其弊如此。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無事而民自富。無欲而民自樸。彼有棄正趨邪。誤徇情識而搬弄精魂者。奈之何哉。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耶。正復爲奇。善復爲妖。民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渾沌則神全。攪擾則散亂。不知昏乃所以爲明也。明乃所以爲昏也。這箇根原。誰人曉得。誰人不在求正。不知正反爲奇。善反爲妖。人多迷惑。此理尙蔽日久矣。是以聖人端方而不割。清廉而不剝。直守而不肆。韜光而不耀。歛華就實。泰然無事。則德豈有不全。神豈有不完者乎。故曰神仙伎倆無多子。只是人間一味呆。

治人事天章第五九

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

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蓄儉也。早服猶預圖也。治人事天之道。以歛蓄精神爲主。若待散失而後收拾。則已遲矣。惟能歛蓄。方爲先事預圖。能先事預圖。則所以積者日厚。是之謂重積德也。水積能負大舟。風積能負大翼。德而重積。何所不能。又何窮盡乎。無窮盡則可以保守本原。生生不息。而可以長久矣。簡緣省事。蓄精蓄氣。黜聰明。絕智慮。則真元完復。根日深而蒂益固。長生久視之道。長以臻此。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智海圓明。莫生波浪。清靜自然。則六欲不起。縱有魔境。了不相妨。法亦無所施也。不被情牽。不遭法縛。心法雙忘。全德在我矣。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安靜自卑。可以取勝。禮下於人。必有所得。凡稱大國者。不以高強爲事。如水之下流。百川畢赴。合天下之交。守天下之雌。蓋牝者常以柔靜而勝剛牡。彼之靜卽下也。故大國能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能下大國。則取大國。大或下以取。小或下而取。大國之取。不過欲兼畜而併包之也。小國之取。不過欲乘間而投入之也。爲小爲大。此兩者皆以下而各得其所欲。故欲爲大者宜爲下。而靜是取勝之道也。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

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爲天下貴。

此章贊道之至尊至貴也。這箇大道萬物所藏。善人以此爲寶。不善人得此自保。美言合道。可以爲市。尊行合道。可以加人。人或不善。反求於道。即可保身。何可自棄。何可見棄。故天子三公至貴。拱璧駟馬至富。不如坐進此道。尤爲高耳。古之所以貴此者。不曰守至虛而萬物供其求。人至無而萬民從此銷耶。蓋學道可以集靈。可以滅罪。故爲天下最上第一等事也。

爲無爲章第六十三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

難之故終無難。

爲其無爲。事其無事。味其無味。視大如小。視多若少。視怨猶恩。只向簡易反己處。做功夫。圖難不求諸難。而求諸易。爲大不求諸大。而求諸細。非避難而自諉也。蓋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有見於此。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也。一言輕易許人。尙難全信。多易必然多難。是以聖人遇易事。猶難之。故終無難也。只是清靜淡泊。慎重精細的意思。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台。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

不敢爲。

寧心於何慮之先。望慾於方萌之始。培養最易。消鎔不難。若爲則必敗。執則必失。聖人早見先幾。只無爲無執。是以無敗無失耳。世人不知此理。常到將成而忽然敗之。悔之無及矣。若能慎修如始。兢兢保守。其有敗事乎。然世人所以多敗者。總以其情欲未忘。伎倆不消耳。是以聖人欲所不欲。不貪爲寶也。學所不學。泊然無事也。於衆人過錯處。每每先復其初。依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有所作爲。故至德渾全。而無敗失也。

古之善爲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立德。立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

今之稱善治者。率以明智爲先。然不知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不是用術去愚他。蓋與之渾樸相忘云爾。夫民之所以難治者。正在智多。若以智治之。奸僞百出。國之賊也。

不以智而以無爲順治之。則上下相安。太平之福也。這兩項關於治亂。從古皆然。都可爲楷式者。常念及此。不用明智而渾然自得。是謂玄默之德矣。此玄德不是淺近。最爲深矣。遠矣。世只知與物相徇而治。若這玄德。是不與他計較。與物相反而治也。始雖不見其尅核之功。終成大順自然之化也。

江海爲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世人只知求上於人。先於人。常與天下相爭。惟學道不然。但居下居後。以不爭爲事。而天下卒莫能上莫能勝之也。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耳。聖人欲上民而以言下之。欲先民而以身後之。是以處上處前而民安之。樂於推戴而不厭也。蓋自處於不爭之地。故

天下莫能與之爭。若有意於爭。誰肯讓之乎。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我有三寶。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慈且勇。捨儉且廣。捨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老氏之學。最惡強大。和柔簡約謙退。乃爲大於細的道理。天下都說我的道理甚大。有類不肖。惟其大所以似不肖。若肖久矣其能細微矣。我有三語。珍重而保守之。一曰慈。柔。二曰儉。約。三曰退後。然慈實能勇。儉實能廣。退後而能成其器長。是爲可貴耳。若捨慈而務勇。捨儉而務廣。捨後而爭先。此趣死之術也。蓋慈之爲道。以戰則勝。有不忍殺之心。以守則固。有不

肯捨之意。天將救助其國。但默啓其君。以柔慈自衛。可無敗矣。儉約謙退亦然。

善爲士章第六十八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武勇忿怒爭鬪。夫豈用兵善道。只是處下不爭。以弱制強。是致人而不致於人之術也。豈但用兵。參元化合太古無喻斯理也。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兵家言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皆退讓之意。蓋以不行爲行。無臂爲攘。無敵爲

敵。無執爲執。默運於無形之先也。其遇敵慎重如此。若恃強輕敵。禍莫大焉。心生輕忽。幾喪失吾之至寶矣。故兩兵相加。其戚然不敢自寧者。必然取勝。彼好大喜功。未有不敗焉者。夫談道而每喻用兵。又曰喪寶。必有所以言而言之矣。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易知易行。方爲大道。莫能知莫能行。只是信不及。見不到。反求諸難也。蓋言動所發。都有根原。人不知此根原。所以不能知我。惟知音希少。方見我道之尊。自古聖人亦不求人知之外。被褐衣。內懷寶玉。雖世無知已何患也。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

是以不病

無所不知。而不自以爲知。乃真知也。一徹萬融。不生分別。上也。實無所知。而順自以爲知。乃妄知也。眞明蒙蔽。識神展轉。病也。若知妄知爲病。而病其病。則妄疾獨矣。聖人所以無病者。以其能病多知之妄。是以不病也。譬目本明也。世人妄療益昏。聖人本無目疾。但養目力。治以不治。故終日無目疾耳。諺曰。眼不點不盲。耳不掏不聾。豈惟耳目。心亦有之。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倚盛而驕。自取敗亡。如淵如海。虛受無量。安可狹隘而不廣。日新月盛。生生不已。安可厭足而輟自滿。惟無自足之期。是以不起厭足之念。若是聖人雖自知而守之。不敢自見以爲足。雖自愛而寶之。不敢自貴而或矜。有若無。實若虛。故去彼狹厭而取此懼畏也。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學道以謙默恬靜爲主。最戒剛強自逞之事。言人奮力於勇敢。定遭殺害。堅忍於柔弱。必能自全。世人雖知強弱之端。爲生死所係。但用弱取強。逆奪化機。乃造物所忌。或有制之者。誰測其故也。這等遏抑堅持微密之處。在聖人高明猶難之。况衆人乎。試觀天之道。不與物競。而莫能勝。不示人以言。應之如響。不必召之而自然畢來。無心坦然而精於爲謀。包羅無外。雖若疎闊。而一物莫能逃焉。人乃自恃區區。何足道也。

民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

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矣。

民常畏死爲句。肆情徇慾。拚死不顧。須念生死事大。常自省惕。或遇情慾橫發。卽宜斬斷愛根。自然邪慾不生。羣魔屏息矣。但慾火勝熾。遏抑甚難。非慧劍迅利。果決剛明。鮮不因阻滯而生患者。此須大匠手方能之。若是心地未淨。志力不堅。勉強爲之。是猶代大匠斲。未有不傷手者矣。故曰夜來鐵漢細思量。長生不死由人做。正此意也。

民之饑章第七十五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廢。凡食生益生之事。皆伐性戕命之爲。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讐之。忘形順則。長養太利。絲毫不掛。性立命固。不待資蓄。無事調服。而長生之道在我矣。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剛。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剛強必氣銳。銳則必耗折而無餘蓄。柔弱必氣歛。歛則必收縮而有餘藏。自古修身處世。統人羣興大業。幾見剛狠之人。能善終者乎。故柔非懦怯之謂也。乃強而能忍。與物無競。而謙卑遜順之謂也。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

不處其不欲見賢。

天道至平。宛如弓弦。高則抑。低則舉。有餘則補。不足則與。可見天之道常損有餘以補不足。人道反是。常損其不足以奉有餘。竭而後已。惟有道者能以有餘而奉天下。然亦求得其平而止。是以爲而不恃。不自逞也。功成不居。不自足也。不欲見己之賢能。不弄巧也。奈何損不足以奉有餘。世人日遠於道而不自悟乎。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永德喻柔弱。極切。舉知之而不能行者。只是氣量小。擔荷不來。有觸使發。有蓄便露。總爲捺他不下。容受不起。淺隘小器耳。故惟柔能大。惟大能柔。保社稷。君天下。道不外此。蓋至尊至貴。反在能至卑至賤也。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恩怨未忘。安得爲善。聖人只守在我之誠信。以孚契於人。而不責之於人也。故有德之人。惟以誠孚。無德之人。便有分別。一生分別。便有不善。而人不親矣。不特人心爲然。皇天無親。惟善是與。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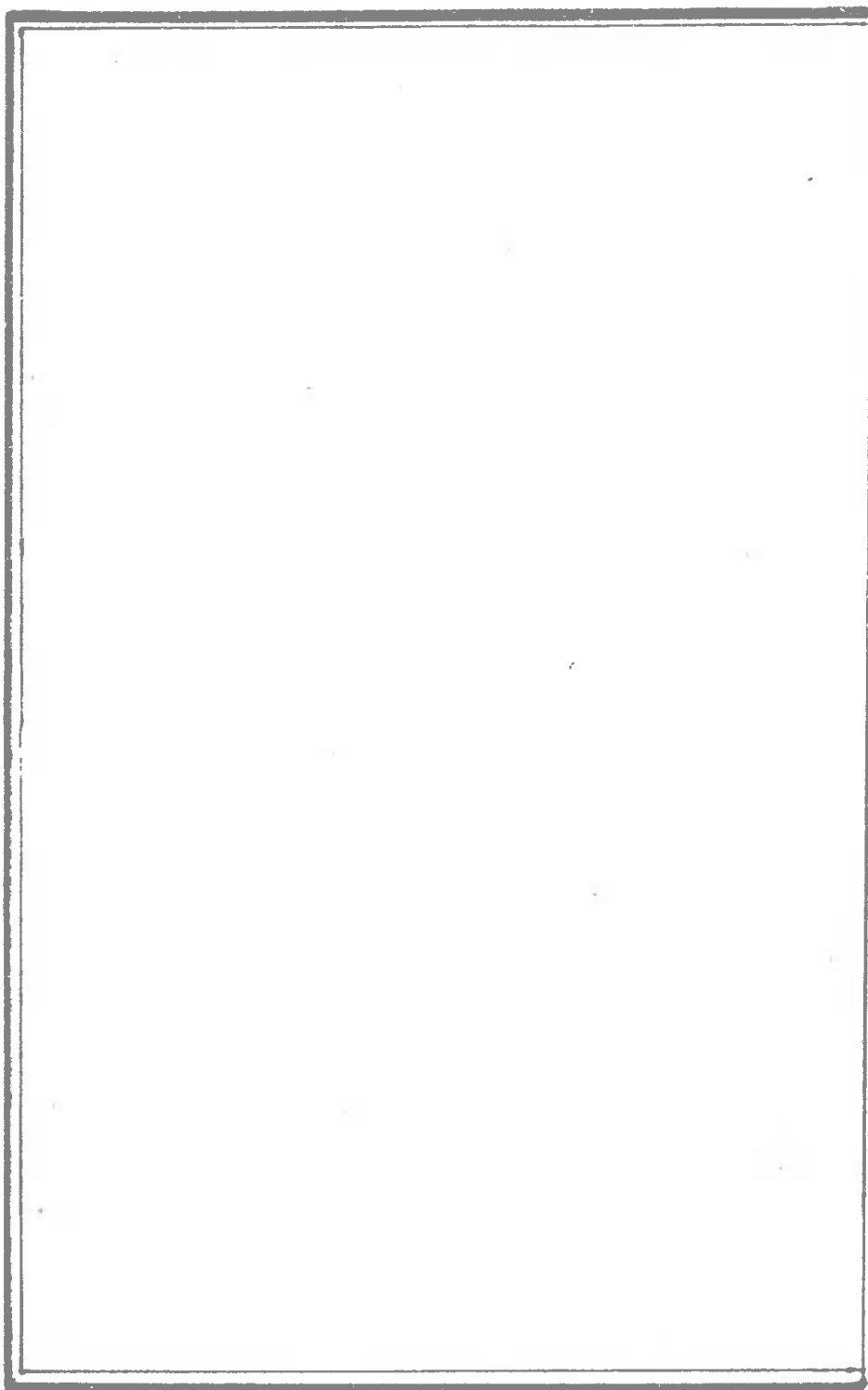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才高意廣。則好大喜功。適意一丘而萬物莫能奸其志。忘形一榻而衆術無以易其業。此真得也。彼經營不足。伎倆日增。辯博矜誇。精神馳騖。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美善博皆求多於己。而求勝於人也。聖人以此爲人。以此與人。而無損於己。爲人與人。皆利益之事。天道但利人而無害。聖人雖有爲而不爭。今有人焉。內冲虛而不盈。外卑下而不爭。雖曰未學。達道不遠矣。



道藏精華第十六集之二
文山遯叟蕭天石主編

老子衍

自由出版社印行

自序

昔之註老子者代有殊宗家傳異說逮王輔嗣何平叔合之於乾坤易簡鳩摩羅什梁武帝濫之於事理因果則支補牽會其誣久矣迄陸希聲蘇子由董思靖及近代焦竑李贄之流益引禪宗互爲綴合取彼所謂教外別傳者以相糅雜是猶閩人見霜而疑雪洛人聞食蟹而剝蜚蜚也老子之言曰載營魄抱一無離大道汎兮其可左右沖氣以爲和是旣老之自釋矣莊子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是又莊之爲老釋矣舍其顯釋而強儒以合道則誣儒強道以合釋則誣道彼將驅世教以殉其背塵合識之旨而爲蝨來茲豈有旣與夫之譽其諄者久之乃廢諸家以衍其意蓋入其壘襲其輜暴其恃而見其瑕矣見其瑕而後道可使復也夫其所謂瑕者何也天下之言道者激俗而故反之則不公偶見而樂持之則不經鑿慧而數揚之則不祥三者之失老子兼之矣故于聖道所謂文之以禮樂以建中和之極者未足以與其深也雖然世移道喪覆敗接武守文而流僞竊昧幾而爲禍先治天下者生事擾民以自敝取天下者力竭智盡而敝其

民使測老子之幾以俟其自復則有瘥也文景踵起而迄昇平張子房孫仲和異
尙而遠危殆用是物也較之釋氏之荒遠苛酷究于離披纏棘輕物理於一擲而
僅取歡於光怪者豈不賢乎司馬遷曰老聃無爲自化清淨自正近之矣若猶龍
之歎云出仲尼之徒者吾何取焉

歲在旃蒙協洽壯日己未南嶽王夫之序

老子衍

衡陽王夫之譔

男啟纂注

道可道非常道

無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無常名

無名天地之始

衆名所出不一

有名萬物之

母名還生物立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

也邊際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

異同常觀

則有欲無欲非分以處居中執常白致妙微之觀

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可者不常常者無可然据常則常一可也是故不廢常而無所可不廢常則人

機通無所可則天和一夫既有始矣既有母矣而我聊與觀之觀之者乘于其

不得已也觀於其異則有無數遷觀於其同則有者後起而無者亦非大始也

然則往以應者見異矣居以俟者見同矣故食萬物而不尸其仁入機僞而不

逢其銳知天下之情不强人以奉己棄一己之餘不執故以迷新是以莫能名

其功而字之曰衆妙蓋其得意以居開戶而歷百爲之生死者亦甚適矣夫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雖易相成長

短相形高下相傾聲音相和前後相隨

天下可知之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

教

其不令天下知因其不可知者而已

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

是以不去

天下之變萬而要歸於兩端兩端生於一致故方有美而方有惡方有善而方有不善据一以槩乎彼之不一則白黑競而毀譽雜聖人之抱一也方其一與一爲二而我徐處於中故彼一與此一爲壘乃知其本無壘也遂坐而收之壘立者居而坐收者不去是之謂善爭

不尙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

治虛其心

以無用

實其腹

以有用

弱其志

萬物入

彊其骨

植之

常使民無知無欲使

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然而物已治矣

爭未必起於賢盜未必因於難得之貨心未必亂於見可欲萬物塊處而夢妄作我之神與形無以自平則木與木相鑽而熱生水與水相激而漚生而又爲以治之則其生不息故陽火進而旣進之位虛以召陰陰符退而所退之物游以犯陽夫不有其反焉者乎虛者歸心實者歸腹弱者歸志彊者歸骨四數各

有歸而得其樂土則我不往而治矣夫使之歸者誰氏之子而執其命者何時也此可以知爭哉而不知者不與於此故聖人內以之治身外以之治世

道冲而用之

冲古本作盅器中虛處

或不盈

不期不盈故或之

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

光同其塵

陽用銳而體光陰用絀而體塵

湛兮似或存吾不知其誰氏之子象帝之先

用者無不盈也其惟冲而用之或不盈乎用之爲數出乎紛塵入乎銳光出乎銳光入乎紛塵唯冲也可銳可光可紛可塵受四數之歸而四數不畱故盛氣來爭而寒心退處雖有亢子不能背其宗雖有泰帝不能軼其先豈嘗歆彼之俎豆而競彼之步趨哉似而象之因物之不能違以爲之名也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

不屈

後屈然仁必窮

動而愈出

必窮

多言數窮

必仁則

不如守中

風生於空橐待於鼓相須以成而器原非用故同聲不必其應而同氣不必其求是以天不能生地不能成天地無以自擅而況於萬物乎況於聖人乎設之於彼者虛而不屈而已矣道縫其中則魚可使鳥而鳥可使魚仁者不足以似

之也仁者天之氣地之滋有窮之業也

谷神不死

呂古甫曰有形與無形合而不死

是謂玄牝

呂吉甫曰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合則不死不死則不生不生者能生生是之謂玄牝

玄

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縣縣若存用之不勤

世之死谷神者無限也登山而欲弋之臨淵而欲釣之入國而欲治之行野而欲辟之而谷神者不容死也可弋可釣可治可辟而不先物以爲功疇昔之天地死於今日今日之天地生於疇昔源源而授之生故無已而謂之根執根而根死因根而根存縣縣若綴乎不勤若廢乎因根以利用者啟玄牝之門乎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不自生故能長生物與俱長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夫胎壯則母羸實登則莖穫其不疑天地之羸且穫者鮮也乃天地不得不食萬物矣而未嘗爲之食胎各有元莖各有蕾遊其虛中而究取資於自有聖人不以身犯難是後之也不以身入中是外之也食萬物而不思食於萬物而萬物不怨故無所施功而功灌於苴鹵無所期德而德行於曾玄而乃以配天地

之長久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人情好高而惡下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

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不著其善故善夫唯不爭故無尤

五行之體水爲最微善居道者爲其微不爲其著處衆之後而常得衆之先何也衆人方惡之而不知其早至也逆計其不爭而徐收之無損而物何爭而我何尤使衆人能知其所惡者之爲善亦將羣爭之矣然而情之所必不然也故聖人擅利

持而盈之

持之使盈

不如其已揣而銳之

揣之使銳

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固當以不守守之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名遂身退天之道

善盈者唯谷乎善銳者唯水乎居器以待而無所持也順勢以遷而未嘗揣也故方盈方虛方銳方鈍其不然也以天爲成遂而生未息以天爲退而氣未縮何信乎故鵬夷子皮之遞得其迹也郭子儀之晦得其機也許由支父之逝也得其神也迹者以進爲進以退爲退機者方進其退方退其進其唯神乎無所

成而成無所遂而遂也雖然其有退之迹也神之未忘乎道道之未降處乎機也

載營魄

營魄者魂也載者魄載之

抱一三五

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開闔

生之所自出爲天門

能爲雌乎

化至乃受之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

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載則與所載者二而離矣專之致之則不嬰兒矣有所滌有所除早有疵矣愛而治之斯有爲矣闔伏開啟將失雌之半矣明白在中而達在四隅則有知矣此不常之道倚以爲名而兩俱無猜妙德之至也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

轂中空處

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

孟處中

有器之用鑿戶

牖以爲室當其無

戶實空處

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吳幼清曰有氣以存身無物以生氣

造有者求其有也孰知夫求其有者所以保其無也經營以有而但爲其無豈樂無哉無者用之藏也物立乎我前固非我之所得執矣象數立於道前而道不居之以自礙矣陰凝陽融以爲人而沖氣俱其間不倚於火不倚於符者遇

之仁義剛柔以爲教而大樸俱其間不倚於性不倚於情者遇之勝負得失以爲變而事會俱其間不倚於治不倚於亂者遇之故避其堅攻其瑕去其名就其實俟之俄頃而萬機合於一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目以機爲機腹以無機爲機機與機爲應無機者機之所取容也處乎目與腹之中者心也方且退心而就腹而後可以觀物是故濁不可使有心清不可使有迹不以禮制欲不以知辨志待物自敝而天乃脫然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

辱至則驚去之又驚故較之尤劣

得之若驚

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可以託天下

衆人納天下於身至人外其身於天下夫不見納天下者有必至之憂患乎寵至若驚辱來若驚則是納天下者納驚以自滑也大患在天下納而貴之與身

等夫身且爲患而貴患以爲重疊之身是納患以自桎也唯無身者以耳任耳不爲天下任聽以目任目不爲天下任視吾之耳目靜而天下之視聽不熒驚患去己而消於天下是以爲百姓履藉而不傾

視之不見名曰希聽之不聞名曰夷搏之不得名曰微固自有色聲形之常名故曰三者此三者不

可致詰

由後則有詰之則無

故混而爲一

李紇曰一尚不立何況於三

其上不曠

未有色聲形以前不可分晰

其下不昧

有遠

色聲形以後反而

繩繩兮不可名

有無相禪相續何有初終名有則失無名無則失有

復歸于無物是謂無狀之狀

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古始也

今亦有也李紇曰虛其心道將自至然後執之以御羣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物有閒人不知其閒故合之背之而物皆爲患道無閒人强分其閒故執之別之而道僅爲名以無閒乘有閒終日遊而患與名去患與名去斯無物矣夫有物者或輕或重或光或塵或作或止是謂無紀一名爲陰一名爲陽而冲氣死一名爲仁一名爲義而太和死道也者生於未陰未陽而死於仁義者與故離朱不能察黑白之交師曠不能審宮商之會慶忌不能攬空塵之隙神禹不能

晰天地之分非至常者何足以與於斯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

兮若畏四鄰儼若客

呂吉甫曰不爲主也

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

濁孰能濁以澄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

能敝不新成

邵若愚曰能敝能不新能成

擇妙者衆由微而妙者眇求通者多以玄爲通者希夫章甫不可以適越而我

無入越之心則妙不在冠不冠之中而敢以冠嘗試其身乎而敢以不冠嘗試

其首乎又惡知夫不敢嘗試者之越不爲我適也坐以消之則冰可燠濁可清

以雨行而不假蓋以饑往而不裹糧其徐俟之也豈果有黃河之不可澄馬角

之不可生哉天下已如斯矣而競名者以折銳爲功久矣其棄故喜新而不能

成也

致虛極

陳元龍云致者命必自來如春秋致師之致是已

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

歸根曰靜

非我靜之

靜曰復命復命曰常

不可復渝變

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

萬變可函

容乃公

據不善私

公乃王

之受物往

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歿身不殆

最下擊實其次邀虛最下取動其次執靜兩實之中虛故自然衆動之極靜原自復不邀不執乃極乃篤何以明其然也萬物並作而芸芸者勢盡而反其所自來也是故鄧林之葉可無壽而數千里之雨可無器而量猶舍是而有作其不謂之妄乎故無所有事而天下爲我用其道不用作而用觀觀目也觀而不作目亦腹矣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有不信猶兮其貴言

於己不自信乃不信天下之固然且不知然而尚言是以召侮

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据道於此疑彼之亦道据道於彼疑此之非道既從而異之又從而同之則道亂於二而苦於一旦亂且苦其疑不去既自以爲疑矣故王者見不親而憂霸者遇不畏而怖其疑不釋遂救之以要言故始乎詛盟而終乎甲冑夫使人忘我於自然者豈其心有不自然哉信天下之不能越是也任其遷流而不出於所自來不爽於所自復虛贅於天下之上以待物之自成是以天下之情不可

因不可革太上之治無所通無所塞如老人之師如盡人之力而人乃廢然而稱之曰自然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王介甫曰道隱於無形名生於

不足李息齋曰道散則降而生非偽勝則反而貴道方其散則見似而忘其全乃其衰則蕩然無餘而實其似此其所以每降而愈下也

枵棬成於匠而木死於山罌盎成於陶而土死於邱其器是也而所以非天地之和者去之也夫土木且有以飲而況於人乎而況於道乎故利在物而害在己謂之不全善在己而敗在物謂之不公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

呂吉甫曰文非實不足而非金

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絲絲若存其有所屬乎故魚遊而水乘之鳥飛而空憑之含天下之文者莫大乎素資天下之不足者莫大乎樸以爲有而固未親乎用以爲無而人與天之相親者在此也綴乎和以致生是以能長生離乎和以專用是以無大用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

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怕

龍亞切
無爲也

兮其未央如嬰兒之未孩

乘乘兮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惛惛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兮若晦寂兮似無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

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蘇子由曰譬如嬰兒無所雜食食於母而已

善惡相傾由學而起故效仁者失智效智者失仁既爭歧之又強合之方且以爲免於憂而孰知一彼一此者之相去不遠也則揖讓亦唯而征伐亦阿也情各封之取快一區故飫於大牢不饗他味厭於春遊不願他鄙口目之用一而所善者萬心一而口目之用萬安能役役以奔其趣舍哉其唯食於母乎食於母者不得已而有食而未嘗有所不得已也故荒未央者可盡而頑鄙可居雖然其所食者虛也因也天下畏不仁而我不敢暴天下畏不智而我不敢迷以雪遯者唯恐以跡以棘行者唯恐以冒螻蛄輕微而後學可絕學可絕而後生不損而物不傷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悅惟惚惚兮悅兮其中有象悅兮惚兮其中有

物竊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

王輔嗣曰

閱自門而出者一一而數之言道如門萬物皆自此往也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兩者相耦而有中恍惚無耦無耦無中而惡知介乎耦則非左卽右而不得爲中也中者入乎耦而含耦者也雖有堅金可鍛而液雖有積土可漂而夷然則金土不能保其性矣既有溫泉亦有寒火然則水火不能守其真矣不銑而堅於金不厚而敦於土不暄而炎於火不潤而寒於水者誰邪閱其變而不遷知其然而不往故真莫尙於無實信莫大於不復名莫永於彼此不易而容莫美於萬一不殊私天之機棄道之似夫乃可字之曰孔德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

雖立對待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

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事物之數有來有往迎其來不如要其往追其往不如俟其來而以心日察察於往來者則非先時而卽後時先旣失後後又失先勞勞而愈不得故小智曰

老

子

衍

七

見其餘大智日見其不足大道在中如捕亡子而喪家珍瞽然介馬以馳終日而不遇則多之爲惑久矣一日冲冲曰常守常用冲養曲爲全明於往來之大數也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尙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唯真知道與
皆信爲自然

天地違其和則能天能地而不能久人違其和則能得能失而不能同鬱於陽鬱於陰鬱於陰鬱於陽言過則貽樂極則悲一心數變寢寐自驚不知廣大一同多所不信坐失常道何望自然哉凡道皆道凡德皆德凡失皆失道德樂游於同久亦奚渝喜怒不至何風雨之愆乎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

通行形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心彌急者機彌失是彌堅者非彌甚前機已往追而綴之如食已飫而更設後

機未至強而屬之如形已具而更駢道數無窮執偏執餘以盡之宜其憎乎物而傷乎己也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

鍾士季曰廓然無耦曰獨立古今常一曰不改無所不在

曰所不殆皆通曰不殆

可以爲天下母

可以爲天下推之而不歎也非有心于天下

吾不知其名

不可名

字之曰道強爲

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曰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形象有閒道無閒道不擇有亦不擇無與之俱往往而不息於往故爲逝爲遠與之俱往矣往而不悖其來與之俱來則逝遠之即反也道既已如斯矣法道者亦乘乘然而與之往來而與之往來者守常而天下自復蓋不憂其數而不給矣載營魄抱一而不離用此物也近取之身爲艮背而不爲機目遠取之天地爲大制而不爲剗割故可以爲天下王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動感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則重矣無爲則靜矣

是以聖人終日行

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柰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根躁則

老

子

衍

八

失君

有根則有莖有君則有臣雖然無寧守其本乎一息之頃衆動相乘而不能不有所止道不滯於所止而因所止以觀則道之游於虛而常無閒者見矣惟不須臾忍而輕以往則應在一而違在萬恩在一隅而怨在三隅倒授天下以柄而反制其身故夏亡於牧宮之造周衰於征漢之舟以仁援天下而天下溺以義濟天下而天下陷天下之大盪之俄頃而況吾身以內僅有之和乎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

善行不美善言不執

善計不用籌策

爲策得小忘人

善閉無關楗而不可

開

呂吉甫曰我則不關孰能開之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無繫無如母之於子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

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爲要妙

我之有明非明也又況投明於物絜其長短以爲耀乎故鳥窒於實蚓困於空魚窮於陸固其獲而未知不得者之可爲得也我欲勝之勿往絜之萬物飾其形以相求或逃其美以相激咸潛測其根抵掩而有之則物投我而我不投物

衆實來給一虛無閒故善惡之意消而言行閉結之所攝者要妙不可窺矣

知其雄守其雌

呂吉甫曰
和而不倡

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于嬰兒知其白守

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于無極

無不極

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

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呂吉甫曰守之以爲子
爲母知之以爲子

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

長

未散

故大制不割

或雄或雌或白或黑或榮或辱各有對待不能相通則我道蓋幾於窮而我之

有知有守亦不一矣知者歸清守者歸濁兩術剖分各歸其肖游環中者可知

已然致意於知矣而收功於守則何也賓清而主濁以物極之必反反者之可

長主也故嬰兒可壯壯不可穉無極可有有不可無樸可琢琢不可樸然聖人

非於不可不可斤斤以辨之環中以游如霖雨之灌蟻封如原燎之灼積莽無首

無尾至實至虛制定而清濁各歸其墟赫然大制而已矣雖然不得已而求其

用則雌也黑也辱也執其權以老天下之器也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

天下雖器也
神常流盪之

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

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响或吹或彊或羸或載或墮

皆神使之然

是以聖人去甚去

奢去泰

天下在我吾何取我在天下吾何爲天下如我吾何欲我如天下吾何執以我測天下天下神以天下遇我天下不神不神者使其神而天下亂神者使其不神而我安故窮天下以八數而去我之三死則炎火焚林而可待其寒巨浸滔天而可視其嘆水火失其威金石喪其守況有情之必窮而有氣之必縮者哉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彊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彊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彊

彊

雖在必用兵之時禍發必尅以五者居心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最下用兵以殺其上用兵以生夫以生生者且贅而況殺生乎人未嘗不生而我何功又況夫功之門爲害之府也人未嘗不生不能聽其生物未嘗不殺不能待其殺須臾之不忍而自命爲果不已誣乎故善禁暴者俟其消不摧其息善治情者塞其息不强其消善貴生者持其消息之間不犯其消息之衝雖有

患不至於早已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尙左凶事尙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凶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與其悲之於後何如忘之於先與其以凶禮居功何如以吉道處無功之地不能先機不能擇吉不能因閒以有餘所謂彼惡知禮意者也

道常無名

土輒編曰道無形不聚常不可名

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

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

川谷能成江海江海不能反川谷道散而爲天下天下不能反而爲道

因於大始者無名止於已然者有名然既有名而能止之則前名成而後名猶不立過此以往仍可爲大始天地質也甘露沖也升於地而地不居功降自天而天不終有是旣止以後之自然且莫令而自均後天之沖合於先天況夫未

始有夫有止者乎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彊知足者富彊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

久死而不亡者壽

富者不_以有_志有_志者不_能乎富久者有極壽者無終

以氣輔氣以精輔精自謂不失其所而終歸於敝豈但單豹之喪外張毅之喪
內哉蓋智揣力持以奔其志有所而不能因自然之所於無所失也夫見其精
氣之非有餘可謂之死而其中之婉如處女縈如流雲者微妙玄通者未嘗亡
也非真用其微明以屈伸於冲和之至若抱而不離者何足以與於斯哉故有
虞氏之法久而泰氏之道壽中士之算長而有道者之生無極言此者以紀重
玄之績也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常
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大

可名而不爲曰終不爲

故

能成其大

誰能以生恩天地乎則誰能以死怨天地天地者與物爲往來而聊以自壽也

天地且然而況於道荒荒乎其未有畔也脈脈乎其有以通也故東西無方功名無繫賓主無適己生貴而物生不逆誠然則不見可欲非以窒欲也迭與爲主非以辭主也彼亟欲成其大者惡足以知之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

呂吉甫曰雖相忘於道術而未嘗相離

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

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蛇之制在項人之制在限繫其項則廢其螫良其限則列其資矣其象甚微制之甚大故清虛者物之湊而重濁者物之司也不棄其司不奔其湊於空得實於實得空扼其重濁以致其清虛嘗試諗之樂作餌熟則雖有過行之客而游情以止非以其歸於情邪所謂常有欲以觀其微也然項之與限非有情者也無情者不可強納有情以爲之主則沖淡晦寂而用無方斯亦無欲之至矣始乎重濁反乎清虛得乎清虛順乎重濁有欲無欲而常者未有變焉斯執大象者之所獨得與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彊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

之

固者表裏堅
定終始不異

是謂微明

王元澤曰鬼神之幽
將不能窺而況於人

柔勝剛弱勝彊魚不可脫於深淵邦之利

器不可以示人

李處質曰此聖人
制心奪情之道

函道可以自適抱道可以自存其如魚之自遂於淵乎有倚有名唯恐不示人
則道滯而天下測其窮無門無毒物望我於此而已不以此應之則天下其無
如我何矣無如我何而天下奚往是故天下死於道而道常生天下用此器也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化者歸德
正者歸妙

藏樸者終古而有器之用見樸者用極於器而止矣故無名與有名爲侶而非
能無也畏其用而與有名爲侶故並去其欲嬰城以守國者不邀折衝之功閉
閤以守身者不爲感悅之拒知物之本正而不敢正之以化也其爲道也測之
於重玄而反淺闡之於妙門而反深以爲無用而有用居然矣以爲有用而無
用居然矣終日散而未始不盈微息通而輟然似有兩壘立而善守其閒兩端
馳而善俟其反則樸又何足言而玄又何足以盡之哉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

以爲爲之於有無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

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

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明非在內也前境而生謂之前識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

夫處其厚不處其薄銳而捷得名者爲薄退而養衆始者爲厚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虎豹之行進而前則不能顧其卻新木之植盛其華則不能固其根然不能無

所前矣無已其以樸者前乎前者犯難卻者觀變以犯難者敦重而不驚以觀

變者因勢而徐辨故不以識之銳抵天下之蠟何也以失之樂取夫美名而曠

之以背衆美之涵也是德仁義禮之可名而不常者也故出而逾華反而逾薄

唯先戒其前者爲能不德而德無爲以爲嚴君平云至至而一不存豈不存哉

誠無以存之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谷虛而受盈故曰盈萬物

得一以生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

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勿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貞而貴高將恐蹙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王侯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故致數輿無輿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李息齋曰輪蓋輻軫合而爲車物內有名而車不可名仁義禮智合而爲仁義可名而

道不可名者有可執使其迹外見貴者賤者如可以指名而人始得貴賤之矣 玉

愚者仍乎一而不能以智者日以之而不能一以者失一也不一者無以也一含萬入萬而不與萬爲對以無事有事而不與事爲麗而況可邀而況可執乎是以酒熟而酤者至舍葺而行者休我不得一而姑守其濁以爲之筐橐而後一可致而不拒夫貴賤高下之與一均豈有當哉乃貴高者功名之府而賤下者未有成也功立而不相兼名定而不相通則萬且不盡而況於一故天地之理虧而王侯之道喪以大輿載天下者知所取舍久矣

反者道之動

原方往方來之謂反氣機物化皆有往來

弱者道之用

堅彊則有倚而失用非道也道之用以弱動而已

天

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道息於無非反乎迭上者非動乎稍志堅曰物雖未形已有是氣天地萬物從一氣而生一氣從道而生

流而或盈滿而或止則死而爲器人知器之適用而不知其死於器也若夫道

含萬物而入萬物方往方來方往蜿蟺希微固不窮已乃當其排之而來則有當其引之而去則託於無以生有而可名為無故於其反觀之乃可得而觀也其子為光其孫為水固欲體其用也實難夫迎來以彊息往以弱致用於動不得健有所據以窒生機之往來故用常在弱而道乃可得而用也動者之生天之事用者之生人之事天法道人法天而何有於彊然而知道體之本動者鮮矣唯知動則知反知反則知弱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

在牛為牛在馬為馬類也我道大似不肖何類之有然唯非馬非牛而亦可馬可牛何不類之有

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

呂吉甫曰淪於不測反於大通大

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

常名不可名

夫唯道善貸且成

有善貸者於此則人將告貸焉而彼非執物以賜之也夫道亦若是而已矣然我未見物之告貸於道也何也物與道為體而物即道也物有來有往有生有反日飲於道而究歸於未嘗或潤日燭於道而要反於未之有明無潤無明物

之小成不燿不流道用自極故欲勤而莫致其力欲行而不見其功蓋昧退辱
偷之名非虛加之也然而受之不辭者且得不謂之上士乎

道生一

爲沖氣和

一生二

既爲和矣遂以有陰陽沖氣與陰陽爲二

一生二

陰陽復二而爲三

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

陽沖氣以爲和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
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

至道不在言感觸可爾

彊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當其爲道也函三以爲一則生之盛者不可窺而其極至少當其爲生也始之
以沖氣而終之以陰陽陰陽立矣生之事繁而生之理亦竭矣又況就陰陽之
情才順其清以貪於得天順其濁以堅於得地旦吸夕餐齷齪充悶以炫多而
非是則惡之以爲少方且陰死於濁陽死於清而詎得所謂和者而髣髴之乎
又況超於和以生和者乎有鑒於此而後知無已而保其少損少致和損和得
一夫得一者無一致和者無致散其黨游其宮陰陽在我而不叛其宗則益之
最盛何以加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閒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

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適燕者北馳適粵者南騁而無適之駕則常得其夷而無所阻轢踐百爲而無所悟以觸解者不能解不糾之結以斧析者不能析無理之薪苟知實之有虛因而襲之則訢距萬變而我志無不得夫炫其堅而脩備測其閒而抵隙者多矣道之所以終隱於可道也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薛君采曰樂今有之已多無求矣辱體後益之有損知幾矣殆

可以長久

所謂至人者豈果其距物以孤處哉而坐視其變知我之終無如物何而物亦終無如我何也故辱有自來而辱或無自來殆有自召而殆或不召而至然而以身捷得其眚而受其名則不如無居之爲愈也故謂之善愛名而善居貨善襲得而善遺亡得之於身听然以消陰陽之沴得之於天下泮然以斲虎兕之威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

靜勝熱

勝音升葉夢得曰知其勝孰往而不可爲

清靜爲天下正

爲天下正則天下自正者欲正天下益其寒熱矣

陰陽交而人事煩人事煩而功名著故喜於有爲者其物之盈而往附之已盈而往附焉必損於己遂思以勝之我見其寒而趨火熱而飲冰徒自困也彼豈樂有此患哉始亦以附彼者之易於求盈而不知其至此也而早齎於己不驚於物則陰陽方長而不附之以爲功名始於不依終於不競天下正矣而我若未有功故貌見不足而實享其有餘誠享矣而又奚恤於貌之不足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禍發於方寸福隱於無名一機之動如蟻穿而萬殺之爭如河決故有道者不爲福先而天下無禍豈強窒之哉明於陰陽之亢害而樂遊於大同之圃安能以己之已知犯物之必害者乎

不出戶知天下

章安曰出戶則離此而有知

不窺牖見天道

章安曰窺牖則即彼而有見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

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道盈於向背之間有所向斯有所背矣無所向無所背可名之中乃使人買買然終日求中而不得爲天下笑無已姑試而反之反非中也而漸見其際有歛乎如光之投隙有約乎如絲之就絡物授我知而我不勤乃知昔之逐亡子而追奔馬者勞而愚矣非然則天下豈有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者哉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故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天下不可取由天下之與我謂之取爾

損於有者益於無去其所取全其未有取未有取則未有失故寶百爲而天下來賓猶且詹詹然以前識之得爲墨守則日見益而所失者積矣故月取明於日明日生而眞月日死安能舍此無盡藏以取恩於天下之耳目哉夫天下無窮取者恩而失者怨取者得而失者喪此上禮之不免於攘臂而致數輿之無輿也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聖人在天下歛歛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

聖人皆孩之

卽有聖人豈能使天下之皆孩邪一生二而有陰陽有陰陽而有性情有性情而有是非夫性情之凝滯以干陰陽之肖者而執之將遂以爲常乎常於此者不常於彼矣唯執大常以無所常故恣陽亢陰凝之極而百姓可坐待其及我爲焦土百姓爲灌潦我爲和風百姓爲笙竽有漬而不受有聲而不聞則善之來投若穉子學語於翁嫗之側而況夫不善之注耳目者乎嗚呼天下之有目而注者多矣與之爲目者則亦注也聖人不爲目而天下自此孩矣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者亦十有三

蘇子由曰生死之道

九而不生不死之道

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避甲兵

則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有死地無生地無地爲生有地爲死試效言之矣人之生也神舍空而卽用形拔實以營虛非其出乎迨氣與空爲宅形與壤爲質則死者非其入乎雖然既有生矣遂以其出者爲可繼也引緒旁生據地而遊則死固死於靜生亦死於

動死於動者能不靜而不能靜於動也靜於動則動於靜動靜兩用而兩不用
靜於動則動可名為靜可名為靜靜亦樂得而歸之所謂守靜篤者此也動於
靜則靜可名為動可名為動靜與周旋而不死所謂反者道之動者此也故有
地者三無地以為地者三驚於地不地而究以得地者三此自九而外一之妙
所難言與然而攝生者其用在動之死者其用亦動何以效之攝生者以得地
為憂動而離之之死者以不得地為憂動而即之彼雖日往還於出入之閒而
又惡知動哉則甚矣地之可畏也兇虎之攫必按地以為威甲兵之殺必爭地
以制勝遇無地者則皆廢然而喪其殺機殺不在彼死去於我御風者所以冷
然善雲將所以暢言遊也

道生之德畜之

道之用曰德

物形之勢成之

皆道之自然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

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

希

聲曰稟其性謂之生其用謂之畜遂其和謂之養獲其生謂之覆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

宰是謂玄德

老

子

衍

道既已生矣而我何生道既已畜且覆之矣而我何爲而我何長鄰之人炊其
困粟以自飽施施然曰我食之夫誰信哉乃彼未嘗食於我而未嘗不食於此
也我唯灼而知之順而襲之天下不相知而德我我姑不得已而德之物者形
矣勢者成矣雖灼知之不名言之雖順襲之不易置之雖德我者不相知終古
而信之亦可因萬物之不相知也而謂之玄德矣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
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彊用其光復歸
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言始者有三君子之言始言其主持也釋氏之言始言其涵合也此之言始言
其生動也夫生動者氣而非徒氣也但以氣則方其生動於彼而此已枵然矣
盈於彼不虛於此先天地生而卽後天地死其息極微用之無迹小且無所執
而況於大弱且不必質而況於彊將孰從而致吾見與守乎故方其守而知知
之在守方其知而守守之在知生息無窮機濊於渺欲執之而已逝矣欲審之

而已遷矣歟忽蕭散何所爲常於其不常而陰尸其常豈復在子母之涯涘邪不然以己之知與力有涯之用追隨子母之變未見其免於殃也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資貨有餘是謂盜竽非道哉

疾周末文勝

天下不勝知也知而施之則物之情狀死於己之耳目而耳目亦將死於情狀矣然則將去知乎而知亦無容去也有知者有使我知者知者自謂久知而使
我知者用其介然而已知介然之靡常則己無畱好己無畱好而天下不羨其
畱雖施不足畏而況於知俄傾之光而終身之据已尙之物亦從而向之莽操
之奉堯舜爲竽黃巾赤眉之奉湯武爲竽與陰陽之沴奉凝滯之冲氣以爲竽
而盜其生等也道之不可以介然行也如斯夫

善建者不披

呂吉甫曰建之以常無有

善抱者不脫

呂抱神以靜

子孫祭祀不輟修之於身

以善建之善

其德乃眞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邦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何

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以己與天下國家立則分而爲朋矣彼朋建則此朋拔彼朋咆則明朋說然而有道者豈能強齊而並施之哉事各有形情各有狀因而觀之可以無爭矣而流動於情狀之中因其無可因以使之自因者所謂知之以此也方且無身而身何觀方且無鄉邦天下而我又何觀方且無之故方且有之析於所自然而搏於所不得已則匪特朋亡而已物相見之真液化脈函固結以壽於無窮是謂死而不亡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嗷和之至也

由斯以觀則人無日不精無不和以此立微猶有執墮地聲爲本來面者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

求益其生是爲災祥

心使氣曰彊

氣自精和使之剛躁

物壯則老謂之

不道不道早已

以一己受天下之無涯不給矣憂其不給將奔心馳氣內爭而外渝然且立德以爲德吐爲外景而不知中之未有明也含而比於赤子者德不立德德不立

德而取舍無迹無迹則和不立德以爲德則陰陽歸一陰陽歸一則精如是者大富不貲大勁不折而猶有使氣益生之患乎故閉之戶牖無有六合守之酣寢無有風雷至人無涯之化赤子無情之效也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非特不使人疑其意也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

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即之則大似不肖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

雨不能濕空使有熱日不能嘆空使有熱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貴賤者名也住貴有賤無名則無貴而無賤故爲天下貴聖君平曰五味在口

五音在耳如甘非甘如苦非苦如淡非淡如羽非羽而易牙餅曠能別之音味尚爾況妙道乎至人之游處顯則與萬物共其本晦則與虛無混其根語默隨時而不殊厄言日出而應變是以謂之玄同也

夫將同其所同則亦異其所異同者我貴之而或賤之異者我賤之而或貴之何也以我之貴知或之賤以我之賤知或之貴也唯不犯物者物亦不犯我非不犯也物固莫能犯之也因而靡之坐而老之使明如列炬暗如窳土銳如干將紛如亂絲一聽其是非之無極終不爭同己以爲貴乃冒天下之上以視天下短長之命玄乎玄乎而何言之足建乎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天下多忌諱而民彌

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天下有所不治及其治之非正不爲功以正正其不正惡知正者之固將不正邪故正必至於奇而治國必至於用兵夫無事者正所正而我不治則雖有欲爲奇者以無猜而自阻我乃得坐而取之彼多動多事者則不然曰治者物之當然而用兵者我之不得已也方與天下共居其安平之富而曰不得已是誰詒之戚哉故無名無器無器無利無利無巧無巧則法無所試故欲弭兵者先去治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嘗試居於逆勢於理數之交而知其無正邪彼察察然逆福而避禍者則以爲有正正復爲奇善復爲祆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果其無正邪則聖人何不並方廉直光而去之去者必矯今之矯後之所矯也弓之張也弣外則其弛也弣內然則天下遂無一或可者與聖人知其無正則

亦知其無奇而常循其冲人之所畏不敢不畏則善人不能操名以相責天下注目我皆孩之則不善人不能立壘以來爭是故遠割劇肆耀之傷而作方廉直光之保則氣數失其善祆而奇正忘於名實不然避禍而求福於容容亦迷而速其祆爾

治人事天莫如嗇夫唯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非曰思慮靜故德不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抵長生久視之道

人之情無盡取而治之則不及情者多矣天之數無極往而事之則無可極者遠矣以其敝敝從其浩浩此冀彼之恩而彼冀望此以爲怨怨不可以有國而敝敝窮年亦根敗抵枯而其生不延迨其不延悔而思服豈不晚與守之園中鮮所治鮮所事情萬而情情者一數萬而數數者並一不存或疑其吝而不德而不德之德天人無所邀望於始則亦無所怨恫於終而批卻導窾數給不窮者寧有訖乎故牡之觸有窮而牝之受無所止重積德者天下歆其受而歸我

席虛以游天下此有國之與長久兩難并者而并之於此并之於此則豈有不并於此者哉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之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動天下之形猶餘其氣動天下之氣動無餘矣烹小鮮而撓之未嘗傷小鮮也而氣已傷矣傷其氣氣遂逆起而報之夫天下有鬼神操治亂於無形吾身有鬼神操生死於無形殺機一動龍蛇起陸而生德戕焉靜則無動則有神則傷人可畏哉載營魄抱一而不離與相保於水之未波豈有以治天下哉莅之而已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牡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

靜以居下
厚德載物

故大國以

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道莫妙於受受而動是名受而實不受也欲受而動是實受而名不受也天下

相報以實而相爭以名陰陽之於人固然況人事乎語其極則欲兼畜人非能
畜人欲入事人非能事人何也實元動也況欲之而又不能靜乎愈大則愈可
受人能爲陰陽之歸其處下尤甚靜其欲靜其動江海之所以爲百谷王也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不善所以貴然

可市而不可加而不可爲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

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爲天下貴

由此驗之則有道者不必無求而亦未嘗諱罪邪無求則亢諱罪則易汙有道
者不處天下皆在道之中善不善者其化迹而道其橐籥是故無所擇而聊以
之深其息知有所擇也是天子三公之爲貴而拱璧駟馬之爲文矣豈道也哉
時有所求終不懷寶以自封或欲免罪終不失保以孤立和是非而休之以天
鈞天下皆同乎道而孰能賤之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

呂吉甫曰歸於無物故可以少

報怨以德圖難于其易

爲大于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

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憤興長養者人之所見大也恩怨醕酢者人之所見難也秋脫之葉春之所榮

重雲之屯雨之所消非果爲大而爲難審矣道其猶水乎微出於險昌流非盈

盈循末而見其盈不知其始之有以持之也如是則聖人勞矣乎而能不勞者

託於無也無大則若細無易則若難保其無而無往不得所難者保無而已矣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判其微易散道自此幾爲之於未有治之于未亂合

抱之木生於毫末九成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既合抱而仍有毫末既九

不過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蘇子曰曰與禍爭勝與福成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

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

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劉仲平曰欲衆人之所欲不欲衆人之所欲以恃萬物之自

然而不敢爲

夫有道者不爲吉先不爲福贅未有未亂而逆治其事近迎幾成而慎有餘其

事近隨迎隨之非道久矣非以其數數於往來而中敵邪孰知夫往者之方來

而來者之方往也又孰知夫往者之未嘗往而來者之未嘗來也戒其隨始若迎之戒其迎始若隨之又孰知夫迎隨之可避而避迎隨之亦可戒也或敝或避因物者也兼而戒之從事其易者因道者也因物者不常因道者致一一無所倚迎幾早服此以恃萬物之自然而不爲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

矣反乃至於大順

呂吉甫曰與協反本無所于逆

順之則與天下相生反之則與吾相守生者生智生不智生福生禍生德生賊莫必其生而順亦不長也守者吾守吾天下守天下而不相詔也夫道之使有是天下也天下不吾而吾不天下久矣楷式如斯而未有易也倣其楷多其讐缶而土裂於邱其式多其觚豆而木落於山天下其爲我之讐缶與其觚豆乎彼且不甘而怨賊起矣物欲出生我止其芽則天下全其膏潤心欲出生我止其幾則魂魄全其常明非故愚之也以明者非其明也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

人不重仍在此也凡上輕下重處前而人不重不以重授人聖人然

人不能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未易下尤未易善下故天下之爲江海者鮮矣將欲抑之而激之必亢將欲浚之而祇以不平而不但此也獨立而爲物所歸則積之必厚積厚而無所輸則欲抑之浚之而不能故唯江海者善下者也江則有海海則有尾閭聖人有善則過而不畱受天下之歸而自不饜天下亦孰得而厭之故返息於踵返踵於天照之以自然而推移其宿氣乃入於寥天一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其慈且勇舍其儉且廣舍其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曰蠶肖蠋不能謂蠋之卽蠶也曰蠶肖蠶不能謂此蠶之卽彼蠶也求名不得

而舉其肖然且不可況欲執我以求肖乎終日慈而非以肖仁終日儉而非以肖禮終日後而非以肖智善無近名名固不可得而近矣無已遠其刑而居於無迹猶賢於肖迹以失真乎不然天將救之以慈衛之苻堅不忍於慕容而不救其死非以其求肖也哉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避殺者不可爲猶之樂殺者不可長也或以有所樂或以有所避皆謂生殺之在己而操縱之是謂竊天不致其樂避於何庸故以正治國者將以弭兵而兵愈起善爲士者可以用兵而兵不傷知天之化迹有露雷而無喜怒知古之楷式有消長而無殺生有道者之善用人豈立我以用人哉人已然而因用之也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切戶剛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道之於天下莫不終者而戰其一

居道之宮非主非客乘道之機亦進亦退而主不知客客能知主由其相知因

以測非主非客之用進無退地退有進地因其餘地遂以襲亦進亦退之妙主客之閒有宮焉進退之外有用焉無行無臂無敵無兵者如斯也遠死地而致微明不勝其何俟焉欲猝得此機而不能將如之何無亦姑反其勢而用其情乎以哀行其不得已所以斂吾怒而不喪吾三寶也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

物之自然非我言之非我事之

我亦主焉而不知

是以不我知也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披褐懷玉

大喧生於大寂大生肇於無生乘其喧而和之不勝和也逐其化而育之不勝育也脣吹竽則指不能拊瑟仰承蟬則俯不能掇蠶故天下之言爲脣爲指天下之事爲承爲掇逐逐其難而終不過乃枵然以自侈其知之多豈有能知我者哉我之自居於希也天下能勿希乎故大谷無纖音而大化無乳字謝其喧而不敏於化蓋披褐以樂居其易而懷玉以潛襲其希也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之不病也以其病病是以不病府天下以勞我唯其知我官我以割天下唯其知天下夫豈特天下之不勝知

而知者亦將倚畔際而失遷流故聖人於牛忘耜於馬忘駕於原忘田於材忘器悶悶於己而不見其府悶悶於天下而無以爲官若夫制萬族之宇而效百骸之位已有前我而市其餘知者方數之以爲勞而苦其多遺沈浮新知以遁故器而曾莫之病乎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

李息齋曰民不畏威非天下兼忘我者不能

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唯不厭是

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侈於有者窮於無填其虛者增其實將舉手流目而無往非狹也亦舉手流目而無往非厭也有居者有居居者有生者有生居居者浹於居之裏瀕洞盤旋廣於天地生生者保其生之和婉嫵蕭散樂於春臺而自棄其樂自塞其廣悲哉屏營終夕不自聊而求助於威也是故去見則不廣而廣去貴則樂不以樂日游於澹遠以釋無窮恢乎有餘充乎有適忘天下而不爲累天下亦將忘之蓋居居而生生者天下之固有也而我奚見而奚貴乎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

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繝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執不敢以勇敢矣不敢其所不敢勇矣勇敢之施殺活之報天乘其權而我受其變難矣聖人畏其難而承其活不辭其殺故活在己而殺任天下何也以己受活則必有受殺者氣數之固然而不足詰也夫唯己活而非以功天下殺而無能罪斯以處功罪之外而善救人物我無殺活而天下亦活彼氣數者日敝敝以殺活爲勞其於我也吹劍首之映而已矣是以聖人破天網而行天道

民常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若使人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張文潛曰萬物派派必歸於滅盡而後止而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

其手者矣

木當其斲豈有避其堅脆者哉故盜跖鮑焦相笑而無已時也揀其所笑以爲或是或非執秕糠以強人之所固不信遂將乘人之死以驗己之得而要之爲利則於殺有喜心於殺有喜心者於天下未有損而徒自剝其和也聖人知理

勢之且然故哀天而自擊夫化化日遷而不得不聽聽化而哀之也抑深矣豈求以近仁名邪近仁名者是有司生者而代之生也代之生代之殺皆愚也聖人終不爲愚故似不肖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也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也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夫食稅者上而飢者民有爲者上而難治者民彼此不相知而相因誠有之矣統吾之生而欲生之無異養矣孰知其不相知而相因也肝膽之卽爲胡越乎故同其異則胡越肝膽也異其同則肝膽胡越也於彼有此於此有彼彼此相成而生死不相戾豈能皆厚而莫知有輕哉脈脈使其知則筋骨血肉之皆虛而沖虛無有之皆實故曰沖而用之或不盈誠不盈矣知得人之而不宰奚其生之厚而死之輕也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彊艸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彊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彊則不勝木彊則共

董思靖曰
人共伐之

彊大處下柔弱處上

彊弱者迹也夫豈木之欲生而故爲柔脆哉天液不至而糟粕存於是而堅枯之形成矣故堅彊者有之積也柔弱者無之化也無之化而尙足以生況其未有化者乎不得已而用其化以爲柔弱以其去無之未遠也夫無其彊者則柔者不凝天下之所以厚樹其質也而孰知凝之卽爲死之徒乎質雖因其已有而不可無而用天地之冲相升降則豈唯處上者之柔弱也卽其處上者而與枯槁遠矣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而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損不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成功而不居其不欲見賢邪

唯弓有高下而後人得施其抑舉唯人有有餘不足而後天得施其損補夫自損者固未嘗無損而受天損者其禍烈矣聖人之能不禍於天者無禍地也夫豈但勞天下以自奉者爲奉有餘哉人未嘗不肖而欲賢之人未嘗亂而欲治之美譽來歸而腥聞贈物非樂天下之敗以自成乎故一人安位天下失據一

日行志百夫傷心殺機發於誥誓而戎馬生於勳名然則庸人之自奉儉而賢者之自奉奢可不畏哉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彊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故柔之勝剛弱之勝彊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無攻之力有攻之心則心鼓其力無攻之心有攻之力則力盪其心心力交足以攻則各乘其權身以內各挾其戈矛以屢變而欲以攻天下能不瓦解者未之有矣雖然莫心爲甚夫水者豈欲以敵堅彊而爲攻者哉受天下之垢也終古而無易心而力從之何也水之無力均其無心水之無心均其無力也故弱其志者無易志虛其心者無易心行乎其所不得已而不知堅彊之與否則險夷無易慮無地寓心於汗漫而內不自構也寓心於汗漫無所畏矣內不自構和之至矣和於中無畏於外天下其孰能禦之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左契受債者之所責司聽人之來取而已

故有德司契

左契

無德司徹

徹通也均也欲通物而均之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李息齋曰孟亦司契而已

既不欲攻之則從而和之欲有爲於天下者舍二術無從矣夫物本均也而我何所通物苟不通也而我又何以均無心無力怨自不長有心者心定而釋有力者力窮而返不待無所終而投我而先就之以致均通之德是益其怨而怨歸之矣聖人知其然陰愆陽忒之變坐而消之天固自定靜躁寒熱之反坐而勝之身固自安儒墨是非之爭坐而照之道固自一無他無所親斯無所疎物求斯與而已不授也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車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夫天下亦如是而已矣以寡小觀寡小以彊大觀彊大以天下觀天下人同天同道道同自然又安往而不適者哉推而準之四海之廣賢貴安其居而賤不肖不來則賢貴定賤不肖安其居而賢貴不往則賤不肖和反而求之一身

之內耳目安其居而心思不往則耳目全心思安其居而耳目不來則心思正抱一者抱其一而不徹其不一乃以玄同於一而無將迎之患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言不辯辯言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爲

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

人則有利
必有害

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以所有爲人則人有而已損以多與人則人多而已貧孰能知無所爲者之爲人邪無所與者之與人邪道散於天下天下廣矣故不積道積於己於是而有美有辯有博既美且辯益之以博未有不爭者也乃其於道之涯際如勺水之於大海揮之飲之而已窮俯首而爲惡知昂首而爭不問其利利自成惡與害逢能不以有涯漶無涯者亦無涯矣休之以天鈞奚爲奚與又奚窮哉

老子衍終

道藏精華第十六集之二
道德經名注選輯(六)

總主編者 文山遜叟蕭天石

(全一冊) 定價新台幣
精裝四四〇〇元
平裝四〇〇元

原註者

明・焦竑明・陸西星
明・張位明・王夫之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者兼
發行者

台北郵政信箱八六五號
郵政劃撥〇〇〇三三八九一四號
自由出版社

電話：九一一三六九一四

發行人

曹哲士

本社登記
證字號

行政院新聞局
行版台業字第〇五七五號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七月

